

# 賢妻模範





823

0778

# GOOD WIVES

SEQUEL TO LITTLE WOMEN

A STORY FOR GIRLS BY L. M. ALCOTT

TRANSLATED BY T. Y. SUNG AND  
MARTHA E. PYLE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27

## CONTENTS

- Chapter 1 - Gossip
- 2 - The First Wedding
  - 3 - Artistic Attempts
  - 4 - Literary Lessons
  - 5 - Domestic Experiences
  - 6 - Calls
  - 7 - Consequences
  - 8 - Our Foreign Correspondent
  - 9 - Tender Troubles
  - 10 - Jo's Journey
  - 11 - A Friend
  - 12 - Heartache
  - 13 - Beth's Secret
  - 14 - New Impressions
  - 15 - On the Shelf
  - 16 - Lazy Laurence
  - 17 -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 18 - Learning to Forget
  - 19 - All Alone
  - 20 - Surprises
  - 21 - My Lord and Lady
  - 22 - Daisy and Demi
  - 23 - Under the Umbrella
  - 34 - Harvest Time

# 目次

- 第一章 笑語聲中
- 第二章 結婚
- 第三章 醉心藝術
- 第四章 文學家
- 第五章 家庭瑣事
- 第六章 拜客
- 第七章 展覽會
- 第八章 海外來鴻
- 第九章 是否如此
- 第十章 紐約
- 第十一章 益友



賢妻模範 目次

第十二章 心之創痕

第十三章 愁雲

第十四章 新感想

第十五章 嫁後生活

第十六章 懶惰洛立

第十七章 死蔭之谷

第十八章 淡妄

第十九章 孤獨

第二十章 意外

第二十一章 伉儷之樂

第二十二章 小天使

第二十三章 眞摯的愛情

第二十四章 美滿之果

## 賢妻模範

(續四姊妹)

## 第一章 笑語聲中

四姊妹同居一室，頗稱相得，光陰荏苒，不知不覺已過了多年。他們那佛和家，並不會發生多大的變更。這時戰事已告結束，人民皆可高枕無憂，所以他們父親馬先生又能平平安安的家裏忙着看書著論，和應付他領域內的教友。他本着天性的慈善和神恩所賦與的智慧盡他的職務。他是一個靜默寡言富於研究性的人。他確能把四海之內都看作兄弟；他的一舉一動，都足以表示事主的熱誠。

因着以上這幾端，所以他雖是爲了經濟的關係和道德觀念的約束，不去和那繁華的世界任意周旋，而自有許多人正如羣蜂戀花一般追隨他的左右；他也儘量把智識的和靈性的蜜質灌輸給他們。熱烈的青年覺得這頭髮灰白的老學士的心乃是和他們同樣的熱烈而年輕；多慮多愁的婦人自然而帶着牠們的懷疑和苦悶來找他求安慰；犯罪的人在這心地清白的老人面前痛認自己的罪過，甘心受他的開導和赦免；有本領的人看他他們的同道；志望高的人覺得他



的志望還比他們高尚幾分；那些俗念最深的人雖以為像他這樣做一世人未免太不值得，也不能不承認他的信仰是真切而優美。

在局外人看來，這一家的主權好像全操在那五個活動的女子手中。有幾件事上的確是如此，可是那真正家中的主人翁仍要算那終日埋頭書案，靜默寡言的老先生。他是全家人的指導師和安慰者。那幾個忙碌的婦人如遇到什麼疑難的問題就去找他；那時他真能盡他那為夫為父的天職，教她們滿意而去。

那幾個女孩把她們的心交給母親照應，却把靈魂交給父親。她們知道父母為她們勞碌辛苦，所以對於他們的孝心一年進步一年。全家的人都被包圍在偉大的愛中，度着美滿的光陰。

馬夫人依然是那麼活潑而有趣，祇是頭髮比從前更加灰白得多了。這時她正為美格的事忙碌，所以那些醫院裡的傷兵和戰士家中的孤兒寡婦見她的時候較少，心中不免感到異常的無聊。勃羅克先生勤勤懇懇的做事，希望能早日和美格建設一個新家庭。他天性不肯倚賴人，所以雖然勞倫斯老先生慷慨地願意幫他的忙，他到底很婉轉的拒絕了；後來他竟找到了一個當書記的位置。他說與其借了人家的錢去冒險，還不如就一個相當的職務，雖然希望小一點，却是正當



的收入。

美格大半的光陰都消磨在期待中。她的性情更變得溫柔，對於家政也更能處置得當。她的容貌似乎較前更美，因為愛情是一種效力最大的美容術。她原是一個志望很高的少女，有時想到自己的未來的新家庭，不能不略覺失望。這時奈特莫發已和賽梨結婚。美格把他們的華麗的房屋，炫人的車馬，豐富的禮物，奢侈的陳設，和自己的一比，真是望塵莫及，不禁暗自嗟嘆；然而一想到約翰爲了自己怎樣忍勞耐苦，努力奮鬥，這一切豈羨人家的不自足心立卽消滅。每當黃昏的時候，兩人比肩並坐，細語相商，覺得將來是充滿着幸福和光明，她完全把賽梨忘了，以爲自己是全世界最富裕最有幸福的女孩。

菊兒以後永沒再去侍候姑婆，因爲那老太太和哀梅相處了幾時，很喜歡她，允許她若肯去和她作伴，她願意請一個有名的美術家來教她畫圖。哀梅因爲有這層利益，即使要她去侍候再難說。話些的人也肯應承下來。從此她每天上半天去當差，下半年學習她那心愛的畫圖，成績很好。至於菊兒却把心思專用在文藝上和培德身上。培德自從那回患了猩紅熱之後，身體的康健到如今沒有復元。雖然看不出她有什麼病症，却總沒有以前那麼活潑強壯。幸虧她的性情與衆不同，

從不憂鬱失望，仍舊忙忙的爲別人工作，凡知道她的人沒有一個不敬愛她。

菊兒把她的著作投入某種雜誌，每一千字得稿費一元，她就把这个事作爲暫時的職業，每日用心撰述，可是在她那忙碌的腦海中正在醞釀一種偉大的計劃。但看她閣樓上那個舊鐵箱內屢經塗改的文稿，漸堆漸高，她希望有一天馬氏的聲望將仗着這些而廣佈遠近。

洛立既已順從祖父的意思，好好的考進了大學，在學校中極力自尋快樂，以排遣對於功課上所得到的沉悶。好在他又有錢財，又有本領，舉止文雅，談吐風流，心地又好，最高興替人家排難解紛，不久他已成爲全校中的王，要不是暗中有祖父對於他的希望，馬夫人的慈愛和那四個天真爛漫的女孩子的企重在後面監督著他，怕他早已給他們捧得忘却本來面目了。

他並不是一個安分好靜的孩子，凡是學校中流行的一切新花樣，他沒有一樣不在行。至於窘迫新同學，刁難教員等事，他尤其起勁，有時鬧到幾乎被斥退。好在他敢作敢當，闖了禍總不推諉，大家也原諒他不過是一種孩子氣的頑皮。而且當他挺身認錯時的那種神氣，實在使人敬愛，所以教員從沒有怎樣難爲他過。他每次回家去時，就得意揚揚的把這些事說給他的四個女朋友聽，她們也聽得津津有味。「我們一班中的人」已成爲這些少女心目中的英雄。有時洛立也常帶

這些大人物同來和她們相聚談笑，這談笑的幸福祇有哀梅能完全享受，她幾乎成爲他們視線的集中點。美格既已把心專注在她的約翰身上，自然無心再顧到別人，培德最怕生人，她至多不過向他們望一望，點一點頭，她很不解哀梅怎麼敢把他們呼來喝去，菊兒和他們很合得來，但是他們看待她猶如一個極有趣的同伴，永不會和她發生戀愛。然而他們對於哀梅的感情却又不同了。說起感情，使我們不能不想到那『鴿籠』。

什麼叫做『鴿籠』呢？就是約翰預備迎美格去居住的那間小棕色房屋。這名字是洛立題的，他還自誇這名字題得十分確當。他說這一對情人將永遠像一對鴿子那樣在這籠裏唱和相樂。這屋子很小，後面有一個小花園，前面有一塊大小和手帕兒相仿的草地。美格的意思要把這草地佈置得有噴泉，有矮樹林，有茂盛的花卉，不過在眼前那劃定安置噴泉的地方，還祇是一隻雨痕斑斑的水缸，那所謂矮樹林者，祇是幾棵半死不活的小松樹，那茂盛的花卉更是毫無痕跡，祇有這裏一根那裏一根的插着些竹枝，表明這下面有種子潛藏着。但是屋子裏面的一切，已佈置得井井有條，那得意的新娘絕對的找不出什麼可以挑剔的地方。的確甬道是非常之狹，幸虧他們沒有鋼琴，否則非割成兩半恐怕沒有方法弄進去。吃飯間也是極小，坐了六個人已是擁擠不堪。



廚房更小得幾乎使廚娘，碗盞和柴堆都擠在一塊兒了。然而這些都是小毛病，習慣了也就不覺得怎樣，況且一切的器具和陳設都是用經驗的眼光，經幾度的審察而安放停當，所以結果已是非常美滿。小客室裏並沒有白石檯面的桌子，高大的穿衣鏡和精緻的花窗簾，祇有幾件樸素的器具，許多書籍，一兩架名畫，窗沿上一瓶鮮花。親朋們所贈的禮物，隨意散放在各處，因為贈者的情意所寄，所以雖是極尋常的物品亦顯得非常名貴。

馬家的人除了老先生，全體都在新屋裏爲美格忙碌。樸素的夏布窗簾，經富於美術思想的哀梅一打扮，比什麼華美的窗簾都覺美觀。菊兒和母親一面替美格把箱籠雜物搬入儲藏雜物間裏，嘴裏說着種種吉利話。海娜在廚房裏把鍋，瓶，罐，移來移去，更動了十幾次，至終被她安放得事事妥貼，望去又整齊又舒服。美格的檯毯，盤碗，飯巾，更是非常豐裕，因為培德替她做了許多，她可以用到慶祝銀婚的時候還用不了。人們往往羨慕有錢的人事事不用自己動手，其實這些人是很可憐的，因爲下人那有真心替你作事，無非聊以塞責而已。譬如美格這回的事，幸虧是自己親愛的母親和妹妹替她佈置，結果的美滿且不要說，就是在做事時的那種和愛快樂已足使人看了羨慕。

最後一切都停當了，馬夫人挽着美格的手帶她到各處去看一回，微笑問道：「你可覺得滿意？你自己想想你將來在這屋裏可能過得舒服？」

美格道：「母親，這樣佈置完全合我的心意，我應該怎樣感謝你們！我現在已快活得無可形容了！」其實她殊不必再以言語形容，因為人一看她臉上的表情就可以知道她心裏是怎樣高興。

哀梅正從客廳裏走出來，聽說就接口道：「要是她有一兩個女僕就更完備了。」

美格道：「這問題我已經和母親討論過了，我已決意先照她的說法試行幾時。這裏並沒有很多的事，有勞德這孩子替我當當雜差，其餘的事我自己弄弄，也祇算是替我解解悶，免我想家。」

哀梅道：「賽梨有四個下人哩。」

菊兒正圍了一條很大的藍圍裙，用力擦門上的銅扭，當時就插口道：「要是美格有了四個下人，屋子裏將容不下，主人主母祇得搭篷帳在花園裏住了。」

夫人道：「賽梨不是作貧人的妻子，有寬大的住宅，自然該配上許多下人。美格和約翰却不能不從儉樸做起，然而我可以預料住在這小屋子的人所得的快樂，決不會不如那些住寬大房屋的人。像美格這樣年輕的人，如果一天到晚什麼事都沒有，祇知道打扮，發命令，道人長短，那是很不

相宜的我記得當我初結婚的時候因為沒有事情給我做，悶的慌了，常希望我的新衣服能快快破壞，使我可以修補。」

美格道：「你爲什麼不到廚房裏去弄菜？菜說她悶不過，時常到廚房裏去胡鬧，自然她永沒有能弄成功一樣菜，下人們都笑她。」

夫人道：「過幾時我也就想到這一著。我可並不是去胡鬧，是去跟着海娜用心學習，所以下人們也不能笑我。當時也不過是學着玩的，豈知後來竟能實地應用。到沒有能力雇用下人時，我也不致徬徨失措了。美格，你是和我正相反，從儉樸漸入豐裕。但是即使將來約翰發達之後，你今日所學的一切常識也決不致盡歸無用。因爲一個人做了一家的主婦，無論有多少人侍候，假若自己一事不知，就難免爲人所愚弄。」

美格恭恭敬敬的聽完了母親的教訓，點頭道：「母親，我深信你的話一字不假。」她們且說且看，不久已看到那儲藏雜物的小屋裏。培德正在那裏把許多雪白的檯毯、飯巾等整整齊齊的疊入一架精緻的小櫥內。美格道：「在這屋子裏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說着三人都笑起來了，因爲這櫥內的東西合着一個笑話。諸君可還記得當初姑婆聽說美格要和約翰訂婚，就大動其氣。



道：「美格果然嫁了那個勃羅克，就不要想得我一個錢的禮物。」後來她的氣漸漸平了，她就後悔說了這句話。但是話已說出，萬不能收回來的了，怎麼辦呢？虧她費盡心思竟想出了一個圓滿的辦法。她就和弗勞倫斯的娘嘉祿夫人商量，請夫人代買了一大批的檯毯窗簾布等，假作夫人送的禮物。姑婆自以為這事辦的很機密，對人還不住的說：「哼！休想得我絲毫禮物。祇有這串舊珍珠，我已說過他們家誰先出閣就給誰，現在她既是先出閣，就不得不給她。」其實馬家的人不知怎樣已知道了這秘密，說起來不禁要笑。

笑了一陣，馬夫人就用手撫摩着那些檯毯道：「這是有見識的女子所應具的眼光。我很贊成你能如此。有許多人，不尚實用，專注重虛飾，於治家上很不相宜。」正說話時，忽然聽見菊兒在樓下叫道：「洛立來了。」三人立刻下樓去歡迎他。洛立一進門就托開雙手，直趨近馬夫人道：「母親，我又回來了。」夫人接住他很親熱地在他額上吻了一下，然後他離了馬夫人，轉身走近美格，把一個棕色的紙包遞給她道：「敬獻勃羅克夫人，恭祝夫人幸福無疆。」

美格略帶焦急的神氣問道：「約翰呢？到什麼地方去了？」  
洛立道：「夫人，他順道去請護照了。」

菊兒道：「洛立，這一次賽球是那一方面勝的？」

洛立道：「自然是我們這方面，可惜你沒有在那裏看。」

哀梅似笑非笑地問道：「你那可愛的藍德女士呢？對你怎麼樣？」

洛立拍了一下胸膛，故意長嘆一聲道：「她麼？比前更惡了。你不見我一天一天的消瘦下去了麼？」培德雙眼注視洛立帶來的那紙包道：「這裏面又藏着甚麼玩意兒？」美格請解開紙包來看一看。果然美格把包紙拆去，裏面乃是一架小警鐘。衆人見了大笑不止。洛立道：「有這東西在屋子裏，盜賊火警都可不必怕了。美格夫人，萬一約翰不在家的時候，你聽到什麼響動可以把這樺出窗外，無論怎樣睡得沉的隣居也沒有不立刻被你驚醒的。」說着他隨手試一試，震得大家來不及的掩耳朵。

菊兒頓足道：「哎！謝謝你的恩賜啊！說起感謝，你可不能不大大的感謝海娜，因為她替你保全了那個結婚禮餅。那時我走過你家門口，恰見他們送那餅到你家裏去。啊！這東西見了不能叫人不嘴饞，要不是海娜極力擋住，怕那餅早已缺去一角了。」

美格用着老太太的口氣說道：「洛立，你究竟會不會長大起來。」

洛立道：「女士，我已盡了我的能力，無奈身材總不見高大。我想當此世風日下的時候，大概普通的男子沒有希望能長到六英尺之外了。」忽然他向左右一望道：「在這仙人的新洞府裏凡人的食物想是不准進來的，而我的肚子却是非常之餓了。我提議我們散會罷。」

美格道：「母親和我將在是裏等約翰，因為還有些小事須和他商量。」說着匆匆的走了。

哀梅道：「培德和我將再到凱德家裏去採些花，預備明天用。」

洛立道：「菊兒，你不要再推辭了，和我同走罷。我今天已是精疲力盡，走路都走不來……你不用解圍裙，繫着非常好看。」菊兒向自己身上看了一眼，纔一縷眉，就伸過右臂讓洛立扶着，一同走出去。走到門外，菊兒先開口道：「洛立，現在我要正正經經的和你談明天的事。你須得規規矩矩的不可惡作劇。」

洛立道：「自然我決不惡作劇。」

菊兒道：「當我們該嚴肅的時候你切不可說引人笑的話。」

洛立道：「我永沒有說過，都是你說的。」

菊兒道：「我求你在他們行結婚禮的時候不要向我看，你向我看了我一定要笑。」

洛立道：「你決不會看見我，到那時你將哭得眼花頭暈的什麼都看不見了。」

菊兒道：「胡說。我不是有極大的痛苦決不哭。」

洛立微笑道：「對啦。譬如一個老朋友離家去進大學等事，是不是？」

菊兒道：「你不用得意。我祇是陪她們略淌了幾滴眼淚。」

洛立道：「是，是你的話怎麼會錯。菊兒，我且問你祖父這幾天怎麼樣還和氣麼？」

菊兒略帶嚴厲的神氣道：「極其和氣。你爲什麼要問？可是你闖了禍要他去代你調停麼？」

洛立突然站住，正色道：「菊兒，你想我要是果然闖了禍還能這樣坦然的同你母親說話麼？」

菊兒道：「不能，是我失言了。」說這話時她臉上顯出十二分抱歉的神氣，洛立的氣也就平了下去，重又向前走道：「既然如此，請你不用猜疑，我不過想向他要幾個錢。」

菊兒道：「洛立，你真會花費錢。」

洛立道：「並不是我會花費錢，不知怎樣錢自己會流出去。我覺都沒有覺得錢早已沒有了。」

菊兒道：「你氣量太大，心又好，人家問你借錢你總不肯回一個「不」字。我們聽說你那回爲亨曉怎樣出力。假若你的錢都是這樣用去的，誰又能責備你呢？」

洛立道：「嘿他自己把土堆當做了大山其實像他這種人我們十個都及不上他一個就是你見了也豈忍眼看着他因工作過度而死不助他一臂之力呢？」

菊兒道：「那自然，不過你一個人弄了十七套衣服，無數領帶，每星期換一頂新帽子，又有什麼意思呢？你專愛趨時髦，絕不肯聽人家的勸告，現在大概又通行這可怕的怪樣子了，你看你的頭髮弄的像一柄硬毛刷，穿着這樣狹的衣服，橘皮色的手套，粗笨的方頭鞋子，假若爲節儉起見，那你就是裝得再難看些我也決不怪你，可是錢是一樣要費的，究竟有什麼可取呢？」

洛立仰起了頭放聲大笑，笑得把那頂面盆式的呢帽翻在地上。菊兒氣極，用力在那呢帽上踏了幾腳。洛立索性把那踏得不成樣子的呢帽摺起塞在口袋裏道：「好朋友，請不要儘着數說我。一星期中受的也夠了，回家來該讓我鬆爽鬆爽纔是。明天我一定不惜金錢，用心裝束，務必使我的朋友看了滿意。」

菊兒正色道：「你假若能讓你的頭髮長得好好的，別的我就不在乎。我雖不是怎樣固執的人，可是也不願被人見我常和一個野人相似的少年混在一起。」

洛立道：「這樣很省事，我們因爲功課忙，所以大家採取這個樣式……菊兒你知道麼？那個派格

小鬼真的已愛死了哀梅。他不時的提起她，寫了許多恭維她的詩，時常發出不可思議的嘆息。」  
路頓了一頓又道：「我說他不如及早死了這條心，是不是？」

菊兒道：「自然，這幾年中我們家裏不願再見結婚等事。哎！了不得！不知這些孩子們是什麼心理！」

洛立道：「小姐，世事滄桑，瞬息萬變，我們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菊兒，你現在似乎還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但是剎那間你也將有你的去處，把老朋友丟在腦後，不願他們傷心痛哭了。」說着搖頭嘆息，似乎大有所感觸的樣子。

菊兒道：「我麼？不用怕，我並不是這種可人意的人，沒有人要我。可惜這家裏總不免要留下一個老姑娘了。」

洛立向她斜看了一眼，臉上賂賂發紅道：「你總不肯給人家一個機會，你總不肯把你的溫柔的天性給人看見。有人偶然向你有所表示，你就把冷水澆在他的頭上。你混身好像長滿了利刺，使人不敢冒犯你。」

菊兒道：「我不喜歡這種東西。我太忙，沒有工夫理這種胡說八道的人。況且我以為把人家很好

的家庭拆得四分八散也太可惡了現在請不要再提起這些美格的婚事使我們全都着了魔似的，一天到晚所聽見的無非是戀愛啊，情人啊，等等怪論調。我不願意和你拌嘴，我們還是換一個題目談談罷。」

洛立聽了以上這一段話，不知心中作何感想。他並不說話，祇微微嘆息一聲。及至兩人在門口分手的時候，他纔又說道：『菊兒，記住我這句話，不久你也將有你的去處了。』

## 第二章 結婚

蔓延在迴廊頂上的玫瑰花今天早上似乎格外開得嬌豔而茂盛。當此美滿良辰，牠們好像也了解得人們心中的愉快而加入湊趣。牠們在微風中搖曳着，互相報告各個所見的新聞。因為牠們有的探頭探腦在膳堂的窗子外向着已鋪設好的餐桌垂涎；有的爬在上面看新娘娘打扮，不時向那四姊妹點頭微笑；有的顫動枝條，歡迎那些川流不息爲新娘奔走的人。無論是開放正盛的花朵，或是含苞未放的嫩蕊，都把牠們的美麗和芬芳獻給那平日殷勤愛護牠們的女主人作賀禮。

美格自己也正像一朵玫瑰花，因爲一切蘊藏在她心裏的最優美甜蜜的思想，這一天全都她在她的臉上表現出來，使她的臉變成非常可愛。她並沒有用禮服兜紗和橘子花等。她說我不要今天裝得特別引人注意。婚禮力求簡單，祇須幾個愛我的人到場爲我作證，而在他們的眼光中我不願失去我的本來面目。

結婚時所穿的衣服是她自己親手縫成，把一切美滿的希望，天真的幻想，層層縫入其中。她的妹



妹替她梳了一個時式的髻，戴上約翰所最喜歡的百合花，別的裝飾品一概不用。

裝好了之後，哀梅向她仔細打量了一回，歡呼道：『你真依然依舊是我們的好姊姊，美格，祇是更覺美麗可愛；要不是怕擠縮你的衣服，我早已擁抱你了。』

美格道：『那我就很滿意了。但是請你們儘管擁抱我和我接吻來，大家都來，不必注意我的衣服。我以為這樣弄成的縐痕愈多愈好。』說着她托開雙手，三個妹妹春風滿面的一擁而上，相偎相倚的大約兩分鐘之久。美格道：『現在讓我去替約翰繫好領帶，然後再到書房裏去和爸爸靜談幾句。』於是她急急下樓辦了她所說的兩件事，就去跟隨着母親寸步不離，因為她知道慈愛的母親臉上雖時露着笑容，心中難免正在隱隱作痛。

當這三個年齡較幼的少女正站在一塊兒整裝預備上禮堂時，我們可以趁此把這三個人這三年中外貌上的變化略說幾句，因為這時是她們正打扮得最可愛的時候。

菊兒本來好像滿身長着刺，現在已柔和多了。她的舉動雖不能十分文雅，已減去了多少粗暴和鹵莽。她剪短了的頭髮已長成厚厚的一大團，蓋在她那小頭上很合式。她的臉色棕紫，目光溫和，她那容易傷人的舌尖今天專說聽了令人喜悅的話。

培德比前更柔弱無血色，也更不愛多說話。她的眼睛雖仍沒有失去當時那種美麗和仁愛，却變得大而無神。全家的人看着她很是擔憂，她自己總極力安慰人家，說不久就能漸漸壯健。

哀梅被公認為家中之花。她雖還祇有十六歲，已俱有成年女子的氣概和能度。她雖不是十分美麗，却自有一種說不出的魔力。她的身體的曲線狀，手的構造和動作，衣服的瀟灑，頭髮的飄蕩，沒有一樣不含有這種魔力，比較美格更能動人。哀梅的鼻子仍舊時常引起她的煩惱，因為這鼻子永不肯長成希臘式，她的嘴也不能使她滿意，因為太闊，下嘴唇又太長。其實有了這兩個缺點，她臉的全部未免都受點影響，幸虧她自己並沒有見到這一層，對着自己那非常嬌嫩的面色，銳敏的藍眼睛，豐富的黃金色的鬚髮，洋洋得意，以為可以遮掩一切天賦的缺點。

今天三人都穿着銀灰色的薄紗衫，胸前扣着盛開的玫瑰，各人的臉上全籠罩着喜氣，眼光在愉快中又帶着幾分惜別的意思。這天的婚禮非常簡單，一切都弄得極自然而隨便。當姑婆來時祇見新娘跳躍着出來迎接她，新郎正爬得高高的在那裏掛燈結綵。馬老先生兩邊挾着兩個酒瓶，急急走上樓去。她不禁搖頭嘆息，很莊重地走近特別為她所設下的貴客座位上坐定，大聲對美格道：「哎喲！這還成個什麼體統！孩子，你非到最後一分鐘，不應該出來給人家看見。」

美格道：「姑婆，我並不是一件陳列品，沒有人會來注視我，品評我的衣服，或是計算我一頓飯的費用。況且我心裏太高興，也顧不得人家怎樣議論。婚姻是我個人身上的事，不妨隨我的意思舉行。約翰，我愛，你的鐵錘在這裏。」說着就一跳過去幫她的「那人」。

勃羅克先生連多謝都不說一聲，但是當他俯下身來接那鐵錘時偷偷的吻了他的愛人。姑婆見了這種光景，急急向袋裏抽出一條手巾來，可是那模糊老眼中的淚珠已不及待，爭先衝出眼眶。在面頰上賽跑了。

忽然喀喇一響，隨後又是一聲驚呼，接着就見洛立嘻嘻哈哈的奔進來道：「禮餅又被菊兒倒翻了！」大家一聽這話，頓時忙亂起來，恰巧客人又都來了，嘈嘈雜雜，擠滿了一屋子。姑婆悄悄的指着洛立附在哀梅的耳邊說道：「不要讓那個高身材的少年走近我的身邊，他麻煩人的本領比蚊蟲還厲害。」

哀梅道：「他已允許我們今天絕不胡鬧。本來他祇要有心，未嘗不能引得人們稱讚。」後來她又暗暗警告洛立，叫他留心那位老太太，所以洛立故意對着那老太太裝出十二分的敬意，時刻不離的追隨她左右，弄得她走頭無路。

結婚的禮堂就設在家裏，由馬先生自己主婚。當行禮時一切都顯得非常嚴肅，母親和三個妹妹緊緊的圍繞着這一對新人，像是捨不得讓美格離她們而去。父親的說話幾次因哽咽而中止，然而這婚禮並不因此失去他的優美和莊嚴。新郎的手微微發抖，他回答的聲音簡直沒有人能聽得見。美格却坦白地看着她丈夫的臉，清淅地說：「我願意。」她的臉上和聲音中全充滿着溫順和信任心。馬夫人心中也因此很覺愉快。

菊兒雖然有幾次幾乎忍不住要哭，但是到底沒有認真哭出來，因為她知道洛立那隻鋒利而帶滑稽的眼睛正一眼不瞬地注視着自己。培德儘着把臉藏在母親的肩上，祇有哀梅站得又自然又有風姿，一縷陽光正照在她那黃金的美髮上，使她更顯得美麗。婚禮告成後，美格轉過身來和母親接了一個甜蜜的吻，其餘的人無論是家人或是賓客，沒有一個不爭先恐後的擠上來求得她的一吻或一握手。老海那被擠倒在地上，抱住美格的腳帶哭帶笑地說道：「我的寶貝，願上帝祝福你一百次，一千次。」禮餅絲毫沒有弄壞，今天什麼都顯得非常美滿。

然後大家似乎清醒了些，互相說着吉利的話，各人的心都似飄飄然的浮在空中。這裏並沒有禮物的陳列，因為禮物早已都送到那新屋裏去了。也不用豐盛的筵席，但是雖祇是尋常的便飯，却

使在座的各人都盡歡而散

在吃飯的時候洛立忍不住低聲道：『我彷彿記得方纔看見許多酒瓶，難道是做夢麼？還是酒瓶都叫菊兒撞破了呢？』

美格道：『都不是的。承你們祖父的好意送了許多上品的好酒給我們，姑婆也送了我們幾瓶，父親祇留出少許給培德應用，其餘的都送到軍人殘廢院裏去了。你知道在父親的意思以爲酒這樣東西，祇合給有病的人用的。母親也說她不願她自己和她的女兒把這害人的東西供給任何少年。』她說這些話時，面色嚴正異常，她以爲洛立必要竊眉或大笑了，可是他並不——他迅疾地看了美格一眼，慨然說道：『我很贊成你的話。我所見因酒而起的禍害已是不少，所以很希望一般婦女都有你這種見解。』

美格懇切地說道：『我希望，你這點見識不是從經驗而得來的吧？』

洛立道：『不是的，這個我可以向你立誓。我從小酒天酒地看慣了，把酒也只看得和水一樣平淡，並不當他是一種好東西。可是我知道自己並不是一個根基深厚的人，要是一個美貌的女郎親自來勸飲，恐怕我也不忍拒絕了。』

美格道：『但是你必得要努力拒絕。你就是不爲自己計，也得爲希望你的人著想，當不可糊裏糊塗的錯上了那道兒。洛立過來，請你一定得允許我，使我在今天生平最有幸福的一天上能再添一件額外的喜樂事。』

這要求是如此突如其來而且非常鄭重，少年洛立不禁呆住了，一時不知道該怎樣回答。美格知道祇要他肯允許下來，他就無論如何必定肯遵守不違的。她也不再多說話，祇微笑着一眼不瞬的看住洛立的臉，似乎說今天誰都不忍駁回我的要求。洛立自然也不忍駁回他，也回她一笑，把手伸過去一片誠意的說道：『勃羅克夫人，我已允許你了。』

美格道：『謝謝你，洛立，我十分感謝。』

菊兒把荷蘭水杯高高舉起，向洛立一揮，灑了他滿身的水，面上帶着贊許的笑容，大聲道：『願洛立所立下的好志願萬歲，萬萬歲。』於是大家舉杯向洛立稱賀，後來洛立雖然幾次遇着引誘，終於不會陷落，不能不歸功於今天這一諾之力。

午飯之後，大家三個一隊兩個一隊的在屋子裏或是花園裏自由散步，領略那天然的風景。正當美格和約翰並肩攜手站在草地中央時，洛立忽然靈機一觸，要在這幅絕妙的畫圖上加上幾筆

最後的烘托，他高聲叫道：『所有已經結過婚的人請大家手牽手圍繞這一對新婚夫婦跳舞，我們這些未成婚的少年一對一對的在圈子外面跳躍。』說着他自己就先和哀梅挽着手笑容滿面的跳過，大家看了他們這種活潑快樂的神氣，就自然而然的學着他們的樣。馬先生和馬夫人充先鋒，姨夫嘉祿挽扶着姨媽緊接着湊上去，其餘的人也很快的陸續加入，就是賽梨略一遲疑後也立刻拉起她那曳地的長裙，扶着奈持加入這大圈子中。但是最有趣的是勞倫斯先生和姑婆兩個人，因為當這老先生很莊嚴地走近那老太太時，她絕不遲疑地把拐杖挾在腋下，扶着他跳過來，和其餘的人拉着手圍繞那一對新夫婦跳躍。至於那些少年在滿園飛舞，正和穿花的蝶蝶，直到氣喘汗流纔停止了跳舞，客人紛紛告辭回去。

姑婆臨走時握着美格的手道：『我祝你愉快，我誠意的祝你愉快。但是我深怕你不久要後悔。』當約翰送她上車時，她又對約翰說：『少年，你已得到了一件寶貝，看你可能不辱沒她。』

賽梨在馬車裏還不時回過頭來望着這邊對她的丈夫說：『這幾年來我已好久不曾見過這樣動人的婚禮了。其實他們絕不鋪張，也不知什麼道理這樣能感動人。』

勞倫斯老先生經過了大半天辛苦又和奮興，這時回到家裡靠在安樂椅上休息。他喘息初定，就

回頭對他的孫兒說道：「洛立，我的孩子，你如果願意沉浸在這種環境裏，可以向他們家去求一個女孩來幫助你，我也就很滿意了。」

洛立正在解下菊兒替他插在鈕孔裏的花束，聽說就裝作異常恭敬的樣子回答道：「祖父，我一定努力以求滿足你的期望。」

新屋相距並不很遠，將近黃昏的時候，美格纔辭別她所愛的父母諸妹，和那數年來衣於斯食於斯的老屋，扶着丈夫往新屋裏去了。當他穿着潔白的衣裙，帶着白草帽從樓上走下來時，全家的人都圍繞着她再三和她接吻，說了許多惜別的話，好像她將要到遠方去似的。美格擁抱着母親，眼睛紅紅的說道：「親愛的媽，你不要以為我從此和你分離，我決不因爲愛約翰的緣故就減少了愛你的心。」她又對其餘的人道：「父親，我每天必定回家一次。我雖是已經嫁了，希望你們看待我仍舊能和從前一樣。培德可以時常住在我那裏，菊兒和哀梅也請常常來看看我這初學管家的人，闢了幾多笑話。多謝你們今天能使我如此快樂。再會，再會。」

全家的人站在門口看着她手捧鮮花，凳在約翰肩上慢慢的越走越遠。西沉的紅日正照在她那滿含喜意的臉上，於是美格的嫁後生活從此開始了。



## 第三章 醉心藝術

人們必須要經過許多時間的訓練，纔能辨別得出嗜好和天才是兩樣不同的東西，尤其是在志趣高超的青年男女們。哀梅也是從千辛萬苦中纔辨別出了這不同的地方，因為她誤把一時的熱心當作天才的衝動，趁着少年的豪興各種藝術的作品都會試過一試。那「搏泥餅」的事業久已不說起了，她正在專心一志的學那精細的鋼筆畫。她的藝術天才確是偏重於這一方面，所以她的作品很能得一般人的稱讚。但是不久她又覺得這種工作太費目力，於是她拋棄了鋼筆和墨水，改學彩色寫生。這一次豪興過後，全家又日夜包圍在火災的恐慌中；因為焦木頭的氣味佈滿了全屋，從閣樓上或小屋子裏時刻發出一陣一陣的黑烟，引得全家的人坐立不安；燒紅的鐵棍隨處亂放，海那在上床安睡之先必定要預備一桶水，一隻警鐘，放口門在，以防火警。哀梅工作的成績，觸目皆是，木箱上也燒成了英雄的肖像，酒桶上也發現了美人的面龐，白糖厘子的蓋上忽然多了一隊小天使，有時連火爐裏用的木柴上也充滿了畫圖。

從火一變而到油，這是很自然的步序，所以不久哀梅的熱心又移到了油畫上去。她有一個酷愛

美術的朋友把自己用剩下的圖畫板，畫帶，顏色送給她，她就一天到晚東塗西抹。她所畫的風景人物如果不是經她自己解釋，別人就是費盡腦力也未必能揣摩出她的奧妙了。油畫畫後她又試作木炭畫，像野外寫生等類，總之凡屬於藝術一類的功課，她沒有一樣不會去試驗。

除了研究藝術之外，哀梅也留心別的事，因為她想萬一她不能成爲一個著名的藝術家，我看她一定要成爲交際場中的一顆明星。在這一方面的成績比較可觀，因她儂倖是天生成的那麼使人樂於親近，她所以到處都有朋友。她那應對賓客的從容不迫的態度，真好像有天賦的奇才。她知道對什麼人該說什麼話，在某種情形之下該用某種姿勢，又自然，又大方，絕沒有侷促不安的神氣，所以她的姊姊們常說，假若哀梅去朝覲的時候，她不必預先演習，臨時她自然能進退中節。

她祇有一個弱點，就是喜歡在「高級」社會中活動，而沒有弄明白這「高級」兩字究竟作何解釋。在她的目光中以爲金錢，顯貴，趨時的學識，優美的能度，是高級社會中不可少的要素。凡具有這種要素的人她就喜歡和他們來往。不幸她常常誤認虛僞作真實，而崇拜那些毫無價值的虛榮。她知道自己出身並不惡，就努力養成一種華貴氣象，希望機會一到她就能擠入那現在因

爲經濟的關係而不能達到的地位。

她的朋友都稱她爲「貴人」，她自己也極願意成爲一個真的貴人，可是她還沒有明白金錢並不能買天性的優美，華貴的門閥不是一定能引起人們的尊敬，真正的美德決不是身外之物所能湮沒的。

有一天哀梅從外面進來，鄭重其事地說道：「媽媽，我求你許我一件事。」

母親道：「啊，孩子，什麼事？」

哀梅道：「我們圖畫科下星期起放暑假，在分離之前我想請我那些同班生到這裏來玩一天。她們久慕這河上的風景，很想來賞覽一番，順便畫一畫這條斷橋，我的書上有幾張她們很喜歡的畫，她們也想臨摹了去。她們待我這樣好，我極應該感激，因爲她們都是有錢的人，獨有我是個窮孩子，而她們對我並沒絲毫歧視之心。」

夫人正色道：「爲什麼應該存歧視之心呢？」

哀梅道：「親愛的媽媽，世界上有幾個人能不欺貧重富？所以萬一你的小雞雛偶然被比較強橫的鳥類欺侮了，你也不用氣得羽毛直豎，醜鴨子終究變成了天鵝，你知道嗎？」說時她絕沒有氣

憤不平的神氣，反而面帶笑容，因為她對於前途是抱着十二分希望。」

夫人也笑了，她的面容立刻變得很和平。她道：「好，我的天鵝，你想怎麼辦？」

哀梅道：「下星期我想請她們來吃中飯，然後請她們去遊覽那些她們所久慕而沒有到過的地方，或者再到河上去玩一玩，好像作一個小小的旅行。」

夫人道：「這似乎並非是辦不到的。你想弄些什麼請她們？蛋糕，夾肉麵包，水菓，咖啡，我想這些都是不可少的罷？」

哀梅道：「哎！祇有這些不夠罷！我們必須弄一隻小雞，一盆冷豬舌，另外還加上法國菓糖和冰淇淋。她們都是吃慣這些東西的，我雖是窮，但是既然要請她們總得弄的像像樣樣。」

夫人正色道：「一共有多少人？」

哀梅道：「全班共是十二或是十四個人，但是我可以擔保她們決不會全來。」

夫人道：「哎！孩子，那我們不是須為她們包一輛四輪大馬車嗎？」

哀梅道：「噫！媽媽，虧你說得出這樣的話。我想她們至多不過來了六個或是八個人，所以我將為她們雇一輛汽車，再去向勞倫斯老先生借了那條汽油船。」

夫人道：「哀梅，這樣怕太費了罷？」

哀梅道：「並不很費。我已經計算過了，一切費用都歸我自己擔任。」

夫人道：「這樣不好嗎？你所說的那些東西她們既是吃慣了的，我們無論弄的怎樣考究總未必能見好。況且汽車汽油船等在她們也是司空見慣，不足爲奇，何不想些比較清雅的玩意兒？她們既覺得新鮮有趣，在我們也比較省力而容易見功。」

哀梅頓足道：「假若不能依我的辦法，那就索性不用請她們罷了。我計劃得好好的爲什麼會弄不成呢？祇要你和姊姊們肯幫我的忙，我準知道什麼都是千妥萬妥的。一切的費用既都歸我自己擔任，爲什麼還要阻止我呢？」

馬夫人知道經驗是一個良好的導師，所以每當她的孩子們固執己意不受勸告時，她就隨她們順着性去幹，等她們吃了一次苦自然就能牢記不忘。所以當時她就說道：「很好，哀梅，既然你決意要那麼辦，並且你以爲你的精神和財力能應付得來，那我也沒有什麼反對。你可以同姊姊們商量，商量定了用那一種辦法，我定必盡我的能力幫助你。」

哀梅道：「媽媽，多謝你，你原是最慈愛不過的。」於是她就離了母親去找姊姊們，把這件事說給

她們聽美格立刻就贊成她的辦法，並且允許極力幫她的忙，她願意把自己所有的東西全借給她用。但是菊兒一聽了這全盤的計劃，連連縐眉搖頭，起初她絕對的不肯幫忙，她道：「你何必爲這幾個與你全無感情的同學費這麼多錢，外加使你的家裏人忙得要死，把屋子裏翻得七顛八倒，我總以爲你是很有智識，很有自尊心的人，乃竟見人家穿法國式的鞋子，乘坐汽車，就拍她們馬屁嗎？」菊兒正寫小說寫到入神的地方，忽然被妹妹來打斷，所以更沒有好嘴臉給她看。哀梅也生氣道：「我何嘗拍馬屁？我最恨像你這種自命不凡的人。她們爲什麼和我沒有感情？她們待我的好處，你那裏知道？誰像你這樣怪僻的性情，不肯插入高貴人的隊裏去？我不是你。我是善於利用時機的。你儘管叉着手，昂着頭，挺胸凸肚的獨自在人叢中走出走進，誇耀你的獨立自尊，我却不自願這樣。」

每當哀梅磨利了舌尖滔滔雄辯時，往往能得勝利。因爲菊兒性情躁急，說話容易過火，授人以辯駁的把柄。卽如這一天哀梅的最後幾句話，活畫出菊兒那種倔強不屈的神氣，引得兩人大笑，說話也因此轉爲和平。菊兒雖然不自願，却也不能不犧牲一天的光陰，幫助她辦這一樁「無謂的忙亂」。

請客單已發出去了，答應來的有過半數，請客的日期是定的。星期一海娜第一個不高興，因為這一星期中她工作的秩序單又非改動不可了。她不時的抱怨這樣，囁咕那樣，但是哀梅最能遵守『百折不回』這句格言，祇要她立定主意要做一件事，就無論怎樣不能阻撓。但是到了這一天，果然不如意的事接二連三的來了。海娜養的東西沒有一件養的稱心，鷄肉太堅硬，豬舌太鹹，咖啡又不肯凝結，蛋糕和冰的價值昂貴殊出乎哀梅意料之外，履一天汽車的費用尤其足以叫人吃驚，還有許多零星雜費，初看似乎微細得很，總算起來為數却也不少。培德恰患傷風，不能起床。美格又被絡繹不絕的客人纏住在家裏，不得脫身。菊兒似乎心不在焉，動一動就闖禍。事情過後，哀梅時常很感激地說道：『那天要是沒有母親，真不得了』。

哀梅原和她的同學約定，如果星期一天氣不好，就請她們星期二來，那知因此又種下了一個難問題。星期一一忽兒天晴，一忽兒下雨，一忽兒又刮起風來，真是使人捉摸不定。哀梅天纔亮就起身，把衆人都鬧了起來，催她們吃了早飯，就開始收拾。她覺得客廳上的一切似乎比較往常破舊得更甚，她也不暇靜坐嘆息，急急忙忙運用腦力，設法補救。她用椅子遮住了地毯上那些破裂的地方，牆壁上斑斕剝落之處掛上幾幅畫圖，那一處如覺太空無所有，就把自己塑的石像去填一

填。菊兒又拿了幾瓶鮮花，這裏那裏點綴一陣，這客廳上立刻帶了幾分美術化的色彩。

午膳也弄的不錯。當哀梅一樣一樣過目時，她暗暗祝禱那些食物的口味能和她們的形式相稱，也希望那些借來的盃盤碗盞和銀器等用過了之後能平平安安的回。汽車已雇定，美格和母親已打扮得齊齊整整，預備幫她應酬賓客。培德已能起床，她在內場幫海娜佈置。菊兒雖是頭痛心煩，也勉強裝成笑臉，免得掃人家的興。哀梅一面穿衣服，一面神往於那立刻就將實現的快樂。然後又經過了兩小時的疑慮懸猜，在這兩小時中，哀梅在迴廊裏踱來踱去，不時舉頭察看天色，她的思想隨着天色的變換而一起一落。到了十一點鐘，忽然又下了一場大雨，那些小姐們的遊興大概就被這一場大雨沖洗了去，所以到十二點鐘竟沒有一個人來。到了兩點鐘，全家的人祇得沒精打彩的坐下來，大嚼那些不能留存到明天的食物，而狡猾的陽光又早已探出雲端向著她們微笑。

第二天哀梅被太陽光所驚醒，她趕緊跳起來道：『今天的天氣是很靠得住的了，她們一定來，我們必須趕緊預備。』她說話時神氣雖然很高興，其實她心裏已在後悔不該又約她們星期二，因為經一天的挫折，她的興致早已消了不少。



約過了半小時，馬先生帶着無可如何的神氣走進來道：「今天買不到蝦，祇得不用葷菜了。」  
夫人道：「不要緊，那小鷄雖然太堅硬，也還用得。」

培德帶着衛護的口氣說道：「海娜把小鷄放在桌子上，竟被小貓抓了去。哀梅，真是對你不起。」  
哀梅堅決地說道：「那我非買到了蝦不可。僅僅一樣豬舌怎麼能行。」

菊兒伸一伸腰道：「可要你替我到城裏去買。」

哀梅至此已覺忍無可忍，頓足道：「你買了又不肯用紙包，赤裸裸的提在手裏，路上遇到了人算什麼？！還是我自己去罷！」

於是她照上一個厚的面幕，帶了一隻精緻的小藤籃，忽忽的走出去。跳上了街車，涼風吹在身上，精神頓覺爽快。到了菜市上，居然被地買到了一對肥美的龍蝦，隨即又買了些和料，一併放入籃內，高高興興地重又上的街車趕回家去。

哀梅見街車內祇有一個睡眼模糊的老太太，就把面幕摺疊起放在袋裏，拿出鉛筆和日記簿計算這一天的消耗，以消遣街車中無聊的光陰。她心思專一，竟沒有注意到又來了一個新乘客。因為這乘客沒有等待車停，在半路上跳上車的。及至聽見一個男子的聲音向她說道：「馬小姐，

「早安。」她纔抬起頭來，祇見站在地面前的乃是洛立的一個很體面的同學。她心裏雖是著急，面上却裝作若無其事的同他招呼。她深幸自己總算想得週到，出來時換了這身新的旅行用衣，現在祇有暗暗祝禱那少年能比她先下車。

他們兩人說得很投機，哀梅那焦灼的心也立刻安了下來，因為她知道那少年果然比她先下車。他們正說得高興時，那老太太要下車了，匆忙中她把哀梅的藤籃帶翻。哎喲！要命啊！這一對龍蝦竟織屑無遺地顯露在那少年的眼前。少年失聲道：「了不得，她把她的菜蔬忘了。」說着他就用自己的手杖把那對龍蝦挑入籃內，提起藤籃想追上去授給那老太太。

哀梅急道：「喂！請你……那不是我……喂……那是……是我的。」她的臉已紅得和那對龍蝦相彷彿。

少年道：「啊！是嗎？真對不住，請原諒。這蝦是非常之肥美，是不是？」

哀梅這時早已恢復她那鎮靜的態度，索性把那藤籃放在坐身處，笑着問道：「你可肯到我家來吃飯，嘗嘗這東西，也見見吃這東西的那些女士們？」

這句話很有效力，那少年的心立刻轉到了那些可愛的女士們的身。上他又說可惜他今天有事，

竟沒有福分嘗這美味。

當那人去後，哀梅私自想道：「他一定要同洛立倆把這件事當作笑話去傳揚了。好在我看不見，且不去管他。」

到了家裏，她絕口不提這件事，祇是請客的興致却因此又減去了不少，然而又不得不強打起精神去籌備一切。到了十二點鐘，總算已是諸事齊備。哀梅覺得隣舍們都在注意她的舉動，她很希望今天的成績能抵消昨天的不幸，所以她特意親自坐了汽車去接她們。

她去了好一回纔聽見車聲隆隆，自遠而近，夫人道：「是她們來了，讓我到迴廊裏去接她們，這樣似乎比較至誠。這孩子今天也真辛苦了，我們該助助她們的興。說着她就走了出去，但是一望見了那汽車，她立即又退了回來，臉上露着一種難以形容的神氣，因為蹙縮在那大汽車的角裏祇有哀梅和另一個少女。

菊兒也已望見了，她立即狂奔進來，低聲叫道：「培德，快快快去幫海娜把桌上的食物收去一半。把足夠十二個人吃的食物陳列在一個客人面前，不是要叫人笑掉了牙嗎？」

不久，哀梅也進來了：她的面容很安靜，牠把這一個獨能不失信的客人招待得非常週到。其餘的

人在這一齣滑稽的戲劇裏也能各盡其職，所以這位客人安女士不能不稱讚馬女士家裏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和藹可親的。午膳吃過了以後，哀梅先伴她的朋友在自己的書齋裏和花園裏玩了一陣，又討論了一回藝術，然後又去改雇了一乘雙輪小馬車，（可憐大汽車不能用了）兩個人靜悄悄的在河濱遊玩，直到日落西山，那安女士纔告辭回去。當哀梅送走了她的朋友進屋裏來時，祇見屋子裏一切都已復了原狀，她自己雖是疲乏不堪，態度仍是非常甯靜。

母親迎着她道：『好孩子，今天你想必玩的很有興味。』

培德歡然道：『安女士是個極可愛的人，她像是極會尋快樂的。』

美格道：『哀梅，你可能把你的蛋糕分些給我？我們家裏真是不得了，天天有客來，我又不能做這麼好的蛋糕。』

哀梅長嘆了一聲道：『你儘管拿去。這裏祇有我一個人喜吃甜東西，這許多叫我一個人怎麼能吃得了！』

當她們再坐下吃冰淇淋和龍蝦時，菊兒縐一縐眉道：『可惜洛立不在這裏，否則倒可以幫我們……』因爲這已是第四次她們吃這同樣的東西，不免覺得煩膩了。但是母親向菊兒使了一個

眼色，菊兒就不再往下說，全家的人都默不作聲，奮勇吞吃。

哀梅忽然用手巾掩住了臉帶着哭聲道：「快把這些裝在藍裏送去給那些貧苦的德國人吃了罷。我現在見了這些胸中就要作噁，你們也不用因了我的愚蠢吃出病來。」

菊兒忍不住大笑道：「那時我望見你們兩個人跪在那大汽車裏，真是差一點急死了。」

夫人很抱歉似地說道：「好孩子，慚愧我們竟不能弄得使你滿意，然而我們確已盡了我們的能力。」

哀梅顫聲道：「我已滿意了。我總是已經照我的計劃辦了，失敗的罪過並不在我身上，我祇得這樣自己安慰自己。我深感你們能這樣幫我的忙，然而你們若能在這一兩個月內不再提起這事，那我就更其感激不盡。」

她們果然有幾個月不提這件，過了這幾個月他們却又把這件事當作笑談了。洛立並且在聖誕節的時候送給哀梅一隻用珊瑚雕成的龍蝦作表墜。

## 第四章 文學家

命運之神忽然向菊兒微笑，把一枚幸福的金錢投在她的面前。這在尋常人或者以爲算不得什麼，然而在菊兒却是突然承受幾十萬遺產的快樂也不能勝於這一次了。

每隔幾個星期，菊兒總有一天躲在自己臥室裏，穿上寫字時穿的衣服，埋頭寫她的小說，因爲這篇小說沒有寫成之先她的心裏總不能得平安。她的寫字時穿的衣服是一條黑圍裙和一頂黑色帽子。那黑圍裙她可以隨意用來擦筆尖，那帽子好像是一個警號，當她戴着這帽子的時候，全家的人都不敢在她臥室裏逗留，祇偶然探首在窗前問道：「菊兒，天才膨脹起來了嗎？」有時她們就連這一句都不敢問，遠遠望着她那帽子的位置，判斷她當時的情緒。如果帽子低低的壓在眉毛上，就知道她正在用心苦思；當奮興的時候帽子推在腦後；若是帽子不在頭上，那一定是因爲她煩悶失望，所以把帽子抓下來擲在地上，當這時候窺探的人惟有趕緊悄然退去，不等那帽子再高高盤據在地頭上時沒有一個人敢同她說話。

她絕不以爲自己是有文學天才的人，但是當著作的狂熱來時，她就把全個身心都埋葬在裏面，

過着幸福的生活當她又平安又愉快地靜坐在她那虛構的環境中時，她把塵世上的煩惱、憂鬱、惡劣的天氣，全都忘了，睡魔也不敢來侵犯她，食物放在她面前，她也不知道伸手去拿。雖然成日成夜的沉浸在這無上的快樂之中，她還覺得光陰苦短。大約這樣的沉迷了一星期或兩星期，她就突然從這深淵中探身出來，那時她感到飢餓、疲乏、憂鬱、煩悶。這天正當她纔從沉迷中醒來，忽然柯寇女士要她陪去聽演說。大約為酬報她當這精神上最感不快的時候居然能強制自己委曲順從他人，所以天意特賜她一種新幸福。這是一個公開的演講會，——講題為金字塔，——菊兒不明白他們對這樣的聽衆為什麼要選那麼一個題目，難道對着這一班終日爲着衣食二字忙得喘不過氣來的人講述這數千年前的大建築，能醫治社會上的疾苦，供給社會上的需要麼？她們到的太早，柯寇女士帶了絨線手工來，所以並不寂寞。菊兒沒有什麼可以消遣，祇得細察坐在她近旁的那些人的臉。坐在她左邊是兩個中年婦人，前額高而闊所戴的帽子却頗能和這前額相稱。她們一面討論女權問題，手中不住的織梭子邊。婦人的間壁是一對少年情人，他們互握着手在那裏低聲談話。再過去是一個面容嚴肅的女子，正在從一個紙紮的袋裏摸薄荷糖吃。再過去是一個老年紳士，正躲在一个黃色的大衣後面打盹。在她右邊祇有一個童子，正在很專心

的讀新聞紙。

這是一本書報，菊兒的眼光無目的地射在靠近她身的一幅畫上。所畫的乃是一個全身武裝的印度人，被一匹狼抓住了咽喉，正從很高的峭壁上跌下去。相距不遠又是兩個兇狠的青年，脚非常之小，眼睛非常之大，正在拔刀互刺。背景裏隱約見一個披髮張口的婦人奔向他處。她不明白這一幅畫是什麼用意。那童子偶然回過頭來，纔發見菊兒正在偷看，他很和氣地把那報移近菊兒道：『要看麼？這是天字第一號的故事。』

菊兒微笑向他表示謝意，然後凝神一志的讀那故事。及至那童子見她的眼光已射在末一段上，知道她將次讀完，就問道：『很好，是不是？』

菊兒道：『我想我同你所寫的也不致於比這差了多少。』

童子指着那題目下面所標的作者的名字道：『我能寫得這樣那就真把我樂死了。據說她專仗着寫這些過活的，她的生活却是很舒服哩。』

菊兒忽然有所感觸，就問道：『你認識她嗎？』

童子道：『不認識她。可是她所寫的東西我篇篇都看過。辦這報的人中却有一個人是我所認識



的」

菊兒換着一付恭敬的眼光看着那張報紙道：「你說她仗着寫這些故事生活過得很舒服的，不是？」

童子道：「我估量是這樣，因為她極能迎合現時的人心，所以她所得的稿費極其豐厚。」

這時台上的演講已經開始，但是菊兒一個字都沒有聽見，她一心在錄下那報紙上的地址，想試去奪那報紙上所載的懸賞徵文中的錦標。及至會罷人散時，她已架成了一個極完美的空中樓閣，彷彿見自己所編的小說已一篇一篇的散佈在普天下人的手中了。

在家人面前她姑且不提起這事，祇獨自躲在閣樓上工作。所謂迎合人心的小說，無非是描寫社會上的悲劇和罪惡。她從小生長在充滿着愛的家庭中，所過的盡是和平歡樂的生活，對於這些事那有實際上的經驗，祇得全憑着她的理想描寫。寫成之後，她私自對固寄去。這裏面還附了一封短信說：「並不敢望得獎，如蒙採用，請隨便給幾個稿費就得了。」

等六個星期是多麼長久啊！尤其是在一個懷着心事的少年女郎！菊兒心中雖甚焦急，在人面前却又力自鎮靜，免致洩漏機密，後來她真的等急了，不禁躲在房中垂淚，以為必定是沒有希望了。

正在這時，恰從外面遞進一封信來，她一看封面是由那報館寄她的，就性急慌忙的把封套撕了，立刻有一張一百元的支票掉在她的膝上。她出其不意，反倒吃了一驚，彷彿見了一條蛇。她疑一凝神，纔把那信抽出來靜心細讀，然後她伏案歛歛了。她覺得那信此獎金更有價值，因為是充滿着勸勉獎勵的話。

幾分鐘之後她纔拭去淚痕，一手握着支票，一手揚着那信跳進家人聚集的屋中，高叫我已得到那獎金。自然大家慶賀她的大成功。等到登載那篇小說的報紙寄來時，全家的人爭相傳誦，爭相贊嘆。父親說她的文筆很好，命意亦新奇有趣，寫悲劇處更淒惻動人。然後又懇切地說道：「菊兒，我知道你的天才還不止這一點：你不可專以賣得出錢爲宗旨，務須注重作文的品格。」

哀梅蕭然注視着那張含神祕性的支票道：「我以爲錢是最可貴的。請問這一筆巨款你將怎樣使用？」

菊兒道：「讓培德同母親到海濱去住這麼一兩個月。」

培德拍手道：「好啊……可是，我不能。我不能這樣不顧惜你。」說着她就用手推開她姊姊揚在她面前的那張支票。

菊兒道：「啊，你不能不去。我已經決定了。我所以想得這筆錢，就是爲了這個。母親近來異常消瘦，一定得讓她去海濱換換空氣，你不去她也必不肯去，所以你不能不去。等你們回來時，我能見你們，已變得肥肥胖胖，面色紅潤，那我就真是說不出的歡喜了。」

經過了幾度商酌，培德和母親終於到海濱去了。她們回來的時候，雖不能變得如菊兒所希望的那樣肥胖紅潤，可是培德確已比未去時精神好多。母親呢，好像減去了十年年紀。菊兒以爲這成績很滿意，她就高高興興努力工作，希望再能得幾張這樣的支票。她這一年確會得了好幾張，家中的地毯也因此換了新的了，牛肉店多了幾筆生意，父母姊妹都有得穿新大衣，戴和暖的新手套。菊兒見自己所寫的短篇小說銷路不壞，就想寫一部長篇小說，借此揚揚名。她費了許多精力和光陰，居然被她寫成一部。她謄寫了四次，請她所信任的朋友看過，然後戰戰兢兢的拿到書坊裏去求他們收買。她走了三家，都說如果她能把這些（就是她寫得最得意的部分）刪去，他們就願意收買。她也不想再上別家去問，她想我只得依着那收買稿子的人的意思刪改一下，不然就自己拿錢去印行。名譽果然是好東西，可是金錢更是便利。我該取那一樣呢？且待和家中人商議了再說。她回到家裏就召集一個家庭會議。

父親道：「我兒，不可毀壞你的書，這些盡是最有價值的部分，刪去了就沒有意思。何必要急急賣掉，且靜待機會罷。」

馬夫人道：「我以為不如賣給他們試一次。大眾的批評很能幫助她的進步。她能發現許多意想不到的好處和壞處。我們都是自己人，總帶幾分偏見，外邊人的毀譽纔是真的。」

菊兒蹙着眉道：「是啊。我也是這樣想。我鬧了這幾時究竟還不會知道我自己的作品是好是壞，還是平常。總得讓陌生人的眼光批評一下纔行。」

美格道：「據我看一個字都不能改去。這本書的有趣乃是在書中各人的思想，不是在他們的行事，一改動就把原意盡失了。」

哀梅道：「還是依照書坊中人的意思改動一下罷；他們知道怎樣的書能受人歡迎，我們却不知道。現在先寫幾種迎合社會心理的書多賣幾個錢，將來等你出了名，那時隨你愛怎樣寫就怎樣寫，不怕沒人要了。」

菊兒道：「培德，你有什麼意見！」

培德道：「我專希望牠能早日出版。」

於是菊兒硬着心腸，伏在書案上把那本稿子刪了又刪，自己看看大約可以合那書坊中人的意思了，就重又謄寫一過，再送去試一試。果然被收下了，她得了三百塊錢的代價。這書出版之後，就有許多批評繼此發生。讚牠的也有，罵牠的也有。有的讚得牠舉世無雙，有的罵得牠體無完膚，弄得菊兒彷徨歧路，莫知所從。她苦着臉對她母親說道：「母親，你說人們的批評可以幫助我的進步，這雙方的批評相距得太遠了，叫我聽那一方面好呢？」說着幾乎要哭出來了。父母姊妹雖極力安慰她，她總覺悶悶不樂。可是這些批評究竟是於她有益的。過幾天她的氣憤漸消，她知道她第一次所寫的小說是失敗了。她把那本書一擲道：「不要緊。這決不能挫我的銳氣，從今以後我當更加努力，必定有完全成功的一日。」

## 第五章 家庭瑣事

美格正像大多數的青年好女子一般，決意結婚之後要做一個模範主婦。她要使約翰把家當作樂園，她要對着他常是笑容滿面，每天將爲他製辦豐盛而可口的食物，雖是極微細譬如衣服上掉去一粒鈕子等的不方便事亦不使他感到。她在工作時抱着充分的愛情、毅力和愉快，所以遇了好幾次挫折，終於能得到很好的成績。她所建設的樂園內果然不能常是風平浪靜，因爲這年輕的主婦太忙，她那要好的心太切，以致一天到晚手忙亂腳的爲了許多無謂的事妄費心思。有時她忙得精疲力盡，自然不能常露笑容。約翰因爲豐厚的食物吃的太多，肚裏不舒服，最後竟向美格要求清淡的食物。雖是如此，他們仍舊是很快樂。他們知道人不能一天到晚盡談愛情，不管別的事，所以當美格繫着圍裙在灶前忙碌時，約翰覺得她並不因此減去她的美麗。當約翰臨出門的時候和美格接了吻之後，柔和地問道：「我愛，可要我關照他們送牛肉或是羊肉來？」美格也不以爲他們的婚後生活因着這許多家之瑣事而減少其興趣。這小屋裏已不復是一個情人幽敘的花園，已變成一個正式家庭，而他們覺得這樣一變使他們的生活更有意思。

當烹飪的狂熱來時，美格拿了一本烹飪指導書，照着這上面所列的烹飪法用心烹調。煮得好時她就請父母和妹妹等來大嚼一頓，有時煮得不成東西，她就命勞德偷偷的走後門拿出去送給那些貧苦的德國人充饑。每次和約翰對了一次賬，就暫時把她這烹飪熱冷卻，接着就發幾天節儉病。

這一天她忽然立下決心，要預備些自製的菓醬，儲藏在伙食房裏隨時取用。約翰原是最信服他夫人的，以為她沒有一件事辦不來，所以並不阻擋，祇靜聽她的吩咐，以便到冬天得吃上好的菓醬。這天他出去的時候順道去買了四打小瓶子，一大桶白糖，命人送到家裏，又差了一個小孩子來幫美格到園裏去摘葡萄。美格初見了那些瓶子，心裏不禁有點慌，但是精緻的小瓶排列在這木架的上層實在好看，所以她決意要努力把這些瓶子裝滿。她這一天的光陰整整的都費在這菓醬上：剝皮，煮沸，煎膏，忙得不堪。她費盡了心思，她不時去請教那烹飪指導書，她細想海娜從前煎菓醬是怎樣煎法，可是有一種手續她沒有辦到，所以她雖是再煎過，再加糖，再煎，這可惡的東西終於不肯凝結。

她很想奔回家去求母親來幫忙，但是她和約翰曾約定他們永不要把自己的瑣事去煩擾人，所

以她獨自和這些果醬奮鬥了一天。到了五點鐘仍舊沒有絲毫成功的希望，她纔坐在那顛倒雜亂的廚房裏，搖手頓足，痛哭不已。

當美格初進這新家庭中爲 婦的時候，她時常說我的丈夫隨時可以請朋友來家吃飯，我總是有備無虞。可是不幸的約翰在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中徧徧揀中了這一天果然請朋友來家吃飯了，而且並不會預先關照。

約翰一望見了他那『鴿籠』就發生一種失望的感覺。前門往常總是開得挺直的歡迎他，今天却關了；客廳裏的窗也都關得緊緊的，並且還上了簾子。約翰見這樣靜得古怪，不禁起了恐慌。他對他那同來的朋友道：『施谷德我怕出了什麼事了，請你在花園裏等一等，待我去找夫人。』

約翰循着一陣刺鼻的焦糖臭，急急繞道向廚房走去。施谷德先生莫名其妙地緩步跟在他後面。及至約翰跨進了廚房，他就不敢再跟過去，留心隱過一邊，但是廚房裏的一舉一動他能聽見，也能看見。他自己是一個未婚的男子，所以看着很覺有趣。

這時廚房裏充滿着紛亂和失望，一部分果醬裝在瓶裏滴滴點點的往外掛，一部分流了滿地，另一部分正在鑊子上煎。勞德躲在灶角裏吃麵包和葡萄湯。勃羅克夫人用圍裙蒙住了頭，哭得十



分可憐。約翰以為她是燙傷了手，戰兢兢的走上前，心中又掛念那花園中的客人，真是說不出的難受，帶着哭聲道：『我的至愛至愛的妙人兒，你這是怎麼了？』

美格道：『哎喲！約翰我又疲乏，又熱，又懊惱，又心焦，我已弄得精疲力盡，你快來幫我，否則我要死了。』說着她就撲到約翰懷裏，弄了約翰一身果醬。約翰輕輕吻着她那塗滿了果醬的額角道：『親愛的，爲什麼這樣懊惱？可是發生了什麼非常的事麼？』

美格帶着萬分絕望的聲音哭道：『是的。』

約翰道：『快說給我聽了罷，不要哭。什麼都沒有像見你哭那樣難受。我的人，究竟是什麼事？快同我說罷。』

美格道：『那……那果醬不肯凝結。我不知該怎麼辦纔好。』

約翰聽說，笑得幾乎轉不過氣來。那施谷德先生見他笑得那麼高興，忍不住也微微一笑。約翰笑夠了纔止住笑說道：『就爲這點麼？把果醬扔在窗外就完了事，不必再放在心上，你要用時我替你買來就是了。千萬不要再這樣，因爲今天我已請了施谷德君來這裏吃飯，而……』美格已不容他再往下說，用力把他推開，倒在椅子上發出又恨又惱又焦急的聲音道：『請人來吃飯！而這

裏什麼都是一團糟！約翰，你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來！」

約翰舉目向周圍大略看了一眼，低聲道：「噓！他就外面花園裏該死！我竟把這可惡的果醬忘記了！現在已是無可挽回的了！」

素稱柔順的美格這時也着了惱，氣憤憤的說道：「你應該使人來關照我一聲，或者出去之前提起一句。你知道我是多少忙。」

約翰很不安地說道：「出去之前我又沒有知道他要來。我從公司裏出來在半路上遇見他就邀了他回來，所以來不及使人來關照。你常說我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請客來吃飯，我那裏想得到真要請客時須先請你的示呢？這是第一次，也是末一次，以後若再有這樣的事你可以殺了我。」美格道：「我希望不再有這樣的事。你快同他到別處去罷。我不要見他。這裏也不會爲你們預備飯。」

約翰的性情果然是非常溫厚，可是他究竟也是一個尋常的人。他辛苦了一天，已是又疲乏又餓，在回家的路上原是充滿着希望；及至一到家裏看見滿屋中烏七八糟，吃飯桌上空空如也，妻子淚眼婆娑，未免心中一氣，然而他始終忍耐着，要是沒有以下這一句話，一場小小風波也就平安

地吹散了。可是不幸他竟說道：「我也知道這事弄得很糟，可是你如果肯幫我們一臂之力，我們還能挨過這難關，隨意樂一下子。我的寶貝，你不用哭了，你祇須略略打起精神，隨意弄一點什麼給我們吃，我們兩個人都已餓得像蠟人一樣，決不計較食物的精美不精美。給我冷肉，麵包，奶餅，就可以了，我們決不向你耍果醬。」

他這句話原是无心說着玩的，豈就因這一句把事情鬧得更不可收拾。美格以為約翰既知道她心中已是很沒趣，就不應該再取笑她，所以她憤然站起身來道：「你自己去設法調停罷，我已疲乏不堪，無論如何不能代你們出力。哼！好主意！請客人吃肉骨頭，粗麵包，和奶餅。我不願意在我家裏發生這種簡慢客人的事。你帶這施谷德到母親那裏去，告訴他我出去了，病了，死了，隨你怎麼說，我不要見他。你儘管同他去取笑我罷。這裏沒有東西給你們吃。」她一口氣說了這一大篇，就把圍裙脫下來向旁邊一拋，掩面奔上樓去坐在房間裏痛哭。

她走了之後，他們兩個人究竟怎麼樣，她却沒有知道。過了一會，她的氣已漸平，她把屋子裏約略整理一下，然後自己打扮得齊齊整整坐在那裏等約翰回來向她請原諒。

美格決意要裝得鎮靜溫和，但是不肯服輸。她聽見約翰推門進來時極想去迎住他向他求饒，得

他的接吻。但是她強抑住自己不許這樣幹，所以當約翰進來時祇見她待理不理的坐在那裏。綫綫約翰見她態度依然如此強硬，未免略覺失望，而且他以爲體面攸關，所以不肯低聲下氣地向她陪罪，懶洋洋地踱至沙發前躺下，無聊地說道：『我愛，新月快上來了。』

美格冷冷的答道：『當然是不會錯的。』

約翰又搭訕着說說這樣，說說那樣，總不能引起美格的興趣，於是談話中止了。約翰踱到這一邊的窗前，坐在椅子上展開新聞紙，全個身子都埋在裏面。美格走到那一邊的窗前，手不停針地繡拖鞋面，好像今天不繡成這雙鞋面是不得過去的。兩人都說話，臉上都裝得安靜而堅決，但是心裏都覺得十二分不舒服。

美格暗想道：『啵！啵！結婚後的生活真是無聊，正如母親所說的必須用忍耐和愛情去維持。』一想到母親忽然使他記起好多時以前母親教訓她的話來。

『約翰是一個好人，但是也不免有他的缺點，你須能見到他的缺點而原諒他。須知你也不能完全沒有錯的。他意志很堅決，但是決不執拗。你心平氣和地同他講理，不可輕易動怒。他凡事不肯媽虎，必定要尋根究底，須知這也是一種好處，你不可說他是無事忙。你對他切不可有所隱匿，他

也必定能以至誠待你，極力幫助你。他發怒時並不像我們那樣閃電似的一亮就過去了，他輕易不發怒，及至一發了怒就不容易遏止。你須留心，十分留心，不要觸惱他，這樣纔可以永遠保持你們中間的和平和幸福。你須牢牢記住，如果你們兩人起了衝突，你須首先向他請原諒，切不可各自使性，不肯相讓。」

當美格默坐在那裏刺繡時，這一段話一句一句的湧入她腦海，尤其那末後的幾句最使她警惕。她把含淚的雙眼斜過去向他望了一望，但是他並沒有覺得。她放下手工，站起身來想道：「我先去向他請原諒罷。」她勉強抑住一股不平之氣，緩步走過去站在他的身旁，可是他仍舊祇管讀報，連頭都不回一回。她覺得自己受委曲太甚了，幾乎想轉身走開，不再去理他。忽又轉念道：「這是進行的第一步。我盡我的心就是了，免得將來自己怪怨自己。」於是她俯身在她丈夫的額上極溫柔的吻了一下。自然這樣一來把一天大事盡吹向九霄雲外，約翰立刻把她抱在膝上柔聲道：「我取笑你的果實，真是太可惡。我愛，請恕我，我再不這樣了。」

到了秋天，美格又遇到新的磨練和試探了。賽梨同她已恢復了往日的友誼，常到這小屋子裏來找他談天，或者請她到他們那邊的華美大宅裏去消磨那麼一天半天。秋天的天氣本已令人沉

悶，何況美格獨自在家裏，一天到晚沒有別的事，祇是縫紉，看書，弄飯。約翰一早出去，要到晚上纔得回來。有人來替她破除岑寂，她那得不歡迎的，所以她漸漸的和她的朋友越來往得勤了。見了賽梨的貴重的首飾和華美的衣服，使她不禁生出歆羨之心，而哀憐自己，因為自己不能得這些東西。

她知道她丈夫的進款有多少，因為她丈夫沒有一樁事不信任她的。她知道錢存放在什麼地方，可以自由取用。他祇要求她把每一個月用去的錢都記在賬上，每一個月把賬項清理一次。並叮囑須牢記她是一個貧人之妻。一直到現在她總算很有把握，不會浪費了一個錢，把賬目弄得清清楚楚，每到月底就問心無愧地把賬簿取給約翰看。但是那一年的秋天，惡魔闖入了美格的樂園，利用她的虛榮心來誘惑她。她最怕人家有憐憫她窮苦的意思，她常因此煩惱，然而又不肯在人前示弱。她不時買幾件悅目的小物件以解自己的饑渴，免得賽梨想她窘得不堪。

但是被這些小物件所吸去的金錢殊出人意料之外。當她月底結賬時一看那總數，不禁使他吃了一驚。那個月約翰恰因事忙，把賬單都交給了她。下個月約翰又因出門了一次，沒有餘暇問她的賬。到了第三個月底，他纔有暇問起賬目的事。那一次所經歷的事使美格終生不能忘懷。在不

多幾天前她會幹了一樁極對不住約翰的事使她心上常如壓着一塊大石那天賽梨要她陪她去買綢緞。她正苦苦的想得一件新衣服，——一件漂亮的赴宴會穿的衣服，因為她那身黑綢衫太普通，而那幾件薄的顏色又太嬌嫩，祇配閨女時代穿的。姑婆每屆新年總給她們姊妹每人二十五塊錢作為年禮，再過一個月她就可以拿到這筆錢了，而眼前却有一段極合式的衣料廉價出賣。錢呢，她未嘗拿不出，祇要她有膽量去支取就是了。盤算了好久，她終於敵不過這引誘，把這段衣料買了回來。

回到家裏她立刻把這段料藏過，可是她心中猶似有惡魔在那裏作祟，十分難過。當約翰來同她對賬的那夜，她心驚胆戰，坐立不甯，這是結婚以來她第一次怕見她的丈夫。她見他那一雙和藹的棕色眼珠中彷彿隱藏着威嚴的光。他雖是談笑自若，美格總覺得他似乎已知道自己所犯的錯事，不過沒有說出口罷了。家中的賬目都已付清，賬簿上登記得有條不紊。約翰稱讚了她幾句，最後將對那銀行存摺了。美格知道差不多已被她支空，很惶急地用手掩住那存摺道：「約翰，你還沒有看我的私用賬簿。」說着就去把那小賬簿拿出來放在約翰面前，自己去躲在約翰的椅子後面，遲延了片刻，纔顫聲說道：「約翰，我愛，我真沒臉給你看這本賬簿了，我近來真是豈有此

理的浪費。你知道我近來常出去應酬，不能不略置辦幾件用品。賽梨屢次勸我買，所以我就買了。姑婆新年時給我的錢可以抵償這所費的半數，但是我已經幹了之後心中就很後悔，知道你必须不以為然的。」

約翰哈哈大笑，把她拉過來面對着自己，和顏悅色地說道：「不必去藏躲起來。如果你買了一雙價錢貴一點的鞋，我也決不打你。我本來對於我的夫人的這雙腳是很得意的。如果她費了八九元買一雙鞋，祇要鞋的質料好，我又那裏會埋怨她！」

美格好像待判決的罪犯在裁判官面前劃供狀，用出全身的勇氣說道：「比鞋更壞，乃是一套綢衣料。」

約翰莊容道：「是麼？多少錢買的？」美格知道約翰正注視着自己，更覺傷促不安，低下頭不敢看他，抖索索的翻出那一頁賬目給他看。大約過了一分鐘，約翰纔勉強裝成和緩的聲音說道：「這個是……現在你們的衣服花式多得很，五十塊錢製一套，大概還不能算太貴罷。」

美格嘆一口氣道：「還沒有製成哩。花邊等也不在內。這僅是一段衣料的價。」

約翰冷冷的說道：「二十碼綢裹在一個瘦小的婦女身上確是很多了。然而我知道我的夫人穿



了這個一定能似奈特的夫人一樣漂亮。」

美格道：「約翰，我知道你生氣了，可是我也是不由自主的。我並不想浪費你的錢，也萬不料這樣小東西是這樣費錢的。你想養梨可以儘量的愛買什麼就買什麼，我却一樣都不能買，怎能叫我不氣悶？我很願意能做一個安分守己的人，可是這到底不是容易的事，我已忍無可忍了。」

這最後的一句說得很低，美格以為約翰沒有聽見，可是他早已聽清楚了。他心中彷彿被刀猛刺了一下，因為他自己克苦耐勞都是為的美格，乃終於不能得她的諒解。他把眼簾推開，站起來顛聲說道：「美格，我早就怕有這一天，可是我已盡了我的心力。」美格深悔自己說錯了話，又聽約翰這樣說，心中萬分難受。她奔過去抱住他流着痛悔的眼淚道：「咳！約翰，我的可親可愛勤奮耐苦的好人，我說這話實在是出於無心的。我真是一個沒有心肝不忠不義的惡人；我怎麼能說這樣的話！咳！我怎麼能說這樣的話！」

約翰立即饒恕了她，並沒有一句責備的話。但是美格知道他決不能輕易忘懷她這一次所作的和所說的，不過不再向她提起罷了。她既曾在神前允許無論約翰在失意中或得意的時候她始終愛他，如今却祇因為他窮了一點就抱怨起來，而且把他辛苦得來的錢任意浪費自問未免太

說不過去。最使她難堪的是這以後約翰對待她極和平，彷彿沒有這一回事，可是回家的時候比往常略遲一點，在家裏還工作到很夜深，任憑美格獨自在床上吞聲暗泣。一星期的自怨自艾幾乎使美格成病了，後來她又知道約翰已退去新定的那件大衣，心中更覺說不出的難過。她問起這事時約翰祇簡略地答道：『我愛，我手頭沒有這一筆錢。』

美格不再說什麼，但是幾分鐘之後約翰見她把頭埋在他的舊大衣內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了。那天晚上他們長談了半夜，美格這纔知道約翰這個人惟其貧困，所以他的人格更高貴。貧困把他磨勵成一個有爲的人才，給他毅力和勇氣，使他能自己打成天下，使他能本着溫愛的耐性安慰而體諒他所愛的人的蹉跌。

第二天美格強抑制自己的傲氣，到賽梨那裏去請求她看友誼份上把這段衣料買去。好說話的莫發夫人情情願願的買了，美格隨即去替約翰買了那件大衣。等約翰回家的時候她把那大衣披在自己身上，請他看這一件新綢衣怎麼樣。我們可以想像當時約翰怎樣回答他接受這禮物時是怎樣一種情形？接着這小家庭中發生怎樣可喜的景象？從此的翰回來得也早了，美格心中也很舒服了，那樣安安樂樂的一年已快過盡。到中夏的時候美格又得了一種新經驗，那是婦人

一生中深切最甜蜜的經驗。

一天是星期六，洛立放低脚步匆匆進入「鴿籠」的廚房，臉上露着驚喜莫名的神氣。海娜正一手拿着洋磁鍋，一手拿着鍋蓋，見他來也及放下，乒乓的碰着以代鼓掌。

洛立低聲小語道：「那小母親怎麼樣？他們都在什麼地方？為什麼你們先不叫我？」

海娜道：「她樂極了，正像一個皇后。他們都在樓上。你且到客廳上去坐，我去招呼一個人來接待你。」

不一會菊兒下樓來了，她用一個大枕頭托着一團用法蘭絨裹着的東西。她的臉容極正肅，但是她的兩眼不時在那裏閃動。她說話的聲音和平日略有不同，她柔聲道：「閉住你的眼，托開你的雙手。」

洛立急急退入一個屋角裏，把兩手藏在身後，帶着哀求的神氣道：「不多謝你。還是不要罷。我一定將把他掉在地上，或打成粉碎。」

菊兒堅決地說道：「那你就不能見你的姪子。」說着她旋過身來像是要回進去的樣子。

洛立着急道：「好，我依你的話，我依你的話。可是闖了禍須得要你負責。」說完就奮勇緊閉雙目，

托開兩手。他覺得有人放了些什麼在他的懷抱中；接着就聽見五六個人的哄然大笑聲。他忍不住睜開眼睛，纔知道自已手中不僅一個，乃是兩個嬰孩。他那種驚惶不知所措的神氣實在惹人好笑。菊兒竟笑得跌在地上大聲叫饒。洛立祇說了一聲：「天啊！雙生子麼？」然後他回身對着馬夫人作出又可笑又可憐的樣子道：「快來一個人，把他們拿了去罷。我要笑了，一定得把他們掉在地上。」約翰趕上前去救了他的兩個孩子，一隻手抱了一個，走上走下，好像他已學得了帶孩子的秘訣。洛立已恢復了自由，就大笑特笑，直笑到眼淚流了兩面頰。

菊兒笑夠了之後，纔喘息着說道：「這真是所有笑話中的最有趣者。我不准他們告訴你，我決意要叫你嚇一跳。你到底被我嚇着了，是不是？」

洛立道：「這可把我嚇夠了。那可不是有趣！是男孩子嗎？叫什麼名字？讓我再看一看。菊兒，快來幫我，我辦不來了。」

那得意的爸爸笑道：「一個男，一個女。他們不是很可愛嗎？」洛立道：「對啦，可愛之至，那一個是男？那一個是女？」菊兒道：「哀梅給那男的縛上一條藍絲帶，女的縛一條粉紅絲帶。這樣很容易辨認，況且一個是藍眼睛，一個棕色眼睛。小叔叔，吻他們一下。」

洛立道：『我怕他們要着惱。』

菊兒道：『那裏他們是被人吻慣了的，快，快，立刻就吻。』

洛立歪着臉，尖着嘴，在兩個孩子的臉上啄了一下，兩個孩子哭了。洛立道：『你看，我知道他們要着惱。這一定是男孩，他伸手伸足的很像一個男子漢。』

哀梅道：『那女的母親已給她提了個名字叫岱茜，那男的還沒有相當的名字。』

洛立道：『何不叫他岱密？』

菊兒拍手道：『好極。岱茜和岱密，我知道這樁事非洛立不行。』

## 第六章 拜客

「菊兒，來罷，是時候了。」哀梅說。

「呀！什麼事？」

「你昨天允許今天和我同去六處地方拜客，難道竟忘懷了麼？」

「我生平所做的冒失的事果然不少，然而決不致於糊塗到允許你在一天中去六處地方拜客，因為拜一處客已經足以使我一星期不舒服。」

「真的你會允許我的。這是我們交換的條件：我為你畫成培德的肖像，你得規規矩矩和我同去拜訪我們的親友。」

「要是天好，——條約上不是有這麼一句嗎？我是最重條約，一字不能違反的。你看東方有大塊的黑雲，可見天不好，所以我不去。」

「不能，這是推託的話。今天天氣很好，絕沒有下雨的意思。你既誇獎自己最重視信約，就不該推三阻四。快來罷，當過了這趟差你又可以過六個月太平日子了。」

這時菊兒正在一心一意的縫衣服。她是全家人的縫衣女工，因為她要使家中人知道她雖喜用筆，却也善於運用針線。可恨正做得高興的時候，却有人來打擾她，強迫她在這樣大熱天穿得整整齊齊的去拜客。她最恨必恭必敬的做客人，非經哀梅用盡方法利誘軟騙她是永不肯去的。但是現在她已是無法可以逃避，氣憤憤的把活計收起，戴上帽子，抓起手套，站在哀梅面前道：「要走就走。」哀梅帶着驚駭的神氣，向她上下打量了一陣，頓足道：「咳！菊兒你這人真嘔死人。我想你未必果真想就這樣出去罷！」

菊兒道：「爲什麼不能？我是很整齊，很涼快，很舒服。當那麼大熱天在灰塵蓬勃的路上行走，這樣不是正合式麼？假若一個人看我的衣服比較我的人更重要，那我不願意見他。你愛打扮得多麼講究請儘管打扮，不妨把，我的一份也打扮在你身上。打扮於你很合式，於我却不相宜。拖拖累累，徒然惱得我生氣。」

哀梅嘆息自語道：「哎！今天正是她牛性發的時候，我怕雖然我說得舌敝唇焦也未必能拘得過她。」於是她極力裝着滿面笑容，柔聲下氣的對菊兒道：「自然今天我也那裏是高興出去，不過這是我們欠社會上的債，不是你和我還有誰能去還呢！菊兒，你祇要肯穿戴得整整齊齊的和

我同去了這一段世情以後，你要我做什麼都可以。你能說話，你祇要穿了你那好衣服，舉動稍爲留心一點，真不愧一位貴家小姐。這是我常覺得很羨慕你的。我不敢獨自出去，一定要你同我去，一路上可以保護我。」

菊兒道：「啊！你這狡猾的小貓，竟想用柔媚的手段來賺你的老姊姊了。試想我竟會是一位貴家小姐，你却又不敢獨自出去了，真不知怎麼想得這些胡言亂語。好！既然是非去不可，那看來我是不得不去走一趟了。我總處處留心，一舉一動都由你作主，我祇跟着你，你可滿意麼？」

哀梅道：「你真是一個純粹的小天使。現在你去穿戴起來，然後我再告訴你到什麼人家應具什麼態度，使你在各人腦海中留下一個好印像。我願意人人都喜歡你。其實這也並不很難，祇要你略肯同人家敷衍就得了。」不一會，兩人都已預備停當，就攜着手走出門去。她們先到美格那裏去借了一把白洋傘，帶着請她瞧瞧打扮得合式不合式。從美格家裏出來，她們纔向着她們的目的地進發。到了那第一處要去的地方，哀梅道：「哪，這裏是關家，他們最講究禮貌，所以你要特別留心。你千萬不要說粗魯的話，或是有什麼引人笑的舉動，可以嗎？你祇須鎮靜穩重，不多說話，那就很妥當，很像一位小姐了。祇有十五分鐘的拘束，大約還不至十分難受罷？」



菊兒道：「讓我看。靜鎮，穩重，不多說話。好，我想這個我可以允許。我從前演戲時曾扮過一個莊重的小姐，現在我再試一次。你看罷，我的自治力不小，你儘可放心。」

哀梅纔把心中的一塊石頭放下，頑皮的菊兒却又放起刁來。固爲當她在闕家時她正襟危坐，眼睛不向旁邊歪一歪，真是鎮靜穩重到了極點。主人家想了許多話同她談天，闕夫人向她稱讚她所寫的那本趣味的小說，幾位闕小姐把所有可以充談話資料的題目都說了出來，可是菊兒的回答祇有微微一笑，略略點一點頭，冷冷的說聲『是』和『否』。哀梅不住的把這『說』字用無線電打過去，想方法引她說話，偷偷的用腳推她，總是沒有用。菊兒似乎全不覺得，她始終不改她那冷冰冰不聲不響的態度。

當她們走出了客廳的門，就聽見裏面有一個人說道：「那個大的馬小姐真是驕傲極了，沒趣極了。」菊兒儘咬住嘴唇，把笑聲咽下肚去，但是哀梅見自己所訓練出來的學生成績如此壞，不免生氣。自然地完全怪菊兒的不掙氣，她勉強忍住了氣道：「唉！你怎麼能誤會我至於如此！我原是叫你放莊重些！放安靜些，你竟裝成了一個木偶人。到蘭勃家裏時你可不能再這樣冷落人家，須和別人一樣的有說有笑。無論人家說的話你中聽不中聽，總得同人家敷衍。他們是很有聲望的

人，結識了這樣的人總不會叫你吃虧。」

菊兒道：「好，這一回我一定同他們敷衍。我將說啊，笑啊，無論他們說什麼我將裝作很有趣味的。哈哈！這一回我一定要學做一個人人喜歡的女子。這並沒有什麼難處，因為有關家的曼姑作我的模範，我還可以略加改良。且看那蘭勃家的人背地裏能不說：「啊！那馬家的菊兒是個多麼活潑可愛的小東西呀！」

哀梅心中非常焦灼，那也不要怪她，因為當菊兒頑皮的時候她什麼都幹得出的。當她們到了蘭勃家時，哀梅見她姊姊很活潑地跳進了應接室，見了每一個少女就熱烈地同她們接吻；見了每一個青年男子就笑着同他們拉手，隨後立刻嬉嬉哈哈同他們談東說西，那時心中說不出的難受。她自己被蘭勃夫人絆住，因為蘭勃夫人極愛哀梅，見了就要捉住她絮聒不休。三個漂亮的青年不住在左，右盤旋，想覓一個機會救她脫離那老太太的羈絆。處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哀梅自顧不暇，那有餘力去約束菊兒。菊兒正如逢了惡鬼，話箱一開，再也關不住。圍着她聽的人「哈哈」笑聲不住。哀梅提起了耳朵，想聽她究竟在那裏說些什麼，因為偶然有一兩句話吹入她的耳管，使她聽了非常吃驚，陣陣的歡笑聲更引得她心癢難熬。她用足精神聽，終於被她聽清楚了。然而不

聽猶可，聽了叫她如坐針氈。她所聽見的大概是如此：

「她騎馬的姿勢很好，是誰教她的？」

「有誰教她，是她自己練習的。那時她又沒有馬，把一付舊鞍轡裝在一棵樹上，高興時就去騎在上面，拉着韁繩算是騎馬。現在她什麼都能騎了，因為她從不知道什麼叫做怕。那些馬房裏的人也願意把馬廉價租給她騎，因為她把馬訓練得很好，使他們極合作女子的坐騎。她愛馬成癖，我會同她說笑話道：「你如果沒有別的職業，不妨販賣馬匹過活。」

哀梅聽了這些話氣憤極了。人家聽了這話不是要當她是一個極放縱的人了麼？那是她最恨的，然而又有什麼法子！那老太太的話正說了一半，她萬不能脫身，而菊兒却是越說越起勁，鬧的笑話也越多。哀梅聽她正說道：「是啊，哀梅那天懊惱極了。所有的好馬都已叫別人租了去，祇存下三匹，一匹是跛足，一匹是瞎眼，一匹又是倔強異常，你無論怎麼驅策他，他總不肯好好的走。哈哈！湊巧極了，是不是？」

一個少年笑着問道：「她到底選中了那一匹？」

菊兒道：「一匹都不中她的意。她聽說對河的那個農場裏有一匹新馬，雖然那馬還不會有一個

女子敢騎過，但是她決意去試一試，因為她知道這匹馬又漂亮，又活潑。那天她也弄的夠苦了。既沒有人替她把馬牽來，她祇得自己帶鞍轡去就那馬。她竟把鞍轡當船渡過了河，然後拖起來頂在頭上，昂然向着那馬棚走去。管馬棚的老人不由得被她嚇了一大跳。」

另一少年道：「她到底可會騎那馬？」

菊兒道：「自然騎的，而且很樂。我以為她必要跌得粉身碎骨，豈知她竟制得那馬服服貼貼。那天那些騎馬的少年中竟沒有一個人能趕得上她。」

年輕的蘭勃先生很嘉許地看了哀梅一眼道：「啊那真可稱為神勇。」他心中正不明白究竟他母親同哀梅說了些什麼，弄得她面紅耳赤，徬促不安。

一忽兒她們的談論忽然轉到了衣服的問題。哀梅聽了，她的臉越漲越紅，徬促不安。有一位女士問菊兒那天林中宴會時菊兒戴的那頂美麗的褐色呢帽在什麼地方買的。蠢得可憐的菊兒，她不知道告訴她二年前買這帽子的店舖，却老老實實說道：「啊！是哀梅給我畫的。什麼地方能買得到這樣顏色姣嫩的帽子，我們常把我們的帽子隨意畫成我們所喜歡的顏色。家中有了一個藝術家是最便利不過的。」

蘭勃小姐覺得菊兒有趣極了，拍手高聲道：「真是新鮮的奇想！」

菊兒道：「她的成績多哩，這一點又何足爲奇。這孩子簡直沒有一件辦不來的事。有一次賽梨請客，她想穿了藍鞋子去。她就把自己穿污了的一雙白鞋子畫成了最悅目的天藍，遠看和緞鞋一般無二。」說着她還得意洋洋的看了哀梅一眼，她那裏知道哀梅正恨得她牙癢癢地恨不得把手中的名片匣擲她一下，以洩胸中悶氣。

這時那邊又已換了話題。蘭勃小姐道：「那天我們拜讀你的大作，真是不勝欽佩。」蘭勃小姐以爲著作家的天性總喜歡有人稱揚他的作品，所以特意這樣說，也是善於應酬者的迎合人必法。那知獨有菊兒一聽人家提起她的著作，就週身感到不舒服。她或是板着臉像是有人得罪了她的神氣，或是不三不四的回答人家幾句。這一次她就是這樣。她道：「可惜你不挑選幾篇此這有價值的東西看看。我祇因爲牠消路好，所以專寫這些粗淺的文字，也祇有粗淺無識的人纔喜看他……你今年冬天紐約去不去？」

蘭勃小姐的確愛看這一類的小說，所以菊兒這幾句話竟是當面罵她。菊兒等話一說出口立刻覺察已經把話說錯，恐怕越說越糟，就不等人家把一句話說完，冒昧地離了他們道：「哀梅，我們

應該走了。各位再見。請到我們那裏去玩。我們天天希望有人來談談。蘭勃先生，我不敢請你，可是你如果來時我也決不忍推你出去。」菊兒說這話時很滑稽的學了闕家曼姑那種姿態，累得哀梅急急的別過衆人，逃了出去，因為真不知道應該哭還是應該笑。

她們走在路上，菊兒得意洋洋的說道：「這一次我扮的可好？」

哀梅毫不客氣地說道：「再壞也沒有了。你撞着了什麼鬼，要把關係我的馬鞍、帽子、鞋子等等的笑話說給他們聽？」

菊兒道：「那有什麼要緊？我以為這些都是極有趣的事，說出來引人家笑笑罷了。他們早已知道我們家裏很窮，所以何必假裝我們能僱馬夫，每年能買三四頂帽子，能要什麼就買什麼？」

哀梅嘆一口氣道：「你又何必告訴他們這些瑣屑的事情，把我們的窘相完全暴露呢？你這人沒有些微骨氣，永不知道什麼時候應該說話，什麼時候應該鉗住你的舌頭。」

可憐的菊兒低着頭說不出一句話，儘著把硬手巾擦自己的鼻尖，像是耐自己的不知禮節。及至將到第三家人家的門前的時候，她纔柔聲問道：「現在我應該取那一種態度？」

哀梅道：「悉聽尊意，我不再管你。」

菊兒也生了氣道：『很好，你不必管我，我自會娛樂。那幾個人都在家裏，我們可以舒舒服服的談一會。哎！規行矩步的事我弄不來？也該讓我鬆散鬆散了！』

她們纔走進門就有三個高大的童子和好幾個美麗可愛的小孩子熱烈地歡迎她，菊兒抑鬱的精神頓覺一爽。她讓哀梅獨自去應酬那主人和那恰也在座的都鐸爾先生，自己却一意同那些少年和孩子們談笑，心中彷彿服了一貼清涼散。』

哀梅也索性把她姊姊拋諸腦後，暢所欲言的自樂其樂。都鐸爾先生的遠房舅舅曾娶過一個英國的貴婦人，這貴婦人和英國的某顯爵是遠房堂兄妹，所以哀梅對於都鐸爾家的人肅然起敬。但是雖然和一個英國貴族的遠親談話是很有趣的，哀梅仍不會把時間問題忘却。限定的幾分鐘已過，她不得不快快的離開了這貴族的遠親，去找尋菊兒，深望這怙惡不悛的姊姊不要又在幹什麼使人臉上下不去的事。

事情並不十分壞，但是哀梅見了已覺很難堪，因為菊兒正盤膝坐在草地上講洛立的笑話給他們聽，那幾個大童子環坐在她的四圍，一隻泥污的小狗伏在她那身重要的新衣服的裙上，一個小孩子用哀梅所心愛的洋傘在挑撥蚯蚓，另一個靠在菊兒的新帽子上吃薑汁麵包，第三個把

菊兒的手套當皮球拋，大家都是歡天喜地。當菊兒站起身來，檢集了她那拋在四處的物件，隨着哀梅走出去時，他們都跟了來，再三邀她過幾天再來。

走出門外，菊兒對哀梅道：「他們都是極好的少年，是不是？這樣談了一陣，我又變成輕健活潑了。」這時她兩手藏在背後，一半是習慣如此，一半也為要藏過那被污損的傘。

哀梅也不去說穿她的窘相，祇冷冷的問道：「你何以總不願見都鐸爾先生？」

菊兒道：「我不喜歡他。他把別人不放在眼裏，欺侮她的姊妹，使他父母為他受氣，對他母親說話全沒有絲毫敬意。洛立說他性情躁急，我也不以他為好相識，所以不願意和他多說話。」

哀梅帶着責備的口氣道：「你又何妨待他稍有禮貌？你祇冷冷的對他點一點頭，而你對湯姆却是微笑鞠躬，非常有禮。湯姆祇是一個開雜貨店的人的兒子呀。你如果把點頭和鞠躬的禮數倒過來，那就對了。」

菊兒憤然道：「不對，不對。我既不喜歡，也不器重，也不佩服這都鐸爾先生，雖然他的外祖父的叔叔的姪子的姪媳是一個英國顯爵的遠房堂兄妹，又與我何涉？湯姆家貧而謙和，待人有禮，作事敏捷，我極看重他。因為他雖生在貧苦人家，却有高尚的骨氣。」



哀梅選：『和你爭辯也沒有意思。』

菊兒道：『自然沒有意思，我們還是和和氣氣罷。這裏送一張名片就夠了，因為金家的人往往不在家，這是最使我感激的。』

投了名刺之後她們又向前進到第五家人家，菊兒又發了一聲感謝的呼聲，因為據說主人有事。菊兒道：『現在我們可以回去了。姑婆那裏今天免了罷。那裏我們什麼時候都可以去。今天我們已是疲乏而煩悶，何必穿着這樣好的衣服在灰塵中鑽出鑽進呢？』

哀梅道：『幾家都走了，那裏又多了這一家？姑婆最喜歡我們能鄭重其事地去拜訪她。在我們費不了多少事，却可以使她高興。若說爲愛惜衣服起見，那末讓泥污的小狗和成羣的孩童爬抓團扭又怎麼樣呢？頭低下來，讓我替你把帽子上的麵包屑揮去。』

菊兒慚愧地偷眼把自己的衣服同哀梅的比較一下，嘆了一口氣道：『哀梅，你真是個好孩子。我如果也能像你這樣能容易使人見情就好了。我豈不想學你，可是總覺太費事。所以我在這種小事情上就隨隨便便的過去，待有機會我總要一顯我的手段，使他們大大的見我的情。現在是說也沒有用，是不是？』

哀梅對她微笑，心中不免略覺不安，帶着教訓的口氣說道：「女子不得不求能討人家的歡喜，尤其是貧苦的女子，否則我們所受人家的恩惠用什麼方法可以報答？你祇要能把這句話牢記在心上，努力實行，那時你的受人歡迎必定更勝於我，因為你的天資比我好。」

菊兒道：「我天生是一個乖僻的怪東西，永遠是這樣的了。我也承認你所說的話是很對的，但是在我却覺得爲人捨生，反而比勉強討人歡喜容易些。一個人好惡的成見如此深刻是極不幸的，是不是？」

哀梅道：「尤其不幸是因爲他們沒有涵養性。說一句實話，我又何嘗贊成都鐸爾的爲人，然而我們原不是爲糾正他的品行纔去的，又何必爲了他裝出那一副討人厭的面孔呢？」

菊兒道：「我以爲我們對於青年男子的行爲有什麼不贊成的地方應該叫他們知道，使他們能改過。」

哀梅道：「如果我們是著名的美人，或者是有財有勢的女子，或者還能發生幾分效力，致於像我們這班無足輕重的女子，又有誰來注意我們的厭惡和贊賞，徒然使人家說我們古怪不知趣罷了。」

菊兒道：「祇因為我們不是美人和富家女就得裝着笑容對我等所厭惡的人麼？好大的道理。」  
哀梅道：「我也說不出其所以然。我祇知道世界上確是這樣的。你如果要反其道而行之，所得到的酬報祇是人們的譏笑罷了。我不喜歡改革家，希望你不要成爲這樣的人。」

菊兒道：「我却是最喜歡改革家。如果我有這本領，一定要成爲一個這樣的人。因爲人們譏笑儘管譏笑，世界上究竟少不得他們。不必再說了，我們的意見永遠不能相合，因爲你是舊派我是新派。人家自然贊成你。我也不想人家贊成，祇要能自得其樂就是了。」

哀梅道：「好，可是你千萬留神，不要把你這種新思想去惹得姑婆生氣。」

菊兒道：「我留意就是了，可是我在她面前往往會不知不覺的說出許多她不願意聽的話來，大概也是命中註定，無法可想的。」

她們到了姑婆屋裏，見她正和姨姆談天談得很起勁，一見她們進來立刻停住了，彷彿不願意叫她們聽見似的。菊兒看她們這樣鬼鬼祟祟的，那氣就冒上來了。哀梅却似毫不介意，她依然笑容滿面，婉嬾可人。兩個老人見了很歡喜，趕着她叫乖孩子。」

姨姆拉着她的手問道：「我兒，闕夫人的展覽會你們可去幫忙？」

哀梅道：「去的姨媽。闕夫人問我可願意幫忙。我想我沒有什麼可以捐給她，至少應該把工夫捐一點，所以我已允許替她幫忙。」

菊兒道：「我不去。我最恨被人家呼來喚去。闕夫人要人家去幫忙，還好像是給人家大面子似的。哀梅你怎麼可以應承下來？她們是要你去做事，不是讓你去出風頭的。」

哀梅道：「我願意去做事。我極感謝闕夫人能許我在這盛會中插入一足。祇要她是出於好意，就是指揮我，差遣我，我都願意聽從。」

姑婆道：「這纔是一個懂道理的孩子說的話。一個人待人家好，總要人家心中明白，知道感激，纔有意思。有種人全然不懂好歹，真叫人灰心。」說着橫了菊兒一眼。

菊兒道：「我最不要受人家的恩惠。受了人家恩惠，好似身負重債，一世不得舒服。我情願一切都靠自己，這樣自由自在的多麼好？」

姨媽「啊哼」地低低咳了一聲，向姑婆微笑示意。

姑婆點一點頭道：「我不是同你說的嗎？」

菊兒做夢也不知道自己因這一番話要吃多少虧，氣焰冲天的坐在那裏，眼睛仰望着天，好像什

麼人都不在他的心上。

姨媽道：「菊兒，你的外國話還過得去嗎？」

菊兒道：「一個字都不懂，我最蠢什麼都學不會，法文尤其是我所最恨的。」兩位老人的眼光又交換了一下，然後姑婆問哀梅道：「我兒你現在身體很好罷？眼睛也沒有什麼毛病了？」

哀梅道：「多謝姑婆記念我的身體現在很好，眼睛也已經全愈了。所以明年我想好好用功學畫，預備將來有機會可以到羅馬去走一趟。」

姑婆道：「好孩子，你一定去得成，我知道你一定有這一天。」

菊兒聽得不耐煩了，從椅子上跳起來道：「哀梅走罷。」她很不在意地同兩個老人握了一握手，哀梅却親親熱熱地同他們接吻。

兩個女郎走了之後，姨媽懇切地說道：「我們決計這樣辦罷。一切費用都由我擔任，祇要她父母肯讓她去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 第七章 展覽會

闕夫人的展覽會是被公認爲極完美而經過極嚴格的鑒別的，凡是隣近的青年女子能被請去幫忙就很有榮幸。合村的人沒有一個不注意這件事。在馬家的幾個女孩中被請的當然是哀梅而不是菊兒，因爲每到了這種地方，菊兒往往兩手撐腰，橫衝直撞，不知要闖多少禍，所以爲求安全計，大家再也不敢來請教她。但是哀梅今天却是得意極了。派她管理藝術部，正合她的嗜好。她運用全副精神，用心佈置，把所有自己最得意的作品也捐在裏面。

初時諸事都很順手，直到展覽會將開幕的上一天却起了一個小小的風波。每一次二十多個婦女，老的少的，各逞意氣，各存偏見，要想聯合起來辦一樁事，這些風波總是難免的。

闕家曼姑本就妬忌哀梅，因爲哀梅此她自己能得人心，正在這時又受着了許多小刺激，足以增進她的惡感。哀梅的精緻的鋼筆畫完全掩蔽了曼姑的圖畫的光輝，這是第一件可恨事；在最近一次跳舞會中那個很漂亮的都鐸爾先生和哀梅同舞了四次，和曼姑却祇舞得一次，是第二件可恨事。但是那種在她心裏的最大的怨毒，也就是激起這風波的主動力，乃是有人在她耳根邊

告訴了一個謠言，說馬家的人在蘭勃家裏會取笑了她。其實這都是菊兒的不是。因為那天她在蘭勃家裏學曼姑的神氣學得太像了，使人一看就知道她學的是誰。這風聲不知怎樣洩漏了出去，竟給曼姑知道了。但是那兩個罪人自己全然沒有知道已犯了罪，所以展覽會開幕那天的上一天黃昏時所起的變卦，實在是出乎哀梅意料之外。那時她正對着她那裝飾得很美麗的桌子作最後的斟酌，忽然闕夫人來站在她面前，冷冷的說道：「小姐，我覺得她們那些別的小姐們不很滿意於我，因為我不把這藝術部派給我自己的孩子們，却派給了別人。因為這藝術部是最顯著的，有人說是最引人注目的，——而她們，是這會的發起人，似乎……別人以為似應派她們主持這一部的事。我很抱歉，但是我知道你很熱心，未必把這些小事放在心上。你若不以為意，我可以另派你一個職司。」闕夫人初時以為說這幾句話是容易的，不料對着哀梅那一雙天真無偽的眼睛，看她那種驚奇不解的神氣，說話時聲音就不能很自然了。

哀梅知道這不是無因而發的，但是猜不出是爲了什麼緣故，她很和平地說道：「大概依你的意思，我最好一樣都不必管了。」

闕夫人道：「啊！小姐，我請求你不要和我鬧意見。這不過是資格的關係，你知道嗎？我的孩子自然

理應任重要的職司，所以這一部似乎是屬於她們的。我想這其實於你很相宜，我們很感激你把這裏佈置得這樣好看。但是我們不能不免除私見以順公意，我要想法另外爲你找一個好地方。那邊的賣花部何如？本來歸那些小女孩照應的，但是她們辦不了，你去一定能把他弄成功另一派景象。你知道賣花部是很引人注目的。」

曼姑冷笑道：「格外能引動男子。」哀梅一看了她的神色，對於今天這件事所以發生的緣由已明白了一大半。她的臉氣的發紅，但是此外並不會有什麼表示。她非常謙和地說道：「闕夫人，隨你的吩咐。如果你願意，我可以立刻離開這裏去照應那賣花部。」

曼姑良心上略覺不安，她看看那些排列得參差有緻的美麗的畫架，雜色的貝壳，和奇巧的廣告，知道哀梅已費了不少心血。她道：「你如果喜歡，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東西放在你自己所管的那一部裏去。這次她所說的確是真心話，哀梅却誤會了她的意思。她急促地說道：『啊！那自然。如果你討厭他們。』說着就把所有的東西都亂堆在圍裙裏，恨恨的走了開去，覺得今天她自己和她的作品都受了無法洗除的侮辱。」

曼姑很懊喪地看着桌子上的那一塊空隙道：「她真的生氣了。媽媽，我懊悔要你向她說了這



些話。」

她母親道：「小孩子的見識，一忽就忘懷了，打什麼緊。」其實她自己也正十分慚愧自己的小見了。

那些小女孩看見哀梅來幫助她們，並且還帶了許多好東西來，大家歡呼跳躍。哀梅得了她們這樣熱誠的歡迎，受創的心上略略得了安慰。她立即開始佈置，希望能得良好的成績。但是什麼都似乎故意同她作對。時候已是不早，她忙了幾天，已很疲乏。別人自己的事還忙不過來，那有閑工夫幫她的忙。那些小女孩嘈雜，東跳西竄，非但不能幫忙，反而足以破壞她已成之局。

這天晚上她回家去把這件事一說了之後，全家的人沒有一個不代她生氣。母親說她們太不識羞，但是她誇獎哀梅的舉動很合理。培德說這樣的展覽會她簡直不願意去參觀了。菊兒問她爲什麼不索性把她那些美麗的東西收了起來，一逕回到家裏，再不要去理睬那些可惡的人。

哀梅道：「既然知道她們可惡，我又何必和她們一般見識。我恨這種的事。雖然我知道我就是同她們翻臉也不能派我的不是，然而我不願意把我的不高興放在臉上，這樣她們將比受了我的惡言怒色更難受。媽媽，是不是？」

夫人道：「我的孩子，這纔是真基督徒的精神。以和言悅色當人家的粗暴行爲，是最好的方法，不過有時候不易實行就是了。」

第二天，哀梅雖然屢次幾乎被憤怒和報復心所鼓動，她始終堅守她所立下的決心，要用仁愛去征服她的仇敵。她一開端就有了好兆，因爲她在無意中找到一個指導員。那天早上她正在賣花部佈置，那些小女孩都在外面那一間裏裝花籃。她偶然拿起自己的一個心愛的作品來。那是一本小書，那古董式的封面是父親給她的，裏面是她自己摘錄聖經上的格言，用圖畫表明。她一頁一頁的翻過去，看了那些精緻的圖畫，心裏好不得意。忽然翻到一頁，她不禁呆住了。這一頁乃是用紅藍金三色畫成的，邊緣所畫的，乃是許多仁慈的小天使，互相挽扶着在荆棘和好花叢中爬上爬下，在那中間的空白上寫着：「你要愛鄰居如同自己。」

哀梅想道：「應該是這樣啊，但是我沒有那麼辦。」於是她的眼光從這一頁書移到了曼姑的不愜意的臉上。那邊桌子上叫哀梅挪去了那許多美術作品，現在雖已放上了幾個古瓶，依然掩不住那空隙。哀梅無聊地站在那裏，把手中的書左翻右翻，每一頁上都有幾句溫和的寶訓，似乎在乎責備她的殘暴不仁。我們每天在街上，學校裏，辦公處，和家中，常在不知不覺中聽到許多名言寶訓。

計烈是在商場鬧市又何嘗不能拾得一二警句足以作我們立身修德之助。這天哀梅的天良就借那一句聖經作題目，向自己作了一篇短短的演說，她並不像我們大多數的人那樣僅僅空費備了自己幾句，她并且立刻照着那句聖經實行。

一大羣的女青年正站在曼姑所主持的桌子旁邊誇獎那些貨物的精美，漸漸她們就談到了更動販賣員的事。她們說話的聲音很低，哀梅知道她們在那裏說她。有一兩句話隱約吹入她的耳管，使她聽了不很高興。但是這時她已被好意志所感化，她已決意向曼姑表示她完全忘了昨日的嫌隙。不久機會來了。她聽見曼姑嘆氣道：「那怎麼好呢？現在已來不及預備什麼東西，我又不願意隨隨便便的胡亂把這桌子裝滿。這桌子上本來已佈置得很完備，現在全給我弄糟了。」

另一個人獻計道：「你如果向她說一聲，她或者仍舊肯把她的東西放在這裏。」

曼姑道：「那怎麼能？我豈肯……」一句話還沒有說完，祇聽見從那邊傳過來一個和氣的聲音道：「如果你要，我極願意仍舊把我的東西放在你那裏。我本來早已想來同你說了，因為這些都是為你的桌子上預備的，放在我這裏不很相稱。」說着她就把那些美術作品送了過來，微笑着她們點一點頭，就急急回到自己的地方。因為她趁着一般勇氣，行了這慷慨之事，這時反覺忸怩。

起來，不敢站在那裏聽人家向她道謝。

一個女孩高聲道：「啊！這纔可稱爲可敬愛的人，你以爲怎樣？」

曼姑的回答音聲很低，聽不清楚。但是另有一個人却冷笑道：「誠然是可愛之至。她明知道放在她那裏總是沒有人去買的。」

啊！這纔真是叫人難受！凡是我們青年人認了一次吃虧，至少希望能爲別人所諒解，所以哀梅這時未免後悔不該向這種人低聲下氣。她暗暗嘆息人存善念未必常能得善報。但是不久她就知道善報終於會來的。因爲她的精神漸覺愉快，那個賣花處經她那雙神妙的纖手一佈置，頓然放出異樣的光彩。同事的人似乎也待她比前和氣多了，空氣中一派陰黯之氣已被她這小小的善念掃除乾淨。

這一天在哀梅似乎過得特別的慢，因爲她獨自坐在那賣花處寂寞非常。那幾個小女孩不耐枯坐，早已跳到別的地方去了。這時恰當盛夏，買花的人很少。一束一束的鮮花已漸漸現出萎靡不振的神氣。那藝術部果然是最引人注意，整天擠滿了人，那裏的辦事員忙忙碌碌，應接不暇，何等熱鬧呢！哀梅不時探首，悵然地望着她們，越感到自己這一個角裏的清靜可憐。在有些人或者以

爲這算不得什麼；但是像哀梅那樣一個美麗活潑的青年女子處在這種境地非但覺得枯寂無味，簡直是當極苦的苦差。她一想到今天晚上家裏的人，洛立和他的朋友，都要來參觀。他們將見她坐在這樣一個沒有人注意的地方。唉！真是不堪設想！

她直到黃昏的時候纔回家去一次。她絕不向她的家人訴說她的苦處，但是她們見了她那蒼白的臉龐和沉靜的態度，已明白她白天所受的磨難。所以母親在晚飯時特意給了她些額外可口的食物。培德用心幫她打扮，替她製了一個極可人意的小花圈，戴在她的頭上。菊兒今天忽然穿戴得非常考究，說話中隱約有欲以隻手翻動全局的意思。

哀梅趕緊打扮好了，就辭別家人先到會場上去。她希望能再設法添些鮮花，使她的桌子上略有些生氣。臨走的時候她帶着請求的口氣向菊兒說道：『菊兒，千萬請你不要有什麼躁急的舉動。我不願意再多事，隨她們去就是了。我們自己的人格要緊。』

菊兒道：『我不過想籠絡所有會場上我所認識的人，把他們羈住在你這一邊。洛立和他的同伴將幫我們的忙，我們一定能很熱鬧。』說着她就靠在大門口等待洛立。不，从那熟悉的脚步聲從黑暗中傳來，菊兒迎上去道：『那邊是我的朋友來了嗎？』

洛立的聲音道：『老朋友，不是我是誰？』說着兩人已走近，洛立拉住了菊兒的手，換在自己腳下，兩人並肩向屋裏走去。

菊兒道：『唉！洛立，世界上竟有這樣的事！』於是她把哀梅所受的冤屈，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洛立。洛立慷慨地說道：『停會我們那裏有一大隊人去。我定將使他們把哀梅桌子上的花買得一枝不剩，隨後就羣集在她的桌子邊使她再不致受寂寞的苦。』

菊兒道：『哀梅說那些花又不是好花，新鮮的又沒有送來。哼！誰知道到底會送來不會呢！我本不願以小人之心度人家，然而一個人既能做一次可鄙的事，誰又能料她不做第二次呢？』

洛立道：『阿海沒有把我們花園裡最好的花送過來嗎？我知道他的啊。』

菊兒道：『我沒有知道有這一回事。大概是他忘了。我知道你的祖父今天不很舒服，所以雖然很想得那些花，也沒有敢來要。』

洛立道：『唉！你這人。這還用你開口向我們要麼？你儘管去採就是了；我的東西還不就是你的嗎？我們有了什麼，不是總是兩人平分的嗎？』他說話時那種頑皮的神氣，不禁使菊兒着了惱。她蹙額道：『哎！不致於罷！你的東西一大半不合我用。但是現在不是我們說混話的時候，我要去幫

哀梅的忙了你快去打扮起來越漂亮越好而且你如果能吩咐阿海送些花到那邊會場裏去，我將永遠的祝福你。

洛立道：『你不能現在就祝福我嗎？』他的說話中似含着一片深意，菊兒再不願同他多纏，把他推出門外道：『走走，我忙的很哩。』

虧了這一班人這晚上會中的大局果然爲之一變。阿海送來了一大堆鮮花，還有一隻花籃是他用全副精神裝成，鮮豔異常。然後馬家全體的人都來了。菊兒這一次真有本領，她不特能吸引了許多人到哀梅的地方，並且使他們站在那裏不肯去。他們一面聽菊兒的滑稽談話，一面賞覽哀梅的美術化的陳設，興致很是濃厚。洛立和他的朋友們更是川流不息的在這裏擠出擠進。他們買了許多鮮花，然後索性齊集在這賣花處大開其聯歡會，把這一個屋角化成了全會場最熱鬧的地方。哀梅正是如魚得水，她的一舉一動也更顯得又活潑又大方——到此她纔斷定人有善念到底總有善報。

菊兒今天的舉動也毫無可以攻擊的地方。她見哀梅這裏已很熱鬧，就脫身出來在會場各處兜了一個圈子。從各方面的談話中她漸漸探得了這一次哀梅所以失寵於闊夫人的原因。她知道

這惡感一部分是由於自己的頑劣性所醞釀而成，心裏很覺不安，決意要想法爲哀梅消除這惡感。哀梅今天早上那一番慷慨的舉動不久也被她知道，她覺得這真是英雄所爲。當她經過那美術部時把眼稍稍移過去想瞧一瞧哀梅的作品怎樣了，豈知桌子上的一件都沒有。哼！一定是故意藏在人家看不見的地方。想到這裏她十分生氣。她的性情以爲得罪我自己猶可原諒，惟獨得罪我家裏的人乃是不可原諒的。

曼姑這時也已變成和藹可親，她要使人知道她也並不是氣量狹窄的人。所以她見了菊兒就柔聲招呼道：『馬小姐，晚安。哀梅忙的怎麼樣了？』

菊兒道：她已經把所有的東西盡行賣去現，在已沒有什麼事，祇剩自己任情娛樂就是了。賣花部原是最引人注意的，你知道嗎？尤其能引男子注意。』

這話一出了口，菊兒就深覺後悔，因爲曼姑今天如此謙和，大約已明白了自己昨天的不是，又何必再用這刺人的小箭去傷她呢？所以她連忙亂以他語，隨便談談會場中的事。最後她忍不住問道：『哀梅的圖畫不知在什麼地方，我很想爲父親買一張。』

曼姑道：『哀梅的作品嗎？早已賣完了。她的作品很好，所以我把他放在最顯著的地方，人們見了



都很歡迎所得的代價使我們的進款上生色不少。」

菊兒滿心感激，歡躍着跑到哀梅那裏報告這好消息。哀梅聽了她的報告，又是感動，又是驚奇。她向洛立的朋友發命令道：「現在，諸君，請你們到別的部分去，希望你們在那邊也能像在我這裏一樣的慷慨。願你們特別注意那美術部。」

菊兒道：「努力，努力，努力前進，你們須各盡你們的義務，也總不會叫你們吃虧。」大家聽說，哄然應了一聲，立即離開這裏。年輕的派格回過頭來高聲道：「恭敬不如從命。但是這裏到底比那邊強啊。」洛立在他頭上拍了一下道：「我的兒子，想吃天鵝肉嗎？」

哀梅又低聲附着洛立的耳孔道：「把她那幾個古瓶都買下來。」

慷慨的洛立先生不特把那些花瓶買了，並且一手挾着一個，在滿會場跑了一週。他的同伴也都爭先恐後的購買各部中剩餘的物件，一霎時蠟製的花朵，小巧的摺扇，絲織鏡架，和別種零星用品，堆得各人身上像一個雜貨攤子，幾乎不能走路。

這一天姨媽也在場，她聽到了哀梅的事神情似頗贊賞。她和馬夫人在一旁不知說了幾句什麼，馬夫人臉上頓露笑容，她得意揚揚的看着哀梅，但是她暫時不把這高興的原因告訴別人。

這一次展覽會所得的成績很好。當曼姑和哀梅道別時，她不如往常那麼說話多，祇熱烈地同她接了一個吻，眼睛裏似乎說『互釋前嫌』。哀梅得此已極滿意。她回到家裏，祇見那些古瓶一個一個的排列在火鑪架上，每一個瓶裏插着一大束花。洛立笑着拍手道：『以此獎勵馬小姐的豁達大度。』

這天臨睡時，她們姊妹二人在一處整理頭髮，菊兒熱誠地說道：『哀梅，我料不到你竟是那麼城府深，那麼寬宏大量，那麼令人可敬。你這一次的态度真好，使我不由得不心悅誠服地尊敬你。』培德在牀上說道：『真的，我們都尊敬她。最愛她能不念人的惡意。你想當一個人辛苦了許久，纔製成了這許多優美的作品，乃不能由我自己經手出賣，這是多麼難受啊！要是我決不能像她那樣寬厚待人。』

哀梅道：『姊妹們，你們也不必如此稱讚我，我也不過將願人所施於我者施於人耳。往常我說要做一個高級社會中的小姐，你們總是笑我。其實我的意思是指那思想高超，舉止有禮的上等女子。我現在祇就我所知道的在努力學她們罷了。我也說不出所以然，不過想努力除去一切鄙念，惡意，和無意識的行爲。我知道現在我離目的地還很遠，但是我盡我的能力，希望總有一天我能

學得像母親那樣完全。」她說得非常懇切，菊兒不禁擁抱着她道：「我現在已明白你的意思，永不敢再笑你了。你這進步的快，真是出人意料之外，我從此將從你學禮貌，因為我確信你已學得那祕訣。好孩子，你努力罷，將來你總有一天得獎賞，到那時誰都沒有我那樣代你高興得利害。」

一星期之後，哀梅果然得領她的獎賞了，可憐的菊兒這纔知道代人高興並不是很容易的事。那天姨媽來了一封信，母親讀這信時臉上放出異樣的喜色。菊兒和培德正在一旁做活計，見了她這樣高興，就問她這信中帶了什麼好消息來。

夫人道：「姨媽將到外國去旅行，她要……」

菊兒喜得從椅子上直跳起來道：「要我同去？」

夫人道：「不，孩子，不是你，是哀梅。」

菊兒道：「啊！母親，她太年輕，應該先輪到我。我有這意思已很久了。——這一次旅行一定能使我得益不少，而且在各方面都相宜的。——我一定要去。」

夫人道：「孩子，我怕這是辦不到的。姨媽指定要哀梅，怎麼我們能強她帶別人去。人家好意待我們，我們似乎不應當有什麼挑別。」

菊兒氣極道：「總是這樣，享福總是哀梅享，苦工總是我來當。唉！不公平啊！真是不公平啊！」

夫人道：「菊兒，我怕一半還是你自己的不是哩。那天姨媽和我說話時隱約有怪你舉止太鹵莽，說話太不肯敷衍人的意思。今天在這裏她又似乎用了兩句你所說過的話。她說：『我本意想請菊兒，但是既然受人恩惠使她如負重債，並且她又最恨法文，所以我就不敢請她了。』哀梅比較柔順，正是我孩子弗勞倫斯的好伴侶。而且這一次旅行如能於她小有補助，她就很可能知道感激。」

菊兒頓然記起了那天所說的話，不禁長嘆道：「唉！我這舌啊！我這可惡的舌啊！你爲什麼不能安安靜靜呢！」於是她把那天的事說給夫人聽了。夫人也很憂戚地說道：「我也願意你能去，可是這一次已是無法可想，你祇得強自譬解，不要一味長吁短嘆，掃了哀梅的興。」

菊兒俯身下去檢起那方纜因爲高興太過推翻在地上的針線匣，她的眼睛閃動得很利害，顫聲道：「我總勉力約束我自己就是了。我不特要勉強裝作愉快的神氣，心裏也絕不存抱怨的意思。可是我知道這不是很容易的事，因爲這失望太大了。」說着已忍不住掉下淚來。

培德上前把她抱住，緊緊偎着她的臉道：「菊兒，我的菊兒，我實在不能離你。我深喜你現在不去。你或者要怪我自私自利吧？」菊兒的一腔怨憤已早被培德的熱愛所消盡，所以當哀梅回家時

她已談笑如常。雖而或者沒有往常那麼高興，然而絕口不會有一句不平的怨言。哀梅得了這消息，那快樂自然是無須說得。她嘻嘻開着嘴走來走去，她儘着挑選顏料，檢點鉛筆，以備旅行時應用。至於旅行時應備的衣服，金錢，護照等她簡直沒有想到，都是別人替她預備的。

她一面擦她那塊最心愛的調色板，很嚴重地說道：『諸君，這一次旅行在於我並不是專為娛樂起見，我的一生事業就將借這一次旅行決定。因為如果我有絲毫藝術天才，到了羅馬就能知道了。那時我必要發憤一下，庶不致埋沒了我的天才。』

菊兒眼睛紅紅的坐在一旁替哀梅縫新領頭，聽說就接口道：『萬一你竟沒有藝術的天才呢？』哀梅坦然的答道：『那我就回來當一個圖畫教員，以了我的一生。』說着她把嘴一歪，下死勁刮那調色板，似乎借此表示她將怎樣努力以期得達她的希望。

菊兒道：『你不會如此。你生平最怕吃辛苦。你將嫁一個富人，終生坐在榮華的懷抱裏。』

哀梅微笑道：『你的預言有時能成爲事實，但是我想這一次的未必能。我自然極希望能如此。因爲萬一我自己不能成爲一個藝術家，我願意有能力幫助那些有藝術天才的人，使她們能各成名家。』

菊兒嘆息道：『你既然有這希望，一定能成爲事實。因爲你事事都能稱心如意，我就沒有一樁事能稱心。』

哀梅把手中的小刀平貼在鼻子上，側着頭低聲道：『你想去麼？』

菊兒道：『怎麼不想？』

哀梅道：『好，兩三年之後我將來接你。我們兩人同到羅馬的公所裏去搜尋古代的遺物，使我們幾年來所懷的夢想能一一實現。』

菊兒明知這種預約是等於夢幻泡影，但是因爲不忍打破哀梅的好夢，極力裝作很高興地說道：『謝你的好意，到你得意的時候如果你忘了今天所允許我的事，我一定會提醒你。』

動身的時間太促，所以合家的人忙亂非凡，直到把哀梅送走了纔得安靜。菊兒把失望的眼淚極力忍住，等哀梅已去的望不見了，她纔躲上閣樓盡情一哭。哀梅初時腦海中充滿着遠大的希望，絕不會感到別離之苦。及至船將開行的時候，纔想起這滾滾大水將使她離她所愛的這些人一天遠一天，不禁拉住那最後離船的洛立欵，歎道：『洛立洛立，你須替我照應她們，萬一有什麼事發生……』

洛立附着她的耳低聲道：『你放心，一切有我，萬一果然發生了什麼事，我當來安慰你。』唉！洛立說這話時，那裏料到果然不久就有這樣的事發生呢！

於是哀梅乘風破浪，向舊大陸進行。大陸雖舊，在少年人的眼光中，永遠是新奇而美麗的。她的父親和洛立在岸上望着她的船越走越遠，暗暗祝禱她此去一路順風，能博得榮譽而歸。哀梅不住向他們揮手巾，他們直望到船已不見影子，纔悵然的回去。

## 第八章 海外來鴻

至愛的人們：現在我果真已經坐在畢伽地列的旅館的窗前了。這裏並不是一個很時髦的旅館，但是姨夫在幾年前曾在這裏住過，所以這一次他也不願意改住別的旅館。好在我們本不打算在這裏住久，所以也沒有多大關係。啊！我愉快極了！我真不知道應該從那一件事和你們談起。我知道我決不能說盡我所經過的許多樂事，所以我祇能從記事本上摘下幾段寄給你們。因為我自從離家以來別的多不管，一天到晚儘寫儘畫，已積成了很厚的一本。

我會從哈黎法克斯寄給你們一封短信。那時我頗覺不慣，但是後來就好了。我絕不暈船，一天到晚在甲板上玩，有許多人和我作伴，他們多待我很好，尤其是那些軍官、菊兒，你不要笑我，男先生們在船上是很有用的。他們能伺候你，能充你的扶手。本來他們太閑，逼他們做事正是體恤他們，否則我怕他們吸煙要吸死了。姨媽和弗勞倫斯暈船很利害，不願意我進去擾她們，所以當我在她們面前盡了心之後，就可以去自由尋樂。哎！這樣的在甲板上散步，這樣的紅日西沉時的風景，這樣的空氣鮮潔，這樣的白浪滔天，真是夠人陶醉的了。當我們的船橫衝直撞的駛向前去，使



人如乘一匹快馬一樣的奮興我願意培德能來海風一定能增進她的健康。要是菊兒在這裏一定要爬上去坐在船桅的頂上，和司機的人給爲朋友，吹船主的傳聲筒，鬧得了不得。

在船上果然是有趣，但是望見了愛爾蘭的海岸更使我高興。愛爾蘭的風景真美：一片碧綠中，這裏那裏參差差的點綴着幾堆棕色小屋，山上有古蹟的遺址，山谷中有雅人的別墅，公園中有溫馴的麋鹿。那天我一清早就起身推窗遠望，海灣中滿泊着小船岸上風景如畫，映着玫瑰色的天空，使我看了永遠印在腦海中不能遺忘。

在王后城中我的一個新相識……蘭諾克先生……同我們分手了。當他臨走的時候，我不知怎樣說起了基拉尼湖，他對着我微微嘆息，低聲唱道：有美一人，居於基拉尼之濱；兩眼如利刃，鉤人魄兮刺人心；嗚乎基拉尼之美人。

你想豈不是可笑？

我們在利物浦祇耽擱了幾小時。這地方又喧鬧又污穢，我巴不得趕緊離開。姨丈在這裏買了一雙狗皮手套，幾雙笨重醜陋的鞋子，和一把雨傘，而他以爲最重要的一件事，乃是到理髮處去，把頭髮弄成英國式。理了髮之後他已爲自己已完全像一個英國人了，豈知立刻就叫人家識破；因

爲他理了髮出來，又要人家擦皮鞋，擦過了之後，那擦鞋的人向他微笑道：「哪，先生，這是最新式的美國擦法。」姨夫也笑了。啊！現在我要和你們談談那可笑的蘭諾克先生。他有一個朋友華德和我們一路走，他要那朋友替他買了一大束花，當我走進臥室第一樣看見的就是這束花，上面有蘭諾克的名片。哎！有趣極了！旅行直有意思！

哈哈！我若不趕緊，將永遠說不到倫敦了。從利物浦到倫敦，正似乘車經過一個廣大無邊的圖畫館，隨地都是好風景。我最愛農家的生活：屋頂用茅草蓋成，青藤蔓滿了牆壁，屋椽，格子的窗戶，強壯的婦人抱着玫瑰色面頰的孩子在門前閑談；就是他們的牛也比我們的牛溫和，他們的鷄也不像我們所畜的烏那樣容易受驚。這樣完備的顏色，我永不會見過。草是如此綠，天是如此藍，麥是如此黃，樹林是如此幽深；總之我快活得無可形容。弗勞倫斯也是如此。我們不住的跳到這邊又跳到那邊，要想把所有的風景都吸收進去。姨媽倦了，靠着窗沿打盹。姨夫儘看旅行指南，在他似乎什麼都不足爲奇。哀梅拍手狂呼道：「啊！那必定是懇尼衛司（英國古堡）那邊樹林裏的那個灰色大屋！」弗老倫斯衝到窗前一，看得跳起來道：「啊！好極了！我一定要到那裏參觀一下！爸爸，是不是？」姨夫很安閒地賞鑒自己腳上的鞋子，慢吞吞的答道：「我兒，除非你要買酒錢

到那裏去這是一箇釀酒廠」

略頓一頓，——然後弗勞倫斯高聲叫道：「了不得！那邊有一個吊人架，正在把一個人吊上去！」  
哀梅銳聲道：「什麼地方？什麼地方？」隨着弗老倫斯的手指看去，祇見兩根木柱上面架一根橫木，吊着幾根鐵鍊。姨夫眼睛一閃道：「那是採煤處。」哀梅道：「看啊！一羣可愛的小羊躺在那裏。」  
弗老倫斯奮興地說道：「爸爸，你看多美麗啊！」姑夫道：「小姐，那是鵝啊。」從此我們再不敢多說話。不久弗勞倫斯去和她的小說作伴了，我祇得獨享這天然美景。

當我們到倫敦的時候自然是下雨。（倫敦素稱多雨）一路上祇見濃霧和雨傘。我們找定了住處，舖設好了臥牀，就隨意休息；乘雨點稍止的時候上街去買東西；姑母爲我買了幾件新衣服，因爲我動身時太匆促，衣服沒有帶齊。在麗勤街上買東西真便宜，上等的絲帶祇賣六分一碼。我現在很富裕，但是手套我要到巴黎再買。

弗勞倫斯和我因着一時的高興，乘姨媽和姨夫不在家的時候雇了一輛小馬車去兜了一個圈子。後來我們纔知道這裏的風俗青年女子不可以獨自坐這種車的。這件事說起來很引人發笑。我們兩人被關在那車上的擋雨板裏。那趕車的人趕的太快，弗勞倫斯着了慌，要我告訴他趕慢

一點。但是他在我們後面的不知什麼地方，我沒法子招呼他。我叫他他不聽見，我向前面揮動洋傘，他也不能看見，所以我們祇得互相擁抱着縮在裏面，聽憑他如飛的前去，刻刻提心吊膽，惟恐車翻馬倒。最後我在失望中忽然看見車廂頂上有一個小門，我推開那們，就發見了一雙紅眼睛，一個帶醉的聲音說道：『姑娘，什麼事？』我裝得很老成的樣子傳了我的命令。那老東西道：『是，姑娘。』於是他使那馬走得像送出殯一樣的慢。我又推開那門道：『略快一點。』立刻他又趕得和以前一樣快了。我們無法可想，祇得隨他去。

今天天氣很好，我們到附近的公園裏去散步，隨後又上國王街去。所謂國王街正如一個騎馬學校。這裏的馬都是上好馬。男子，尤其是那些馬夫，騎馬的姿勢很有精神。但是女子的姿勢大彊硬，又喜歡跳動，絕不如我們的自然。我極想叫他們見識見識美國人騎在馬上的豐采。這裏人人都騎馬：——老人，壯碩的太太們，小孩子。這裏的青年男女很是放蕩不羈，我見有一對青年男女在路上互相交換玫瑰花蕊，因為現在時行戴玫瑰花。我以為這意思真不差。

下半年我們上韋斯敏司德寺院裏去，但是你們不必希望我把那裏的風景說給你們聽，因為這是辦不到的。我祇能說這真是雄偉的奇觀，今天晚上我們將去看戲，這可以算是我生平最快樂

的一天了。

（續於夜半）亦已深了，但是我若不把今晚所遇的事告訴了你們，這封信明天不能付郵。當我們正在進晚餐的時候，你們猜誰來了？哈哈！是洛立的英國朋友弗來得和弗蘭克。我非常驚奇，因為要是不見他們的名片竟不認識他們了。兩人都是高大身材，留了時式的美鬚。弗來得確是一個英國美少年，弗蘭克也不壞，他的跛脚已差不多看不出，也不再用拐杖。他們從洛立那裏得到了我們在這裏的消息，特意來請我們到他們家裏去。但是姨夫不肯去，所以祇得隨後再說。他們和我們同去看戲，我們談得極有趣。弗蘭克的心專注在弗勞倫斯身上。我呢，專和弗來得談論過去現在和將來的趣事，彷彿我們是多年的舊交。弗蘭克問起培德。他知道了培德身體不甚康健，很覺不安。我們說起菊兒，弗來得大笑。他叫問候菊兒的大涼帽。大家沒有忘了那天森林中的樂聚。轉瞬已是好幾年前的事了！光陰真快啊！

姨媽已拍了第三次腦，所以我不得不就此擱筆。我現在真像一個倫敦交際場中的明星，如此深夜還在這裏寫信，房間裏充滿着精美的物品，腦子裏紛紛的擁擠着公園，劇場，新衣服，微笑着拈鬚鬚的英國富家少年。雖然如此，我仍是極記念你們。無論如何我永遠是你們所愛的哀梅。哀

梅自倫敦發

親愛的姊姊們：在上一次的信中我曾略略告訴你們我們在倫敦的情形。房氏的兩兄弟是那麼熱誠，他們爲我們添了不少興趣。我以爲亨普敦大院和懇星登博物院比什麼都有趣。在亨普敦我得見辣斐爾的滑稽畫，在博物院內有好幾間房內掛滿了各國的名畫。遊利支滿的那一天也很有意思，因爲這天我們吃的，玩的，完全彷彿英國式。那裏的壯麗的橡樹和成羣的麋鹿我簡直畫都畫不盡。我已聽見過夜鶯的歌聲，也看見過百靈鳥在我頭上飛過。我在倫敦遊得稱心適意，——這一大半還是弗來得知弗蘭克的功勞，——所以竟不忍捨此他去。因爲英國人雖然不容易和人家拉交情，可是一旦和你拉上了交情就沒有比他們更招待得週到了。房氏家的人說希望在冬天和我們在羅馬再見。如果到那時不能遇見他們，我將非常失望了，因爲我和格蘭斯已成爲很要好的朋友，她的兩個哥哥也都是極有趣的人，——尤其是弗來得。

啊！我纔到了這裏不久，弗來得也來了。他說他是在作假期旅行，要到瑞士去的。初時姑母神色嚴厲，及至見他舉動言語都很大方，也就沒有什麼話了。現在我們在一起玩得很好，也虧得他來了，因爲他說法國話彷彿是一個法國人一樣。假若沒有他，我不知我們將怎麼得了。姨夫說不上十

個法國字。他常常說英國話說得聲音很大，大概以為聲音大了人家就能懂他的。姨媽的發音已老老。弗勞倫斯和我一向自以為法文精通，現在纔知道不行。我們都非常感激弗來得，因為他能代我們說話。

哎喲！我們樂極了！從早到晚看不盡的繁華美景！到宏偉的咖啡館裏去用膳，鬧種種笑話。下雨天我就竟日的消磨在圖畫展覽室裏，研究各種名畫。這些畫叫菊兒見了或者不屑回頭一看，因為她天性不近美術。我却是近的。我正在極力培植我的美術的天才和眼光。菊兒一定更愛觀摩古時偉人的遺蹟，這些我也見了不少。我得見拿破侖的將軍帽，灰色盔甲，他幼小時用的搖籃和他的舊牙刷。瑪利亞安托阿納脫（羅易十六的妃子）的小鞋子，聖但尼的戒指，查理大帝的刀和許多別的有趣的東西。現在幾句話也說不清楚，待我回家時仔細說給你們聽。

皇宮是一個天字第一號的所在，——全是寶物和古玩而又不許人買，我幾乎看得出了神。弗來得想設法替我去弄幾件來，自然我不能許他這樣做。皇族中人我已看見過幾次，皇帝是一個醜陋兇狠的人，皇后瘦弱而美，但是她的服裝太不雅觀，好像是——紫衣服，綠帽子，黃手套，小皇子奈普却是一個極體面的孩子，他坐在那裏和他的老師談天，有時帶着衛從乘着四匹馬的寶車

前呼後擁的在街上經過，總是微笑同人民招呼。

我們時常到梯爾利公園去散步，那裏風景也不錯，不過我以為那呂順浦古園比較更好。皇墳真是古怪，每一個墓道像是一個小房間；有一張桌子，上面供着那死人的像；一把椅子，使來祭拜的人可以坐着號哭。這真是法國風氣，是不是？

我們的臥室正對利佛里街，坐在洋台上可以從街的這一端望到那一端。我們辛苦了一天，晚上就坐在這洋台上閑談，興味無窮，弗來得極善招待人，我以為他可以算是我所識的人中最有趣的一個……除是洛立或者比他更溫文有禮。我願意弗來得的皮膚比較黑一點，因為男子太白了我不喜歡。但是他們家中很有錢，出身也不錯，我也不想選擇大苛。

下星期我們將到德國和瑞士去，以後我們將不能多停頓，所以我祇能給你們簡短的信。我天天記日記，把每天所見所聞盡我的能力詳細記下，這在我可借此練習作文，你們將來看了我的日記就可以知道我這一次旅行的大概情形。

再見，我祝你們康健。你們的哀梅書于巴黎。

我親愛的媽媽：在到伯爾尼之前還有一小時可以安息，我乘這時間試試把我這幾天所經



歷的事告訴你，因為有幾樁是很重要的。

航行蘭因河上是最好不過的，我竟日的坐在那裏賞玩風景，請找了父親的舊旅行指南來讀一讀罷，因為我沒有一個字足以形容盡這風景的美。在柯亨蘭次我們很樂，有幾個大學生……他們是弗來得在船上新交的朋友……爲我們奏了一次夜樂。那天晚上，月明如鏡，大約一點鐘的時候，弗勞倫斯和我被窗前的一片幽靜的樂歌所喚醒。我們跳起身來躲在窗簾後面向外偷窺，隱約見弗來得和那幾個學生在窗下歌唱奏樂。這是我生平所見的最富于畫意的景緻：清明的河流，相接的船隻，對岸的大城堡，月光佈滿了大地，加上那能鎔化鐵石之心的音樂。

他們奏罷了樂之後，我們擲下幾朵花去，就見他們爭先攫取，用接吻式向那不能見的贈花美人表示謝意，然後大笑而去……我想他們是去吸煙或是喝酒了。第二天早上，弗來得從背心袋裏摸出一朵乾枯的花給我看，臉上現出難以形容的神氣。我笑他道：「這不是我擲的弗勞倫斯擲的。」他似乎沒趣得很，把那花擲出窗外，面色也立刻變得正經了。唉！我恐怕這孩子和我將難免發生問題了！就是現在已很有些可疑的痕跡。

拿沙的游泳有趣之極，彈子房也非常闊綽熱鬧。弗來得在彈子房裏輸去了些錢，我知道了就責

罵他一頓。他這個人非得有一個嚴厲的人管他不可。凱德有一次曾說過希望他能早早結婚，我也贊成她這一句話，因為於他實在是有益的。弗蘭克福確是名勝之區。我看見歌德的住宅，雪萊的遺像，但涅克所塑的美人，阿利亞垠之像。這些古蹟都是很壯麗，祇是我若能知道關係他們的事跡更詳細些，那參觀時就更有興趣了。我不願問別人，因為別人都知道，即使不知道也必假裝知道。可惜當初我沒有請菊兒詳細講給我聽。我應該多看書纔行。我現在纔知道自己學識淺陋，對着人不免自慚形穢。

現在要同你討論正經事了，因為這件事正在這時候發生。弗來得走了還沒有多久。他是如此和氣活潑，所以我們人人都喜歡他。我一向對他並沒有別的意思，僅僅當他是一個旅行的良伴；直到那天晚上聽了他的音樂，後來又見他對我那種神氣，我纔覺得月夜的散步，洋臺上的閑談，和一切日常的瑣事在他都是另有深意，並不能看作尋常的消遣。母親，你放心，我絕不會做出輕狂的樣子，我祇緊記着你囑咐我的話，盡力照着你的話行去。人家愛我，那我也沒有法子，我決不會有意去招惹人家。菊兒常說我全無心肝，其實如果有人爲了我憂傷憔悴，我也很覺過意不去。我知道母親一定要搖頭，姊姊們一定要說，『啊！這惟利是圖的小鬼。』但是我主意已定，如果弗來

得向我提起那話兒，我將點頭。雖然我不是拼命的愛他，我還喜歡他。我們說話也很投機，他的相貌不錯，年紀很輕，也還算聰明能幹，家產極富……比勞倫斯家富得多。我想他家裏的人決不至於反對。我預料我將來的生活一定是非常愉快，因為他們都是高尚大方，寬厚和愛的人。他們也都喜歡我。弗來得是長子，我想他能承襲祖產。啊！那就好極了！那是一宅高大的華屋，建設在城中。最熱鬧的地點，雖然沒有我們從前有錢的時候所住的大屋子那樣華美，却比較舒服多了。他們祖傳的古器珍寶很多。我會見過他們的古董珠玉，他們的鄉間避暑別墅的照片，有花園，有大住宅，有可愛的馬匹，有美麗的風景。啊！我生平所希望的就是這些。我或者是貪利的，因為我最恨貧窮，總想能早早跳出貧窮的範圍。我們姊妹中應該有一個人嫁作富人之妻。現在，美格已嫁，菊兒不肯，培德不能，就祇有我來了。我自然不能嫁一個我所恨的或是我所看輕的人，但是弗來得雖然不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也還可以，而且我知道如果他極愛我，我對他的愛情也能逐漸進步，所以媽媽請你不要反對這件事罷。我這一星期中儘把這件事反覆思量，因為弗來得愛我已無可疑惑了。他沒有說過什麼，但是從他的一舉一動上可以看得出來。他永不肯同弗勞倫斯在一起。無論坐車，喫飯，散步，他總是靠近我這一邊。當屋子裏祇有我們兩個人的時候，他那一往情深

的神氣更覺顯著，偶然有人和我多說了幾句話，他就要向那人橫眼睛。昨天在午飯的時候有一個奧國軍官注視着我對他的朋友……一個像野人一樣的男爵——說什麼「真是天仙人」。弗來得聽了突然變成了獅子一樣兇狠，猛然把他自己盤子裏的那片肉斬了一刀，那片肉幾乎跳出盤子。他並不是冰冷挺硬的英吉利產，他是帶着幾分蘇格蘭的血性，這個你一看他的眼睛就可以知道。

昨天晚上我們上那古堡上去看紅日西沉，祇有弗來得沒有和我們一起走，因為他先要到郵政局去一趟，然後再來會合我們。這古堡雖然已大半頹毀，然而參觀這遺址就可以想見牠昔時的繁華雄壯。我最愛那大平台，從這裏可以望見各間房的內部。我坐在那裏臨摹那石獅子頭，我彷彿覺得自己已變成小說中的人物，獨坐在古堡的上層，縱覽美景，靜聆雅樂，以等待我的情人。我並不覺得面紅耳赤，反而覺得很涼快，祇是略覺奮興。

不久我聽見弗來得的聲音，立刻就見他上來找我了。他的神氣很慌張，我不禁問他道：「什麼事？」他說他接到一封信，要他趕緊回家去，因為弗蘭克病得很利害，所以他立刻就要趁夜車回去，現在特地趕來向我辭行。我不免代他就憂，也很覺失望。但是當他握着我的手說道：「不久我仍

舊回來——哀梅，你不會忘記我罷？」啊！我豈不明白他這話的意思，我又何必失望。

我當時並不會允許他，祇向他看了一眼，他似乎已很滿意。一點鐘之後他就走了，我們都很記念他。我知道他極想同我說的，但是我彷彿會聽他說過他曾允許他父親暫時他決不題這種事。因為他是一個不謹慎的孩子，而他父親怕他娶一個外國妻子。待將來我們在羅馬相見時如果我還沒有改變我的主意，而他竟向我提起這事，我必定回答他一個「是」。

自然這是極祕密的，然而我願意叫你明白這裏的情形。你不用爲我焦灼，須知我永遠是你的慧敏的哀梅，我決不致作事冒昧。請你隨時教訓我，我能聽時一定聽你。媽媽，我願意能和你仔細談一談這事。請愛我，信任我。你的愛兒哀梅發自海得爾堡。

## 第九章 是否如此

一天馬夫人對菊兒說道：「菊兒，我很替培德焦灼。」

菊兒道：「母親，爲什麼？自從美格得了那兩個孩子之後，培德的身體不是似乎好得多了嗎？」

夫人道：「我現在所耽心的並不是關係她身體的好壞，乃是關係她精神的萎靡不振，她一定有什麼心事，我願意你能爲我研究出她所懷的是什麼心事。」

菊兒道：「母親，你爲什麼料她一定有心事呢？」

夫人道：「她現在常喜歡獨自靜坐，不像往常那樣同她的父親有說有。有一天我見她對着那兩個小孩子流淚，她喜歡唱悲哀的歌曲，有時臉上顯露出令人莫名其妙的神氣。這全然不像昔日的培德，真使我看了覺得沉悶。」

菊兒道：「你會問過她沒有？」

夫人道：「我會試過一二次，但是她不是顯而言他，就是淒然下淚，使我不忍再往下問。我永不强迫我的兒女們吐露她們的心事，而我以前原是極能得她們的信任的。」說着夫人偷瞧了菊兒

一眼，却見她神色坦然，似乎除了爲培德打算外別無他念。她沉思了一會，然後開口道：「母親，我想培德年齡漸長，自有她的爛漫春夢。她有她的希望，恐懼，不安，而她自己也說不出此中的所以然。母親，培德已是十八歲了，我們怎麼沒有想到我們忘了她已是一個青年女子，竟還當她小孩子看待？」

夫人含笑嘆息道：「真的。哎！光陰過去得好快啊！」

菊兒道：「媽，那是沒法的事，所以你也祇能展開胸襟，聽憑你的小鳥一隻一隻的飛出窠去。我允許你我將永不飛得太遠，這個或者可以略略安慰你。」

夫人道：「菊兒，這是極大的安慰。現在美格既已出嫁，有你在家里我就膽壯了。培德太柔弱，哀梅太年輕，都是不能當數的。家中有事祇有你肯出力。」

菊兒道：「那算得什麼？你知道我天性不怕辛苦，一家之中原也少不來像我這樣的一個粗人。哀梅精於美術，我却不能。然而如遇清理房屋，或是家中有好幾個病人的時候，就得用我了。哀梅正在外國大出風頭，家中的事請託付給我就是了。」

夫人道：「那我就把培德交託給你何如？因爲她對你一定比對別人容易吐露他的心事。你須十

分留心，不要讓她知道有人在背後裏監察她，或是議論她。但願培德能恢復了從前的健康和愉快，我就再沒有別的願望了。」

菊兒道：「你真是幸福的人。我的願望很多很多。」

夫人道：「我的愛兒，你願望什麼？」

菊兒道：「待培德的問題解決了之後我再把我的願望說給你聽。好在這些不是很急迫的，所以緩幾時也不妨。」說着她似乎很有把握的點了點頭。

從此菊兒隨時隨地暗暗注意着培德，經了許多相衝突的猜測，最後似乎被她猜中了這段秘密。這猜測根據於一件平淡的細事，經了她的友愛心的溶解，和活潑的想像，就演成這樣一個頗似有理的答案。這天是禮拜六的下午，屋子裏祇有她和培德兩個人。她假作寫字寫得很忙，其實她一面寫字一面還是在留心她妹妹。她妹妹今天特別的不愛說話，懶洋洋的坐在窗前結絨線襪。她不時把手工掉在膝上，兩手托住了頭鬱鬱不樂的望着窗外那淒涼闊淡的秋景。忽然樓下有一個人吹嘯着走過，隨後就聽見那人高聲道：「一切都好。今天晚上來。」

培德突然一跳，她探身向外微笑點點頭。她看着那經過的人直到足音聽不見了，纔低聲自語道：



『這好孩子是何等壯健活潑快樂啊！』

菊兒哼了一聲，兩眼仍注視着她妹妹。培德的高興突如其來，也突然而去，轉瞬間她已收了笑容，滾下一顆熱淚，直滴在窗檻上了。培德趕緊抹去這顆淚珠，偷偷的看了菊兒一眼。菊兒是筆不停揮的在那裏寫，好像她的全神都沉浸在她的文章裏。但是培德的頭一回過去，菊兒的眼光也緊跟着轉了過來。祇見培德的手在眼睛上擦了好幾次，她臉上有一種可憐的神氣，使菊兒見了眼睛不禁也潮潤起來。她深怕給培德看出破綻，推說去拿紙起身躲開。

菊兒到了自己房間裏，想起了方纔所探得的祕密，不覺驚惶失色，自言自語道：『了不得，培德愛洛立哩。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事。母親不知將如何說法。更不知他……』想到這裏她的臉上就發起熱來。如果他不愛她呢？那真是不堪設想了。不行，我一定要使他愛她。說着她就對着牆上那個露着頑皮的笑容的少年搖搖頭，接着又自嘆道：『哎喲！我們都變成大人了。美格出嫁了，且已做了母親，哀梅在巴黎振翅高飛，培德鑽入了情網，獨有我比較有見識，不做這種呆事。於是她注視着那壁上的肖像深思了一會，然後撫摸着自己的額角，對那肖像把頭點了一下道：『先生，多謝，那是不行的。你果然是很可愛，但是意志太不堅定，所以不用寫濃郁的信給我，也』

不用對我作這樣的笑容。全沒有用的，我決不上你的鉤。」

於是她嘆了一口氣，坐在那裏胡思亂想，直到暮色已上，她纔如夢初醒，站起身來慢慢踱出去，再去研究培德的祕密。經了這一研究，她覺得她所猜測的更是確切無疑了。洛立雖然喜同哀梅胡調，喜同菊兒說笑，可是他對培德的態度却是特別溫柔 and 愛，然而培德這樣的人誰能不如此對待她！所以決沒有人疑心洛立對她有什麼別的用意。洛立對菊兒的感情一天深似一天，那是家中大半人所公認的，不過誰敢在菊兒面前提起了這件事，菊兒却是要不肯干休的。

當洛立初進大學的時候，他差不多每一個月換一個知心女友，這種交情雖然其熱如火，却因為時間很短，所以也決不致釀成什麼大不了的禍事。每星期洛立回家和菊兒倆對坐談天時，這回說某人和他怎麼樣怎麼樣，那回又說另一個人和他怎麼樣怎麼樣，菊兒聽了很覺有趣。過了幾時，洛立的態度又變了，他不再在多的女神脚下膜拜，却隱隱的暗示彷彿他的情愛已有了一定的歸宿處。又過了幾時，他忽然絕對的不再提起這種事，他變得非常勤學，他說他要發奮用功，庶幾畢業時能坐在榮耀的椅上。他寫哲學化的信給菊兒，菊兒以為這樣較勝於月下談心，握手痴立，或是眉目傳情，因為菊兒的腦力比她的心發育得早，她喜歡理想中的人物，不喜歡事實。因為

理想中的人物當她厭倦時就可以把他們鎖在她的寫字檯裏，至於事實却沒有那麼容易對付了。

正在這當兒忽然發現了這意外的疑團，這天晚上菊兒特別留神監察洛立的動靜。如果她沒有這先入之見，自然培德不多說話，洛立待培德極其柔順，這些都是極尋常的事。但是一旦有了成見，極尋常的事也會看作不尋常了。這天晚上洛立來時培德照常的靠在沙發上，洛立坐在沙發旁的一個小凳上想出許多閒話替她解悶。這是每星期規定的課程，洛立從不會使她失望過。但是今晚上菊兒覺得當培德注視那旁邊的活潑黝黑的臉時彷彿眼睛放出異乎尋常的快樂之光。她聽他說話也似乎特別有精神。她覺得洛立對培德的態度今天也越顯得溫馴。他時而把說話的聲音降低，不如往常那麼多笑，又似有什麼心事。當他替培德把蓋在身上的披肩拉整一下時，真是滿露着一往情深的情緻。

菊兒一面忙這樣忙那樣，一面想道：「誰知道呢？更奇異的事也會有過。祇要他們兩人固然能互相愛憐，她一定能使他化成一個好天使，他也一定能使她的生活愉快舒服。唉！他怎樣能不愛她呢？我知道如果沒有別的人在裏面作梗，他一定能愛她。」

菊兒細想足以阻梗他們的好事的祇有自己，所以自己非急急避開不可。然而又該避到什麼地方去呢？她極願意為她的妹妹犧牲一切，所以她就靜坐在一隻舊沙發上振刷精神，打算怎樣解決這問題。

這隻舊沙發可算是衆沙發的宗祖，又長，又闊，又低，墊褥又考究。外表略有破壞，那也難怪，因為這幾個小女孩從初生下來的時候就在這上面安置她們的小身體，稍大了她們就在這上面爬跪滾立，等她們會跑會跳的時候就倚在他的背上釣魚，把牠的兩臂當馬騎，借牠的底下作她們的物品陳列所；及至她們長大成人的時候，她們常在這沙發上休養她們困倦的腦筋，做甜密的好夢，領受慈母的訓誨。她們都愛這沙發，偶有煩惱就到這裏來躲避一下，而其中尤以菊兒和這沙發的交情為最深。在這榻上的許多枕頭中有一個硬而圓的，滿佈着刺人的馬鬃的，兩端各有一顆大鈕子的枕頭，已變成菊兒的私有物。她用這枕頭作為拒敵的武器，防禦的堵牆，或是驅除睡魔的利劍。

這枕頭是洛立的仇敵。在往年戲耍跌撲的時候，他曾屢次吃這枕頭的大虧。近來又往往因着這枕頭的阻隔，使他不能和菊兒接近。當菊兒靜坐在沙發上時，這枕頭彷彿是一種旗幟，如果那枕

頭豎立在那裏，洛立儘管可以近前去休息，如果那枕頭平放在沙發上，那時就誰都不敢去招惹她。那天晚上，菊兒忘了把那堵牆安放好，她坐下來還沒到五分鐘，就有一個高大的人出現在她旁邊，攤開兩臂，伸直雙腿，躺得舒舒服服的嚷道：「此來不虛！此來不虛！」

菊兒頓足道：「洛立，不要胡鬧。」隨手把那枕頭向下一推，但是太遲了，中間已沒有空隙。拍搥一聲，枕頭掉在地上，一轉眼已不知去向。

洛立道：「菊兒，來，不要像長了刺似的。人家用了一星期的功，差不多把身上的肉都掉盡了，似乎應該得一點獎勵。」

菊兒道：「培德會獎勵你，我這裏忙得很。」

洛立道：「不，培德經不起我的滋擾，你却是喜歡這樣的事。難道你今天突然改變了性情，你竟厭惡你的朋友，要用枕頭打他麼？」他的說話果然是婉轉極了，可是菊兒絕不爲他所動，反而用嚴厲的口吻詰問道：「你這星期中送了藍德女士幾束花？」

洛立道：「我可以設誓一束都沒有送。牠已經訂了婚。哈哈！現在你可還有什麼話說！」

菊兒仍舊帶着責備的口氣道：「那却是可喜的事。本來你也太愛胡鬧。你既然知道自己對她們

毫無情愫，何必胡亂送她們東西？」

洛立道：「有種清高絕俗的女士，我對牠們極有情愫，她們却不肯收受我的東西，那我有什麼法子？我的感情總該找一個發洩的地方啊！」

菊兒道：「母親不贊成胡調。雖是鬧着玩也總是不很好。洛立，你却最愛胡調。」

洛立道：「你還不能了解我麼？我以為祇要兩方面都明白這是鬧着玩的，那就沒有什麼妨礙。人生行樂耳，何必太拘謹。」

菊兒忽然忘其所以的說道：「啊！那原是怪有趣的。可惜我學不來。我也曾試學過。因為和人家來往不會這一套戲法也怪不好意思的。無奈我總學不成。」

洛立道：「請哀梅教你。她自有這一路的天才。」

菊兒道：「對啦。哀梅幹這一類的事真合式，我想這總是由於天賦，不能勉強的。」

洛立道：「其實你也正不必勉強去學。像你這樣端莊流利的女子，乃是我們所真心敬愛的。至於那些太不知自重的人，她們如果知道了我們在背地裏怎樣議論她們，恐怕她們也知道謹慎一點了。」

菊兒道：「且慢得意，難道她們就不在背地裏議論你們麼？她們的嘴是多麼厲害，結果怕不是你們吃的虧大麼。」接着她又很和婉的說道：「洛立，如果你要發洩你的熱情，我勸你去找一個你所敬愛的那些自尊自重的女子，專心一志的去愛她，不要在這些蠢東西身上浪費光陰和金錢。」洛立臉上露着半驚半喜的神氣道：「真的，你願意我這樣麼？」

菊兒道：「是啊，我願意你這樣。但是最好索性等你大學畢了業，一方面你自己的行爲上也該檢束，因為照你現在的行爲實在配不上……哼，配不上你所挑選的不論是那一個自尊自重的女子。」說着她臉上一紅，因為她幾乎把心中所想的那個人說了出來。

洛立忽然很恭敬很謙虛的說道：「我也知道我實在配不上她。」說着他彷彿有什麼心事那樣，低頭玩弄菊兒腰帶上的長纓。

菊兒自己想到：「了不得，那裏行。」於是她笑着對洛立道：「快去唱一個歌給我聽罷，我已好久不得聽音樂，而你的歌聲又是我平日所最愛聽的。」

洛立道：「不多謝你，我甯願在這裏坐一會。」

菊兒道：「不能，這裏沒有你的坐處。那麼大的一個人還是什麼事都不肯做，祇擺在人前當裝飾。」

品，豈不應該羞死，我記得你是最恨縛住在婦人的裙帶上的。」

洛立用力把菊兒的腰帶一拉道：「啊！那也要看繫這裙的是誰。」

菊兒跳起身來向沙發底下去找那枕頭，一面厲聲道：「你去不去？」嚇得洛立趕緊逃走，不一回嘹亮的歌聲已從那邊傳來。菊兒偷偷的躲了開去，及至洛立走了纔再出現。

這天晚上菊兒躺在牀上翻來覆去總睡不着，及至矓矓正想入睡時，忽然又被一陣極低的唏噓聲所驚醒。她立刻跳在培德床前，焦急地問道：「我的寶貝，怎麼了？」

培德唏噓道：「我以爲你已入睡。」

菊兒道：「好妹妹，可是舊病又發了？」

培德勉強抑住哭聲道：「不，這是新感到的痛苦。不要緊，我能受得住。」

菊兒道：「說給我聽是怎麼樣痛法，讓我替你醫治。」

培德竟拉住她哭得幾乎不能說話，最後纔哽咽着道：「不……不能這……這……這是不能醫治的了。」說着又痛哭不已。菊兒不禁著急道：「究竟痛在什麼地方？可要叫母親來？」

培德自然而然的把手掩住了心，似乎說痛在心裏。用那一隻手緊緊拉住菊兒，很急促地低聲說



道：「不要叫她不要同她說一回就會好的，你且睡在這裏按摩我的額角，我就能安然入睡了。」  
菊兒依言躺下，用手輕輕撫摩着培德的滾燙的額角，心痛異常。她自以爲已了，然於培德這次悲痛的原因，然而又不敢說破，惟恐一說破反而把事情弄糟。她祇用極柔和的聲音問道：「可是有什麼事引起了你心中的煩惱？」

等了良久，培德纔答道：「是。」

菊兒道：「如果說給我聽了，可能寬你的心？」

培德道：「現在還不能說給你聽。」

菊兒道：「那我就不再問你。但是培德，你知道母親和菊兒總是樂於幫你的忙的。」

培德道：「我知道，過幾時我將說給你們聽。」

菊兒道：「現在你的痛好了些沒有？」

培德道：「好得多了。菊兒，你的醫道真不錯。」

菊兒道：「好孩子，不要多說話，快睡罷。我在這裏陪伴你。」於是兩個人臉假臉的同入睡鄉。及至明晨醒來，培德早已恢復了平日的狀態，但是菊兒却早已胸有成竹。她先自計劃得有了頭緒，然

後去同母親商量。有一天她見母親跟前除了自己並沒有第二個人，就開口說道：「媽媽，那天你問我有什麼願望，我今天先告訴你一個。我今年冬天想出門去廣廣眼界。」

夫人似乎不明白她這句話的用意，突然抬起頭來道：「爲什麼？」

菊兒眼睛依然注視在手中的針線活上，一本正經的說道：「我要得點新智識。我成年的盤旋在這小村落中，所見所聞殊不能滿足我的智識慾，我久已要到外面去見見世面。好在今年冬天家裏沒有什麼事，不妨讓我飛出去一次，試試我這對翅膀的力量。」

夫人道：「你想飛到什麼地方去？」

菊兒道：「到紐約去。媽，昨天晚上我想起了一個好主意。喀克夫人不是曾有信給你，要你替她找一個女教員教她的兒女念書和縫紉麼？你一時也找不到這樣一個合式的人，何不讓我去試一試，也許我竟能中她的意。」

夫人面露驚訝色道：「我兒，你願意到那大寄宿所裏去服務麼？」

菊兒道：「也並不是完全服務。喀克夫人是你的朋友，也是個極和藹可親的人，她一定能使我在她那裏住得很舒服。她的住處並不和別人的混在一起，而且也沒有認識我。就是有人認識我，

也不怕，這是極正當的職業，沒有什麼可恥的。

夫人道：「我也並不以為可恥，但是你的著作呢？」

菊兒道：「我這一出門於我的著作上也未嘗無益，因為多走一處地方就多得多些描寫的材料。就是在那邊沒有閑工夫去著述，我也可以把那些材料搜集起來，待回家後慢慢的取用。」

夫人道：「你的主意誠然是不錯。可是你何以忽然起這心思？難道就爲了以上所說的這幾種原因？」菊兒道：「母親，不是的。」

夫人道：「我兒，其他的原因可不可以給我知道？」

菊兒一回兒舉頭望着天花板，一回兒低頭看住自己的腳，躊躇了良久，纔臉兒紅紅的低聲說道：「也許我這猜測是不對的，是無根據的，但是我深怕洛立對我的友誼已漸入於非尋常之域。」

夫人道：「然則你不願意他有這種表示？」問這話時她的聲調和臉容都顯得又鄭重又懇切。

菊兒道：「那自然。我果然始終喜歡他，也願意極力幫助他，但是祇此而已，那些題外的文章我却

不願意與聞了。」

夫人道：「菊兒，這話正合我意。」

菊兒道：「請教爲什麼道理？」

夫人道：「我兒，因爲我覺得你們兩人不能始終相契。你們兩人性情相似，都是倔強躁急，喜歡各行其是。須知夫妻不比朋友。現在你們兩人是朋友，自然似乎很說得來，就是小有衝突。一回兒也就過去了；但是你們兩人如果成了終身的伴侶，恐怕難免常起劇烈的爭執。因爲夫妻相處不能專仗愛情，兩方面都要能忍耐和體諒。」

菊兒道：「我也正是這樣想，不過不能像你那樣說得透澈罷了。幸虧現在他對我的愛情還不深，及早斬斷情絲，庶免後來的煩惱。因爲我不忍傷他的心，而又不能強迫我自己愛他。」

夫人道：「你確實知道他對你有意思麼？」

菊兒的臉紅得更利害了。她正似一般少年女子初次提起她們的情人的常態，眼睛裏顯出又驚又喜又驕傲的神氣，低聲說道：「媽，我怕難免是如此。他沒有說過什麼，但是就他的神氣中可以看出得出來。我想最好我走開幾時，使他的心冷下來。」

夫人道：「我贊成你的辦法。如果可以想法，我一定讓你去。」

菊兒似乎安了心，略頓了一頓，她又微笑道：「媽，如果真發夫人知道了這事，一定要笑你沒打算。」

了她一定很高興，因為哀妮還有希望。」

夫人道：「菊兒爲母親的主意各有不同，然而她們的希望是一樣的，總是希望她們的兒女快樂。美格已有了歸宿，我對於她的成績很滿意，你呢，我聽憑你去自由享福，及至你自由得倦了，那時你自然知道回來找尋那更優美的生活。現在惟有哀梅的事時刻牽在我心上，幸虧她志趣高尚，這也是給我的一種安慰。致於培德，我但求能見她身體強壯，已是心滿意足了。真的她最近這兩天中似乎比較以前高興了些，你會同她說過了什麼沒有？」

菊兒道：「我會問過她了，她承認她心中有一件難解決的事，而且允許過幾天說給我聽。我也不再同她多說，因爲我想我已知道了她的心事。」於是她把自己所猜測的從頭至尾告訴了母親。馬夫人搖搖頭，她的預料不能像菊兒所料的那樣樂觀。她沉思了一回，然後又說道：「爲洛立之故，你且避開幾時再說。」

菊兒道：「我們現在也不必同他說穿，等我出去的手續完全辦妥然後讓他知道，那時他出其不意也來不及向我裝什麼愁眉苦臉的神氣，而我已走了。對培德祇可說我是去遊歷的，不必同她說起洛立的事。等我走了她自然能撫愛洛立，治愈他心上的傷痕。這種事他已經歷得多了，已看

作極尋常的事，必不致十分懊喪。」

但是她說雖是這樣說，心裏也不能不帶幾分憂慮，深恐洛立對於這一次的事不能看得和前幾次一樣。他那心上的傷痕恐怕不是立刻就能平復的。

這計畫書已在一次家庭會議中討論過了，深得各會員的同意。因為喀克夫人已來了回信，她極歡迎菊兒去，並且允許一定使她在那裏住得很舒服。當教員本是一種極正當的職業，課餘之暇她仍舊可以從事於著述；新的環境，新的聞見，都足以幫助她文思的進步；仔細推考有百利而無一弊，爲什麼不讓她去呢？及至一切都已籌備妥當，菊兒纔抖索索的去同洛立說，可怪洛立竟處之坦然。洛立近來似乎比前有心思了，但是活潑却仍舊是很活潑的。有人笑問他是不是又換了一本新簿子麼？他就滿面正經的答道：「不錯，又換了一本新簿子。我也已立志再不使這本簿子沾污。」菊兒私自慶幸一個最怕過的難關居然這樣輕易地過去了，於是她高高興興的檢點行裝，希望從此一帆風順，什麼事都能似她所預計的那樣稱心如意。

臨動身的前一日晚上，菊兒對培德說道：「有一件事我特別拜託你。」

培德道：「可是你的稿件？」

菊兒道：『不是……是我的朋友。請你好好照應他，你肯不肯？』

培德道：『當然肯的，不過我替不得你。你去了他一定要很寂寞的。』

菊兒道：『那不能傷他。祇求你能不負我所託，留心管束他，撫愛他，麻煩他就是了。』

培德道：『看你面上我一定盡力就是了。』她不明白何以菊兒今天說話的神氣有點和往常不同。

洛立和她分手的時候，却低聲向她說道：『菊兒，沒有用的，我的眼睛總在你身上。你留心着罷，總有一天我會捉你回來。』

## 第十 紐約

親愛的媽媽和培德：我這一次恐怕將寫成一本大冊子寄給你們了，因為我雖不是往歐洲去遊歷的出風頭女子，而要告訴你們的事却也是很多。那天我望不見了父親的慈顏之後，未免略覺不自在，幾乎掉下淚來。幸虧旁邊有一個愛爾蘭婦人帶着四個孩子，此哭彼號，鬧得一塌糊塗，我的愁思竟被他們打斷。我戲把薑汁麵包拋給他們，讓他們忙着來搶，就來不及哭了，這樣非常有趣。

不久紅日上升，我以為這是吉祥的預兆，所以也就樂了。一路上風景如畫，更足以引起我對於旅行之樂趣，忘了思家之苦。

喀克夫人待人週到之至，所以我雖到了這滿住着陌生人的大房子裏，不久也就如在自己家裏一樣了。她派給我一間小閣樓——她祇有這一間屋是空的——但是裏面有火爐，靠南窗口放着一隻精緻的小桌子，我可以隨時在這裏看書寫字。窗外的風景很不錯。對面還有一個禮拜堂的鐘樓。雖然多走兩隻扶梯也還上算，所以我當時就極愛我這小巢。書房在喀克夫人的小客室



的隔壁。我那兩個小學生生得很體面。我料這兩個孩子已是被寵壞了的，但是當我說了幾個故事給她們聽後，她們已頗肯同我親近，我想我一定成爲一個完善的女教師。

喀克夫人怕我不慣和生人同桌吃，所以令我和那兩個孩子同吃，我也甯願這樣，因爲我近來正怕羞啊。誰信菊兒也有一天知道怕羞的！

喀克夫人用着她那慈母對愛女的口氣同我說道：「我的孩子，你在這裏須像在家裏一樣的隨便。我爲了這些家事一天到晚忙個不了，但是現在孩子們有了你，我也可以輕了一大半的擔負。我的房間裏你儘可以自由出入，你的房間我也總盡我的力量佈置得使你稱心。在這屋子裏也有許多可以親近的人，你高興的時候儘可以去找他們談天。希望你在這裏能過得很舒服，如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請不要客氣，來同我說就是了。啊！那是晚茶的鈴聲，我得去預備起來。」於是她匆匆的去了，剩下我一個人在我這新巢中徘徊瞻眺。

我略把房中的零星物件整理一下，也就下樓去了。當我正下樓的時候，得見一樁可喜的事。我方纔已經說過從我的臥室到最下的一層屋中，左轉右折，須經過好幾道扶梯。當我正走到第三道扶梯時恰見一個幼年女僕，背着一煤斗煤，蹣跚而來，我就閃在一邊讓她走過。忽然一個很奇怪

的人從她後面上來，接過她手中的煤斗，一直替她送到最上的一層，在近扶梯處的一個門邊放下，就走了開去，點頭自語道：「這樣似乎好些。她小小年紀背那麼重的東西，實在不很相宜。」聽他說話的聲音不像是美國人。

這豈不令人敬愛？我最愛看這樣的人，因為父親說從細微的事上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性情。那天晚上我同喀克夫人談起這事，她笑道：「那必定又是裴教授。他時常愛幹這樣的事。」

喀克夫人說他是從柏林來的，極有學問，人也好，可是一貧如洗，仗着教書所得的錢自己過活外，還要培植兩個沒有父母的小外甥。因為他的姊夫是美國人，他謹遵他姊姊的遺囑，使這兩個孩子在美國受教育，自己也搬到美國來住，以便就近照應他們。這並不是一段怎樣動人聽聞的事實，但是我聽了却覺得極有趣味。喀克夫人把那客室借給他作課堂。那客室和我們的書房中間隔着一扇玻璃門，我想去窺探他的動靜，然後再仔細告訴你們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媽，請你不必耽心，他已是將近四十歲的人了。

晚茶之後我和那兩個女孩玩了一陣，就拿起針線籃去和那新朋友談天了。我將寫成日記式的信每星期寄給你們一次，願你們晚安，明天再寫了。星期一晚

今天上半天我在書房裏忙得不亦樂乎。那兩個孩子真會鬧，有一次我幾乎忍不住要把她們抓過來躡頭了。後來我忽然靈機一觸，索性使她們練體操，直練到她們叫了饒纔總算肯安安靜靜的坐下。午飯之後女僕帶她們出去散步，我就去做我的手工。當我正在專心學縫鈕孔的時候，忽然聽見客室的門一開一閉，接着就聽見一個人哼着德國的國歌，其聲嘹喨，宛如馬蜂叫。我知道這是極不合禮的，但是我敵不過那強有力的誘惑，就掀起玻璃門上門簾的一角，向裏張望，果然是斐教授。他正在一心整理書籍，所以我能看清楚他的面貌。他的全身處處足以表示德國人的特點——體格魁梧壯健，棕色的頭髮散了滿頭，蓬鬆的鬚鬚，滑稽的鼻子，滿含慈愛之光的眼睛。他的聲音宏亮，聽了使人筋骨鬆爽。他的衣服已變了色。他的手極大，他的全身除了那一口美麗的牙齒沒有一處可以稱爲美。可是我極敬愛他，因爲他有一付聰明的腦子。他的襯衣潔白精緻，足見他確是一個上等紳士。雖然他外衣上已去了兩顆鈕子，一隻鞋上已加了一塊補塊，那又有什麼關係？他雖是嘴裏哼着歌，面容却是很嚴肅。後來他到窗前去把兩盆鬱金香轉動一下，使花球轉向日光，又俯身去逗引那嗚嗚向他發出親熱的鳴聲的貓時，臉上纔有了笑容。忽聞有人打門聲，他高聲道：『進來。』我正想逃走，那知進來的乃是一個小孩子，兩手捧着一本極大的大書。

我不禁好奇心起，定要看個究竟。

祇見那小孩子把書砰的向桌上一放，奔向他道：『我要我的老裴！』

裴教授道：『好啊，你的老裴在這裏。我的雪囡，快來擁抱他啊。』於是他笑着把那孩子提起來托得高高的，那孩子笑得格格格的，低下頭來同他接吻。接着那有趣的小東西又說道：『好，要讀書了。』他就把他放在桌子前面的椅子上，替他把他捧來的那本大字典翻開，給了他一枝筆一張紙，那孩子舉筆亂塗。塗了一陣，就把字典揭過一頁，用他那肥胖的小手指指着字典，一行一行的往下看，活像在那裏找字。我看了幾乎笑出聲來。裴先生站在他旁邊，輕輕用手撫摩他的頭，面目滿露着慈父的愛。我不禁自思道：『這孩子想必是他的兒子。』不過那孩子却像是法國人，不像是德國人。

又是一陣打門聲，門開處進來了兩個少女。於是我再不敢再站在門邊，快快的回到放針線籃的地方，然而隔房的笑語聲一字不漏的送入我的耳鼓。少女中的一個不住的作強笑，又用柔媚的聲音說道：『裴教授重新再起罷。』而那一個讀的德文實在怪極，我佩服他怎能忍得住不笑。

這兩個人一定纏的他夠麻煩了，因為我幾次聽他帶着焦急的聲音說道：『不對，不對，不是這樣。』

的，你沒有留心我的話。」有一次我聽見發了一個大聲，彷彿他用他的書在桌子上拍了一下，接着就聽見他無可奈何的呼道：『唉！今天什麼都不順手！』

可憐的人，我真哀憐他。當那兩個少女走了之後，我又去門邊窺探一下，看他可曾被她們磨折死。祇見他靠在椅子上閉目養神，大概是疲乏極了。直至時鐘嚕嚕的打了兩下，他一跳起來，把書插入外衣袋裏，像是又要去上課了。這時小雪因已在旁邊的沙發上睡熟，他輕輕把她抱起，悄沒聲的走了出門。唉！他的生活真無聊！

今天喀克夫人問我可願意到樓下那個大膳堂裏去和他們同吃晚飯，我今天正有點想家，所以我想下樓熱鬧熱鬧也好，帶便也可以研究研究和我同屋住的究竟是些什麼人。所以我略略修飾一下，跟在她後面想混進去。可是她身材矮小，我身材高大，所以我終於躲不過人家的眼光。她使我坐在她的左首，我覺得臉上熱得利害。坐定了良久，纔似乎熱度退了。我鼓起全身勇氣，四面觀望。這長桌子上坐滿了人，各人都在那裏一心一意的吃，尤其是男子，他們的嘴沒有一秒鐘空的手，也沒有一秒鐘閑着。他們的態度各各不同，大概青年的獨身男子專管自己，成對的青年男女全神貫注在各個的情人身上，太太們一心願着她們的孩子，老年紳士所談不外乎政治問題。

這許多人中簡直沒有一個人可以引爲我的同調，祇有一個面貌姣嫩的青年女子看上去似乎還有點道理。

裴教授老遠的坐在桌子的那一端，一回兒大聲對答坐在他左邊的一個鬢子老紳士的問話，一回兒又和坐在右邊的一個法國人討論哲學。要是哀梅在這裏，一定要掉轉了背不要看他。因爲他的食量實在大得可憐，他那狼吞虎嚥的神氣一定要使我們那位嬌小姐看了討厭。我却不在乎此，因爲我喜歡看人家吃得很有味似的。這可憐的人和那些笨東西纏了一天，也應該多吃些食物下去補補元氣了。

當我吃過晚飯上樓去的時候，正遇見兩個青年在對着甬道裏的穿衣鏡戴帽子。我聽見其中的一個人低聲對那一個人說道：『那個新來的人是誰？』

那一個道：『總是女教師這一類的東西。』

先說話的那個人道：『爲什麼她也在我們的桌子上吃飯？』

那一個道：『大概是那老太太的朋友。』

先說話的那人道：『臉還長的不錯，可惜太不漂亮。』

那一個道：「是啊簡直是個老古董。身邊有自來火麼？這裏來罷。」

我初時很生氣，後來一想也就全不介意了。女教師的身分比當店夥的人差了幾多？我雖不時髦，却不知道自重，豈像人家打扮得很像樣，但是說話不知輕重，走過人前煙氣觸鼻。我最恨這種淺見的人。 星期二晚

昨天沒有什麼特別可記的事，我照常的教書做手工，傍晚時躲在我自己的小房間裏寫了一段小說。房間裏上了燈，生了爐火，又和暖又舒服。我聽到了幾樁無關緊要的新聞，又由人介紹和裴教授正式交了話。我探聽得雪因是洗衣作裏燙衣服的那個法國婦人的兒子。這小東西和裴教授真有緣。裴教授在屋子裏的時候，他時刻不離的跟着他，正像小狗戀着他的主人。裴教授見了他似乎也很樂，因為他雖是個沒有家室的男子，却極喜歡小孩子。喀克夫人的兩個女兒凱悌和蜜妮也和他感情很好，她們最歡喜把他教給她們的遊戲，送給她們的禮物，講給她們聽的有趣的故事說給我聽。那些頑皮的少年最愛同他開玩笑，替他題了許多引人笑的綽號，當着他面叫他，他也永不生氣，總是一團和氣似的，所以他雖則有許多古怪的地方，滿屋的人竟沒有一個不說他好。

那個面貌姣嫩的青年女子是璠登女士。她又富，又有學問，又和氣。今天晚餐的時候她同我說了話。（因為今天我又下樓去吃飯，我覺得觀察別人的態度是很有趣的。）並且請我到她房裏去玩。她有很多書畫雜誌。她相識的人中有許多是頗有名望的。她待人也好，我想去結識她，因為我也極願意同高等社會中人來往。不過我所說的高等社會中人和哀梅的高等社會中人略有不同罷了。

昨天晚上我正在我們的客室裏，裴教授來了。他是送新聞紙來給喀克夫人的，夫人恰巧不在這裏。蜜呢就像小老人樣的替我們介紹道：『這是媽的朋友，馬小姐。』

凱悌却跳躍着插嘴道：『不錯，她最有趣，我們極愛她。』

我們兩人深深的鞠了一個躬，忽然笑了起來，因為那兩個孩子的介紹一莊一諧，頗有幾分滑稽色彩。

後來他止住笑道：『是啊，我聽見這兩個小頑皮時常來煩擾你。馬小姐，如果她們以後再這樣，你喊我一聲，我馬上就來。』說着他向那兩個小孩子橫了一眼，那兩個小孩子拍手大笑。

我謝了他的好意，他就出去了。但是天意好像要我和他多見面，因為今天我走過他房門口無意



中我的傘柄在他門上一撞，門被我撞開。他正穿着寢衣，一手拖着一隻大襪，一手拿一根補襪針。他見了我並不覺得不好意思。當我向他道了一聲歉，急急走開時，他舉起那隻襪向我招手，依舊又響亮又自然的說道：『出去散步麼？天氣真好。願你快樂。』

我一路笑着下樓，但是一想到這可憐的人竟至於自己補衣服，不免又覺心酸。德國紳士能繡花，那是我知道的。但是補襪却是另一件事，那並不是有趣的工作。 星期四

這幾時沒有什麼可告的消息，祇有去拜訪璠登女士那件事或者還值得報告。她的房間裏滿藏着各種優美的物品。她真善於應酬。她把牠所有的珍品都拿給我看了，她又問我可喜歡聽音樂或是演說，可肯陪她去赴演說會或是音樂會。她說時好像完全因為一個人覺得太寂寞，所以懇求我和她作伴；其實我知道一定是因為喀克夫人會對她說了我們家的景況，所以她特意思法幫助我的，我得意之極。受了這種人的恩惠，並不使我如負重債，我惟有感激她而已。

當我回進書房裏時，聽見客室裏鬧得不得了。我推門一望，祇見裴教授在地上爬，背上騎着雪因，凱梯拿一根鋪蓋索拴在他的頸上，兩個男孩子，在椅子造成的籠子裏大嚷大跳，蜜妮正拿着一塊雞蛋糕餵他們。

凱梯一抬頭見了我，連忙解釋道：『我們在做動物園的遊戲。』

雪团拉着裴教授的頭髮道：『這個是我的大象。』

蜜妮道：『星期六下午甫倫和依美回來了，媽許我們隨便怎麼玩。裴先生，是不是？』

那大象坐了起來，他也和那幾個孩子一樣的有精神。他滿面正經的說道：『誰說不是。如果我們鬧的太厲害了，你可以把手拍一下，我們就靜一些。』

我應允了，也不關門，退回來坐着看他們玩。他們玩捉迷藏，玩兵操，唱呀，跳呀，熱鬧之極，我幾乎也想去加入了。天漸黑暗，他們就都集在沙發前把裴教授圍在中間。裴教授指手畫腳的說故事。我的話真多，要不是爲了經濟關係，恐怕永遠不肯停筆了。因爲雖是用這樣薄的紙，字寫得這樣細，而一想起寄這封長信所需要的郵票，不禁使我戰慄。哀梅如有信來，看過後請轉寄給我，愈速愈妙。你們看了哀梅的燦爛的報告之後，看我的一定覺得平淡無奇。但是我知道你們一定愛看洛立難道竟用功到如此，連明友處的信都沒有工夫寫了麼？培德，請爲我管束他。美格的那對孩子怎麼樣了？爲我問候所有的人。你們的忠心的菊兒自紐約寄

我自己把這信讀了一遍，覺得滿紙盡是裴教授。可是我天性本喜歡這種怪僻的人，而且除此也

實在沒有什麼可寫的。

我的寶貝的培德：這是一封雜亂無章的信，所以直接寄給你，也許你讀了能感興趣，而且也可以使你約略知道我的近況。因為我近來的生活雖很恬靜，却是極有味，所以請代我欣幸罷。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恩威並用，現在總算略見功效，我那兩個小學生居然能聽我的指揮了。我覺得她們殊不及雪因和裴教授的兩個外甥有趣，然而我對她們頗能盡職，她們頗願意親近我。甫倫和依美是一對極活潑的孩子，大概是德國人的血性和美國人的血性合起來就造成了他們這樣一種好動而不好靜的性情。星期六下午天總是消磨在無紀律的騷擾中，或者在家裏鬧，或是到外邊去鬧。因為如果天氣好，總是由裴教授和我率領着他們出門散步。哈哈！那纔真有趣啊！我和裴教授已成了極要好的朋友。我現在正在從他學德文。我所以從他學德文的原因中也含着一個滑稽的故事，待我說給你聽。從第一步說起：有一天我走過裴教授的房間，喀克夫人正在裏面。她呼喚我道：『馬小姐，你生平可曾見過這樣雜亂的雞窠，快請你來幫我整理這些書籍。我把他的東西都翻了身，因為我要查查究竟到底他把我不多幾天前所給他的那半打手巾弄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依言走進去。當我一面幫她整理，一面四顧這室中。哎喲！真是一個雞窠。書本紙片隨處都是，火爐架上一枝舊笛像是已破裂不能用了。這邊窗檻上蹲着一隻沒尾巴的病鳥，那邊窗檻上放着一籠白老鼠。沒有完工的小船和斷碎的繩子夾雜在文件之中，泥污的小鞋子放在火爐前烘。孩子們留下的痕跡滿佈屋中。找了半天找到了三條手巾，一條蓋在鳥籠上，一條已沾滿了墨水，一條已燒焦了一大塊。

喀克夫人把這三條手巾塞入放污穢衣服的袋裏，帶笑說道：『我想那三條他已撕成條子用來作船上的纜繩，裏割破的手指，或是作風箏尾了。哎喲！這個人真是了不得，可是我又不能怪怨他。他太好說話，聽憑那些孩子們搗亂。我允許替他洗衣服，替他縫補，但是他不記得把衣服等交出來，我又往往不記得去問他，就弄得這樣糟了。』

我道：『讓我替他縫補罷。那並沒有什麼要緊，也不必讓他知道。我喜歡——他時常替我往郵局裏去收信，又借書給我，我很感激他。』

這以後我會替他收拾了幾次房間，修了兩隻襪的襪跟，又做了些零星的補綴，他也不曾說過什麼，我希望不致被他覺察。但是有一天竟被他識破了機密。我天天聽他教人家讀德文，越聽越有

味，後來我決意也想學。雪囿常常走出走進，門是開着的，所以我能聽得清楚。那天我正靠近這門坐着，留心領略他正在解釋給一個初學德文的學生聽的功課。我手裏正補着他的襪。那學生走後，客室裏就沒了聲音了，我以為他走了，就搖擺着背起方纔所偷聽得的德文來，神情諒必異常可笑。忽然有一種聲音引得我抬起頭來。哎！了不得！裴教授正看着我笑，還裝手勢教雪囿不要作聲。他見我呆呆的望着他，他就笑道：「啊，你偷看我，我也偷看你，那很公平。但是我並不是同你說着玩的，你可願意學德文？」

我的臉已紅得像紅蘿蔔一樣，衝口而出道：「想讀，可是你太忙，我又太笨，恐怕學不會。」  
他道：「哈！時間可以想法，聰明也可以找得出來。每天黃昏時我來教你好不好？」他又指着我手上的襪道：「馬小姐，你看這個債我也應該歸還。啊哈！那些慈善的女士們互相告訴道：「他是一個愚蠢的老東西，他必不能識破我們替他做的事。他決不能看出他的襪上現在不再有破洞，他將以為鈕子掉了自己會長出新的來，繩子壞了自己會長好。」啊！但是我也有眼睛，我能看見，我也有良心，我知道感激來罷，每天教你少許，並不費我多少時間，否則以後我也不敢再受你的恩惠。」

我還有什麼話可以說呢？而且這也是一個極好的機會，所以我就和他說定了。我們現在已經開課。我上了四課之後，忽然陷入了一個文法的迷魂陣中。教授素來對我極有耐性，但是這一次他似乎也有點覺得無法可想，因為他幾次看着我現出絕望的神氣，弄得我不知應該哭還是應該笑。最後他竟把文法書向地上一擲，昂然的走了出去。我覺得又羞又恨，但是絲毫都不怪他。我把紙筆收拾起，想逃上樓去把我自己打一頓。正在這時他又進來了，笑容滿面，彷彿我今天的功課做得十分使他滿意。

他道：「現在我們換一種方法試試，我們兩人一同來讀這本小故事書。那本乾燥無味的書再也不必去理他，他害我們吃苦，應該罰他到壁角裏去。」說着他就把手裏的那本安徒生童話集展開了攤在我面前。他是這樣熱心，使我更覺慚愧。我私自下了一個決心，從此必要發憤用功。我忘了羞怯，振起精神隨着他的手指一句一句的念，也不顧字音讀的對不對，讀完了第一頁我纔敢略略休息。他拍手歡呼道：「這纔好了，現在我們很順手了。讓我來讀一段，你留心聽着。」他讀得又清晰又響亮，使人聽了很爽快。可惜他所讀的我祇能聽懂了一半。

從這一次之後就沒有遇到什麼困難。現在我淺近的書已頗能念了，因為這樣的教授法最合我

的意。把文法插在故事和詩歌裏教授，正像把丸藥放在果醬裏給人吃，使人不覺其苦。我越讀越高興，他也還沒有覺得厭倦。這種人豈不應該使人敬愛？我想聖誕節送他些什麼，因為我不敢送錢給他。媽，請你替我想一樣最合式的禮物。

洛立近來又忙又快樂，頭髮也弄得很整齊了，煙也不吸了。啊！這種消息使我聽了真高興。你看培德果然比我有本領，居然能把他管好。培德，我並不妬忌你，盡力管他罷。可是不要把他完全化成一個人。因為他如果不帶幾分頑皮的天性，恐怕我見了他不能喜歡他了。可以在我的信上揀幾段續給他聽。我現在忙極，不能再多寫。我想寫這麼多也夠了。感謝天父，使培德的身體日漸康健。

菊兒

我至愛的家人們，祝你們新年幸福。我所謂家人們自然勞老先生和一個名叫洛立的孩子也在其內。我接到你們寄給我的聖誕節禮物，其樂無比，因為接到時已是晚上。你們的信早晨到的，信上絕不會提起這包裹。大概你們要使我出其不意，收到時更覺喜悅麼？我當時得不到你們的禮物，未免很覺失望，因為我早料到你們決不致遺忘了我。當我吃過了晚茶，正很無聊地坐在房間裏時，那個肥大的泥污的包裹來了。啊！我高興得抱着那包裹亂跳了一陣。我彷彿已到了家裏，我

坐在地板上解開包裹，看這樣，看那樣，一回兒吃，一回兒哭，一回兒笑，好像癡了似的。這些東西都是我所能想得，而且自己做的比由店中買來的更有價值。培德所送的遮墨水罩衫最好，海娜的薑汁麵包也是很可貴的。媽，我一定常穿你所送我的那套新法蘭絨衣，也常讀父親用心替我選擇的那本書。多謝你們。多謝，多謝。

說起書我現在可稱為極富裕了，因為在元旦日裴教授送了我一部沙士比亞文集。這部書是他所寶愛的許多書中的一部，也是我所見了時常稱讚的。所以你們試想當他拿了這部書來給我，裏面還有我的名字和你的朋友裴某敬贈的字樣，那時我心中的感想何如。

他送給我時還說道：『你常說願意得一個藏書樓，這裏我送你一個，因為在這兩片皮（他的意思是說封面）中間是許多書合成的一本。你用心讀罷，一定能使你得不少的益。因為讀了這書中的人物能增長你鑒別人的能力，也能教給你描寫的方法。』

我不知應該怎樣謝他，祇含糊說了幾句。啊！我現在真的好像已有一個藏有幾百本書的藏書樓了。我以前沒有知道沙士比亞文集的材料是這樣豐富，然而以前也沒有裴某為我講解啊。你們說照我所敘述的裴教授似乎是一個不凡的人。是啊，他真是一個不凡的人。我希望有一天你們



能見見他。母親將喜歡他那仁愛的心，父親將喜歡他那聰明的頭腦，我却兩樣都喜歡。我得交這樣一個朋友非常得意。

我沒有許多錢，也不知道他究竟喜歡什麼，所以買了幾件小東西散放在他的房間裏容易看見的地方。這些小東西或是有用的，或是美麗的，或是引人笑的。他雖是窮，這全屋中的傭僕和小孩子沒有一個不得他的禮物。這裏的人自洗衣婦以至於璠登女士也沒有一個人忘了他，這是我所引為慶幸的。

在除夕他們發起一個喬裝跳舞會。我本不想去，因為沒有衣服，到了將開會的時候，喀克夫人忽然去找了幾件古式的花綢衫來給我，璠登夫人給了我些絲邊和羽毛，我就裝成一個古印度婦人，戴着假面具，沒有一個人認得出這是我，因為我語聲也變了，而且他們萬不料這不多說話的驕傲的馬小姐（因為他們大多數的人都以為我是又冷又硬，我見了我不願意見的人也確是如此）居然也能跳舞，能打扮，能做種種滑稽行爲，因此我更覺有趣。當我除下假面具時，他們那驚奇的神氣，幾乎引得我拍手大笑。我聽見有一個少年對他的同伴說他早知道我曾充過演劇員，他似乎曾在什麼小戲院裏見過我，妻教授扮的是巨魔，懷抱着雪團所扮的小神仙。看他們

跳舞正如看一幅絕妙畫圖。

總之我這新年過得很樂，而且我獨坐在房間裏仔細思想，覺得我雖經了許多挫折，到底也有幾分進步，因為我現在精神上總是很愉快，作事也高興了，對於別人的事也比較從前關切些，這都是滿意的成績。願上帝祝福你們。永遠是你們所愛的菊兒。

## 第十一章 益友

菊兒在這裏雖是很樂，也是很忙，但是她仍舊常從事著述。她這一次所抱的宗旨是一個貧苦而好高的女子的自然的傾向，然而她求所以達到這目的的方法却並非十分高妙。她見金錢能增長人的勢力，所以她決意要謀得金錢和勢力。她所以希望能得這兩樣並非專爲自己享福，乃是爲的她所心愛的那些人，使全家的人都能過安閒逸樂的生活。培德所想要的東西，自冬天的西瓜以至於臥室裏的風琴，一都能買給她。她自己能遊歷各處，手頭常是很寬裕，所以隨處能任意施捨。這些都是菊兒這幾年來夢魂中所須臾不能忘的空中樓閣。

從那一次的懸賞徵文引起了她的興味，好像從此在她面前新闢了一條小路，她希望從這條路可以曲曲折折達到她所理想的宮殿。社會的公論好像一個巨人擋住了她的去路，幾次把她打倒，但是她那再蹶再起的精神，曾不減於當年的英雄豪傑。最後她擇了較隱僻的地方，偷偷掩掩的往上爬，所得的利益果然較多，然而幾乎遺失了那比錢財更可貴的寶物。

她開始寫偏重感情的小說，因爲在這黑暗時代大多數人都喜歡看這種無聊的文字。她並不對

任何人說起，私自編了一段極動人的小說，親自帶了那小說稿，奮勇去見那火山週刊的主筆戴虛武先生。她雖不會研究過社會心理學，但是自然感覺到有一派人專就人的衣服定取去，所以她穿了她所有最考究的衣服，極力鎖住自己的心跳和臉紅，奮勇爬上兩道又暗又污穢的扶梯，已看見一間毫無秩序的屋子，三個男子正坐在烟霧騰騰中吸煙，腳攔得比帽子還高，見了她也『不把帽子除下。』菊兒見了這種神氣，未免有點膽怯，在門口退縮縮的低聲說道：『請原諒。我要找火山週刊的事務所，我想見戴虛武先生。』

那雙攔得最高的脚突然沉了下去，那個吐烟最濃的人就跳了起來。他鄭重地把那枝雪茄煙夾在手指中間，走上一歩，點了一點頭，臉上表示着幾天沒有睡醒的神氣。菊兒想無論如何總得把來意說明，於是她把文稿呈給那人，臉越漲越紅，以前預備得好好的幾句話竟說得顛倒錯亂。她斷斷續續的說道：『我有一個朋友……托我把這小說……她是試作的……送給你們品評一下……如果這個合用……她情願繼續撰述。』

她說時戴先生已把那稿件接去，用兩個焦黃的手指翻了一陣，見紙上標着頁數，又不用絲帶束縛，（初次投稿的人不知道標明頁數，而且把自己的稿件看得很寶貴，一定用絲帶束縛。）就道：

『我想這不是初次罷？』

菊兒道：『先生，不是初次。她會略有經驗，她在某雜誌懸賞徵文時曾得過一次獎。』

戴先生道：『是嗎？』說着他向菊兒很快的看了一眼，似乎已把她全身的裝束從她頭上的綴結到她鞋子上的鈕子都看得清清楚楚。『好，你不妨把這留在這裏。我們這裏這一類的東西正多着哩，但是且待我看一看，下星期給你回音。』

她本不願意把稿件留在那裏，因為戴先生的人品殊不能使她滿意，但是照當時的情形，她又沒有別的法子，祇得鞠了一個躬，轉身退出，心中又惱又恨。因為從他們三個人相互交換的眼色中可知他們正在取笑她那『我的朋友』。這句謊話哩。她纔跨出門那主筆不知同其餘的兩個人說了一句什麼，引的他們哄堂大笑。菊兒更覺懊悶，私自下一個決心，永不再到這裏來，就急急的回到家裏，拿起一塊涎巾拚命的縫，以殺胸中的氣惱。過了一兩點鐘，她的氣已漸漸平息，想起方纔的事不禁失聲而笑。所立下的決心早已取消，又在熱切地盼望下星期快到了。

下星期她又去，這時屋裏祇有戴先生，菊兒不禁私自慶幸。戴先生比上一次清醒得多，那也是一樁可喜之處。戴先生不復沉浸在煙霧之中，他也沒有忘了他的帽子，所以第二次的進謁是比第

一次舒服多了。

他道：「你若許我們賂賂改動，我們願意用牠。（主筆先生永不單說我。）這太長，把我所勾出的去掉了大概就差不多了。」

這稿件已被他搗搗塗改得菊兒幾乎不認識牠了。她這時彷彿有人因為要把一個嬰兒裝入一隻新的搖牀，要求他娘把他的小腿截短時一樣的心理，捧起那稿件看了一看，可怪那些寓意較正的地方全被刪去。她不禁訝然道：「先生，我以為一篇小說總要帶着幾分勸化人的意思，所以我特意使幾個犯罪的人悔罪改過。」

戴先生的嚴厲的臉上路了一絲笑容，因為菊兒忘了那作者是她的好朋友了。他道：「人家是要尋快樂，不是要聽講道啊，你懂不懂？現在道德化的小說是沒有銷路的了。」

菊兒道：「然則你想這樣改一改就能用了麼？」

戴先生道：「能用。這情節頗新奇，結構也好，文筆也不錯。」

菊兒躊躇了一回道：「你們給多少費？——我的意思是說酬金。」

戴先生似乎突然被提醒了道：「是啊，這一類的東西的酬金大概是二十五元至三十元，登載了

之後來領款。」

菊兒欣然把稿件授給他道：「好，我把他交給你。」因為她以前的稿件每一格祇售一元，二十五元的酬金在她已覺得很豐厚了。

菊兒見居然有此成績，胆略覺壯了些。也絕沒有覺察自己方纔已說過「我」坦然的問道：「可能對我的朋友說如果她能寫一篇比這更好的你將替她登載？」

戴先生很不經意地說道：「那須看了東西再說，不能允許她一定登載。告訴她須寫得簡潔鋒利，不必注重寓意。請問你這朋友登載時願意用什麼名字？」

菊兒紅着臉道：「不署名可以不可以？她不願意用她的真名字，而又沒有別號。」

戴先生道：「那自然隨她喜歡的。這小說大概下星期就能登載，稿費我們送去還是你來領取。他很希望能探得這新投稿者是誰。」

菊兒道：「我來領取。先生，再見。」

她走後戴先生攔起腳坐在椅子上，點頭自語道：「貧而傲，這一派人總是如此。但是她還不壞。」菊兒聽從戴先生的指揮，貿然投入感情派文學的沸海中，幸虧有一個朋友拋了一個救生圈給

她，把她救了上來。雖然入海一次，尙不會遭遇什麼大危害。

正似大多數青年著作家的普通習慣，她喜歡到外國去找她那書中的人物和背景。盜匪，貴爵，流丐，尼姑，爵夫人，時常出現在她的舞台上。她本着自己平生的經驗所得，使他們扮演得活潑而真切。好在讀這種小說的人不很注意這些細事，而戴先生也很願意出了最低的代價買她的稿件來充篇幅。

她漸漸覺他這種工作很有興味，因為她那空虛的錢袋一天一天的肥胖起來了。爲要使培德明年夏季能到山上去養病而積儲的儲金，爲數也漸漸可觀了。有一樁事使她心中不安，因為她沒有把這事告訴她家裏的人。她知道父母必不贊成，她想不妨先順着自己的主義那麼做了，然後再去向父母請罪。她的小說既不具名，這件事是很容易守秘密。戴先生自然早已探得她是誰，但是允許她不對別人說，可怪他竟能守約。

菊兒想這事於自己並無大害，因為她立志不寫一句羞爲人見的話。她想起了將來的快樂，更把她良心上的一切刺激都撫平了。戴先生除了含刺激性的小說外其餘一概不要。所謂含刺激性者，無非能在讀者的靈魂上擾起波瀾而已。爲要寫這一類的小說，她不得不從歷史上，小說上，水



陸遊記上科學及美術作品上巡捕房的記載上以及瘋人院裏去找材料菊兒這纔知道社會上的愁慘可怕，真不是她那清白的腦筋所能豫料其萬一。她以爲這些是從事於著作者所不可缺的學識，所以她孜孜不倦地去研究。她一心要找迎合現代人心理的小說材料，所以專搜尋新聞紙上的奇聞趣事，災禍罪案。她有時往圖書館去借論毒性的書籍，惹得一般圖書館管理員莫名其妙。的互相目語。她留心研究熙來攘往的人物，這是惡人，這是善人，這是不善不惡的人，她自己這樣想。有時她埋頭在舊書堆裏把那些極古的人家所已經遺忘的小說筆記挖出來改頭換面，化成了一篇新創作。她能親身和那黑暗的社會接觸的機會極少，她不得不用這極少的機會去認識昏亂，罪惡，和苦惱的真相。她自以爲她的前途正含着無窮希望，不料不知不覺已有一種無形的蠶蟲在侵食她性靈中的一種最重要的原素。她終日處在惡濁的社會中；這惡濁社會雖不過是理想的，於牠也頗有影響。她的心和腦彷彿終日吃着危險的無益的食物。人生的黑暗方面，我們各人遲早總要接觸的，可是被她識破得太早了，不免沾污了她那少女時代的純潔的天性，漸漸的她自己也有些覺察了。她描摹別人的情緒和感想描摹得多了，自然而然引起她解析自己的心理狀態的好奇心。人做了錯事，往往自受其罰，菊兒也正是如此。

究竟不知是多讀了沙士庇亞的文字增進了她的鑒別人性的能力呢？還是婦女自有傾向於英雄的天性。當菊兒在製造完全無缺的理想中的英雄時，竟被她發見了一個真的有生命的英雄。這英雄雖有許多常人的缺點，却頗能引起菊兒的興趣。裴教授有一次在閒談時勸她如見有質樸的真摯的可敬的人物，須隨時加以研究，因為這是於有志著作者很好的練習。菊兒遵依他的話，立刻靜靜的在研究他了。要是他知道了這件事，一定要非常驚訝，因為這可敬的教授總以為自己是一個庸庸碌碌的人。

爲什麼人人都敬愛他呢？這是菊兒初時所疑惑不解的。他既不富，也不貴；既非少年，也不漂亮；凡是可以感動人的資格他一樣都沒有，然而他正如冬日的爐火，無論男女老少都不期然而然的會趨近他。他看似貧苦，却又時常在資助別人。他雖是個外國人，却是人人都是他的朋友。他雖已非復少年，而他的心還活潑潑地像童子一樣。他的面貌樸陋，性情奇特，但是許多人都愛看他的臉，也不以他的奇特的性情爲可厭。菊兒時時留心觀察他，要發明出他那引人之點在何處，最後她猜測必是那仁慈之心在裏面行奇事。他把他的愁悶都藏在翅膀底下，常轉着快樂的臉向人。他額上已略有縐痕，但是光陰老人念他待人的和善，所以祇輕輕的替他劃上幾道。他的嘴

上留着許多和愛的辭句和歡樂的笑聲的紀念痕他的眼中永不發冷氣逼人的光他的那雙大手好像專爲濟困扶危而生。

他身上的衣服也似沾染幾分那主人的大公無我的天性。他們都是寬寬蕩蕩的，看他穿在身上很舒服。他那寬大的背心彷彿在告訴人在這裏面藏着一個偉大的心，他的變了色的外衣也有一種和藹的氣象。他那膨脹的口袋足以證明柔嫩的小手常空着進去裝滿了出來，他的鞋子也顯得慈祥溫和，他的領頭也不像別人的那樣堅硬冷峭。

菊兒不禁自言自語道：『是了，不錯了。』因爲她的研究已有了心得，她知道一個人要是能用真誠的善意待他的同類，這人雖不過是一個肥大的德國教授，他吃飯時狼吞虎嚥，他窮得須自己補襪，在人們的眼光中也祇見他的美德和偉大而已。

菊兒極重視高尚的人格，而她更敬愛博學多才的人。所以當地知道裴教授的爲人更詳細時，她在她眼光中的身價也逐步增高。裴教授不喜歡自己張揚，所以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在本國學問道德都是數得上一等一的人物。直至有一天有一個他的同國人來看他，偶然和璠登女士談起，就洩露了這可喜的消息。菊兒又是聽璠登女士說了，纔知道的。從此她更敬重裴教授的爲人。

有一天又被她在無意中窺見了裴教授的學識的一斑。璠登女士在文學界中頗有聲望，菊兒全仗她的提挈，得常參與文學研究會。璠登女士知道菊兒的抱負不凡，頗有憐才之意，所以凡遇討論學術的會集，總使菊兒和裴教授也能列席。那一天晚上，她又帶他們去參與一個慶祝大會。

菊兒準備這一番去可以瞻仰那些一向所聞名而崇拜的偉人的風采了。一到了那裏，她那柔嫩的心上，不覺受了一下劇烈的震擊。呀！原來這些大人物也不過是尋常男女而已！她膽怯地偷眼看了一個詩人一眼。她往常讀這人的詩時，意想中彷彿見這人是一個餐風飲露的天上神仙。那知他也像旁人那樣大吃大喝，而且吃得格外有味。她失望地遊目四顧，所見所聞幾乎沒有一樣不和她的理想相衝突。一個大著作家守着兩口酒缸，一回倒向這邊，一回倒向那邊。一個著名的牧師明目張膽在和一個當代的美人胡調。那衆人景仰的大哲學家對着一杯香茶，不聲不響，似乎已經入睡；因為在他旁邊的那位女士太會說話，致使他沒有開口的機會。科學名家羣集着討論美術，年少的音樂家口講指劃的大演述騎馬的心得。所有到會的模範人物原來都是全世界尋常而又尋常的尋常人。

夜未過半，菊兒已覺心神眩亂，獨自退步在一個壁角裏閉目養神。一會，裴教授也來了過來。他的

神氣也沒有往常那麼高興，他腳跟還沒有站穩，已有四五個哲學家圍攏來各出其長，向他作智力的宣戰。他們的談話自然遠非菊兒所能領會，然而她聽了似覺很有趣。她默坐靜聽，漸漸明白他們正在把世界解拆成無數小塊，然後各人依據自己的理由把這無數小塊重行配合而成一個改良的新世界。宗教照律被指為無稽之談，惟有智力乃是獨一無二的主宰。菊兒對於哲學和心理學這一類的東西原是絕對的門外漢，當時她聽了這種偉人的議論彷彿一個被釋放的汽球，飄飄蕩蕩，又喜又驚，不知怎麼纔好。

她回頭瞧瞧裴教授取怎樣一種態度，那知裴教授也正望着她顏色異常嚴厲。見她回過頭來，就向她搖搖頭，又使眼色，要她走開。可是菊兒已聽出了神，她正要聽那些聰明的學者將一切舊的信仰滅絕了之後，將想出什麼可靠的新主張，如何肯走開？

裴教授爲人謙虛，不肯輕易發表意見。這天他瞧瞧菊兒和許多別的少年，他緊蹙雙眉，幾次想說一句話，因爲他深怕有些血氣未定的少年被這炫人的學說所誘惑，一旦誤入迷途，貽害終身。他忍之又忍，直至他們請他發表意見時，他纔把他那蘊蓄在胸中的一團正氣，借着他那洪鐘般的聲音，傾瀉而出；正顏厲色，爲宗教作辯護。這真是一場大戰，因爲那些聰明的學者的舌劍唇鎗鋒

利極了。但是他奮勇擁護正義，始終不肯伏輸。聽了他的話，菊兒恍然覺得世界已復了原狀。她默自承認舊的信仰到底比新學說可靠，上帝並不是盲目的勢力，永生並不是無稽之談。她覺得她已腳踏實地。裴教授直說得喉乾舌燥方纔住口，他雖如戰敗，其實絲毫未被屈服。當時菊兒很想鼓掌表示嘆賞，並向他伸謝，可是到底沒有胆量那麼幹，祇把當時的情形緊記在心上，從此對於裴教授更覺肅然起敬，因為她已明白高尚的德性比錢財、爵祿、智慧、美貌，更有價值。她想偉大如其果然如某智者所解柝的含着真理、尊嚴、誠心、三種原素，那末她這朋友裴教授非特是好人，簡直是個偉人了。

信他是偉人的心一天進步一天，於是菊兒每把他的一句鼓勵的話私認爲自己人格上的褒獎。她常自己囑咐自己不要辱沒了這個朋友。然而正當她最熱心的時候，她幾乎把一切都失去。這是完全由於一個紙摺帽子鈎引出來的：這天裴教授來教菊兒德文時，頭上戴着一頂紙摺的軍用帽，大概是雪囿替他戴上的，他沒有記得除去。他走進來照常說了一聲「你好啊。」就正正經經的坐了下來，先翻開書本高聲讀一篇雪萊的名著給菊兒聽，菊兒看了他這種神氣，不禁咬着下嘴唇，暗自想道：「可見得他到這裏來之前沒有先在鏡子裏照一下。」菊兒且不說穿，讓他

慢慢的自己去覺察，那時他必要放聲大笑。那「呵！呵！呵！」的笑聲是菊兒所最愛聽的。後來她聽他讀文聽得津津有味，幾乎把這滑稽的帽子完全忘了。讀罷了文，就開始講解。那時菊兒的眼光忽然又移到那帽子上，就吃吃笑個不住，把個裴教授弄得莫明其妙。他終於停了講帶着詫異的神氣問道：「馬小姐，你的教授的臉上有什麼東西引得你這樣好笑？難道你對我竟沒有絲毫敬畏，敢這樣頑皮麼？」

菊兒道：「先生，你帽子都忘記除去，叫人家怎麼能敬畏你？」

這心不在焉的教授板着臉用手向頭上一摸，把帽子除了下來，擎在手上細看一下，果向然着天「呵！呵！」大笑。他道：「啊！我明白了。這是雪，因那小鬼作弄我鬧這笑話。那沒有什麼要緊。但是這一次你如果再讀不好，那你就得戴這帽子了。」正在這時他一眼瞥見那帽子上的一幅畫圖，就把那帽子拆了恨恨的道：「我深願這一類的報紙不要進這屋裏來。這些不是小孩子所應該見的，也不是少年人所應該看的。這些不是好東西，最可惡就是寫這類東西的人。」菊兒斜過眼去一看，原來那畫圖上畫着一個瘋人，一個屍首，一個暴徒，一條毒蛇。她不由的心中起了恐慌，暗想這不要就是那火山週刊麼？急急翻過來找那報名，幸虧並不是火山週刊。後來她一想就是是也。

不要緊，好在她的著作登載時並沒有署名，人家怎麼會知道她寫的她？那裏知道她那一種一陣惶急一陣臉紅的窘相，早已給裴教授識透。因為裴教授雖看似百事漫不經心，其實他最能鑒貌辨色。他早知道菊兒能寫小說，而且在報館裏的事務所撞見她已非一次。但是她既然永沒有說起過，他就不去問她，雖然他心裏也極想瞧瞧她寫的東西究竟怎麼樣。這時他見了菊兒的神氣，就估量她一定會寫了什麼不願爲人見的東西，因此他很覺不自在。他並不像大概的人那樣對自己說道：『這事不與我相干，我沒有權柄過問。』他祇知道她是一個初離父母遠客他鄉的少年女郎，自己明知她向着陷阱走去而不去點醒她，正如眼看着嬰孩爬入井中而不加援救。這些思想彷彿電光那樣在他腦海中一閃，但是他臉上並不露些微痕蹟。他見菊兒很急遽的把報紙翻了過來，趁勢說道：『對啦，莫怪你不要看牠，這些本不是青年女郎應該看的東西。果然喜歡看的人也很多，但是我如果有兒子我甯可給他們火藥，也不願意讓他們弄這種害人的報紙。』菊兒用手拼命捻着桌衣角，低聲道：『未必盡是壞的，祇是引人笑罷了。既然受人歡迎，又何妨投人所好。很有幾個潔身自好的青年仗着這些所謂抒情小說而生活的。』

裴教授道：『威士忌（酒名）不是也有人歡迎麼？可是我想我和你決不肯因此而販賣威士忌。你



所說的那些潔身自好的青年，如果知道他們所種的禍根，將蔓延到如何程度，恐怕也要生出不忍之心了。他們不該把毒藥暗放在糖果裏給小孩子們吃啊。他們幹一種事業，總該先想一想啊！街上掃垃圾的人，不是還比他們的職業正當合理麼？」裴教授的說話中含着滿腔熱誠，他把那報紙摺成一團，投在火爐裏燒了，然後吐了一口氣道：「我極願把所有的這一類的報紙悉數付之一炬。」

菊兒注視着爐火，她的臉紅得像被火灼過了。她暗想：如果把她藏在樓上的那一堆報紙拿來燒起來，那纔好看哩。她又想起她那辛辛苦苦得來的錢，良心好像壓上了一塊石頭。忽然她又私自安慰道：「我所寫的並不是那樣。祇是無意識罷了，並不壞，所以我不必自尋煩惱。」於是她翻開了自己的書，規規矩矩的說道：「先生，我們還往下念不念？這遭我一定用心聽了。」

裴教授道：「我希望這樣。」他雖祇說了這幾個字，這幾個字中實含着一片深意。菊兒對着他那仁愛而含威風的眼光，不禁背上發熱，好像火山週刊這四個大字很顯著的印在額角上。

裴教授一走，她立刻回到自己房裏，檢出那些報紙，把每一篇她自己所寫的小說仔細重讀一回。裴教授的眼光略帶近視，看書時須用眼鏡。菊兒同他鬧着玩的時候，也曾搶來戴過一次，一望書

上的細字都放大了，樂得吃吃的笑。今天她正如搶了裴教授心理上的或是道德上的眼鏡來戴上，小說中那些以前她所不能覺察的壞處都一一的放出光芒，射住了她，使她坐立不安。她自己道：『真是荒謬的文字。若再如此弄下去，恐怕越弄越不是了。你看已經一篇比一篇荒謬得更甚。我爲了金錢二字，盲目地幹這損己害人的事。我知道一定是如此，因爲我若在清醒的時候不要說寫，就是一讀了這種文字也要覺得羞愧難當。唉！如果給家裏的人或是裴教授看見了怎麼得了！』一想到這裏，臉上就如火燒一樣的熱，也不敢再看，把那一捆報紙全投在火爐裏。融融的火光，幾乎把烟囪都燒著了。

她眼看着那些字紙蓬蓬勃勃由火焰而變成點點星紅的火灰，不禁深深的舒了一口氣道：『對啦。這種害人的東西還是請他到這裏面去最相宜。於其讓別人被我所製造的炸藥轟死，我寧可自己把屋子燒了。』

但是她一想到她三個月的辛勤所換來的成績，祇剩了這堆灰和膝上的若干金錢，不禁心爲之一沉。她無聊地坐在地上，打算該怎樣處置這所得的工資。她想了良久，繼不耐煩地自慰自道：『我想我也未必當真害了多少人。這個給我作我所費的光陰的代價也是應該的。唉！我幾乎希望我

這個人不要有良知就好了。有了良知真不方便。如果我不一定要按着良知行事，幹了壞事心中也沒有什麼不安，那不是很幸福麼！我有時幾乎不能不怪我的父母把這些事看的太認真的不是。」

「啊！菊兒，你切不可這樣想。你應該感謝天父使你有這樣認真的父母，而你應該從心底裏憐憫那些沒有這樣好的保護人替他們定下立身處世的準則的男女青年，因為這些規則在浮燥的青年看來彷彿是監牢裏的圍牆一樣的可惡，然而他們閱歷較深時自然能知道這牢牆似的準則實在是扶持他們，使不致爲澆薄的世風所衝動的堅固柱石。」

菊兒從此不再寫富於刺激性的小說，她斷定這樣得來的代價殊不足補償她性靈上的損失。可是她猛一回頭就趨向了另一極端，她專心研究修身勸世派的文字，結果她寫成了一篇小說，通篇盡是道德，他的文字幾乎不像小說，却像論文或是演講。她一面寫，一面心中很是懷疑。她想這樣的小說彷彿把他這樣一個活潑頑皮的少女喬裝成一個正顏厲色，衣服挺硬的老太太。她把這小說送到好幾處去出版，却竟沒有一處要買。她不禁慨然地佩服戴先生的高見，道德化的小說說是有銷路的。

然後她試編了一個兒童故事。這類的事她如果希望不大，就不難找到主顧，然而也祇有一個人允許她的稿費還略可滿足她的希望。這人是一個有德的老紳士，他以爲他的使命是在依着他的理想把這世界改成煥然一新。菊兒雖極喜歡爲兒童著述，然而她萬不能順着那人的理想，使所編的童話中所有的頑童因爲不肯到一處制定的主日學去，都被熊吃了，或是被野牛挑入海裏。自然她也不肯說那些肯到這主日學去的好孩子得種種獎賞。所以費了不少研究的功夫，依然是一無所得。菊兒決然蓋緊了墨水瓶道：『我的學識太淺，須得努力研究幾年再說。如果終於寫不出好東西，我就去掃垃圾過活也無所不可。總之爲人處世，無論幹什麼事情，總要能問心無愧。』

菊兒的心裏雖不住的在那裏騷擾改革，她的外表上依然是忙忙碌碌，和往日沒有什麼兩樣。她有時如比較少說話，神氣也沒有平日那麼活潑，然而除了裴教授也沒有別人注意她。裴教授自從那天對菊兒說了那番話後，不時在觀察她的神氣，看她究竟可曾受到什麼影響。雖然他從不曾和菊兒說起過什麼，他已看出菊兒已拋棄了她的文字生涯，因爲菊兒的右手的第二個手指上已不再沾染墨水。她這幾天晚上總是在樓下閒坐，報館裏不再有她的踪跡，她讀書非常用功，

足證她已立志把腦力改用在研究切實的功課上了。

裴教授用種種方法鼓勵誘掖她，使她的生活能感興趣。因為當她把筆擱起了之後，她在德文之外又研究了幾種別的學問，為她未來的生活建築了一個鞏固的基礎。

菊兒在喀克夫人那裏住得很愉快，也住得很久，直至六月初她纔告別回去。所有她相識的人知道她要走了，都觸動了別離的惆悵。孩子們只是悶悶不樂，裴教授把滿頭的頭髮擾得像一匹刺蝟，因為他極煩惱的時候總喜歡把頭髮亂搓。

她在動身的上一天晚上，纔親口對裴教授說她要回家去了。裴教授道：「回家去！你何等幸福，有家可以回去！」就退坐在屋角裏默默的拉嘴上的鬍鬚，菊兒自去和其餘的人閒話。

菊兒因為明天動身很早，所以隔夜就和他們握手道再會。輪到了裴教授，她就滿含熱誠的說道：「先生，你如果經過我們那裏，切不可忘了來深候我。你如忘了我，我不能寬恕你，因為我願意他們都能見見我的朋友。」

裴教授又驚喜又懇切地說道：「真的麼？要我來麼？」

菊兒道：「自然。下個月就來罷。洛立今年畢業，你或者喜歡去參觀一下我們那裏行畢業典禮的。」

儀式。」

裴教授忽然改變了語調道：「你所說的那人是你的最要好的朋友麼？」

菊兒道：「是啊，那是我們的洛立。我們是很要好的。我願意能介紹你和他相識。」說着她抬起頭來。這時她滿心在細味將來使這兩個好朋友相見時的愉快，絕沒有別的意念。及至抬頭瞥見了裴教授臉上的神色，忽然使她想起洛立對她的交情，或者還不止尋常的最要好的朋友，不知爲什麼這樣一想，臉上就覺得熱起來。她越要裝作若無其事，臉上越熱得厲害，若沒有雪团坐在她的膝上，她將不知如何是好了。幸虧那孩子在這時回過頭來，伸起一雙小臂，緊緊抱住她的頸項，她得設法把臉藏過，希望沒有被裴教授看見。可是裴教授早已看見了，他自己臉上那種驚喜懇切的神氣立即消失，恢復了他向日的態度，歎然道：「那時恐怕我來不及趕到。可是我預祝你的朋友一切勝利。祝你們大家幸福。願上帝賜福給你。」於是他熱誠地同菊兒拉了手，肩負着雪团大踏步走了出去。但是當他那兩個外甥睡靜了之後，他獨自對着爐火出神，面含倦容，無家可歸的愁悶重重的壓在他心上。他偶然想起菊兒，想起方纔那孩子坐在她膝上時的神氣，想起她臉上那種慈愛的容光，他把兩手托住了頭想了一分鐘，突然站起來在滿屋中踱來踱去，像是找什

麼找不到的東西。「唉！那沒有我的分！我不必去想她！」他自言自語的說。於是他走近他外甥的牀前，癡立了一陣，俯首在兩個孩子的額上吻了一下，又回到了火爐邊，拿下他那不常用的短笛來玩了一陣，又翻開派拉圖的學說來看了幾頁。他極力自己排遣，可是那一對魯莽的孩子，一枝短笛，一本派拉圖的學說，終於不能墊補他可望而不可得的家庭，妻子，和兒女。

第二天早上，菊兒雖動身得很早，他已在車站上送行。虧得有他這一送，使菊兒在寂寞旅途中彷彿見這一個親切而滿含笑容的臉常在她眼前。並且還有一束紫羅蘭同她作伴。她歡然地自思道：「好呀。冬天已過去了，我不會寫成一本書，也沒有賺了多少錢，可是我已交得一個最有價值的朋友，我必要終生保住他的友誼。」

## 第十二章 心之創痕

無論他是憑的什麼理由，洛立這一年確會下了死勁用功，因為他畢業時居然能名列最優等，而且當他在行畢業典禮時用拉丁文演說的那一篇，那姿勢和聲調直可以媲美於古時的演說名家，這是他的親友們這樣說的。那天同他要好的那幾個人全都到會觀禮，他的祖父是啊啲得意到了不得！馬先生，馬夫人，約翰，美格，菊兒，培德，和其餘的朋友圍住他，把他當作蓋世英雄看待。這種畢業時的榮耀在當局者年輕氣壯，往往看作平淡無奇，到後來纔知道這也是人生不可多得的風光中的一種。

會終客散，洛立送馬氏的三姊妹出來，看她們上了車，微笑道：『我不得不在這裏吃這一頓討厭的夜飯，明天我一定一早就回來，你們照老規矩到車站上來接我，可以嗎？』他雖說你們，其實是專指菊兒，因為這老規矩祇有她一個人遵守。今天她更不忍拒絕他的要求，所以她熱誠地說道：『洛立，無論天晴天雨，我一定來接你。我當吹着『歡迎壯士榮歸』的調子在前替你開路。』  
洛立謝了她，他那謝字中含着一種不可測的表情，使菊兒心中打了一個寒噤了。不得！他將向我



開口了！那怎麼辦呢！

清夜的深思和早晨的功作消除了她的恐慌。她想這是我的過慮罷了。他早已該料到我的回答是什麼，又何必多這麼一回事呢？到了約定的時間，她毅然向車站出發，私自祝禱洛立不要給難題目叫她解決。她順道去拜訪了美格，和那對雙胞胎胡纏了一陣，心胆更覺略壯。但是當她到了車站上，一見那魁梧的好青年正射箭似地向自己飛來，又不禁想轉身逃走了。

兩人距離漸近，祇聽見洛立高聲道：「菊兒，你的喇叭呢？」

菊兒道：「忘記帶來。」她心下頓覺一鬆，這樣的招呼那裏像情人口吻。往常她每次來接洛立，是和他挽臂同行，這次她却沒有那麼幹，洛立也並不抱怨她。啊！那就是不好的象徵！一路上洛立儘着咕咕略略談的盡是不相干的話，直到他們轉入一條小巷，他忽然把脚步放慢，說話也沒有方纔那樣流利。最後他竟有幾分鐘不說話，好像有什麼話梗住在喉嚨裏不敢吐出來的神氣。菊兒覺得這樣太危險，免不得要想一句話打破這可怕的靜默，猝然問道：「這次你可以舒舒服服度這冗長的假期了。」

洛立道：「是呀，我也想能這樣。」他那堅決的聲音引得菊兒抬起頭來，一見了洛立臉上的神色，

菊兒就知道不對了。她所最怕逢到的時辰到了。牠不由自主的搖手作哀求聲道：『洛立，不要，我求你不要這樣。』

洛立突然把臉漲得血紅，奮興地說道：『我不能不說，你必須靜聽。菊兒，沒有法子，我們遲早須走這一步，能早一天解決就早一天安心。』

菊兒無可奈何地說道：『那你愛說什麼快說罷，我在這裏聽哩。』

洛立固然是一個血氣未定的青年，但是他的用情却很真摯。他明知知道這不是容易解決的問題，也要把自己的心事向愛人表白一番，說出了之後就是爲她一死也是情願的。他這時情感的奮發到了極點，雖然極力把心鎮住，聲音中已帶着唏噓。『菊兒，我從初見你時就已種下了愛根……真是沒法的事，你待我太好……我幾次想向你表白，你總不給我機會。我今天明明白白同你說了，你必得給我一個確切的回音。我再不能這樣延宕下去了。』

菊兒萬不料事到臨頭，竟是這樣難於應付，長嘆一聲道：『我原想免了你這一個難關，我以爲你總能諒解。』

洛立道：『我也知道但是女，子的心理很難測你總不能捉摸她們的真意所在有時她心裏明明

說『是』，口裏却偏說『非』，弄得人家走頭無路。

菊兒道：『我却不是這樣。我始終不會有意要使你迷戀着我。我所以離家遠去也就是爲要使你對我能漸漸淡忘。』

洛立道：『我早料到是這樣，這恰足以代表你的性情。但是沒有用，我反而因此越愛你。我爲要討你的好，所以這一年中絕不敢偷懶。凡是打彈子等一切你所不贊成的事我都屏絕不幹。我耐着性等你，絕不會說過一句抱怨的話，因爲我希望你總有一天能愛我，雖然我也知道像我這樣庸俗無能的人殊不足當你的愛……』說到這裏喉嚨已失了常度，不能再說，祇得低頭把蝴蝶花一片一片的撕下來，以躲過他唇吻的顫動。

菊兒道：『不要那麼說。是我沒福消受你的愛罷了。我很感激你，也很尊重你，敬愛你。我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不能如你所希望我那樣愛你。我曾試過，無奈總不能改移我對於你的感情。既然我沒有愛你的真心，而勉強說愛你，那不是說謊麼？』

洛立道：『菊兒，真的麼？不可挽回了麼？』他又突然轉身正對着菊兒，握住菊兒的兩手道：『我愛真的麼？真的麼？』他兩眼中的表情彷彿在菊兒的心窩上刺了幾下。

這時他們已穿過了樹林，距離籬笆沒有幾步了。當菊兒硬着心腸說了「真的」兩字時，洛立無力地把她的手放了，轉過身來像是要向前走，無奈他已沒有勇氣跳過那籬笆了。他把頭靠在沾滿了青苔的竹柱子上，不動也不作聲。菊兒不禁慌了，輕輕拍着他的肩道：「洛立，洛立，我非常抱歉，千萬分的抱歉。若果然於實際上有益，我就是殺了自己都願意。你爲什麼要這樣呢？我也不是不得已呀。你知道愛情生於自然，不是人力所能勉強的。」這時菊兒想起了洛立的種種好處，而自己今天却這樣報答他，也不禁暗罵自己的冷酷無情。

祇聽洛立從衣袖蒙住的嘴裏迸出一句道：「有時也辦得到。」

菊兒果決地答道：「我不信這是正當的愛情。我甯可不幹。」

兩個人暫時都沒有說話，四圍靜悄悄祇有歡樂的小鳥在河邊的楊柳樹上唱和作樂，地上的野草被風吹動，發出蕭蕭的聲音。靜默了幾分鐘，菊兒忽的將身坐定，在籬笆腳邊的石級上正色道：「洛立，我有幾句話要同你說。」

洛立彷彿受了鎗彈轟擊似地一跳，仰起頭來惡狠狠地望着她道：「菊兒，且不要向我提起這事，我現在受不住這刺激。」

菊兒不解他爲什麼這樣暴厲，反問他道：『向你提起什麼？』

洛立道：『說你愛那老頭兒。』

菊兒道：『那一個老頭兒？』心想他大概是說他的祖父。

洛立道：『自然是你信上時常說起的那個鬼教授。如果你說愛他，我一定要同他拼命。』說着他緊握雙拳，眼含怒光，有和裴教授誓不兩立的神氣。

菊兒要笑，却又不敢笑。她和婉地說道：『洛立，不要錯怪人，他並不是老頭兒，也不是什麼壞人，他是善良而和霽可親，除了你他就是我的最要好的朋友。你切不可意氣用事，我深願我們兩人能保持向日的友誼。可是你如果得罪了我那教授，我不免要生氣。我絕沒有愛他或愛任何人的意思。』

洛立道：『將來你必要愛他。那時我將置身何地呢？』

菊兒道：『你也將乖乖的另找了一個愛人，很愉快地過你的新生活，把這些懊惱事完全忘諸腦後。』

洛立頓足道：『我不愛別人。我永不能把你忘了。啊！永不！永不！』

菊兒不禁嘆一口氣道：「那怎麼弄呢？你還沒有知道我要同你說的是什麼。就先著起急來了。你且坐下來聽我說啊。須知我實在是爲你將來的幸福起見。」唉！她想用理智來勸慰他，正足以證明她對於戀愛全然沒有經驗罷了。

洛立見她最後這幾句話中似含着一線希望，就倒身橫在她腳邊的草地上，左手托着頭，靠在石級上仰着臉坐候她頒佈福音。這樣的設備使菊兒這一方面更難措辭了。他這樣用可憐而滿含熱情的眼光射住了她，叫她更何忍說使他聽了傷心的話。她用柔和的手溫柔地把他的頭推開，撫摩着他那軟如綿的細髮道：「母親的意見正和我一樣。她也以爲我們兩人不相配，因爲我們都是性情暴躁，意志堅強。如果我們順着一時高興：『噫：那個：』菊兒格格的竟說不下去，洛立却喜得眉飛色舞道：『結了婚：：不，那不用顧慮，我們決不會起衝突，祇要你能愛我，你一定能把我化成一個十全的聖人，因爲你沒有什麼事辦不到的。』

菊兒道：「我不能。我已試過幾次，總歸失敗。這事關係我們終身的幸福，我殊不敢冒險一試。我們的性情不相融洽，也永不能強使融洽，所以我們兩人只可做一世的朋友，不必再存別的希望。洛立很不佩服地嘆道：『不能，我一定不能捨棄這希望。』

菊兒已被他纏得智窮力竭，祇得哀告道：「洛立，你須不能任性使氣，你總得諒解我的苦衷。」  
洛立道：「我什麼都不管，我也不願意諒解你的所謂苦衷。我的心已被你揉碎，還顧什麼別的？！你這人簡直全無心肝！」

菊兒道：「果然能沒有心肝就好了。」說時聲音略帶震動。洛立想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於是轉過頭來把全身所有能感化人的勢力完全收集在聲帶之中，發出足以融化鑽石心腸的聲音說道：「我的愛人，不要使我們失望。人人都在望這件事的成功。祖父早有此心，你家中的人也都贊成。我沒有你生活還有什麼趣味？應允了罷，我的幸福全在你這一句話中。好罷，你可憐我罷。」

當時菊兒自己也不知道怎能這樣大的力量堅持到底，始終不被他所感動。這千鈞一髮的時侯最難把持，但是她知道她不愛她的洛立，而且終於不能愛他，不如早揮慧劍，斬斷情絲，所以她硬着頭皮答道：「憑良心說，我決不能允諾你。將來你自然能明白我的見解不錯，因而將感激我了。」

洛立氣得跳起來道：「果然有這一天我就不是人。」

菊兒道：「自然，你等着就是了。不久你的氣就會平下去。你將遇到一個又美又能幹的女郎，她將

一心一意的愛你，成爲你理想中的愛妻。我就沒有這種資格。我是又粗俗又蠢，性情又古怪，年紀也太大了，你難免憎厭我，那時我們就不免要吵嘴了。你看現在我們就時常吵嘴。我不喜歡在漂亮的應酬場中走動，而你却喜歡，我是一天都離不得紙筆墨水的，你見了必要不高興；於是我們就要感到不快活，痛恨我們鑄成了大錯，可是到了那時後悔不是嫌遲了麼？

洛立殊不耐煩靜聽這些不入耳的猜度，憤然道：「還有別的話麼？」

菊兒道：「暫時也沒有什麼別的話了。不過我確信我自己並沒有結婚的意思。我現在的生活不是自由很滿意麼？恐怕也沒有一個人使我值得爲他犧牲了我的自由。」

洛立道：「我比你明白得多。你眼前是這樣想，但是到那時你將愛了某人，愛他到了極點。你將爲了他性命都不顧。我知道一定是如此，你是這一路的人。那時我只得站在旁邊，看你們罷了。」說着他把帽子拉下來，猛向草地一擲，面容慘厲得可怕。

菊兒也有點不耐煩了，大聲道：「果然有這樣一個人，有本領感動得我不由自主的愛了他，我自願爲了他性命都不顧。你愛怎麼樣也只得由你罷了。我已盡了我的能力，你總不聽我的話，叫我有什麼方法，你也太不顧人家的難受了。我永遠是你的好朋友，可是決不能做你的妻子，信



不信由你再不用多說了。」

這幾句話彷彿火種投入了火藥裏，洛立面對着菊兒痴立了幾分鐘，像是一時不知所措的神氣，突然迅捷地轉身向反對方面奔去，決裂地說道：「菊兒，你不要後悔。」

他的臉容使菊兒吃驚。菊兒不驚高聲叫道：「你到什麼地方去？」

洛立道：「到魔鬼那裏去。」

菊兒見他直向河邊奔去，急得手足無措。但是洛立決不是那種無意識的青年，小有挫折就承受不住，去向死神求解脫。他腦海中絕不會想到尋死的事，他祇因一時不知道應該把自己的身體怎樣處置，惘然的奔到河邊，又惘然的跳入一條小船，用盡生平氣力向河中心划去。菊兒知道他想借此打退心中的苦悶，不禁噓了一口長氣道：「這到是好主意，他回來時一定是心平氣和，溫順如綿羊，反使我不敢見他了。」於是她轉身獨自緩步走回家去，心中感到莫明其妙的不安，彷彿曾殺死一個無辜的小生物，偷偷的埋在樹葉底下時一樣的難過。一路上她自思道：「我得去關照勞倫斯老先生一聲，使他能安慰這可憐的孩子。唉！他如果愛培德多好呢！也許將來他能愛她，可是她的態度又不免使我懷疑。哎！怎麼有許多女子常喜歡用假情假意去戲弄人，我看

了一個這樣的臉已經夠受了。』

她想打發別人總不如她自己去的能說得清楚，所以她一直先到勞倫斯老先生那裏。她很勇敢地把經過的情形詳細說給他聽。她十分痛恨自己的冷淡寡情。她哭着請求老先生的恕罪。所以老先生雖是非常失望，也不忍說一句責備她的話。他真不信洛立這樣討人歡喜的孩子怎麼還有人說不愛他呢，然而他比菊兒更有見地，知道愛情是不能強迫的，所以他祇悽然的搖了一搖頭。菊兒的最後幾句話使他焦急異常，他深怕洛立少年氣盛，一旦失意情場，竟致於自暴自棄。他決意要設法開導他。

當洛立回到家裏時已是疲乏不堪，可是態度頗鎮靜，他的祖父也不向他提起什麼。祖孫兩人各裝作若無其事的神氣。初時還可以勉強敷衍，及至晚飯之後兩人對坐閒談時就不對勁了。往常這時候是他們一天中最高興的時候，今天却無論如何總振作不起精神。最後洛立再也坐不住了，就起身走近鋼琴前隨意撫弄。通花園的窗子是開着的，菊兒正同培德在花園裏散步，聲聲琴音打在菊兒心上，雖然素稱音樂大家的培德今天也未必能比她姊姊更能領略此中的深意了。年老的祖父含着滿腔同情心，想向他表白幾句，而又不知應該如何表白。祇點頭道：『好雖是

好，可惜太淒切，足以引人下淚。孩子，試彈一首比較雄壯的歌曲。」

洛立依言轉入了一首雄壯活潑的曲調，正彈得好好的，忽然聽見馬夫人的聲音說道：「菊兒，我愛，這裏來，我正需要你。」

啊！這幾句正是洛立心中想說而不得說的話，他聽了心中一感動，手中就錯了音節。琴聲突然停止，彈琴的人默坐在黑暗中像是呆住了。

老先生低聲自語道：「我已忍無可忍了。」於是他顫巍巍的站起身來，摸索着到鋼琴邊，把兩手扶住洛立的兩個肩頭，發出慈母似的聲音說道：「我兒，我已知道。我已知道。」

起初沒有回音，然後洛立厲聲問道：「誰同你說的？」

老先生道：「菊兒自己。」

洛立道：「那就是了。」說着他很不耐煩的推開祖父的雙手，因為他雖則感激祖父的慈愛，却又不願受人家的憐憫。

老先生十分和氣地說道：「不，我還有一句話要說，說過就完了。大概你這幾天未必有心緒在家裏住了。」

洛立傲然道：「我殊不願意爲了一個女子逃走。菊兒總沒有能力禁止我使我不和她見面，我將老站在她面前，看她怎麼樣。」

老先生道：「那就不像你這厚道的君子了。我雖也失望，但是她也是不由自主的。你現在祇有暫時走開幾時。你願意到那裏去呢？」

洛立道：「隨便什麼地方都好，本來我這軀壳也早已可有可無了。」說着一陣慘笑，使他祖父聽了非常刺耳，不禁長嘆一聲道：「孩子，你是個好男兒，萬不可爲了這種失意事就輕舉忘動。你爲什麼不照你所預定的計劃出去旅行一次，把這事忘了？」

洛立道：「我不能。」

老先生道：「你早不是常鬧着要出去旅行麼？我不是允許你等大學畢業後你可以去麼？」

洛立道：「啊，可是我不想獨自出去。」說了這一句他急轉身走了開去，這時他臉上的表情幸虧不啻給他祖父看見。

老先生道：「你本不需獨自去，有一個人早已預備好願意跟隨你到無論什麼地方。」

洛立不覺停了脚步道：「祖父，那是誰？」

老先生道：『是我自己。』

洛立急走回來，伸出右手，沙啞着喉嚨說道：『我真是個自私自利的畜生。但是：祖父啊，你是明白的。』

老先生道：『唉！上帝鑒臨，我自己是過來人，怎麼能不明白？我年輕時經歷過一次，第二次就是爲了你的父親。孩子，你且安安靖靖的坐在這裏聽我說。一切都已籌備好，立刻可以實行。』說着他緊緊拉住洛立的手，好像怕他也像他父親一樣脫手逃走。

洛立坐下來無可無不可的問道：『祖父，那請你說啊。』

老先生道：『在倫敦有些商務上的事須料理，我本想讓你去走一趟，可是細想還是我自己去的妥當。這裏的事勃羅克自能調度，本來現在一切都是我們夥伴們在替我辦，我不過佔住這位置，等你來接手罷了，所以隨時可以走開。』

洛立雖然感激他用心的深切，可是私下計算如果真要出去畢竟還是獨自去的來得自由自在，所以就慨然說道：『祖父，你生平最恨出遠門，況且你已是這樣大的年紀，我實不忍使你受這辛苦。』老先生早已識透他的心思，却偏要從中作梗。因爲他深知人當心緒惡劣的時候什麼都幹

得出來，放他獨自出去很不妥當。所以他也顧不得跋涉長途的辛苦，挺了一挺胸說道：『你真看輕我，我還不至於老得如此沒用。我靜得太久了，也該活動活動。我的老骨頭決不致吃苦，因為在今日之下出門正和坐在這安樂椅上一樣的舒服。』

洛立沒有說什麼，可是聽他的神氣就可以知道他心正不舒服。所以老先生急急的接下去說道：『我去並不使你累贅。我所以要和你同去無非想使你比把我獨自丟在家裏安心些。我原不是一步不放的黏着你，你儘可以隨意到處漫遊，我却另有我的娛樂方法。我在巴黎倫敦都有朋友，我想去拜訪他們，同時你就可以到意大利，德國，瑞士，盡心盡意去欣賞音樂，圖畫，風景，和奇事。』洛立的心靈本已完全破裂，他看那茫茫前途彷彿是一片廣大無垠的沙漠。這時他聽了那老人的最後一句話，那已破的心靈出於意外的跳動了一下，那廣大無垠的沙漠驀然顯出一兩處青青的草地。他嘆了一口氣，無精打彩的說道：『祖父，隨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辦，在我無論到什麼地方總不過如此。』

祖父道：『年老的祖父所望的祇有你，孩子你須記着這句話。我給你完全的自由，可是你必須用得正當。洛立，請你允諾我。』

洛立道：『祖父，你要我怎樣就怎樣。』

老人想道：『那很好。你現在似呼這樣一句話是無關緊要，可是到那時你必能用着這個許諾而免了許多不幸，你看着就是了。』

勞倫斯老先生真能辦事。他趁着鐵正燒得火燙的時候把他一氣打成，所以不等那孩子來得及反悔，他們已經起程了。在預備行裝的時候，洛立自不免像一般失意情場中的少年一樣，一忽兒憤懣，一忽兒暴躁，一忽兒蹙額深思。他吃東西也不知味道，穿衣服也不求整潔，一天到晚借着鋼琴解悶。他有意和菊兒避面，僅僅時常隔着玻璃窗目不轉睛的向她看。他的面容愁慘得可怕，使菊兒見了心中好像犯了重罪。他永不肯向人訴說自己的苦楚，也不讓一個人安慰他或是向他表同情。當他動身的時候，人人都代他歡喜，祝頌他這一去能把愁悶掃除，快快樂樂的回來。他自然不禁暗笑他們的愚妄，他自信自己用情的真摯，無論如何決沒有方法醫治他心中的創痕。別離的時候已到，洛立強抑住一切不快的感想，裝作非常高興的和衆人握手告別。及至輪到馬夫人，夫人吻着他用慈母似的聲音囑咐了幾句。到此洛立真有點不能自持了，他匆匆了結了這話別禮，彷彿逃走那樣轉身就走。菊兒痴立了一分鐘，忽然一轉念又跟了他出去。想他如果回過

頭來，當向他揮揮手巾。他果然回過頭來，而且又走回來把手扶在菊兒腰裏，發生又可憐又動人的聲音道：『唉！菊兒，你不能麼？』

菊兒道：『洛立，我愛，我也未嘗不希望能如你的意。』

略靜默了一忽兒，洛立挺身體道：『這就是了。沒有什麼要緊。』說罷就不再說第二句話，一直走了出去。但是菊兒的心裏殊不能處之坦然。她所感的痛苦正如親手刺死了一個最要好的朋友。她知道洛立從此一去，回來已不再是她的洛立了。



## 第十三章 愁雲

那年春末，菊兒從紐約回來的時候，就直顯的看得出培德的神色不對。家裏的人從不會說起過這事，也似覺沒有一個人覺察。因為這病徵逐漸而來，所以天天見慣的人絕不會看得出；但是在久別重逢的人，却是很注目的。菊兒一見了她妹妹的臉，心上就似壓上了一塊重鐵。培德的臉並不比前蒼白得厲害，比上年秋天也祇略略消瘦了些，但是臉上發出一種奇異的光輝，彷彿肉身已在很慢很慢的化去，超凡的光芒透過了那層薄薄的皮肉，照在外面，使人見了悚然起敬。菊兒雖然覺得，但是當時她並不會說什麼。後來她見培德似乎精神愉快，人人對於培德的康健似乎很有希望，她初見時所受的影響也就改了一部分的勢力。加了她那時爲了自己的事，心煩意亂，更那有心緒爲別人憂慮。但是當洛立走了之後，一切又變成風平浪靜，她心中那不可捉摸的恐慌又復起來，時刻纏繞着她。她已在父母前懺悔了她在文字上所犯的罪，也已得了父母的赦免。但是當她把她的私蓄拿出來說要用這個供給培德去山上養病時，培德極力向她稱謝，但是求他們不要使她走得離家太遠，所以結果仍議決讓她到海濱去住幾時，在那裏她可以多得新鮮

空氣，而且得了海風的薰染，或者能使她的臉上添些血色。外婆自然離不開那一對小外孫，所以就由菊兒伴着培德到那清靜的海濱。

這並不是一處時髦的養病所。雖然也有許多和藹可親的人，菊兒和培德並不會結識了幾個。培德本來怕和生人交際，菊兒全心都裹在她妹妹身上，更那有閑情去招呼別人。所以這姊妹兩人真可說是相依爲命，無論到什麼地方總沒有一分鐘不在一塊兒，彷彿知道遠別就在目前了。人家也常看着這一強一弱的兩姊妹，發生同情的嘆息。

唉！遠別就在目前，她們豈有不覺得的！祇是大家不忍說出，因爲我們對於至親至愛的人雖明知道已到此地步，總不敢這樣想。菊兒覺得自己的心和培德的心中間似乎忽然加上了一層薄膜。她幾次想舉手把這膜打破，然而一轉念問又以為還是不說的好。她不解她所見得到的，何以父母反似見不到，而私心也惟願他們見不到。在海濱上住了幾日，她更明白她的疑慮不久就將變成事實，然而她寫信給父母時仍絕口不忍提起。她想等培德從海濱回去時他們一見自會明白，殊不必預先去恐嚇他們。她又想不知培德自己究竟可會猜透這可痛的玄機。她每當枕着她姊姊的膝蓋，躺在溫暖的石上受海風的吹拂，聽海水汨汨之聲時，心中在想些什麼。

有一天培德自己先同她提起這事了。那天她閉目躺在那裏沒有絲毫聲息，菊兒以爲她已睡熟，就把手中的書放在地上，愁容滿面的注視着她，想從她那慘白無血色的臉上找出一線希望。結果殊不能使她滿意。培德的雙頰已瘦得頰骨突出，兩手柔弱無力，連幾塊小石子都拿不起來。唉！培德漸漸的將離她而遠去了。她自然而然的把那懷中的至寶挾得緊緊的，兩眼被淚珠蒙住，什麼都看不出。及至她偷偷的拭去了淚痕，方纔知道培德正掙大了眼望着她。培德輕輕撫摩她的面頰，柔聲說道：「菊兒，好姊姊，你知道了也好。我久已想同你說，無奈總說不出口。」

菊兒喉中梗塞住，說不出一句話，祇把自己的臉貼着培德的臉，因爲傷痛已極，反而哭不出了。這時她往日的勇氣早已消失盡絕，轉是培德雙手抱着她的頸項，極力撫慰她，附着她的耳柔聲說道：「好姊姊，我已知道了多時，現在看得極尋常，想起並不怎樣難受。你也不用爲我傷心，我覺得還是那麼了好。真的還是那麼的好。」

菊兒道：「你上年秋天所以鬱鬱不樂，可是就爲了這個緣故麼？你未必那時就覺得，而竟默默的藏在心裏不告訴一個人罷？」

培德道：「是啊，我那時就已經失望，可是還不肯自認。我常希望這是一種病人的幻想，所以也就

不願意去使人家代我憂急。但是每次我見你們這樣康健愉快，對於將來有遠大的希望，而我自己覺得永不能再像你們一樣，咳，菊兒，那時我心裏非常痛苦！」

菊兒道：「啊培德，而你竟不同我說，你竟不讓我安慰你，幫助你！你何以這樣忍心，竟把我關出在門外，不讓我略略分任你的痛苦！」她的說話中充滿着柔和的抱怨口氣，而她心中十分痛惜培德這一向獨力和病魔作戰，快快樂樂的背負着十字架。

培德道：「也許這樣辦法是不對，然而我的確是一片好意。我自己也識不準我的病究竟怎麼樣，別人也從不會說過什麼，我總希望一切全是我的幻想。如果沒有什麼事，又何必白叫你們吃驚。母親爲了美格已是很操心，哀梅又不在家，你又和洛立相處得十分愉快；在當時我總以爲你們是極要好的。」

菊兒道：「培德，我還以爲你愛他哩。我因爲不能愛他，所以特地避開。」培德聽了像是非常驚訝。菊兒不禁微笑，柔聲道：「寶貝，然則你竟沒有這種意思麼？我從前深怕是這樣。我以爲你這可憐的小心眼中正充滿着失戀的悲哀。」

培德一片天真地說道：「菊兒，那有此事？我明知道他十分愛你，又怎樣會起這種心思。我果然十

分愛他。你看他待我這樣好，我又怎能說不愛他呢？但是我對他的愛情祇是兄妹的愛罷了，我有時的確希望他能成爲我的哥哥。」

菊兒堅決地說道：「決不能由我而成，還有哀梅在那裏。他們兩人很合式。但是現在我也沒有心緒提這些事，我別的都管，祇要你能身體健全就是了。培德，你的病必定能治好。」

培德道：「我希望能治好的心豈不和你一樣，無奈我自己覺得精神一天不如一天。菊兒，我這個人正如海潮退去時那樣去得雖慢，可是你決不能止住牠，叫牠不去。」

菊兒奮興地說道：「必須止住牠，不叫牠去。培德，你還不會到退潮的時候，你還祇有十九歲，年輕得很哩。培德，我不能讓你去。我當想種種方法爲你戰退病魔。我無論如何必當設法挽留你。必定有方法，不致於會嫌太遲。上帝必不致於忍心把我手裏奪去。」她說這句話時頗露着憤憤不平之色，因爲她的天性本不及培德那樣肯順服天父的意旨。

忠心篤厚的人決不把熱心兩字終日放在口上，可是他們的一舉一動處處足以表示他們的熱心。譬如培德你要她演講她那極大的信心，她是講不出的。她正如一個對人絕不知猜疑的小孩子，不問情由把一切都託給我們衆人的父母，上帝和自然。她確信他們也祇有他們，能教練我們

的心靈和精神，使適合於現在的生命和未來的生命。她職了菊兒的話，並不放出聖人的面目來責備她，祇緊緊貼在她身上，用無聲的言語互相慰藉，她那裏說得出『我樂於離去這世界』這句話呢？現在的生活在他是何等甜蜜啊！靜默了良久，她纔哽咽着說道：『我當努力順從天父的意旨。』這兩人已忍不住涕泗滂滂了。

哭了一陣，培德纔住了哭道：『我們回家時你可要同他們說明這事？』

菊兒嘆息道：『我想不用說他們也看得出了。』

培德道：『竟看不出也未可知。我聽說最親愛的人對於這種事往往是最盲目。如果他們竟看不出，請你代我向他們說明。我不願有瞞人的事，而且預先使他們有了防備，臨時也就不致十分悲傷。美格有約翰和她的孩子安慰她，但是菊兒，你當替我安慰父母，可以不可以？』

菊兒強作歡然道：『我盡我的能力就是。但是，培德，我還不肯失望。我總以為這是病人的幻想，決不讓你信他能成爲事實。』

培德閉目深思了一分鐘，然後用極和平的聲音說道：『我也不知應該怎樣說法。除了你，我也決不敢同別人說。因爲這些話祇有同我的菊兒，我還能勉強說得出。我常有一種感想，似乎天意本

不想要我在這世上住得甚久，我不像你們其餘的人。我從不像你們那樣爲將來打算，我永不會想到結婚等事，我以爲我僅僅是一個愚蠢的小培德，在家裏靜靜的過活，不能幹什麼事。我永想不到什麼他方去，所以我現在最感痛苦的就是不久就要遠離你們一切的人了。我並不覺得恐懼，然而我雖然到天堂上去恐怕也難免思家的痛苦。

菊兒不能說什麼，四圍靜悄悄的祇聽見微風的嘆息和海潮的澎湃。一隻白色的海鷗在她們面前飛過，陽光照在他的胸上發出如銀的光輝。培德一眼不閃的注視着他，直到牠飛得看不見。她的眼光中滿現着愁悶的神色。一隻灰色的小沙鳥在海濱上輕步跳躍，低聲唧唧的自言自語，彷彿在欣賞陽光和海景。當他跳近培德時，用滿儲友誼的眼光向她看了一眼，就坐在一塊溫暖的石上整理毛羽，神情極其自然。培德向她微笑，心中也似鬆爽了些。她道：「可愛的小鳥，菊兒，你看他是何等馴服！我以爲小沙鳥比海鷗更覺可愛，他們不是那麼野性，也不是那麼漂亮，他們是愉快的不避人的小東西。去年夏季我常稱他們爲我的鳥，母親也說他們正像我：樸素而勤懇的小動物，喜歡住在海邊上獨自很知足的唱歌消遣。菊兒，你是海鷗，壯健而疏野，喜歡在狂風大雨中翱翔過海，遍遊各處。美格是鴿子，哀梅正像她所詠的詩中的百靈雀，她常想飛入雲端中而結

果依然掉在窠裏。可愛的小孩子，她的志望雖是遠大，心却是良善而柔順的。她無論飛得怎麼高，總不會忘了家中的人。我深願能再見他一面，但是唉！她似乎離我們遠極了。

菊兒道：「她開春後就回來了，那時你可以同她談笑歡樂。我必將使你到那時已變得紅潤壯健。」

培德道：「菊兒，好姊妹，不必再存這種希望，空存這希望又有什麼用呢？我們也不必悲傷，趁這幾時再快快樂樂的相伴幾天。我並沒有什麼痛苦，我想祇要你能幫我的忙，這潮退時一定是很舒服的。」

菊兒俯首吻着那和平安靖的臉，在這一吻之中她把她的靈魂身體完全供獻給她的妹妹。

菊兒說得不錯，她們回家的時候果然不用同父母說明，父母早已很顯著的看出了他們所不願見的現象。培德路上受了些辛苦，一到家就上床去歇息。當菊兒侍候她睡安後走下樓去，一見那情形，就知道已不用她報告了，因為父親把頭靠在火爐板上，聽見她進來也不回身詢問。母親托開了兩手，向天像是默求天父的救助。菊兒走上前去，想用無聲的言語來慰藉她。





他看她喂孔雀  
(第十四章)

## 第十四 新感想

在下午三點鐘的時候，所有尼斯城中的時髦人都齊集在英國街上。這是一處極可人意的所在，因為沿這廣闊的街道的兩旁均勻地排列着各色花卉，熱帶上的矮樹和棕櫚。路的一邊靠海，一邊靠一帶繁盛的區域。有高敞清潔的旅舍，華美的別墅。過此稍向前進，為橋園和小山。到這裏來的人國籍不同，言語不同，服式不同。在風和日麗的天氣，這裏是非常熱鬧。傲慢的英國人，活潑的法國人，嚴肅的德國人，漂亮的西班牙人，醜陋的俄國人，懦弱的猶太人，伶俐而不拘小節的美國人，各自興高采烈在這裏騎馬，閒坐，或散步，互相報告新聞，評論最近新到的有名人物——大著作家，大音樂家，西班牙國王或沙威島皇后——他們的遊車與他們的人品一樣的雜亂不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種太太小姐們親自駕駛的低小的驕車，駕着一對活潑的小馬，馬背上套着網，使那寬博的馬衣不致隨風颳起。童年的馬夫高坐在車後。

在耶穌聖誕那天，有一個身材高大的少年，在這道街上緩步踱着，兩手反搭在背後，臉上有一種心焉不屬的神氣。他的面貌像意大利人，服裝像英國人，那種獨立自主的精神又像美國人的特



性。這樣的一個混合品引得一般婦女都帶着欽羨的眼光注視着他，一般穿黑絲絨衣，玫瑰色領結的花花公子向着他聳肩蹙額。然而私心也竊羨他的風度。那裏雖有許多面目姣好的人，少年似乎全不在意，祇偶然向那些金髮碧眼的美人或穿藍衣服的少女略加注視。不久他已走到了街的盡處，站在轉角上決不定主意。還是到公園裏去聽音樂呢？還是沿着海濱向炮台山走去？忽然聽見一陣輕快的馬蹄聲引得他抬起頭來，祇見一個少女獨自駕着一乘小驕車，迅捷地向對面而來。這少女正是金髮碧眼的美人，穿着一身藍衣服。他向她注視了一分鐘，他的臉上頓露笑容，一路狂揮著帽子迎上前去。

哀梅放下繮繩伸出雙手道：「洛立，真是你嗎？我以為你永不來了。」

洛立道：「我在路上被阻住了。但是我允許來和你同過耶穌聖誕，所以你看我在這裏了。」

哀梅道：「你的祖父好麼？你什麼時候到的？你就攔在那裏？」

洛立道：「他甚健。——昨天晚上到的。——就攔在曉華旅館。」

哀梅道：「哎喲！我要說的話多極了，不知應該從那裏說起。來，我們在馬車上舒舒服服的談罷。我想去閒遊一週，正患沒有伴侶。弗勞倫斯說要節省精神以待晚上的盛會，所以不肯伴我出遊。」

洛立道：「晚上有什麼事跳舞會麼？」

哀梅道：「我們在旅館裏舉行一個慶祝聖誕大會。那裏美國人很多，對於這件事大家很高興。自然你也到我們那裏去，是不是？姨媽見了你一定很樂。」

洛立知道哀梅愛趕車，也就不去攬奪她的職務，兩手一拱，身子靠向後邊，合笑道：「感謝得很。我們先到什麼地方？」

哀梅道：「先到郵政局去取信，然後到炮台山。那邊風景不錯，成羣的孔雀更是可愛。那地方你會到過嗎？」

洛立道：「到過好幾次了。可是那已是幾年前的事了。再去一次也好。」

哀梅道：「現在請把你的近狀說給我聽聽。我所知道關於你的最近消息，就是那一次你祖父寫信給你說在柏林等你去。」

洛立道：「不錯，我在那邊玩了差不多一個月，然後和他同到巴黎。他決意在那裏過冬了，因為他對於那地方很感興趣，而且那裏他的朋友也多。我把他安頓了，就隨意往各處去遊玩。」

哀梅道：「這辦法很好，兩方面各不相侵。」

洛立道：「是啊。你知道他最恨旅行，我却又是喜動不喜靜的。我們各行其是，就不致發生衝突。我時常去和他作伴，因為他喜歡聽我旅途中所經的種種動人聽聞的事。我遊倦了的時候，也喜歡回去受他的撫慰。」這時他們的車已馳上往拿破侖場去的大道，洛立吐了一口氣道：「這污穢的鄉村。」

哀梅道：「灰塵中含着畫意，所以我並不厭惡她。你看這遠山近水，何等秀麗。就是一瞥而過的曲折小徑，也是很可人意的。啊！這一大隊人把我們的去路攔住，又得叫我們老等了。我想他們是上聖約翰禮拜堂去的。」

洛立不經意地看那排列整齊的行列過去，內中有罩在錦幕下面走的神父；手執光明的蠟燭，身披白紗的女修士；面目姣好，衣服整潔，高聲唱讚美詩的童男女。哀梅却偷偷的望着洛立臉上，起了一陣莫明其妙的紅暈。唉！他改變了，他已不復是那無憂無慮的童子，却已變成一個心事重重的大人了。他比前更漂亮，舉止談吐也進步了不少，可是看他似乎是疲乏而少精神。——他並非有病，也沒有什麼真真不高興的表示，祇是面容蒼老而沈靜罷了。她不明白這是什麼道理，也不敢問。所為等那隊人過完後，她就默默的抖動繯繩，促馬前進。又過了幾分鐘，她纔帶笑用法文問

道：『你想什麼？』

洛立手撫着胸前，鞠躬笑答道：『我想女士在法國住這幾時，成績異常可觀。』哀梅臉上露出嬌羞的笑容，然而心中未免暗嘆洛立這句稱頌的話也和以前所說的大不相同了；以前是何等親切，而自然，現在却近乎勉強。她想到：『如果他長成大人時是這個樣子，我很願意他一世是個小孩子。』

到了郵政局裏，哀梅取得幾封寶貝的家信，她就將繩子授給洛立，自己斜靠車沿上讀信，洛立帶轉馬頭，在綠蔭滿地的大道上放轡徐行。

哀梅在看一封信時，面容忽變成嚴肅，回頭對着洛立道：『母親說培德的病勢很不妙，我時常想我似乎應該回去，但是他們都叫我留在這裏。我也願意在這裏再住幾時，因為要再得一個像這樣的機會恐怕不是容易的事哩。』

洛立道：『我愛，你這話不錯。左右你在家也不能幫什麼忙。他們知道你在這裏又安樂，又有興味，多少可以寬心一點。』他說時把身體略挪近哀梅，神情漸恢復舊時的故態。哀梅心中也略略寬慰了些，因為她知道有這人在這裏，萬一不幸的消息來時，她也不致孤伶伶的無處求安慰了。忽

然她笑着抽出一小片畫稿給洛立看，畫上乃是菊兒穿着寫字時穿的衣服，頭上歪綴着一枚大絲帶結，口中發出一句話道：『天才澎漲了。』洛立含笑接過來放入背心口袋裏，說是免得被風吹去。然後很高興的坐在那裏聽哀梅念菊兒的信。

哀梅道：『今天誠不愧爲喜樂的聖誕日。早上得了許多禮物，下半年遇到了你，又得了這幾封信，晚上還有一個慶祝大會。』這時他們已到了炮台的舊址，就停了車相將跨下。成羣的孔雀，飛集在他們的左右索取食物。哀梅站在一塊石基上，把搓碎的麵包撒給牠們，笑上臉容可掬。洛立站在一旁，默察他的丰度姿勢，覺得幾天不見，她那引人的魔力又進步得多了，心中不覺起了一陣滿意和趣味的感覺。

餵畢了孔雀，他們緩步走上小山，站在一塊平石上。哀梅舉手指着遠遠浮出在海面上的一個黑點道，據說那就是拿破侖出身的地方科西嘉島。可惜菊兒不在這裏。看她面上，你須得仔細賞覽一番。現在我們且坐在這裏談談別後的事罷。』說着先自揀了一塊潔淨的石壁坐了。無奈洛立今天似乎什麼都不甚起勁，祇略述了些在歐洲和遊歷希臘時所經過的事。大約在這山上耽擱了一點鐘之久，他們就重新上車，趕回旅館。洛立進去見過了嘉祿夫人，就辭別回去，說是晚上再

來。

這天晚上，哀梅在裝飾上很費了些心思和功夫。因為這一對少年男女久別重逢，在各人的心目中不知不覺起了一種新的作用。在哀梅眼光中，洛立已非復昔日的洛立，已變成了一個漂亮而惹人愛的偉丈夫。她自然起了一種要博得他一聲喝采的心思。她知道自己的幾種優點，就利用自己的美術天才，把這個優點一加煊染。她的服裝極其樸素雅致，髮上胸前略加鮮花作點綴。身穿白綢舞衣，外披輕紗，飄蕩的裙上綴着一圈玫瑰色的鮮花，粉白的肩上圍一條細嫩的綠藤，腳上穿一雙白緞面的舞鞋。裝成之後先飄飄然的舞了幾步，然後對鏡端詳了一回，點頭自語道：「我的新扇子和我的花的顏色恰正相配，我的手套也很合式。姨母給我的舞巾更襯托得我全身的衣服增了價值。要是天給我一個美人的鼻子和嘴，那就更完美了。」

於是她緩步下樓，在大客廳裏往來徘徊，等待洛立。後來她一轉念間，忽然又轉到客廳的那一端，羞怯地似乎深怕被人家看出了她的心事。洛立進來時她正站在窗前，偏着頭在想什麼。雪白的肌膚映着深紅的窗簾，越顯得嬌豔無比。洛立進來時絲毫沒有聲息，所以哀梅竟沒有覺得。直至聽見他叫道：「女皇，晚安。」哀梅纔疾忙回過頭來，祇見洛立已站在身後，帶着滿意的眼光注



視着自己，也就連忙含笑同他招呼道：『勇武之神，晚安。』

洛立擊起手中那一球，插在一個精緻的花插裏的花球，授給哀梅道：『這是你的花。我知道你嫌花匠弄的俗氣，所以特意買了來自已紮的。』

哀梅感激似地歡呼道：『這太叫人過意不去了。我如果早知道你今天會來，也該給你預備點什麼禮物。雖然我辦的禮物恐怕萬不會有這一半這樣好的。』說着就把花插上的銀環套在手腕上。

洛立道：『你也太客氣了。你看這花一入了你的手，頓然增了不少媚態。』

哀梅道：『請不要說這樣的話。』

洛立道：『我以爲你是愛聽這種話的。』

哀梅道：『却不願意聽你說。我們何必鬧這些客套，像從前那樣灑脫不拘不是很好麼？』

洛立道：『這話深合我意。』於是他就幫哀梅扣手套上的鈕子，又問她自己的領結整不整，幾乎完全恢復了昔日的故態。

這天全旅館的人都齊集在那大膳廳裏。好客的美國人又從外面請了許多與他們有過一面之

交的人來，男女老少，濟濟一堂。俄國的親王，波蘭的公爵，英國的貴族，大鼻子的猶太人，壯健的法國人，莊嚴的命婦，穿黑絲絨衣的老太太，窈窕的美國女郎，漂亮而無生氣的英國閨秀，尖刻的法國小姐，大家捐棄貧富畛域之見，恣意談笑，備極一時之樂。

哀梅扶着洛立的肩，冉冉的步入衆人之中，臉上不知不覺露出一種得意的神色，因為她知道其中必有許多人妬羨他們這一對哩。跳舞會一開始，哀梅頗有應接不暇之勢。洛立同她舞了一次之後，祇得引身退讓，去找了哀梅的姨母說話，一面仍不住的偷眼飽餐哀梅的優美姿勢，越看越覺得哀梅的確是一個艷麗無比的美人。哀梅舞倦了纔回到姨媽這裏來休息。洛立急忙站起來把座位讓給她，就轉身去替他拿咖啡和點心。哀梅見洛立已是活潑清醒，不復似初進來時那樣沒有精神了，心中也覺安慰。

洛立拿了食物來，把咖啡授在哀梅手中，一隻手替她托着咖啡盤，一隻手拿着一把扇子替她輕輕揮着，笑說道：「你極像一個巴爾塞的美人。」

哀梅用手擦着臉頰道：「可是我臉上的胭脂是永遠擦不去的。」說着就攤開手，叫洛立看。洛立指指她身上的紗道：「這東西叫什麼名字？」

哀梅道：「雲霧紗。」

洛立道：「好馴雅的名字。是一種新出品，是不是？」

哀梅道：「老極了。你不知曾見過多少人用過了，到今天纔知牠的好處麼？真是蠢極。」

洛立道：「却是第一次見你用，所以還可以原諒，是不是？」

哀梅道：「不准說這些。我現在要喝咖啡，不要聽這些恭維話。請不要這樣好像混身沒有骨頭似的。」

洛立趕緊把身體挺直了，恭恭敬敬的接過她手中的空盤子，含笑問道：「這些你從什麼地方學得的！」

哀梅道：「這些未免問得太攏統了。可否請你說明白一點？」

洛立道：「那麼我就是談吐的風雅，姿勢的優美，舉止的大方等等。」哀梅聽了他這種讚美的話，心中自然很樂，但是表面上却裝得淡淡然的答道：「一個人在外面歷練得久了，總該有點進步。須知我在這裏並不是儘玩，也在學習哩。」

這天晚上洛立就不再上別處去，不住追隨在哀梅左右，哀梅也很樂於和他作伴。因為兩人的心

中已莫明其妙的起了一種新的作用。

賢妻模範 第十四章 新感想

## 第十五章 嫁後生活

法國的女子在少女時代是枯寂無味的，一到了結了婚之後，『自由萬歲』就成爲她們的生活之口號了。在美國恰正和這個相反，少女們老早就宣佈了獨立，享盡自由的幸福；及至她們結了婚，生了第一個孩子，就從這自由寶座上告退了，從此深居簡出，彷彿像法國女修士，雖然未必有她們那麼清潔。所以一個女子經過了結婚時的奮興以後，就大都被束諸高閣，無人過問了。有一個極美的婦人曾向人說道：『我的美貌曾不減於當年，祇因我已是結了婚的人，所以沒有人注意我了。』這句話我想大半已經結了婚的女子聽了，總不免有同情之感罷。

美格本不是一個美女，也不是一個時髦的交際家，所以初結婚時並沒有感到什麼痛苦。她覺得這新生活自有一種以前所不能得的樂趣。但是當她的那對孩子到了一週歲的時候，她就不免也感到許多嫁後的不如意了。

她是一個母性極深的人，把整個心都灌注在那兩個孩子身上，一切別的人和別的事全不能引起她的注意。她成日成夜的顧着那兩個孩子，把約翰的事全交在一個新用的廚娘手裏。約翰這

幾時受慣了他夫人細密的招呼，一旦換了一個粗手笨腳的下人侍候，那裏能稱心如意。但是他極愛他的孩子，樂意爲他們暫時犧牲。他想不久一切總會復舊的，豈知過了三個月，他那舊日的幸福生活仍沒有恢復的現象。美格容貌憔悴而不靜甯，每一分鐘都用在兩個孩子身上，把主持家務的職司完全拋棄，每天的飯菜都由那廚娘胡亂支配。約翰早上出門的時候，美格囉囉囁囁的要他買許多零星物件，他傍晚回來高高興興的想和家人親熱一回，却被一聲「咻！他們今天鬧了一天，這時方纔睡熟。」把他的一團高興嚇了回去。如果他想在家裏弄一點什麼消遣消遣，就又有禁令下來道：「不能，那樣要打擾那兩個孩子的。」如果他提議去赴音樂會或是去聽演說，他所得到的僅是一個堅決而帶責備的回答道：「把孩子丟在家裏，自己去作樂麼！我決不幹這樣的事。他的睡眠時常被嬰孩的號哭聲所驚醒。每當用膳的時候樓上一聲「嚶嚶，」美格立刻放下刀叉如飛的去了，丟約翰冷清清的獨坐在那裏。晚上他靜坐看報時，「岱密的肚子痛，岱密今天跌了一交，」這些話不時來擾亂他的聽覺，因爲他夫人一開口就是關係孩子的事。可憐約翰滿身覺得不舒服。妻子已被兒女攘奪了去，這個家竟變成一個育兒所。他一入那嬰孩的聖地，就有那「咻！咻！」的聲音迫得他不能久留。他耐着性等了六個月，仍舊不見有悔改的表

示，於是他就不得不學那些別的和他在同一境地的人一樣往外面去找一點快樂。他的朋友斯谷德已娶了親，住的地方離他家不遠。每天晚上約翰見自己家的客室裏空寂得像墟墓一般，妻子儘在嬰孩的屋裏唱催眠歌，像是永沒有停止的時候，就跑到斯谷德那裏去逗留那麼一兩點鐘。斯谷德夫人是一個活潑美貌的女子，她清閒無事，所以把家裏收拾得很好，客廳中自有一種含笑迎人的氣象。晚餐雖是簡單，却是非常可口。晚餐後說說笑笑，時間很容易過去。其實家裏如果不是這樣寂寞，他甯願守着自己的爐火，度這清閒的黃昏。可是這幾時真把他悶的慌了，於是他不得已而求其次，向朋友去求解悶的方法。

初時美格也很贊成這新計劃，因為她想這樣約翰可以有一點趣味，免得在客室裏打盹，或是踱出踱進的驚醒孩子們。但是漸漸的孩子長大了，睡眠也有了一定的時間，於是她比前略覺清閒，就不免想起約翰。她每回獨坐在那裏縫紉的時候，想起從前和約翰對坐談笑時的快樂，心中無限感慨。她不肯開口要求他不要出去，却又暗怪他不能體會自己怎樣想他在家裏伴熱鬧。日復一日，她的無聊化成傷感和怨望，她時常對着鏡子嘆息道：『是啊。我已漸漸變成老醜了。約翰對着我已沒有什麼興味，所以甯使丟了他那年老色衰的妻子，去找那年輕貌美的鄰人之妻。』

談天了。不要緊，孩子們總是愛我的。他們決不因爲我面容消瘦沒有血色，頭髮蓬亂不整，而厭惡我。他們是我心靈的安慰者。將來總有一日約翰能知道我這樣甘心爲他們犧牲一切並不是無因的。寶貝，是不是？」兩個孩子似乎很能和她表同情，咕咯呀呀了一陣，把她的煩悶暫時解去，但是過一會她又愁眉深鎖了。有一天她母親來瞧她，恰見她淚眼婆娑的對着兩個孩子發愁，就不免追問她爲了什麼事。

美格在昏茜的涎布上擦乾了眼淚，很冤抑地說道：「母親，除了你我決不肯對別人說的。但是如今實在需要你的指導，因爲如果儘這樣鬧下去，我不是簡直成了一個寡婦了麼？」

母親駭然道：「好孩子，他怎麼樣了？」

美格道：「他成日成夜的在外面，我想見他時他總是到斯谷德那裏去了。派在我名下的祇是苦工，沒有絲毫娛樂，未免太不公平。男子總是祇顧自己的，任是怎樣好的人也不相干。」

母親說：「女子不也是這樣的麼？且慢責備約翰，先問你自己有錯沒有？」

美格道：「他總不該這樣對我漠不關心。」

母親道：「不是你先把他疏忽了的麼？」



美格道：「唉！母親，我以為你總是走在我這邊。」

母親道：「我何嘗不同情於你。但是美格，據我看這錯處還是在你身上。」

美格道：「何以見得？」

母親道：「待我說給你聽。當初約翰傍晚回來，你總是伴着他說說笑笑，那時他曾對你漠不關心過了沒有？」

美格道：「沒有。但是我現在不能有那麼多閒工夫去陪伴他。我要照應這兩個孩子啊。」

母親道：「孩子，我想你能那麼辦，而且也是應該的。現在你能許我把心中所有的話據實說出來麼？須知惟有母親責備最切，也惟有母親最能發出同情心。」

美格道：「好啊。我惟願你能這樣。你不妨把我當作昔日的小美格看待，我覺得這時我比往日更需要人指導，因為我的那兩個孩子凡事都仰仗着我哩。」於是美格把自己所坐的矮凳移近母親的坐椅，兩人各摟着一個孩子，搖擺着談得非常親熱。

母親道：「美格，你就是犯了一般青年妻子所常犯的過失。因為你愛你的兒女，就把你對於丈夫的義務忘了。這原是一個最普通而可原諒的過失，但是最好能及早補救，以免兩人各走極端。你

不能把孩子們完全據爲己有，不讓約翰顧問。我久已覺得你們這樣是不對，可是沒有說出來，以爲過幾時自然會好的。」

美格道：「我怕永遠不會好了。如果我要求約翰不要出去，他必定要想我是妬忌，我決不願意使他對我有這種思想。然而不說他又萬不會知道我的心，怎麼得了？」

母親道：「你且把家裏弄得異常引人留戀，他就不願意出去。我兒，他何嘗不愛他的家。然而家中沒有你，又有什麼趣味？而你却總是躲在嬰孩室裏的。」

美格道：「我不應當在那裏麼？」

母親道：「並不是不應當。不過不能整天的躲在那裏。太躲久了於你的身體不相宜。而且你對於約翰也有一部分應盡的責任，不能爲了孩子們就把丈夫拋在一邊。不要把他驅逐在嬰兒室外面，讓他進來，教他怎樣幫忙，他一定很喜歡，你也可以省幾分力。」

美格道：「母親，真的嗎？」

母親道：「我很明白這道理，因爲我會親身經歷過來的。我如果沒有把握決不肯胡亂指教人。當你和菊兒小的時候我也正像你一樣，把全付精神貫注在你們身上。你們父親見我獨自霸佔着

不肯讓他幫忙，祇得借書籍消息。豈知後來我幾乎弄得手足無措了。菊兒的脾氣幾乎被我寵壞，你又時常患病，我因此心中焦急，差不多自己快急成病了。那時虧了你父親挺身而出救我，很鎮靜的把一切都安頓妥當，從此我纔知道他的好處，以後沒有他幾乎不能成事了。有許多事我們固然各幹各的，但是在家中我們總是通力合作，這就是我們的幸福的祕訣。

美格道：「的確是如此。母親，我但願能像你一樣成爲一個賢妻慈母，請你指示我一條路，我必定依你的話辦。」

母親道：「好，你真是我的好女兒。如果我是你，我必定使兩個孩子多見他們的爸爸，使他們知道和他親熱。我想叫海娜過來幫助你。她招呼孩子是一等的能手，你可以放心把孩子們交代給她，你就可以分出工夫來處理家務了。你應該多出門去，時常保存你的愉快的精神，因爲你是家中的陽光製造者。如果你裝成一副愁眉苦臉，家中就變成陰風慘慘的了。凡是約翰所喜歡研究的問題你也該研究一下，互相討論，互相交換意見，這就是所謂互助。不要因爲你是已經嫁了的人，就把自己關在籠子裏，須注意外界的情形，與世界的潮流步趨相追。」

美格道：「約翰自己是很聰明，如果我這也要問他，那也要問他，我怕他不要想我是太笨了。」

母親道：『我想決不致於，因為愛情可以住蓋一切的缺點。況且不問他又問誰呢？你不妨試一試，看他究竟喜歡自己的家還是喜歡往斯谷德那裏去。』

美格道：『好，我一定遵依你的話辦。我怕我這幾時太對他不住了。』

母親道：『當這種時期最容易使夫妻中間的愛情疏淡。你必須十分留心，不可大意。現在我該回去了，你仔細把我所說的話想一想，如果是有理的，就可以照此實行。願上帝祝福你們。』

美格果然把母親所說的話想了又想，覺得很有理，就照此實行了。不過第一次的試驗却不能得到她所希望的成績。因為孩子們差不多已成爲家中之王，他們知道祇要一哭一鬧就無論什麼要求都能如願以償。媽媽是他們的忠順的奴隸，但是爸爸却不是那麼好打發。他時常要對着他那不服管教的兒子擺出老子的顏色來。岱密的性情固然是倔強，如果他開口要了一樣什麼不依他是萬萬不行的。美格以爲孩子還小，不必同他過於認真。但是約翰以爲要孩子們聽話必須要趁早加以訓練，所以小岱密也知道和爸爸倔強是得不到好處的。但是孩子却很知道敬愛爸爸，爸爸的一聲『不能』比媽的千百聲甜言蜜語還有效力。美格自從那一回和母親談過了之後，就決意要試試怎樣可以使約翰從新感到家庭的樂趣。一天晚上，她特意預備了一頓精美的晚

餐，把客廳上收拾得楚楚有致，自己身上也打扮得很整齊；孩子們早早打發他們去睡覺，免得被他們經住了身子。不幸這天岱密的牛性子恰巧發作了，他定歸不肯好生睡覺。無論美格怎樣哄他拍他，說故事給他聽，唱着催眠歌曲，想盡方法使他睡，總是沒有用。岱密早已深入睡鄉，他却兩個小眼睛依然睜得圓圓的，絕沒有想睡的意思。

美格聽見樓下開門的聲音，接着一陣熟悉的脚步聲，輕輕走入膳室裏去，知道是約翰回來了。就柔聲附着岱密的耳朵說道：「岱密可肯做一個好孩子，睡在這裏不要鬧，讓媽去弄一點吃的給爸爸吃？」

岱密道：「岱密也要吃。」

美格道：「不能。但是你如果能像岱密那樣乖乖的睡覺，我給你留一塊蛋糕，明天早上給你吃，好不好？」

岱密道：「好，於是他把眼睛閉得緊緊的，像是要去捉那堅不肯光顧的睡魔。美格趁此機會溜下樓去，笑容滿面的去迎接她的丈夫。約翰立刻覺察今天的光景和往日如有不同，不禁又驚又喜，他問道：「我愛，今天何以這樣高興？有客來麼？」

美格道：「客就是你啊。」

約翰道：「今天是誰的生日麼？記念日麼？還是……究竟是什麼事情？」

美格道：「沒有什麼。祇因我這幾天污糟的夠了，所以今天特意略略修飾一下子。你無論是怎樣疲乏，身上總是收拾得很整潔的，我爲什麼不該學你呢？」說着含笑把一杯茶提給約翰。這時她幾乎如沒有結婚的時候一樣的美貌和年輕。

約翰很舒服地喝着茶欣然道：「啊，這樣纔有意思，真像恢復了我們沒有結婚時候的光景了。這茶也似乎特別甘美。」他們正在這樣怡然自得的時候，忽然聽見門上發出輕微的剝啄聲，一個小聲小氣的聲音叫道：「開門，昏密來了。」

美格一面起身開門，一面望着約翰繃眉道：「你看這頑皮的孩子，我吩咐他好生睡覺，他却又摸下樓來了，回頭受了寒，又得鬧傷風咳嗽。」

這時昏密已走了進來，裹着長大的寢衣，兩眼望着桌上的蛋糕，臉上露着頑皮的得意狀道：「天亮了。」

美格道：「不，天還沒有亮。你應該去睡覺，不要來吵鬧。明天早上我給你蛋糕吃。」

借密道：『借密喜歡爸爸。』說着就爬到他爸爸的膝蓋上去，想去攫取桌上的麵包。

約翰對美格搖頭道：『你如果已經說要他好生睡覺，那就必定要使他辦到，否則他那裏還肯聽你的話。』

美格道：『是，自然。借密來。』於是借密高高興興的讓他母親牽着手送上樓去，因為他知道到了樓上一定能得點好處。果然這沒有遠見的母親爲求平安起見，給了他一塊糖，重又把他放在床上，吩咐他不准再往樓下去。

借密道：『是。』美格以爲已經安置妥當，就放心回到膳室裏，那知過不了幾分鐘，那小鬼頭又來了。他很狡猾地說道：『媽，還要糖。』

約翰嘆一口氣道：『這樣不行。這孩子不肯聽話，我們就永不得太平。你縱容得他夠了，應該給他一頓教訓，使他知道點利害。美格，放他在床上不要去理睬他。』

美格道：『他那裏肯。我不坐在旁邊陪他，他決不肯好生睡覺。』

約翰道：『讓我來同他說。借密，聽媽的話，快上樓去睡覺。』

借密扭轉身體道：『不要。』於是他搶了一塊蛋糕，自由自在的嚼着吃。約翰板着臉道：『你不能

對爸爸說這樣的話。如今你自己不肯上去，我會捉你上去。」

岱密躲在母親的懷裏道：「岱密不喜歡爸爸。」

但是這一次躲也沒有用，因為美格低低的說了一聲。「約翰，不要太委屈了他。」就把這小犯人交了過去。這時岱密纔真的急了，因為他知道母親已經棄絕了他，那真如末日到了。他手中的蛋糕已被奪去，身體被父親緊緊抱住，無法脫逃。他氣惱已極，一路拳打足踢，哭鬧不休。及至進入臥室，父親纔把他安頓在床上，他早已翻身滾下床去，直趨向門口。然而父親一把抓住他的寢衣，重又把他按倒在床上。這樣鬧了幾次，他已是筋疲力盡，不能再逃，於是他躺在床上放聲大哭。美格聽了甚覺不忍，但是約翰坐在那裏不理不睬，彷彿耳聾了似的。他並不和那孩子多說話，也不給他糖吃，也不給他唱催眠歌，也不說故事給他聽。把電燈扭熄，祇存星星的爐火，給黑暗中細微的光明。岱密盡力哭鬧了一會，見沒有人理睬他，就悲聲哭叫着媽媽。這可憐的悲呼聲幾乎像尖刀刺入美格的心，她忍不住奔至樓上，帶着哀求的聲音道：「約翰，讓我伴着他罷，這時一定不再吵鬧了。」

約翰道：「我愛，不能這樣。我已同他說過要他聽你的話好生睡覺，就不能由他使性。如果這一次



再依了他，那還了得。你不用心焦，他儘不肯睡，我在這裏坐一夜也沒有什麼要緊。」

美格道：「他將哭成病了。」

約翰道：「決不致於。他已十分疲乏，不久就將睡熟。那麼一來他下一次就不敢再任性胡鬧了。你可以放心下樓去，我自能對付他。」

美格道：「他是我的兒子，我不能讓他的活潑之氣被粗暴的手段強仰住。」

約翰道：「他也是我的兒子，我不能讓他的性情被姑息的溺愛縱容壞。你下樓去就是了，孩子不妨交代給我。」約翰的態度如此堅決，美格知道不依他是不可能的，因而說道：「請讓我再吻他一下。」

約翰道：「那可以。倍密，同媽媽道了晚安，讓她去休息罷。她照應了你們一天，辛苦極了。」

美格這一吻很有效力，她走的時候倍密的哭聲已不如先前那麼橫暴，靜靜的側身而睡，不再亂踢亂扭。

約翰見他好久沒有聲息，以為他已經睡熟。舒了一口氣道：「可憐的小人兒，到底倦極了。讓我替他蓋好被下樓去安慰安慰美格。」那知倍密並沒有睡熟，見他走近牀前，就睜開眼睛托起雙臂。

『偷密乖的。』

美格那裏忍心真的走下樓去，她乃是獨坐在門外的扶梯上傾聽裏面的動靜。及至聽見裏面已寂靜無聲了好久，還不見約翰出來，心中不免覺得可異。後來這奇異之念漸漸變成了驚惶，趕緊站起身來躡足進去一探究竟。祇見偷密蹣跚伏在他父親的懷裏睡得正甜蜜，一隻手緊握着父親的一個手指。約翰因為不忍驚擾他，耐着性等他的小手自己放鬆。這樣等着等着，不知不覺也就深入睡鄉。美格站着向他們望了一回，重又躡足走了出去，微笑自語道：『我殊不用耽心。約翰決不致用過於嚴厲的手段對待我的兩個孩子，他知道應該怎樣管束他們，這樣却能替我不少力。』又過了好久，約翰纔得脫身下樓。他以為妻子必在那裏發愁或抱怨自己，及至一見美格，使他不勝驚訝。因為美格正在很安閒地整理一頂帽子，見了他就笑容滿面的迎上來，要求他如果不嫌太疲乏，可以把關係選舉的新聞讀給她聽。約翰立刻覺察其中必是起了什麼變化，但是他且不去查問。因為他知道美格是一個透明心肝的人，無論如何守不住秘密，不久就會自動的說給他聽。於是他選了一段長的討論，用極和藹清晰的聲音讀給她聽，然後又替她詳細解釋。美格裝得像很有趣味的問有意識的問題，極力凝神壹志不叫思想轉到別的地方去，但是心裏不禁

暗罵政治問題和數學一樣的可厭，那些辦政治的人都不是好人。當約翰讀完講完後，她想一定要下一句批評纒合式，因搖搖頭道：「真不知要鬧到怎樣地步了。」約翰聽了不禁要笑出來，向她望了一望，暗想道：「她既投我所好，同我談政治，我也應該想出點她所喜歡聽的話同她談，那纔是公平交易。」因見她手中正弄着那頂帽子，就說道：「這個很好看，是不是就是你所說的便帽？」

美格笑道：「我的人，這是我的新帽子啊！赴音樂會或戲院時戴的新帽子啊！」

約翰道：「是麼？那得請你原諒。我見牠是這樣小，所以誤以為就是你有時候所戴的那些極容易被風吹去的東西。你用什麼方法帶住的？」

美格道：「把這兩條絲帶縛住在領下，是這樣的。」於是就把帽子戴上給他看。

約翰道：「帽子果然好看，但是我更愛帽子下面的那個臉，今天似乎格外年輕，而充滿着快樂。」說着就捧起那臉很很的吻了幾下。

美格道：「你既然說牠好看，那很好，因為我願意有一天你能帶我去赴那種新式的音樂會。我這人有點不合時宜了，非叫音樂調和一下不可，不知你可肯帶我去？」

約翰道：『那有不肯之理。無論你要到什麼地方我都願同你去。你這幾時悶得太久了，出去走走於你很有益。我呢，自然更不必說。但是小婦人，你今天怎的忽然想起這事來了？』

美格道：『是這樣的，那天我同母親談了一次，我告訴她我近來愈覺心情躁急，遇事怕煩。她說那是因爲我太操心的緣故，必須出去疏散疏散。所以她派海娜來幫我照應孩子，使我能有餘暇調度別的家務，也可以找一點樂趣，免得我沒有到年老已經變成暮氣頹唐了。而且我近來對待你也太說不過去，我總想把這家庭恢復從前的景况。約翰，你大概不致於反對罷？』

我們也不必問約翰的答語怎麼樣，但看那種欣喜欲狂的神氣，就可以知他必不反對了。

自從實行了這制度之後，大人孩子各得其所，約翰也不再想到外邊去混。如果去赴什麼音樂會或別的會時必和美格同去，家庭中充滿着和愛雍穆的空氣，現在反而斯谷德夫婦時常到這裏來了。賽梨也很羨慕他們，因爲他們的生活雖是簡樸清苦，比着自己的終口處在錦繡牢獄中，和丈夫幾天見不到一面，這舒服真有天淵之別了！

## 第十六章 懶惰洛立

洛立到尼斯來原祇想耽擱一星期，却是一住住了一個月。因為他這一時獨自在這舉目無親的異鄉飄蕩，殊覺沒趣，如今得見哀梅，真是他鄉逢故知，分外親熱。以洛立的相貌出衆，舉止闊綽，自然到處不會缺乏願意和他交好的人，然而淺交初識，又那裏及得到在家鄉自幼相識，情同姊妹的女友。哀梅決不肯像其餘的人那樣事事依順他，但是這一次見了他也很喜歡，彷彿把他當作由她那念念不忘的家中派來的代表，所以對他很有些戀戀之情。兩人互相慰藉，時常在一起或是馳馬，或是散步，或是跳舞。他們雖似乎很隨便的在一起玩，其實他們不知不覺地各在那裏觀察對方的爲人，而加以評判。在洛立的眼光中，哀梅的地位日益升高，但是哀梅的對於洛立却正和這個相反。兩人也已覺察了對方對於自己的感想，不過不說就是了。哀梅事事在討洛立的歡喜，因為她極感激他對自己的好意，想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略略表示點謝意。洛立對於什麼事都不很起勁，祇是趁着自己的高興，把歲月糊亂消磨過去就是了。

有一天正是風和日麗的天氣，大約在十二點鐘的時候，洛立照常懶綿綿的走來訪哀梅。哀梅起

身迎接他道：『其餘的人一早就到摩納哥去了，打算在那裏玩一天。我因為要寫信所以沒有去，如今信已經寫好，我想到玫瑰村去寫生，你去不去？』

洛立慢吞吞的答道：『那——也好。——可是這種天氣，到那麼遠的地方去不太熱嗎？』

哀梅道：『我仍去雇了那乘小馬車，可以叫巴的德駕車，你祇須打着陽傘安坐車中，不必沾污你的手套。』說着就帶着譏笑的神氣向洛立那雙潔白無塵的手套看了一眼。

洛立道：『既是這樣，我極願意奉陪。』就伸出手來想接過哀梅的寫生本子。哀梅把本子向脅下一挾，厲聲道：『請不必費心。我拿着並不費事，你却似乎沒有這種精神。』洛立吐了吐舌頭，一聲不響的跟着她走下樓去。但是一坐上車，洛立親自接過繩，驅車前行，巴的德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拱手高坐在他的坐位上打盹。

這兩個個人永不會爭鬧，因為哀梅以為這樣太失身分，洛立却是太懶。所以一分鐘後洛立帶着探問喜怒的神氣從哀梅的帽沿下望她的臉，哀梅答他一笑，兩人立刻恢復了和睦的態度。他們循着曲折的大道放轡徐行，兩旁盡是滿含着畫意的好景緻，使愛美的眼睛看了很舒服。這裏是一座古舊的寺院，修道士的尊嚴的歌聲隨風送入他們的耳鼓。那邊有一個露着雙腿的牧

童，足上套着木履，頭上戴着尖頂帽，肩上披着粗布的短衣，坐在石上弄短笛，他的羣羊或在亂石中跳躍，或躺在他的足旁。柔順的灰毛驢子背負着新割的草經過他們的車旁，草堆上或坐着一個美貌的女郎，或坐一個淘氣的童子，抽出殘草擲他的同伴。棕眼黃髮的小孩子從古怪的小石屋裏奔出來向人兜賣花束，或帶着樹枝的橘子。小山上滿被着綠葉成蔭，枝柯參差的橄欖樹。果園中黃金色的佳果，纍纍下垂，深紅色的小花開滿在路的兩旁。從嫩綠嬌紅的間隙中隱約可以望見阿爾卑斯山峯巒重疊，高插雲際。

玫瑰村真可稱名副其實，因為那裏的天氣終年如在初夏，玫瑰花遍處盛開。牠們盤據在拱形門上，俯瞰下面往來的行人，或是纏繞在大門的鐵柱上，像在那裏含笑歡迎遊客。入村之後，左顧右盼，夾道兩旁，樹木之幹，無一非飾以玫瑰。每一綠蔭蔽天，可以憩息之處，必植有玫瑰一叢。山洞之中，白石女仙以玫瑰作簾幕。如鏡之清泉映出紅白相間之玫瑰，使人對之如入畫圖中。陣陣香氣，薰人欲醉。這時哀梅等已下了車，站在一處迴廊上賞覽。哀梅不禁回頭看着洛立道：「這裏真是度蜜月的天堂。你可曾見過這樣的玫瑰？」

洛立道：「不曾。也沒有觸過這樣的刺。」說時把手指吮着，因為他想採一朵深紅的玫瑰，沒有採

到，却被刺了一下。

哀梅道：『試探那下面的，不是沒有刺麼？』這時她已很伶俐地探了三朶乳白色的替洛立插在鈕孔中，以作講和的禮物。洛立低頭注視了一會，面上露出一種難以形容的表情。因為在他那意大利化的天性中含着一絲迷信，這時他心有所觸，就着起魔來。當他探那有刺的紅玫瑰時，忽想起了菊兒，因為那活潑的花極像菊兒的人，而且她最喜歡戴這樣的花。哀梅所贈給他的淡色花乃意大利人放在死人手中的，決不用以繫贈新嫁娘的花球。所以他見了這個，不禁心中一震，暗想這預兆不知將應在菊兒身上，還是應在自己身上。但是一轉念間，他又覺得自己愚謬得可笑，不禁放聲大笑。哀梅以為他聽了適纔的話覺得有趣所以笑，因又說道：『這是正經話，你不如聽我的話以保全你的手指罷。』

洛立帶笑道：『好，我聽你的話。』

略靜默了一會。哀梅忽問道：『洛立，你什麼時候回到祖父那裏去？』

洛立道：『就要去了。』

哀梅道：『這句話你在最近這三星期中已說過幾十次了。』



洛立道：「我敢說答案短可以省許多事。」

哀梅道：「他必在盼望你，你真該回去了。」

洛立道：「多謝你的提醒我，我難道不知道麼？」

哀梅道：「然則你爲什麼不去？」

洛立道：「我想是天性紆緩之故。」

哀梅道：「懶惰罷了。咳！你這人真是不得了！」她說時神色很是嚴厲。

洛立很舒服地斜倚在迴廊的欄杆上，淡然說道：「不見得怎樣不得了。我去也不過麻煩他，何不索性在這裏多麻煩你幾時呢？你總比他受得住。我以爲這還是很配你的胃口的哩。」

哀梅把頭搖一搖，好像生氣似地翻開了寫生本子，不再理他。但是過不了幾分鐘，她又問道：「你現在在幹什麼？」

洛立道：「看那幾頭壁虎。」

哀梅道：「不是。不是。我是問你想什麼，有什麼希望？」

洛立道：「如果你許我時我想吸一枝雪茄烟。」

哀梅道：「你這人可厭極了。我不贊成吸雪茄烟。你若肯讓我把你寫入圖畫中時我纔許你吸，因爲我正需要這樣的一種人物。」

洛立道：「那正是求之不得的事。你要我怎麼樣？全身呢？四分之一呢？三分之二呢？坐着？站着？還是躺着？我看還是取俯伏的姿勢，把你自己也放在裏面，可題名爲「安閒。」

哀梅使勁說道：「就這樣可以了。你愛睡儘管睡，我却要努力工作。」

洛立帶着完全滿意的神氣，把身體靠在一隻缸上，舒了一口氣道：「好大的決心。」

哀梅很不耐煩地說道：「現在如若菊兒見了你這樣個子，將如何說法？」

洛立道：「照例是這樣。」洛立，走開我忙哩。」說着他笑了，但是笑得很不自然，而且這笑容的後面還隱藏着無限惆悵。因爲一提起這親切的名字，彷彿在他那尚未全愈的痕上猛戳一下。這聲音和表情頗使哀梅不安，因爲洛立作這種樣子已不是第一次了。可是等她想子細研究他所以惆悵的原因，洛立早已回復了初時那種漠然無動的神氣。哀梅用帶着美術趣味的眼光向他注視了一回，暗想道：「他真是一個意大利種的美男子。」於是她開始動筆畫了，畫了幾筆，她忽又說道：「你極像一個熟睡在墳墓上的青年武士的肖像。」

洛立道：『要是真的就好了。』

哀梅道：『瘋話。難道你竟是這樣厭世麼？我看你近來態度大變，幾乎疑你……』說到這裏她條的停住了，不住下說，面上露着又躊躇又不安心的神氣。

洛立已明白她所要說的話，也感激她對於自己的關切，抬頭看着她的臉道：『小姐，請放心，沒有這樣的事。』

這答案使哀梅很滿意，把她心中的疑慮立即打消，因而用極懇摯的聲音說道：『這確是可喜的消息。我知道你不是一個甚壞的孩子，祇是看了你近來的形狀，深怕你在那可惡的賭場上輸了錢，或是迷戀了一個法國的有夫之婦，或是有什麼別的不正當的行爲。到這邊來躺在這草地上罷，不要曬在那劇烈的太陽中。讓我們像往日那樣傾談一番。』

洛立依言跳過來躺在草地上，戲把雛菊插在哀梅的帽子上，一面抬頭看着哀梅的臉道：『我已預備好了，有什麼話請說罷。』

哀梅道：『我沒有什麼話，請你先說。』

洛立道：『我並沒有什麼值得報告的新聞，我難道你或者得了些從家鄉來的消息可以說給我

「聽哩」

哀梅道：「這幾天來的都已告訴你了，你還聽得不夠麼？我以為菊兒必有整冊的報告寄給你。」  
洛立道：「她是很忙，我又是行踪無定的，所以不能按時接到她的報告。你知道麼？哀梅，你什麼時候開始那偉大的藝術事業？」

哀梅道：「永遠沒有這一天。到了羅馬已把我的傲氣驅除盡了。因為我見了這許多奇妙藝術作品，纔悟到我自己的渺小不足道，所以因失望而絕了我的愚蠢的妄想。」

洛立道：「這又何必呢？你不是天資極高，而且又如此肯發憤麼？」

哀梅道：「天資雖高，總及不到天生的奇才。無論怎樣發憤也不中用。我如要做時必得做一個赫赫有名的藝術家，否則索性不做；決不願意做一個尋常的畫花紙的人，所以我不想再試了。」

洛立道：「然則你現在想幹什麼呢？可許我問麼？」

哀梅道：「我將磨練我的別種天分，將來如有機會將做一個社會上的裝飾品。」

洛立微笑道：「好呀，我估量從這裏就來了弗來得的機會。」

哀梅低頭不作聲，臉上略略起了紅暈。洛立見了這個樣子，倏的坐了起來道：「現在我姑且充作

你的哥哥，問你幾句話可以不可以？」

哀梅道：「我不一定答你。」

洛立道：「你的舌縱然不答我，你的臉早已明白答我了。妹妹，你的天真究竟還不會汨沒，所以心中的感想臉上不能不有所表示。去年我已經聽見過關係你和弗來得的謠言，我私意估量若不是弗來得突然被家裏召了回去，而能在這裏多耽擱幾時，那故事怕已演成了，是不是？」

哀梅正色道：「這我可不知道。」可是她臉上露着笑容，眼睛裏發出狡獪的光，可知她也正自十分得意。

洛立忽然裝作老哥哥的神氣，正顏厲色的問道：「你們還沒有訂婚罷？」

哀梅道：「沒有。」

洛立道：「但是他如果再來，跪在你的脚前正式向你求婚時，你定必點頭了，是不是？」

哀梅道：「也未可知。」

洛立道：「然則你確是愛老弗來得的。」

哀梅道：「我如要試試愛他，未嘗不可以。」

洛立道：『你不到相當的時候就不想試，是不是好聰明的孩子，弗來得果然是個好人，但是我以爲不是你應該喜歡的那種人。』

哀梅道：『他家裏很有錢，人品也好，舉止也大方。』她說這話時雖極力裝作若無其事，然而心中也不免覺得自己的思想的俗陋可恥。

洛立道：『我明白了。交際界中的皇后沒有錢是成不來事的，所以你不得不把這作爲你擇偶的目標。照世俗的眼光看來，這原是極合理極正當，但是像你母親那種人的女兒竟說出這樣的話來，聽去未免覺得不順耳。』

哀梅道：『然而却是真話。』這答語雖短，內中竟含有莫可挽回的決心，使洛立長嘆一聲，重新翻身躺在地上，心中感覺到一種莫明其妙的寂寞和失望。哀梅見他的神氣和聲音滿露着不贊成，好不懊惱，厲聲道：『對不住，請你精神振作一點何如？』

洛立道：『好妹妹，請你幫我振作一下罷。』

哀梅道：『我如試一試，未必不能得良好的成績。』

洛立道：『好罷，我准你試。』

哀梅道：「不到五分鐘你就要生氣了。」

洛立道：「我決不向你生氣。必須用兩塊火石纔能發火，你既如雪一樣的冷而軟，無論火焰怎樣旺，一遇到也就滅熄了。」

哀梅道：「你還沒有知道我的能力哩。雪如果能調度適當，也能發生火光和轟聲。況且你的冷靜一半是假粧的，一挑撥你就可以證明我這話的不假。」

洛立道：「好，試一試罷。我未必能受什麼大害，却可以使你心中覺得鬆爽。你正需要這樣的一種運動哩。」

哀梅滿肚子的悶氣正沒個出處，而且也真心想除去洛立近來那種無情無緒的樣子，就作色道：「弗勞倫斯和我近來爲你題了一個新名字叫『懶惰洛立』，你想這名字怎麼樣？」她以爲這話一定可以激起他的惱怒了，豈知他把兩手托在腦後，很鎮靜地說道：「還不壞。多謝你們兩位小姐。」

哀梅道：「你知道我近來對於你的感想何如？」

洛立道：「願聞其詳。」

哀梅道：『我輕視你。』

如果哀梅用那浮燥而帶媚意的聲音說『我恨你』，洛立必不在意，反而將哈哈大笑，以為極有趣的。但是這時哀梅的聲音鄭重而帶憂鬱，使他不能漠然無動了。猝然問道：『請問爲什麼緣故？』

哀梅道：『因爲你很有機會可以做一個出人頭地之人，而你却自暴自棄，不肯學好樣。』

洛立道：『小姐，這話太重了。』

哀梅道：『如若你不以爲忤，我當繼續往下說。』

洛立道：『請說罷。極有趣的。』

哀梅道：『我知道你是這樣自私自利的人。總喜歡聽人家說他們自己的事。』

洛立向來很自負自己的大量，聽了這句話不自覺地現出驚訝的神氣，脫口問道：『我是自私自利嗎？』

哀梅用極平靜冷淡的聲音說道：『是絕對的自私自利。我說給你聽是怎樣的，當我們這幾天在一起的時候，我仔細觀察你這個人很使我不滿意。你出來了將近六個月了，請問你會辦了些什麼？祇是浪費金錢，虛擲光陰，使愛你的人爲你憂悶。』



洛立道：「一個人發憤了四年之後，不應當找點娛樂麼？」

哀梅道：「你那裏像個會發憤過的人。據我看即使你曾經發憤過，也沒有什麼成績。當我初次在這裏遇見你的時候，我說你進步了，現在我收回這句話，因為我看你遠不如從前在家鄉的時候。你變成懶惰不堪，喜歡作無謂的閒談，浪擲光陰在毫無價值的事上。你不求爲有識的人所敬愛，却樂於爲那些無知的人所撫弄崇拜。你是有財有勢，天分也高，身體壯健，相貌出衆——啊！這可說得你高興了！好自大的人！但是這都是實話，所以我不能不說。——你有這些勝人的特點，乃不能利用他們，使自己成爲一個出類拔萃的人，儘消磨時日於瑣末之事。咳！你真是個——」說到這裏她忽然頓住，臉上滿露着愁悶和哀憐。

洛立代她補足這一句道：「沒腦子的可憐蟲。」但是哀梅這一大篇話已漸次發生效力，因爲洛立大睜雙眼，光罔四射，臉上露着一半着惱，一半委曲的神氣，不復如先前那樣百不關心了。

哀梅道：「我料你是這樣。想你們這些男子平日總是說我們是天使，我們說的話你們沒有不依從的，及至當真我們誠意用好話來規勸你們時，你們非但不肯聽，還要取笑我們。咳！這可以看出你們的諂媚手段能有多少價值呢！」說着哀梅恨恨地掉轉身體，把背向着那躺在她腳邊的洛

一分鐘之後，忽然一隻手伸過來遮在她的畫稿上，使她不能再畫。洛立學着小孩子懺悔時的聲音說道：「我學好了！啊，我學好了！」哀梅並不笑，因為她不以為這是兒戲的事。她用鉛筆輕輕敲着那隻遮在畫稿上的手道：「瞧你這隻手，自己不覺得羞恥麼？細白柔嫩，宛如婦人的手，足見你祇知道戴着上品的手套，為小姐們摘花打傘，絕沒有幹過正經的事。我知道你並不是那種花花公子，因為你手指上祇有多年前菊兒贈你的那枚小指環，並沒有鑽戒或是別的寶石指環。噯！要是菊兒在這裏幫我勸你就好了。」洛立道：「我豈不願意她在這裏？」說着他突然把手抽了回去，哀梅回頭一看，祇見他躺在地上把帽子蓋住了臉，像是因為怕太陽光。短短的鬚鬚恰把他的嘴遮住，胸膛起伏，呼吸聲長而重濁，像是在那裏嘆氣。戴戒指的手深深藏在草叢中，好像怕人家見了提起他的心事似的。剎那間哀梅的腦海中彷彿機關一撥，恍然明白了何以洛立近來變成了這種無情無緒的樣子。她想起洛立近來永沒有自動的說起過菊兒，而且他方纔那臉上的愁容，近來性情的反常，和戴那枚毫不美觀的小舊戒指，都足以證明他的心事。哀梅久已疑惑他爲了戀愛問題，所以弄成這個樣子，現在這懸疑幾乎坐實了。她的明秀的眼睛中充滿了眼淚，她

的聲音變成柔和動人。她道：「洛立，我本不該對你說這樣的話。如果你不是那種好性情的人，一定要惱恨我了。只是我們全都極愛你，對你的期望深遠，不願意他們爲你失望——雖然他們或者比我更明白你所以致此的原因。」

洛立道：「我想他們很明白這事。」他這句話的聲音備極哀怨悽婉。哀梅道：「可惡他們竟不告訴我，否則我何至於這樣冒昧。我本不喜歡那藍德女士，現在我更不免痛恨她了。」

洛立猛然把帽子推開，厲聲道：「藍德女士？誰說藍德女士？」哀梅道：「請原諒，我以爲你——」洛立道：「不，你不能那麼想。你明明知道我除了菊兒，心中沒有第二個人。」

哀梅道：「我原也是那麼想，但是他們永沒有提起過這件事，你又忽然離家遠出，所以我以爲是我弄錯的。然則她竟無心於你麼？我還道她極愛你的哩。」

洛立道：「咳！她待我何常沒有心，祇是不得其當罷了。我如果確是你所說的那種不成材的東西，也幸虧她不愛我，然而我所以變成如此都是爲了她，你不妨告訴她聽。」這時他的臉上又回復了那種嚴峻慘痛的神氣，哀梅心中甚覺不安。因爲她不知道應當用什麼藥膏塗在他的傷處，祇得用極柔和的聲音說道：「我錯了。我不知道其中有這樣的曲折。我很抱歉害你這樣難受。可是

洛立啊，我不能不希望你努力與這不願意事奮鬥。」

洛立急急揮手止住她的話，低聲道：「你自己到這地位就知道了。」於是他咬緊牙齒，用力拔地上的草。

哀梅道：「我如處此地位，定必表示我的男子氣概。即使不能爲她所愛，也必定要做得爲她所敬。」洛立本很自負自己是一個受得住苦的大丈夫——不學兒女子的悲啼浩嘆，不求人們的同情，獨自抱着這傷心恨事，離家遠出，以期漸漸忘懷。如今給哀梅這樣教訓一場，他的見解突然一變。他初次看出自己是何等不中用，何等自私，祇遭了一次失敗就這樣心灰意懶，對於全世界的人都懷着惡感。他彷彿自沉思的睡夢中驚醒，不復能重入睡鄉。他一躍坐起，和緩地問道：「你想菊兒也將如你那樣輕視我麼？」

哀梅道：「是啊。她如果見你像現在這種樣子，恐怕難免要輕視你了。你爲什麼不烈烈轟轟的幹一番，而使得她愛你呢？」

洛立道：「我已盡了我的力，可是沒有用。」

哀梅道：「你的意思是說以最優等畢業麼？我以爲這祇是你對於你的祖父盡了你的職罷了。你

費了那麼多的光陰和金錢，而且人人知道你的資質是夠得上列入最優等，如果你竟落了第那不是可恥的麼？」

洛立用手托着頭，很喪氣地說道：「隨你說罷。總之我是已經落第了，因為菊兒不肯愛我。」

哀梅道：「不，不是這樣說法。這一下打擊於你很有益，後來你自然會知道我這句話的不錯。你如果能着手幹一樁什麼事，不久就能忘了你的憂鬱，恢復你那活潑快樂的天性。」

洛立道：「那是不可能的。」

哀梅道：「試一試再說。你不必對我聳肩，心想她怎麼能知道這些事。我並不冒充聰明，然而我能處處留神，所以我殊不是你意中的那種知識淺陋的小女子。我能利用別人的經驗和挫折，以補我自己的不足。你如定要愛菊兒，何妨終生愛她，但是切不可讓這愛把你的一生毀了。祇因為你不能得你所願得的那一樣，就把所有上帝給你的厚賜一概拋棄，那是不應該的。——好，我不再多說了，我知道你一定能振起精神，作一個有爲的人。」

兩個人暫時都不說話。洛立低頭坐在那裏，把手指上所戴的小指環轉着轉着。哀梅在方纔傑促所畫的那幅畫稿上加上幾筆最後的修飾，然後她把那畫稿放在洛立的膝上，僅僅說道：「你看

「這怎麼樣？」

洛立一看不禁笑了。因為這畫實在畫的入神，長而無力的手指軟軟的鋪在草地上，沒有精神的臉，半閉的眼睛，一隻手挾着一枝雪茄，一圈一圈的烟霧從雪茄上發出來，繞在那睡思昏昏的人的頭上。洛立道：「你畫得真好啊！」說時頗帶着驚奇讚嘆的神氣。接着又似笑非笑的說道：「不錯，這是我。」

哀梅道：「這是現在的你，——這是從前的你。」說着另取一幅畫比在這一幅的旁邊。

那幅畫雖不及今天的這一幅畫得好，却是充滿着生氣和精神，把以往的事活潑潑地表示在面前，使洛立看了心中不能無動。這僅是一幅粗率的寫生畫，洛立正在調練一匹馬，帽子和外衣拋在一邊，威武的氣概，活潑的姿勢，堅決的面容，活現在紙上。那匹雄壯俊美的馬方纔被制服，很不耐煩地站在那裏，一隻腳拍着地，雙耳直豎，像是在那裏靜候主人的吩咐。馬的鬃毛蓬鬆，騎者頭髮飄亂，精神旺健，表示正經過劇烈的活動以後，和這一幅「安閒」畫稿中的那種疏懶的神情恰正相反。洛立不再說什麼，但是他眼睛從這一幅看到那一幅，臉漸漸紅了，咬緊嘴唇，像在那裏咀嚼哀梅所給與他的教訓。哀梅看了很滿意，她也不等洛立開口，敏捷地說道：「你可還記得那一

天訓練那雷烈馬時候的事？我們都在那裏看你，美格和培德害怕了，菊兒拍手跳躍，我坐在籬笆上替你寫生。前天我無意中在畫夾裏見了這幅畫，取出來略加修飾，等你來給你看。」

洛立道：「感謝得很。你從那時之後進步得多了，這是我應該慶賀你的。請恕我，我要說一句冒昧的話了。你們旅館裏不是五點鐘進晚膳的麼？」說着他站起身來鞠躬含笑，把畫稿授還哀梅看了看表，像是知照她雖然教訓人也應該有一定的時候。洛立試試想恢復先前那種無情無緒的神氣，但是看得出是強裝成的了；因為哀梅的話已把他驚醒，他雖然要強閉住眼睛裝睡也終於睡不着的了。哀梅覺得他對自己冷冷的，不禁私自嘆道：「這遭可得罪了他了。如果這番話果然能使他得點益，那是可喜的；如果他反因此懷恨我，那却是可痛的了。但是我所說的句句都是實話，一個字都改不過來的。」

他們回家去的時候一路上說着笑着，巴的德獨坐在後面，暗想先生和小姐今天真樂。其實兩人心中正感着異常的不舒服，平和的友誼忽然起了波折，彷彿日光被黑影所遮住。他們表面上雖似很樂，各人心底裏都抱着莫可名狀的不滿意。

到了旅館門口，兩人將分手的時候，哀梅道：「兄長，今天晚上我們還能見你不能？」

洛立道：『不幸我另有他約。小姐，再會。』說着他俯首想吻她的手，這是法國通行的禮數，他新近纔學得的。哀梅不知受了什麼感觸，突然把手一縮，懇切的說道：『洛立，不要這樣。你對我還是不要做作的好。我看我們英國的誠意的握手禮還比法國的一切富於感情的禮數有意思。』

洛立聽說就很熱烈地同她握了一握手道：『再會，再會。』

第二天早上，洛立沒有來，却來了一封信。哀梅拆開一看，初時微笑，到末了却嘆了一口氣。那信上說：

我所敬愛的師長：請代我向你的姨媽告別。你現在可以高興，因為懶惰的洛立已經變成一個很好的孩子，回到他祖父那裏去了。祝你一冬的幸福，願神許你在玫瑰村度快樂的蜜月。我想弗來得有了這樣一個好教師，一定得益非淺，請爲我向他道賀。你的感恩不盡的洛立。哀梅微笑道：『好孩子，可喜他果然去了。』然而她隨即四顧這空屋子，不由自主的嘆息道：『是我深願他回去。可是我未免要覺得寂寞了。』



## 第十七章 死蔭之谷

合家的人都知道數年來蘊蓄着的恐慌瞬息將變成事實了。初時大家覺得悲痛異常，但是漸漸的感覺到這可悲的事終究是不可避免的，徒作楚囚對泣又有什麼益處？於是大家勉振歡容，互相慰藉，骨肉間的感情因在患難之中而愈加團結鞏固。他們把憂愁攔過一邊，各自盡力要把這最後的一年弄成極快樂。全屋中最好的一間房派給培德居住，在裏面收集各式她所最喜愛的東西——花卉，圖畫，她的鋼琴，小寫字檯，和她所愛的小貓。父親所最貴重的書，母親的安樂椅，菊兒的書桌，哀梅最得意的畫稿，也都搬到那裏去了。美格每天帶兩個孩子來一次，爲培德姑姑製造太陽光。約翰默默的在自己每日的進款中抽出一筆錢，爲使那病人常能得她所喜食的水果。老海娜用盡心思製成精美的餚饌，希望能開她胃。就是在海外的哀梅，也時常寄來精巧的禮物和有趣的信，使病室中充滿着暖意和香氣。

在這房間裏坐着培德，正像一個被全家人所供奉的家庭之神。她依然如前一樣的和平勤勞，因爲無論怎樣決不能改了她那慈和愛人的天性。她明知自己不久將與這塵世永別，然而生存在

世上一天，她總要盡一分力，她那無力的手指永不閒着，她所喜愛的工作之一就是製成小物件贈給那些每天路過這裏的男女學童。凍紫了手的孩子忽然接到她從窗口拋下來的一雙小手套，喜歡做洋娃娃衣服的小女孩得了一個針線包，其他如擦筆器，圖畫書等不時贈給他們，使他們每天進學堂去的時候增添不少高興。他們幾乎認這是一個神仙姥姥，高高的坐在他們所看不見的地方，能奇妙地察知各人的嗜好而贈給他們所想要的東西。致於培德呢，她見他們經過她窗下時仰起他們那滿罩着快樂的小臉，向她點頭微笑，有時且收到錯誤有趣的短信，向她表示謝意，她心中很滿意。

初時的幾個月似乎是很愉快。每當全家的人都聚集在那裏時，兩個嬰孩爬在地上咿呀學語，母親和姊姊們坐在靠近她的地方作針線，父親用清晰的聲音讀給她們聽最高尚的修身格言，培德常回顧微笑道：「這是多麼美啊。」然而漸漸的可慘的時機愈趨愈近了，培德已不復能拿針線，說話使她厭煩，親人的面使她見了難過，痛苦已佔住了他的全身，任是她怎樣肯吃苦的人這時也有些受不了。哎呀！如此煩悶的白天！如此沉長沉長的黑夜！如許可以引起她悲傷的面目！咳！他們看她托開她那雙瘦得僅存皮和骨的手，像是向他們哀求。聽她細聲極悲慘地叫道：「救

我啊，救我！』可是他們有什麼力救她呢？她那樂天安命的性情上似乎罩上了一層雲霧，她極力和死掙扎了一下，然而僅是剎那間的事，然後她那暫時的叛亂性又被征服，她立即恢復了以前的和平安樂。她那羸弱的軀殼快破壞了，然而她的靈魂愈加壯健。她雖然不多說話，然而圍在她的四周的人都看得出她確已有了預備。這家中第一個被主所召喚的人確是資格最完備的。他們圍着耐性靜候，知道必有發光的天使來接引她過那死蔭之谷。

自從培德對菊兒說了。『有你在這裏我似乎增了幾分氣力，』菊兒就一分鐘都不忍再離開她。她睡在這房裏的一個小榻上，半夜中時常起來爲病人撥旺爐火，或侍候她。培德每因爲不忍使她過於勞苦，要她去安息，但是她決不肯偷懶片刻。她整天的守在這房裏，不願被別人來奪去了她的職務。因爲她這時候愈覺得她妹妹的可貴，但能多爲她盡一分力，自己的心就多得一分安慰。

往往菊兒睡醒時見培德正在翻閱那本破舊的小書，聽她低聲唱歌，以消遣這不能安睡的漫漫長夜。有時見她的臉靠手上，眼淚從她那瘦削的手指的隙縫間慢慢流出來。菊兒躺在那裏靜靜的看着她，心中起了超然之想。她覺得培德正在默自用神聖的辭句，靜肅的禱告，和她所最愛

的音樂；引自己漸漸捨棄這戀戀不忍遠離的舊生命，而趨近未來的新生命。菊兒這時的感動殊不是言語所可以形容。她的眼睛因為被熱淚的洗濯而愈加清明，她的心因為經熱淚的浸潤而愈加柔和。她認識了她妹妹生命中的美——平淡謙卑，然而充滿着真的道德。她的軀壳雖不久將長辭塵世，然而她的美德將永留千古，供後人憑弔景仰。

有一天晚上，培德偶然翻閱桌上的書本以遣悶懷，忽然在她所愛的那本舊天路歷程中翻得了一小頁字紙。那紙上的字是菊兒的筆跡，她一眼瞥見那題目，不覺心中一動。且並字跡模糊，顯然已經過眼淚的沖洗。她回頭一望，她那睡在旁邊氈毯上的姊姊，心中想道：「可憐的菊兒，她睡得正沉，我不忍去驚醒她來請她的示。她什麼都肯給我看，我想這個我擅自看了她也決不怪我。那紙上所寫的是：

我妹培德

懿歎我妹。幽谷之蘭。天帝所眷。暫旅塵寰。劫運既終。誕登彼岸。人世憂樂。何足縈念。

妹身永逝。妹德長存。億萬斯載。望風欽敬。不才如姊。勉步遺型。隕越是懼。戰戰兢兢。

競。

更求我妹。

增我勇氣。

塵世險阻。

履之如夷。

益我仁心。

愛隣勝己。

頑劣根性。

芟除無

遺。

而今我妹。

安渡死河。

永生樂園。

靜以待我。

我惟克苦。

遵王之路。

庶幾與妹。

同歸天

府。

紙上字跡模糊，墨痕狼藉，錯字連篇，足證寫的人當時的心緒繚亂。培德讀了這一篇，臉上顯出難於形容的快慰，因為她覺得她死後的惟一遺恨就是不會能為這世界盡了多少力，但是這一篇文章彷彿告訴她她的一世為人並不是完全與人無益的，人們看她的死並不致像死了一匹貓或是狗。她倚枕坐在那裏，把那紙摺疊着。這時恰巧鑪中的焦木嘎然作聲，菊兒一跳醒來，撥旺了鑪火，輕輕爬到培德的牀前，看她睡熟了沒有。

培德道：「好姊姊，我沒有睡熟，可是心中很樂。你看被我覺到了這個。我已看過了，我知道你決不怪我。菊兒，你心中的我竟真是這樣的麼？」

菊兒道：「培德啊，這還不會說出我心中所想的萬一。」於是她把頭伏在枕上，緊傍着她妹妹的

頭。

培德道：「那我就覺得我不會虛耗了我的一生。我雖不能如你所想的那麼好，然而我確是很想努力做一個好人的。到了現在要從事於更進一步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了，所以知道竟有一個人愛我如此深切，似乎她會得了我的幫助，使我心中十分快慰。」

菊兒道：「培德，我所受於你的勝過世上無論何人：我以前總覺你如棄我而去，我將如失去了引導的明星。如今我已知道我始終不致失去你的，你將和我更加親近，因為死祇能隔離我們的軀壳，決不能隔離我們的靈魂。」

培德道：「我知道是這樣，所以不再恐懼。因為我確知我仍是你的培德，而且更加能愛你，幫助你。菊兒，在父母親前願你能代我盡孝，他們將向你求安慰。願你不致使他們失望。倘你因寂寞而覺得勇氣消失時，須牢記我是永不忘懷你的，你能這樣辦比能寫傳世的書籍或周遊各國更有幸福，因為惟有愛我們離去這世界時能帶了去，且使我們臨終時免除許多痛苦。」

菊兒道：「培德，我當勉力遵從你的吩咐。」就在這時菊兒屏除了她舊有的奢望，重發一個新的較高尚的志願。她認定其他希望都是沒有價值的，祇有相信愛的永遠不滅是無上的安慰。

如此春日來而復去，天更顯得清朗，地上萬綠叢生，羣花爭先的開放；百鳥回來，恰正是來和培德見最後的一面。培德恰似一個衰弱而信任的孩子，緊握着父母的手，讓他們引導她平安經過死蔭之谷，交代給上帝手中。培德的死正如油乾火滅，並沒有什麼劇烈的痛苦。在晨光微熹中她頭倚在慈母懷中，吐了她最後的一口氣。她臨終時並沒有說什麼話，祇戀戀的向衆人看了一眼，微微嘆了一口氣。

母親和姊妹們爲她作禱告。她們見她臉上痛苦的表情已變成和平的安甯，各人心中起了含敬意的快樂。她們知道死之於培德乃是一個慈悲的天使，並不是可怕的鬼魅。

及至早晨，鐘中火已熄了，房中十分靜肅。但是小鳥在附近的樹枝上欣然歌唱，窗前的繡球花開放得格外鮮豔，太陽射在那枕上的和平的臉上，像是幸福之神的光彩。圍在她床前的幾個人不禁破涕微笑，感謝上帝終於使培德入了樂境。

## 第十八章 淡忘

哀梅的訓話使洛立得益非淺。自然他自己當時絕對不肯承認。男子總是這樣：每當婦女爲他們出主意時他們決不肯立時容納，幸而容納了也必定說他們自己原已早有這意思；及至實行之後如果是成功的，他們祇把一半功勞歸給那出主意的人；如果失敗了他們就慨然把一切責任都推在那出主意的人身上。洛立回到他祖父那裏很恭順的伴了他幾星期，那老人家暗想尼斯的水土真好，竟使洛立調養得把性情都改變了，極力勸他再去。洛立心中豈不想去，可是自受了哀梅那一頓埋怨之後，就是用幾隻象來拉他也拉他不回去了。高傲之氣把他攔阻住。當他那想去的慾望極猛烈的時候，他常用那幾句使他受刺激最深的话：『我輕視你。去轟轟烈烈的幹一番，因而使她愛你。』來堅固他所立下的決心。

洛立把這件事轉輾維思了好幾次，最後他承認自己的確是自私自利，是懶惰。但是他以爲一個人受了一次大打擊之後，應該讓他放縱幾時，稍殺他的悲哀。現在他覺得他那被摧殘的愛情已經死去，他雖然永不免是一個忠心的失戀者，但是他又何必把傷心彰明交著地刻在臉上。菊兒



不肯愛他，然而他未嘗不可以立一番大事業，使菊兒敬他而頌讚他，使她知道女子的一聲『不』決不能毀壞他的一生。他早已有意要有所樹立，本不用哀梅來替他出主意。他不過在等待那被摧殘的愛情安然死去，現在既已死了，他準備要藏過那受創的心，默默地向前工作。

正如歌德，一喜一憂都寄在所編的歌中，洛立也想借音樂來醫治他愛情的傷痕。他立志要編成一首輓歌，使菊兒聽了靈魂感到痛苦，且能融化每一個聽的人的心。所以祖父因為見他又變成心緒不甯，性情易怒，命他出外遣悶時，他立即出發到維也納。在那裏他有幾個精於音樂的朋友，他埋頭工作，決意要使自己由此成名。可是也不知是他的悲傷太浮泛，不能寄託在音樂中，還是音樂太神聖，不能用以發表這凡俗的感情。洛立不久就覺得自己暫時還沒有能力編這首輓歌。他的腦力還不能作有秩序的工作，他的思路必須要清理一下。因為每當他正調節一個悲哀的曲調時，他不自覺地哼起一個跳舞曲。在尼斯聖誕夜的跳舞會，神彩栩栩地顯示在他眼前，他的思想混亂了，祇得把那沒有編成的輓歌拋在一邊。

後來他又試編歌劇。因為當初起始的時候，他似乎覺得沒有一樣是弄不來，但是不久他又被無形的難關圍住了。他要把菊兒做劇中的主人翁。他極力想記憶起他和菊兒相愛時的柔情密意，

動人的情節，充作編劇的材料。可恨記憶力又和他作對，彷彿玷染了菊兒的乖僻性情。所能記憶的祇是菊兒的古怪處，缺點和殘忍。如果把她編入劇中，必是一個最沒有感情的人。他忍不住哈哈大笑，他腦中所組成的一幅思想之圖也就隨之破裂了。菊兒無論如何不能被編入他的歌劇中了，他祇得嘆恨地說了一聲『這個人真是我命宮的魔蝎，』抓首踉蹌了一回，把她拋開。

他極力在腦海中搜索，要找一個比較容易操縱的女郎，可以讓他編入劇中。他思索了不久，就有那麼樣的一個幻形顯現在他的腦幕上。這幻形的面貌捉摸不定，可是頭髮總是黃金色的。這幻形彷彿已在一層透明的雲霧中，四周模模糊糊的圍滿了玫瑰花，孔雀，白馬，藍緞結。他並不武斷這幻形是什麼人的化身，就把她取作戲中的主人翁。漸漸的他對這幻形生出愛情來了。這也難怪他，因為他描摹的這幻形彷彿是天下無雙的人物，而且能歷盡艱難而不生懼怯心。

幸虧服了這一帖奮興劑，他的工作暫時很順手。但是不久他的熱心又消化。他忘了編劇，常手中握着筆，神思昏昏的坐在那裏。或是四處去閒遊，說是休息腦力，且為劇中覓取新資料。他並不會編成什麼，腦力却已用去不少。他知道自己內部在不自主地起變化，他想這或許是天才在那裏沸騰，我且讓牠去沸騰，看到底怎麼樣。其實這那裏是天才，不過是一種極尋常的情感罷了。但

是不問他是什麼，沸騰却終究是在那裏沸騰的。因為他漸漸不滿意於他這無秩序的生活，他極望能有一種重要而有益的工作，使他能把身體靈魂全沉浸在裏面去辦。最後他覺悟到每一個愛音樂的人不一定能成爲作曲家。那覺悟是發動在聽了莫差特的著名歌劇之後。那一次他自皇家劇場回來，就翻出自己所製的曲調，選最得意的幾曲在琴上按了一回，呆望着架上的幾個音樂家的半身像出了一回神。忽然發狠把那些曲調一張一張撕成粉碎，長嘆一聲，自語道：『她說得不錯，天資雖高，總及不到天生的奇才。她的傲氣一見羅馬而消盡，我的傲氣却被這一齣歌劇所遏滅了。我決不再枉費這種腦力，然則我又應幹些什麼呢？』

這真是一個難解決的問題。洛立不禁羨慕那些爲日常的麵包而不得不工作的人。飽食暖衣，無所事事，真是難過。要不是有毅力有根器的人，早已被惡魔所誘，走入邪路了。所幸洛立雖尊重自由却是極愛掙氣的。他想起祖父對於自己的期望，他願意能清夜捫心不覺有對不起自己的地方。他願意能坦然面對他所愛的親友，而不致內心懷疚。這些就是使他得免墮落的堡障。

洛立初時以爲他爲菊兒所受的愛情之創痕，必是永久不能平復的，豈知纔過了不久他已處之坦然了。偶然想起當時的事，心中並不覺得痛苦。這創痕平復之快，殊出於他意料之外。他不知當

惱恨還是當歡喜。他厭惡自己，驚詫自己性情的反覆無常。他極力想撥旺這垂熄的愛火，然而這火總不肯燒得蓬蓬勃勃的。他知道這一股孩子氣的熱情已漸漸化爲一種和緩而平靜的情感，永遠不滅的如兄對妹的情感。『兄對妹的情感，』想到這裏他自己笑了。抬頭望了一望莫差特的遺像，想道：『是啊，他是一個偉人。當他不能得姊妹中的這一個，就取了那一個，仍舊不失其樂。』這些話洛立並沒有說出來，祇是心中這樣想。隨後他又吻着手上那枚古式戒指，低聲自語道：『不，我不要這樣。我並不會忘了她，我也永遠不能忘她，我當再試一次，如果這一次仍失敗，然後就——』他沒有把這句話說完，立即抽過紙和筆寫了一封信給菊兒，告訴她他對她仍存着一線希望，希望她能回心轉意。在沒有得到她的最後答覆之前，他彷彿心無所主，什麼事都不能辦。她不能，不肯，讓他回轉故鄉，成爲一個快樂的人！信發出後他坐立不安，茶飯不思，專等她的回音。最後回信來了。這信彷彿是把斬情絲的利劍，因爲菊兒果決地說她『不能也不肯。』她全副精神都包在培德身上，永不願再聽見『愛』這個字。她求他去另找一個人求安慰，但是在他的心中常留出一隅之地，給他的愛妹菊兒住。後面又附上幾句吩咐洛立不必告訴哀梅培德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她開春後就要回家了，到那時使她知道想還不致於太遲，何必先這悲慘的

消息橫在她胸中，阻撓她的遊興呢！並希望洛立能時常寫信給哀梅，免得她感着寂寞和思家之苦：

洛立把這信放過一邊道：「好，我立刻就寫。可憐的小女郎，我怕她回到家裏不免要受一下悲痛的打擊了。」說着他就揭開寫字檯，預備寫信給哀梅。

但是這封信那天並沒有寫成。因為當他找一張最優等的信箋，無意中看見一樣東西使他改變了主意。在寫字檯的一隅亂推在賬單，護照，和各種公事文件的中間，有好幾封菊兒的信；在一邊却是三封哀梅的信，折疊得很整齊，用一條藍緞帶縛住，還隱約嗅得藏在裏面的乾玫瑰花的香氣。洛立帶着一半懺悔一半有趣的神氣，把菊兒的信檢出來用手壓平，折疊整齊，另放在寫字檯的一個小抽屜裏。把手指上的戒指撫弄了一回，輕輕除下來和信放在一起，鎖在那小抽屜裏，心中無限悵惘，恍如送了葬回來。也沒有心緒再寫信，獨自踱到禮拜堂去聽了一回道。

第二天他就把信寫成寄去，回信也來得很快。因為哀梅正苦寂寞。她在信上毫不諱飾地訴說思家之苦。從此信札往返，備極懇懃。洛立賣了他所買的音樂家的石像，焚去了他所編的歌劇，回到巴黎去了。他十分想到尼斯去，但是人家不來請他，他決不肯老着臉自己挨上去。哀梅這時却也

不肯來請他，因為她自己這時正陷於小小的煩悶中，惟願能避過洛立的那對善扶人隱微的眼光。

弗來得又到這裏來了，且已向她提出那問題了。她先前本打算點頭應允的，此刻却搖頭拒絕了。因為事到臨頭，她心中不免躊躇了。她知道婚姻的結合，富貴之外究竟還有一件不可少的東西。『弗來得果然是個好人，但是我以為不是你所應該歡喜的那種人』這句話和洛立說這話時的那種神氣，時刻盤旋在她胸中。她又記得自己當時的語氣中明明是說我將看金錢的面而嫁他。她一想起這事，就覺得面紅耳赤。她極願意能把這一段話收回，因為太把她的人格貶損了。她不願意洛立想她是一個沒有心肝，思想俗陋的女子。她很感激洛立不因為她說了這種不中聽的話恨她，反而對待她越發和藹可親。洛立的來信是她的一種安慰，因為家信近來很少，就是也遠不及洛立的信能令人滿意。她不獨樂於給洛立寫回信，而且覺得也是她應盡的義務。菊兒既心如鐵石，不可轉移，這可憐的人必定很是頹傷，須人去撫慰他。她應該發一個憤試試去愛他，這想也並不是難事。因為像他這樣一個可愛的人，有許多人正是欲親近他而不得哩。但是菊兒的舉動往往和人家相反，這也是沒法的事。我惟有盡我的力安慰他，待他猶似我的哥哥罷。

如果人們待哥哥真能像哀梅這時的待洛立一樣，那人類真是一種幸福的動物了。哀梅永不再埋怨洛立什，麼事都要來徵求洛立的意見。凡是洛立所做的事，沒有一樁不使她感到興味。常贈給他小巧的禮物，每星期給他兩封長信。哀梅近來面貌消瘦了些，沉默寡言，彷彿心有所思似的。她不愛往熱鬧場中去混，常喜歡獨自出去寫生，然而出去了一次回來，又總拿不出什麼成績。她幾小時的拱手坐在玫瑰村的洋臺上，呆觀天象，或隨手畫出她腦幕上所印的幻象——一個刻在墓石上的雄壯武士；一個漂亮的青年躺在草地上，用帽子遮住了雙目；或是一鬆曲頭髮的女郎，服裝華美，挽着一個長身玉立的青年的臂走入一間跳舞室中。畫中人的面目都是模糊不清，大概是當時通行這種畫法。

姨媽以爲哀梅因爲拒絕了弗來得心中後悔，所以這樣憔悴。哀梅和他辯也辯不明白，只得由她去這樣想了。哀梅寫信給洛立時僅提了一句，弗來得已赴埃及，洛立早已明白她的用意，心中猶似去了一塊大石，肅然起敬地自語道：『我知道她終必能覺悟過來。可憐的弗來得，我是過來人，所以很能和他表同情。』說着他吐了一口長氣，像是把胸中所鬱着的惡氣吐盡。然後把腳擱在沙發上，很有味地咀嚼哀梅的來信。

當在外面的這兩個人心理上在起這樣的變化時，哀梅的家庭正陷於悲苦之中。他們本有一封信給哀梅，告訴她培德病已垂危。可是這封信哀梅始終不曾拿到手。當她接到後一封信時，她姊妹墓上的草已經碧綠了。得到這惡消息時，她正在咪薇。因為這時已是五月，在尼斯天氣太熱，她們取道熱那亞和意大利諸湖，進入瑞士境內。家中的來信吩咐她不必急於要回去，因為左右已來不及去和培德見最後的一面，不如在外面多住幾時，解去心中的憂悶。哀梅極力忍住悲哀，勉強依順家中人的命令，可是她的心覺得很痛。她極想能和家中人在一起，她天天悽然的望着湖面，盼望洛立來安慰她。

洛立知道了那消息，立刻就來。他們給他的信是和給哀梅的信同時發出的，祇因他在德國，所以遲幾天接到。他一讀那信立即收拾行囊，別了他的遊伴，向咪薇進發，心中又是高興，又是悲傷，咪薇的情形他很熟悉，船纜靠埠他就一躍上岸，去找嘉祿氏所住的旅館。旅館中侍者抱歉似地說：「都往湖濱散步去了。」啊，不，金色頭髮的小姐在後園看花也未可知。請先生略坐片刻，一瞬間就可以請她來。」但是這先生一瞬的光陰也等不及了，不等他說完已舉步入內，親自去找小姐。



這是一座沿河建設的古式花園，園都是栗樹，風過處栗實悉索作聲。爬藤草蔓延各處，古塔的黑影斜映在佈滿陽光的湖上。在園的僻靜處有一座茅亭，哀梅常到這裏來看書或做手工，或是借四圍的美景來安慰自己心中的寂寞。這天她正坐在那裏用手支着頭，在追念培德，懷想家人，懸猜洛立爲什麼還不來。她沒有聽見洛立走過園外的院子，也沒有看見他穿過拱形門進入園中。洛立默默的站在離她不遠處，用新的眼光注視着她。他第一次看出哀梅性情中的柔和方面。她四圍的一切都足以表示愛與悲哀；淚痕斑斑的信鋪在她的膝上，髮上縛着黑色緞結，臉上籠罩着嚴肅的沉痛和堅忍，胸前掛着一個小小的烏木十字架，那是洛立贈給她的。她一概別的裝飾品都不用，祇戴了這一個。她偶然無聊地抬起頭來，忽然看見洛立站在那裏，立即一躍而起，奔向前去，帶着充滿情愛和熱望的聲音說道：「啊，洛立，洛立，我知道你必到我這裏來。」於是兩人暫時不再說話，洛立輕輕扶住哀梅，使她的頭靠在自己肩上。哀梅覺得沒有一個人能如洛立那樣能安慰她而增長她的力量，洛立也覺得世界上祇有哀梅可以補菊兒的缺，使他能成爲幸福的人。自然兩個人當時都沒有把心事說出口，但是雙方都已默會，甚覺滿意。

一分鐘後哀梅仍回到她先前坐的地方。當她在擦眼淚時，洛立代她把眼淚擦起立時所掉在地上。

的信件檢起來。他見自己的信也在其內，不禁微微一笑，因為知道這是很好的預兆。當洛立傍着她坐下時，哀梅轉覺害羞了。又想起初見他時的那種情不由己的表示，覺更面紅耳赤。她勉強裝作很自然地說道：『這是不由自主的。因為我寂寞和苦悶極了，見了你那得不高興。我正在想你恐怕不來了，忽然一抬頭見你正站在我面前，真是出於意外的欣喜。』

洛立道：『我一得到消息就來的。我甚願能說幾句話安慰你那因為喪失我們所愛的小培德而感到的傷心，然而我祇能和你表同情，而——』這以下的話他再也說不下去了，因為他也突然的害起差來，不知應該說什麼話纔是。他極想能叫哀梅把頭靠在自己肩上盡情暢哭一場，可是他不敢，祇一往情深地緊緊握着她的手，以代表他那沒有說出口的話。

哀梅柔聲道：『你不用說什麼，——這樣就儘夠安慰我了。培德是已到了好去處，我不該為她傷心。然而我雖然極想見家中的人，却又極怕回去。現在我們且不必談這事，因為談起這事我就要哭，而我却願意能趁你在這裏的時候樂一樂。你不急於要回去罷？』洛立道：『如果你要我在這裏，我就不必立刻回去。』

哀梅道：『怎麼不要你！姨媽和弗勞倫斯都待我很好，可是你恰像是我自己家裏的人。你如果說

在這裏住幾時，我就能得不少安慰。」哀梅的說話和神氣正如一個心中充滿着悲哀的患思家病的孩子。洛立頓即忘了他的羞赧，極力撫慰她。他用半帶親密半帶命令式的口氣說道：「可憐的小靈魂，你使自己憂傷到快成病了。從此我當在這裏照應你，你不必再哭泣了。起來，和我一同散一回步罷。這風太冷，靜坐在這裏不很相宜。」說着就替她戴上帽子，把她的臂拉來挽在自己的臂上。在栗樹陰下的草地上來回散步，兩人心中各自感到一種初次嚐到的難以形容的甜蜜。這古園中會隱藏過好多對戀人。這園彷彿爲這些有情人所特設的，又和暖，又幽靜。古塔之外絕沒有一人一物在那裏窺伺他們，他們說話的回聲被滾滾的湖水捲去，絕不會送入他人耳中。那對新的戀人在這裏逍遙了一點鐘，他們邊說邊走，或靠在牆上休息。當那晚膳聲催他們進去時，哀梅彷彿把她的寂寞和悲哀的擔負拋棄在那古園裏了。

姨媽一見哀梅容光煥發，和先前判若兩人，頓覺恍然大悟，拍掌自語道：「我這纔明白了，原來她是在想這個少年。天啊，我萬想不到竟是這麼樣的一回事！」

這位富於閱歷的夫人非常審慎，她絕口不說什麼，也不顯示她已識破了他們的隱秘，祇熱誠地固請洛立多在這裏耽擱幾天，並且勸哀梅常和他作伴，因為她現在心裏正悶，有一個人來談談

比較可以鬆爽一點。在這一樁事情上，哀梅非常肯聽話。姨媽時常被弗勞倫斯纏住，哀梅祇得獨自招待她的朋友，却也招待得極其周到。

在尼斯的時候，洛立什麼都不高興，哀梅時常埋怨。如今在咪薇，洛立永不偷懶，無論是去散步，騎馬，蕩槳，或是看書，總是非常起勁，致於哀梅呢，凡是洛立所做的，她沒有不贊成，而且快快的自己也學着做了。洛立因為鑒於前次的失敗，這回再不敢輕易提出求婚的話，然而兩人的愛情的熱度已逐漸升高，幾達於沸點。一天兩人在湖上蕩槳。那時天日晴朗，波平如鏡，遊艇往來，恰如沙鷗撒水而過。如此風景，常人當之猶覺心醉，何況是一對愛情正熱的戀人。偶有一時兩人不知各在那裏想些什麼，靜靜的不作一聲。哀梅用手指劃水，兩目注視水面。及至她回過頭來，方纔知道洛立側身靠在槳上，在偷眼看自己，兩眼中滿含着不可思議的表情。哀梅很覺不好意思，搭訕着說道：「你想是疲乏了，且休息一會，待我來搖一程，也可以使我活活筋骨。因為自你來了之後，我竟變成一個坐享逸樂的懶蟲了。」

洛立道：「我並不疲乏。你若喜歡搖，這裏還有一枝槳哩。有這點地方大約也夠你的手舒展了。我却不能不坐在中間，否則船就要搖恍的。」

哀梅一聽他的口氣，知道事情有點不妙，然而又奈何他不得。祇得坐在他的旁邊，把頭髮向後撩撥了一下，伸手接過那枝槳。她搖船的本領很不錯，雖然她用兩隻手，洛立祇用一隻手，兩枝槳却能節拍相應。船行得極平穩，哀梅覺得兩人默默無言更沒意思，勉強想了一句話道：『我們互助的精神很不錯，是不是？』

洛立柔聲道：『是啊。所以我願意我們能和衷共濟地終身住在一隻船上，哀梅，你贊成不贊成？』

哀梅低聲道：『洛立，贊成。』

於是兩人停止了搖槳，明靜的湖面上映出一幅愛情和幸福的圖畫。

## 第十九章 孤獨

當一個人的精神正專注在另一個人身上，他的心靈正在想模彷彿一個好模範，自然很容易立下捨己爲人的決心。然而及至這扶助她的聲音已不復能聽見，日常的課程已授完，所愛的人已不在眼前了，什麼都沒有了，祇剩下寂寞和悲愁時，菊兒就覺得很不容易依照她所立下的決心行事。她自己心中正因爲不住的思念她那妹妹而悲痛非凡，又怎麼能安慰父母呢？培德既去，所有的光明和暖，美景，都似被她帶去了，又能仗什麼把這家庭化成一個快樂的家庭呢？現在她已失去了引道的明星，在黑暗中摸索，又從那裏去找稱心合意有益於人的工作呢？她盲目地無希望地盡她的義務，然而心中不住在那裏憤懣不平。她以爲老天太不公道，爲什麼使她的樂趣日益減少，負擔日益加重，使她的生活越過越覺乏味。有些人所得的盡是陽光，有些人所得的盡是黑暗，真是不公平之至。她不是比哀梅更肯努力爲善麼？却永遠得不到酬報，所得的祇是失望、煩惱、和勞苦的工作。

可憐的菊兒這幾時她真是處在黑暗之中。她一想到自己將終身消磨在這絕少樂趣的小屋中，

一天到晚的爲這些無謂的瑣事忙碌，不免起了厭世的觀念。當她極煩惱的時候，她往往頓足自語道：『不行，不行，我決不能安於這種生活。如果再沒有人來幫助我，我就要拼命跳出這牢籠去，幹不願死活的事了。』

其實菊兒在這苦悶的生活中未嘗沒有能了解她而和她表同情的人。每當她在睡夢中彷彿聽見培德呼喚，她驚醒坐起，及至看見那空床，不禁放聲痛哭的時候，母親就來安慰她了。母親的安慰不僅是口頭的，乃是心心相印的。在這靜寂的深夜間，經過了一次心和心的對語，彷彿能把痛苦洗盡而增長愛心。這樣一來，菊兒覺得勞苦的重擔比較容易背負，工作比較有一點趣味，生活不是那麼滿佈着荆棘了。

當她的創痛的心略得安慰時，她的迷惑不解的心靈也找到了幫助。因爲她進入書房裏去把臉貼在她父親的斑白頭髮的頭上，很謙卑地說道：『父親，請你把從前對培德說的話說給我聽，我比你更需要，因爲我全身都是過處。』

她父親用兩臂抱住她道：『我兒，這是你給我的最大安慰。』

於是菊兒坐在父親旁邊，從前培德所常坐的小椅子上，把自己所感到的苦惱說給她父親聽。怎

樣因爲遭了這巨大的打擊而怨憤傷痛，怎樣因爲無結果的努力而失望，怎樣因爲缺乏信心而覺得生命前途充滿着黑暗，和一切心中的擾攘懊悶。她對父親毫無隱瞞，父親給她所需要的幫助，這樣兩方面都得到了安慰，當她從書房裏出來時，她已增添了新的勇氣，恢復了愉快的精神，成爲一個更謙和服從的人。從此之後，菊兒漸漸能看出家庭中的細事究竟不是全然卑賤無價值的，掃帚和抹布已不如先前那麼可厭了，因爲這兩樣都是培德在生時常用的。培德的善治家政的精神彷彿留滯在這兩件東西上，永遠不會消散。當菊兒用這兩件東西時，不知不覺地口中哼着培德所常哼的歌，效法她那有秩序的舉動，把一切都整理得有條不紊，可是她自己並不會覺察自己的進步。直至有一天海娜含着誇獎的口氣緊握着她的手道：『我的有心思的好小姐，你想設法使我們減去因爲失去那可愛的小羔羊所感到的痛苦。我們不過不說罷了，可是我們都看得出。願上帝祝福你。』

一天傍晚，菊兒和她姊姊美格同坐在那裏談天。菊兒覺得美格比沒有出嫁之前進步多了。她何等會說話？她何等明白一切優美的合乎女性的衝動思想，和感情！她對着她的丈夫和兒女是何等有幸福。他們互相愛憐，互相扶助。想到這裏她不禁嘆息道：『結婚究竟是一樁好事情。假若我



結了婚之後，不知可有你一半那樣進步得快？我心中常覺得我似乎總有一天要結婚。」

美格道：「菊兒，你祇須把你天性中的柔婉的屬於女性的一半表示出來，就成爲一個完人了。你正像一枚栗實，外面全是刺，可是內部却是光滑柔軟。人若能探入內部，就能得到一個甜美的果仁。有一天愛情將使你顯出你的真心，你的多刺的殼就會脫去。」菊兒道：「霜雪裂開栗實的壳，然而要牠們掉下樹來却很費事。男孩子常去找栗實，可是我不願意墮入他們的囊中。」說着哈哈大笑，美格也笑了，因爲她很喜歡見菊兒舊日的精神路路恢復。於是她極力闡發她的意見。這一天的談話頗有效力，從此菊兒漸養成被人收入囊中的資格，祇須略見陽光就能使果實成熟，然後並非是一個童子的猛烈的搖撼，却是一個成人的柔和的手把她從有刺的壳中取出來，得啣那又甜美又有益的果仁。如果她有先見之明，她定必要把壳閉得緊緊的見人就刺，使人不敢近前。幸虧她沒有料到有這一着，所以時機到時她就不期然的被摘下來了。

如果菊兒是一個德育故事中的英雄，當這時期她的行爲應該近似聖賢，屏絕一切世俗的嗜慾，戴着懺悔的帽子，袋裡藏着小冊子，往各處去行好事，可是菊兒並不是一個英雄，她祇是幾百千有志向上的尋常女孩中的一個。她的一舉一動全順着她的天性，按照所受的刺激而使她或是

憂鬱，或是煩惱，或是漠不經心，或是精神奮興，一個人要改行向善，並不是容易的事，必須經過長時期的努力，百折不回的努力，纔能把我們的腳移在正義的路上，菊兒已經走上了正義的路，她知道努力盡她的本分。若是今天沒有盡了她的本分，她就覺得鬱鬱不樂。然而她的盡本分還是不得已的呢？還是甘心樂意的呢！她常說她要幹一樁大事業，無論怎樣困難都不要緊。現在她得到她所希望的了，因為什麼事能比把精神專注在父母身上，一心一意為他們謀幸福這件事更偉大呢？如果說一定要難辦的事纔能顯得他的偉大，那末以她這樣一個志趨高遠，好動不好靜的女孩，要她爲了別人犧牲她自己的希望，計劃和志願，還有什麼比這更難的呢？天意要照她所說的話成全她，把事業送到她的面前。雖然不是她所希望的事業，然而比她所希望的更好，她可能辦呢！她決意要試一試；當她第一次試辦的時候她就得到了我以上所述的那些幫助，不久她又得到了第二種幫助。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次她正籠罩在失望中的時候，母親同她說道：「我兒，你爲什麼不寫些什麼？你不是最愛編小說的麼？」

菊兒道：「我現在沒有心緒編小說，是就編了也沒有人要看。」

馬夫人道：『我們都愛看。你專寫給我們看就是了，不必管其餘的人怎樣想。我兒，你不妨試一試。我知道這事一定於你很有益，而且使我們能得些高尙的消遣品。』

菊兒道：『我不想我能編得成。』於是她揭起寫字檯，抽出她那編了一半的文稿。

一小時之後，馬夫人偷偷地去窺視，祇見她已繫上那條黑圍裙，意志專一，筆不停揮地在那裏寫。夫人不禁微微一笑，放輕脚步走了開去，深喜自己這建議的得當。菊兒自己也不知是怎麼的，可是她這回所編的小說中竟含着一种深深地感動人的原素。當她全家的人捧着這篇小說笑了又哭，哭了又笑了一陣之後，她父親沒有徵得她的同意，就替她送到一個著名的雜誌社去。她不勝驚奇，因為他們不但替她刊登出來，並且還來信問她要別的。這小說一登載之後，就有許多頗有聲望的人寫信來稱讚她。新聞紙爭先轉錄，各處的人無論認識她的和不認識她的，讀了這篇小說沒有不低徊感嘆。菊兒不禁帶着驚奇不解的神氣對她父親說道：『我真不明白這樣一篇結構簡單的小說，有什麼值得這樣的稱讚？』

老先生道：『因為這中間含有真理。菊兒這，就是著述的祕訣。當你寫這一篇時並不會想到名譽和金錢，你把你的心放在裏面。你已奮勇吞了那苦的，如今該嚐那甜的了。我兒，努力罷。並且和我

們一同因着你的成功而歡樂。」

菊兒聽了父親的話，心中十分感動，慨然道：『如若我所寫的文字中果然有些微特點和真理，也不是我自己的，是由你，母親，和培德那裏得來的。』

於是菊兒受着慈愛和悲傷的陶融，寫了許多短篇小說，寄給各處的雜誌社。這些小說彷彿是孝順的好兒女，很替母親掙體面，替她滿載了榮譽回來。

當哀梅和洛立寫信回來報告他們的婚約時，馬夫人深怕菊兒知道了心中十分難受。其實她殊不必耽這心事，因為雖然菊兒初讀那信時不免略覺惆悵，可是她頗能自持。及至將信重讀一次時，她心中已覺坦然，很高興地爲那一對孩子計劃未來的幸福了。這信是兩人合寫的，各自用情人的眼光互相稱頌。初讀時很有趣，回味時也很覺滿意。因爲沒有一個人反對這件事。

當菊兒和母親把那幾張寫得密密層層的信箋摺疊起放在一邊，互相看了一眼後，菊兒道：『母親，你對於這事很贊成，是不是？』

母親道：『是，自從哀梅寫信來說她已拒絕了弗來得的請求，我就料到也許是爲了這一層。那時我就知道她的心理上一定起了一種變化，知道選擇愛人，究竟不能完全用營業性質的眼光。她』

的信中不時流露一二小小破綻，使我預料洛立一定能得最後的勝利。」

菊兒道：「母親，你是何等銳利，何等慎密。你永沒有提起過一個字。」夫人道：「做母親的人須照管這許多女兒，不能不具銳利的眼光和慎密的舌。我所以不敢早說給你聽，就爲怕你在事情還不會定妥之前先寫信去說破了他們。」

菊兒道：「我已不再是那種沒腦子的人了。你可以信任我。我現在是心細謹慎，什麼話都能藏得住。」

夫人道：「我兒，你確是如此。我早該信任你了，不過我怕你聽見你的洛立竟愛了別人，心中不免覺得難過。」

菊兒道：「母親，你以爲我真是如此蠻橫不講情理麼？當初豈不是我先拒絕了他的愛？」

夫人道：「菊兒，我知道那時你確是出於誠意。但是近來我不禁私下想他如果回來再向你懇求時，你的答語也許和上次不同了。我兒，請恕我的直言不諱。我覺得你近來寂寞非常，有時你的眼光中發出飢者求食的神氣，使我見了心如刀刺。所以我以爲你那洛立如果現在來向你懇求，恰可以墊補你心中的空隙。」

菊兒道：「不，母親，我以為還是照現在這樣好。可喜哀梅居然知道愛他了。但是母親，有一句話你說得不錯。我現在很覺寂寞，如果洛立再來求我時，也許我竟點頭應允了。並不是因為我愛他勝於往日，實在因為我現在比他出去時更想得人的愛憐。」

夫人道：「菊兒，你能說這些話，可見你的思想比前進步多了。須知愛你的人多着哩。你現在且安心和父母，姊妹，朋友，小姪子作伴，等候那第一流的愛人來授給你你應得的獎品。」

菊兒道：「母親是天下第一流的愛人。然而母親，我很願意各種的愛情都嘗試一下。這真是再奇怪不過的，我越想把一切天倫的愛來滿足我自己，我越感到缺乏。我真不明白小小的一顆心怎麼能容納得下這許多，我的心是能伸縮的。從前我祇要能和家人常在一起，就很滿意，現在却永遠不能滿意。我真不明白這是什麼道理。」

馬夫人道：「我明白。」說着微微一笑，菊兒急急掉轉臉去翻開那封信，讀哀梅所寫關係洛立的那一段：

「凡人能被人所愛，如洛立愛我這樣，真是最有趣，他並不全以感情用事，他並不把愛字時刻放在嘴上，可是在他的一舉一動中我自然能感覺他的愛，使我心中又愉快，又慚愧。我好像不是

從前的那個我了。我直到如今纔真知道他的美德，洪量，和溫柔。現在他對我把心完全開放，我覺得他的心中充滿着可貴的感情，希望，和意志。試想這些都是屬於我的，我當何等自傲。他說他覺得有了我作同船的伴侶，和許許多多的愛作鎖船物，一定能進行順利，我私心默禱，願使我不能負他的所望，因為我一心一意愛我這英雄船主。祇要天父許我們常在一塊兒，我永不願拋棄他。啊！母親，我萬不料兩個人能真心互相愛憐，互相扶助，這世界竟能變成像天堂一樣。」

菊兒道：「你看這就是我們常稱爲冷淡的，拘束的，愛慕虛榮的哀梅。果然愛情能行奇事，他們必定是何等快樂。」於是她鄭重把那幾頁信箋收藏起，她那奮興的精神也隨着沉下，又復感到無限寂寞。

過了一回，菊兒無聊地踱上樓去。因為天下雨，他不能出去散步。他的心中煩亂不甯，她不禁又想起爲什麼姊妹中的一個能要什麼得什麼，別一個就什麼都不能得呢？她知道這不是真的，極力想把這思想驅逐開去，但是她那求得人憐愛的願望太強，哀梅的幸福更引他她那如渴如飢的願望。他也希望得一個人能一心一意的愛他，當天父許他們在一塊兒時，他能緊緊依傍着他。他踱到了閣樓裏，一眼看見四隻小木箱作一行排列在那裏，每一隻上標着箱主人的名字，裏面

所裝的盡是他們孩提時代和少女時代的紀念品。菊兒約略看了一眼，看到了自己那一隻，她不禁跪下去用手托着顫，靠在箱邊上，心不在焉地注視那雜亂無章的雜貨堆。忽然一束舊的練習簿映入他的眼簾，他抽出來翻了一翻，立即憶起了去年在喀克夫人那裏所過的有趣味的光陰。初時他微笑，然後好像心有所思，最後她不禁面帶愁容。當他翻到裴教授親筆所寫的那張字條時，他的嘴唇顫動了，練習簿失手掉在地上，那紙上的辭句今天彷彿表示一種新的意義，觸在她心上的柔軟處。那紙上是這樣說：

「我的朋友，請等着我。我也許遲幾時，可是來是一定會來的。」

唉！他真的能來纔好。他待我永遠是如此和氣，如此關切，如此忍耐；可敬的裴教授，當我和他在一塊兒的時候，我不能充分識得他的價值，可是如今我何等想見他，這裏的人似乎一個一個的都在離我而去了，祇剩下我一個人孤伶伶的何等寂寞。說着菊兒把那小紙片握得緊緊的，好像這上面所允許的話還有成全的希望。他把頭舒舒服服地枕在一隻破布袋上，盡情一哭，哭聲和屋頂上的雨聲相應和。

這哭是表示自憐，寂寞，或是失望呢？還是表示一種久伏在裏面的感情，一旦因觸動而將蓬勃滋長呢？誰又知道。



## 第二十章 意外

菊兒在暮色蒼茫中獨自靠在沙發上，目視着鐘火想心思。她最愛這樣消磨他的黃昏，沒有一個人來纏擾他。他枕着培德遺留下的紅枕頭，靠在那裏找小說的材料，架造空中樓閣，或是想念他那彷彿近在咫尺的妹妹培德。這天她的面容顯得疲憊嚴肅，而且略帶憂鬱，因為明天是她的生日了，他正在想光陰過去得何等迅速，他已在世上混了多少年了。然而究竟成就了些什麼！咳！快到二十五歲還是一點成績都沒有！——其實菊兒弄錯了，她的成績不少，後來他自然能知道。

她靠在那裏嘆息道：『一定的，我將以處女終老了，一個和文學作伴的處女。筆是我的丈夫，小說是我的兒女。二十年後或者得享徽名，然而那時我年紀已老，又沒有一個知心着意的人，擁着這虛名又有什麼用處！咳！我也不必定要做什麼酸溜溜的聖人，或是自私自利的罪人。我敢說老處女做慣了也沒有什麼不舒服，但是——』說到這裏他嘆了一口氣，好像對於將來是很失望的，菊兒大概默想了一回，竟自打了一個盹，因為她忽然之間見洛立的鬼魂站在他的面前。他擦了

一擦眼睛，注視着他顯出驚奇不解的神氣，直至他俯下身軀，同他接吻，她纔知道這果然是洛立的真身，並不是鬼魂。歡喜得跳起來歡呼道：『啊，洛立，我的洛立』。洛立道：『親愛的菊兒，原來你還是喜歡見我麼？』

菊兒道：『喜歡麼？我的好朋友，我這喜歡是沒有言語可以形容的。哀梅呢？』

洛立道：『在美格那裏，你的母親把他佔住了。我們順道先上那裏去，豈知一到那裏就沒法使我的妻脫離他們的擁抱了。』

菊兒突然呼道：『你的什麼？』

洛立頓足道：『壞了。壞了。我真是個不能成事的東西。』菊兒恍然大悟，一躍上前，抓住他道：『你們竟已結了婚麼？』

洛立合掌屈膝，裝出很可憐的樣子道：『是，請恕我，我再不這樣了。』

菊兒道：『竟然真的結了婚麼？』

洛立道：『是啊，的確是這樣。多謝你的關切。』

菊兒倒在沙發上喘息着道：『哎喲！了不得！這以後你又將幹什麼駭人聽聞的事呢！』

洛立微笑道：「向一個新婚的人說這種話却是新奇，可是不像慶賀祝頌的意思。」

菊兒道：「你還能望人家怎樣說法呢？你像一個偷兒似的掩進來，說出這種出人意外的話，能不叫人手足無措？快起來，你這裝腔作勢的孩子，把一切的細情說給我聽。」

洛立道：「你若不讓我坐在我往日所坐的位子上，並且允許不再用枕頭隔在我們中間，我永不再向你吐露一個字。」

菊兒想起從前的事，不禁笑起來了，滿含熱誠地拍着沙發道：「那舊枕頭已藏在閣樓上，如今我們不必再用牠。我的洛立快來向我認罪。」

洛立含笑坐下，臉上籠罩着滿意的神氣，說道：「你這一句我的洛立」使我聽了心中非常舒服，除了你沒有人這樣稱呼過我。」

菊兒道：「哀梅怎樣稱呼你？」

洛立道：「她稱我我的夫君。」

菊兒道：「她總喜歡這樣，可是殊不負這名稱。」

洛立道：「你看我可像一個已經結了婚的人？可像是一家之主？」

菊兒道：「一點不像，而且你是永不會像。你果然是長得更壯碩秀美，可是你總脫不了那套頑皮的本相。」

洛立假裝正經道：「菊兒你如今真應該對我稍加點禮貌。」

菊兒道：「那怎麼能？我一起起你已經結了婚，就覺得非常滑稽，不能不笑。」說着她已笑得前仰後合，連累洛立也笑了。他們笑夠了之後，纔安心坐下，作一度親密之談話。

洛立道：「你不必冒着風去會哀梅，她們不久就都來了。我因為等不及，所以比她們先走一步。我要親自來把這意外大事報告你。」

菊兒道：「閒話少說，請快把正文詳細說給我聽。」

洛立閃動着兩眼道：「我幹這件事純然是爲了哀梅。」

菊兒大聲道：「這是第一句謊言。我怕還是哀梅純然爲了你罷？後來怎麼樣，請說實話何如？」

洛立轉過臉向着爐火道：「你看她多麼嚴厲，可是聽她說這種話却是怪有趣的。」那爐中的火焰不時閃耀，彷彿在那裏表示牠們的贊成，於是洛立從又回過頭來對菊兒說道：「隨你怎樣說法都是一樣，你知道我和她原是二而一的。在一個月之前我們本打算和姨媽他們一同回來，後來

他們忽然改了主意，要再在巴黎過一個冬。可是祖父又急於想回來了，他是爲了我纔去的，我怎麼能丟了他讓他獨自回來。一方面我又離不開哀梅。姨媽的頭腦又非常陳舊，她堅執着不肯放哀梅一個和我們同走。我爲解除各方面的困難起見，毅然說道：「我們結了婚罷。結了婚我們的行動就可以不用他人干涉。」

菊兒道：「自然再沒有人能來干涉你。你這人真好福氣，事都能稱心如意。」

洛立道：「未必見得，」說這話時他臉上滿露着惆悵之色。菊兒急急掉轉話頭道：「你用了什麼方法竟能徵得姨媽的同意？」

洛立道：「那可真不容易，然而我們終於把她說服了，因爲我們的理由很充足。時間太匆促，我們來不及預先寫信來請求你們的許可。好在我們知道你們都贊成這件事，決不致反對，所以我們就依着自己的主意幹了。」

菊兒滿面露着殊不能信以爲真的神氣，用好奇的口氣問道：「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有何種舉動？」

洛立道：「六星期前，在巴黎的美國領事館內——自然這是一個非常靜肅的婚禮，因爲雖是在我

們最喜樂的時候我們也決不能忘了我們所愛的小培德。」當他說了這句話後，菊兒不禁把自己手輕輕伸過去握着洛立的手，兩人俯首默然了幾分鐘。然後菊兒發出較沉靜的聲音問道：「事情辦過了之後爲什麼還不告訴我們？」

洛立道：「我們要突如其來的使你們吃一驚。我們原想立刻就回來的。豈知等我們結了婚之後，祖父又說非再給他一個月的預備不能動身，於是他打發我們出去度蜜月，地點任我們自己選擇，哀梅會說過玫瑰村是一個天造地設的度蜜月的的好地方，所以我們就到了那裏去。啊！那時我們的快樂真是非身歷其境者不可得而知之。古人不是說過的嗎？「玫瑰花中充滿着愛情。」」這時候洛立彷彿忘了坐在他旁邊的是菊兒，菊兒也但願他能這樣。她深喜自己對不住他的地方已有妹妹替她彌補完好了。她試試想把被洛立握着的手縮回來，但是洛立好像已猜透了她的心思。他反把菊兒的手握得更緊一點，莊容道：「菊兒，我愛，還有一句話我要同你說一說，然後我們當把從前種種束置高閣，永遠不再提起。我那回給你的信中不是有這麼一句麼？哀梅雖是同我很要好，可是我對你的愛是永無變更的。豈知後來我的心竟變了。哀梅和我在我心中互換了一個位置。在有一時我覺得你們兩個是一樣的可愛，我自己也分辨不出你們兩人中那一個

更可愛一點。我想同時愛你們兩個人，然而不能。及至我在瑞士見她的時候，忽然之間什麼都清楚了。你們兩個人在我心中各自佔了相當的位置，從此之後我當盡我的心力，愛護我的愛妹菊兒和愛妻哀梅。你可能信我的話，而恢復我們舊日的快樂生活？」

菊兒道：「你的話我完全相信。可是洛立，我們的幼年時代已經過去，舊日的快樂生活永遠不能再恢復。我們也不必再存這無謂的希望。我們已是壯年的男女，嬉戲的時代已過，重要的工作在等待我們。我們再不能整日價胡鬧了，我們不復是幼小的玩伴，我們將為親愛的兄妹終身互相扶助。洛立，我，這話對不對？」知立並不答話，祇拉過菊兒的手來，使貼着自己的臉。菊兒知道引起了他的惆悵，急裝作快樂的聲音說道：「你們這兩個孩子竟居然結了婚，而將自己組織家庭了嗎？哈！光陰飛去得多麼快！我記得親手替哀梅扣圍涎的鈕子，同你在草地上打架，好像都是昨天的事。」

洛立道：「你不用說這老話。兩個孩子中的一個比你年紀還大哩。我以為我自己已是一個很像樣的大丈夫了，哀梅也再不復是當年的依人小鳥。」

菊兒道：「你或者年齡比我大一點，可是我比你見老多了。女子本就容易見老，況且經過了這一

年的磨折，我覺得彷彿已是四十歲的人了。」

洛立道：「菊兒我們很對不起。我們在外面取樂，却讓你獨自在家裏嚐這苦杯。你果然比往日老了些，這裏有一道縐紋，那裏又有一道。你的兩眼表示出你曾經飽嚐憂患。啊！菊兒！你吃的苦多了，又沒有一個人來安慰你。我真是一個祇知有自己的畜生。」

菊兒仍裝作快樂的聲音說道：「不。我有父親和母親扶掖，兩個天使似的小嬰孩安慰我，而且一想到你和哀梅已得到平安和快樂，我心中的鬱抑就減去了不少。我有時不免感到寂寞，然而我可以說這也是於我有益的，何況——」

洛立不等她說完，急用臂圍在她的腰間道：「你將永不會再感到寂寞。哀梅和我沒有你不能生活，所以你必須來教這一對小孩子怎樣處治家政，我們當如往日一樣所有的一切都歸三人共享。我們大家快快樂樂，和和氣氣的在一塊兒住。」

菊兒道：「要是你們能不厭惡我，那是好極了，我已經復變成了一個年輕的女子。自你進來之後，我心中的憂悶彷彿已逃避一空。」說着她把頭靠在他的肩上，臉上微露着笑容。

洛立笑道：「你到底還是舊日的菊兒，一忽兒哭，一忽兒笑。啊！你又在轉什麼壞念頭，竟這樣好笑？」



請說給我聽。」

菊兒道：「我正在想不知你和哀梅在一塊兒過得怎麼樣。」

洛立道：「哦！我們過的是神仙似的生活。」

菊兒道：「是啊，在纔開始的幾天自然是這樣。可是你們到底還是誰作誰的主？」

洛立道：「我不妨告訴你聽。現在是她作主，至少我是讓她自以爲是如此。你知道這樣使她很高興。後來我們將輪流作主。因爲他們說一個人結了婚之後，他的權利就折半，而他的義務却加倍了。」

菊兒道：「輪流作主，那是你的夢想罷了，我怕哀梅將永遠作你的主。」

洛立道：「那也不要緊。牠確有主持一切的幹才，我願意聽她的指揮。」正在這時他們聽見哀梅的聲音從外面歡呼着進來道：「她呢？她在那裏？我那親愛的菊兒在那裏？」他們就起身迎了出，祇見一大隊人從外面魚貫而入，見了面大家重又擁抱接吻，然後把那三個遠遊初回的人圍在中間細加賞覽。哎！他們的話多極了！這個人還沒有說完，那個人又在說了。一霎時衆聲嘈雜，幾乎使人聽不清楚。他們要把各人在這三年中所經過的歷史在這半小時中盡情傾吐出來。幸

麪茶點的鈴聲響了，他們纔暫時停止了談話，整隊緩步走進茶點室。馬先生扶着勞倫斯夫人，馬夫人倚着她女婿的肩，走在前面。勞倫斯老先生把臂圍在菊兒的腰間，低聲道：「如今該是你來照顧我這老頭兒了。」說着舉日向那火爐旁邊的空坐椅望了一望。菊兒也愀然答道：「我當努力自勉，庶幾能補她的缺。」

進了茶點室，自然大家都忙着招待那幾個遠來的貴客，竟然沒有一個人想到去約束倍密和倍茜那兩個孩子。那兩個刁滑的孩子覺得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就偷偷的把餅干和菓子麵包拼命往嘴裏塞。及至肚子飽到再也塞不下時，又檢了許多菓醬餡點心，裝在兩邊的衣袋裏，然後去擠在外公身邊，同他談東說西，以避過別人的注意。哀梅今天也彷彿是一盤最精美的菓點，被他們從這個人的手授到那一個人的手。及至將離茶點室的時候，她恰被授在勞倫斯老先生手裏，老先生就扶了她起身，隨衆前行，其餘的人仍舊像進來時一樣的兩個一組，兩個一組，這樣菊兒變成沒有同行的人了。初時，她正在交代海娜說話，所以並不覺得。但是當說話交代完了，她回頭一看時，見他們都已一對一對的上了扶梯，她不禁感到一種莫可名狀的寂寞。她合着眼淚向屋子裏望了一望，像是要找一個可以扶她同走的人。唉！竟連洛立都不復顧她了。她又警告自己道：

「現在大家正在高興的時候，你切不可裝出這種醜樣子去引起人家的不快，今晚睡在牀上，你可以盡情暢哭一場。於是她用手擦去了眼淚，——因為她的手帕向例是不在手頭的，——正想設法使臉上佈上一層笑容時，忽然通迴廊的門上起了剝啄的聲音。她急轉身過去開門。一見了那站在門外的人，不禁使她驚得倒退了幾步，彷彿又見了一個鬼。因為那站在門外的不是別人，正是那體格壯健，鬚髭滿面的裴教授，她定了一定心，知道自己並不是眼花，纔歡呼道：「裴先生，見了你使我多麼高興。」

裴教授道：「而我能得見馬女士，更當高興得怎麼樣？——啊！不對，你們有客。」說着就轉身像要逃走的样子。因為這時樓上的喧笑聲和脚步雜沓聲，一陣一陣的送入他的耳鼓，表示這家中正有熱鬧的大聚集。

菊兒急止住他道：「不，沒有客，就是我們自己這幾個人在這裏圍聚歡宴。我的妹妹們今天纔從巴黎回來，所以有這樣的熱鬧歡樂。請進來也加入我們中間，和我們同樂。」說着就伸手來接他手中的帽子。裴教授見了她臉上的表情，知道她對於自己的來是何等歡迎，也就不忍再說要去的話，欣然道：「如果你們不以我為多餘的人，我就很喜歡去見見他們。」

他跟隨菊兒進入裏面，在燈光之下看出了菊兒的臉容非常憔悴。猝然問道：「朋友，你病過了嗎？」菊兒道：「沒有病，祇是疲乏和憂悶。你知道自從我和你分手之後，我們這裏已是幾經憂患了。」裴教授道：「是，我已知道了。當我得到這消息時，代你說不出的難受。」於是兩人重又緊緊握了一握手，菊兒覺得心中異常安慰。她替裴教授把帽子大衣掛好，後就帶他到會室裏，高叫道：「父親，母親，這是我的朋友裴教授。」她的臉容和聲音中都含着不可抑制的得意。大家見了這不速之客，都表示十二分的歡迎和親熱。起初自然是爲了菊兒的面上，然而不上幾分鐘他們都已真心傾向他了。小孩子們擠近他身邊，爬在他膝上，搜他的口袋，弄他的鬚髭。婦女們互遞着眼色，表示她們對於這新來的人的贊許。他的談鋒最好，一開了話匣子就滔滔汨汨，好像黃河決了口，永沒有放盡的時候。而且他的話真是雅俗共賞，沒有一個人不聽得津津有味。素喜早睡的勞老先生今天也覺神清氣爽，並不想睡。那兩個孩子已由海娜悄然哄着回家去睡了，其餘的人都圍爐暢談，殊不計及入夜之已深。後來還是美格想起了那兩個孩子，很覺放心不下，纔發出了一聲可以請安置矣」的動議。

菊兒道：「我們仍當如往日那樣在分手歸寢之先大家同聲唱一首讚美歌。」

洛立微笑向他的得意門生道：「哀梅，你上去奏一曲，讓他們知道你的音樂進步得如何。」

哀梅低聲道：「我的愛人，今晚可不必奏。」說着她的兩眼中已滿含了清淚，因為昔日每次唱詩總是培德按琴，這回回來却已不能再聽她那清幽曼妙的琴聲了，叫人怎能不黯然傷神。她不禁振喉唱起培德平日最愛唱的歌來，歌聲淒婉，大家屏息靜聽，異常感動，她唱到最後一行時，喉中好像被什麼東西塞住，再也唱不下去，屋子裏頓時靜得可怕。這樣過了可一兩分鐘，菊兒一想這可不得了，就首先建議道：「現在我們可以唱那首美妙的『菓園』」因為裴教授能唱那個。」裴教授聽說，「啊呀！」地清了一清喉嚨，跨前一步，挨近菊兒所站的地方道：「你得和我同唱。我倆的歌聲不是很合得上的麼？」菊兒原是不會唱歌的，可是這要求既出於裴教授，她彷彿萬沒有推諉的道理，就不管聲調和節拍的對不對，冒昧跟着他唱了。幸虧裴教授的歌喉非常響亮，把菊兒的聲音蓋住，就是有什麼錯誤也聽不出來。所以唱罷之後，大家拍手稱讚。說他們唱得很好。

裴教授見哀梅起身戴上帽子，像是要出去的樣子，不禁呆呆注視着她臉上，露着驚訝的神氣，及至見洛立扶着她向自己告辭道：「先生，我妻和我得會見先生，不勝欣幸。暇時請常到我們那裏去談談。」他初聽了這話更不免頓了一頓，忽而恍然大悟，知道洛立已不復是他的情敵，欣然和

他握手，謝他的好意。等他們走後，他也告辭道：『我也要走了。但是夫人，如能得你的許可，我當再來。因為我略有小事，大約還得在這裏耽擱幾天。』他這話雖是對馬夫人說的，眼睛却斜睨着菊兒。馬夫人自然熱誠地請他再來，菊兒的眼光中也表示着同樣的誠意。

客都走了之後，馬先生退坐在沙發椅上，很滿意地顛着頭道：『我猜他是一個有見識的人。』

馬夫人正背過臉不知在想什麼，聽說就轉過身來道：『是，我知道他是個好人。』

菊兒祇說了一句：『我估量你們總喜歡他的，』就悄然回入自己房裏。她睡在牀上不住的想那裴教授不知究竟爲了什麼事到這城裏來。末了她想他一定已被委任什麼重要的顯職，不過他太謙虛，所以不肯明白對我們說罷了。

## 第二十一章 伉儷之樂

第二天洛立進入這屋中，祇見他夫人正坐在她母親的膝上，彷彿重又變成了一個小嬰孩，不禁笑着說道：「母親大人，請問可不可以把我的妻借給我半小時？行李都來了，我因為要找一件東西，已經把哀梅的衣服翻成了亂草堆，可是那東西依然沒有找到。」馬夫人道：「自然可以。我兒，去罷，我竟忘了你現在已有了你自己的家。」說着她緊緊握着那隻潔白柔嫩新帶上結婚戒指的手，像是請求他們恕她的不知趣。

洛立道：「我若不是出於萬不得已，也不來擾你們。可是現在我竟沒有我這夫人不成功，正如——」

菊兒搶着說道：「正如風車不能沒有風。」自從洛立回鄉之後，菊兒的頑童的脾氣又不時要發作了。

洛立道：「絲毫不錯。我自結了婚之後，得了這好風的吹拂，我們永遠在風和日麗的天氣中。夫人，是不是？」

哀梅像殺有介事地說道：「這一向還不錯，我不知這種好天氣能保持到幾時。然而即使有狂風暴雨，我也不怕，因為我已知道怎樣駕駛我的船。來，我們回去罷。我去替你找出那鞋拔，我知道把我的箱子翻過身來都找不到的一定就是那東西。」又回頭對着馬夫人道：「母親，你知道他們男子真是沒用。」

菊兒趕前一步，替她披上大衣，一面問道：「當你們一切都安頓舒齊了之後，又將怎樣消磨你們那無聊的歲月呢？」

洛立道：「我們自有我們的主張。我們現在且不說出來，因為我們彷彿是兩把新掃帚，不知能合用不能。可是我們總不想做遊手好閒的人，我將在商業界嶄然露頭角，使祖父知道我並不是一個不成材的廢物，我已經玩的煩膩了，從此當努力作事。」

馬夫人道：「哀梅呢？她又有什麼事可以做？」

洛立道：「等我們到各親友處都去拜訪了一週之後，就在家裏大開門戶，廣招賓客，使閭村的人全成爲我們的朋友。太太，是不是？」就對哀梅扮了一個鬼臉。

哀梅道：「到那時人家自然會看見，何必多說回去罷。」於是兩人挽着手向衆人告辭。



他們走出去後，馬先生望着他們的背影道：「這一對孩子在一塊兒過得多快樂。」

馬夫人道：「是，我想他們的快樂也能保持長久。」

菊兒道：「我知道他們一定能保持長久。幸福的哀梅。」說着嘆了一口氣，可是一轉眼她的臉上已滿佈笑容，因為裴教授已猛然推門進來了。

那天黃昏時，洛立正站在一旁，看他的妻整理新繪成的幾張圖畫，忽然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叫道：

「夫人。」

哀梅道：「先生，什麼事？」

洛立道：「那個人竟想娶我們的菊兒哩。」

哀梅道：「我希望是這樣。我愛，你不贊成嗎？」

洛立道：「是那樣的，若說這人的人品等等，真是一等一的，可是我願他年紀小幾歲，而且比較富一點就好了。」

哀梅道：「啊，洛立，千萬不要存這種淺見。如果他們真心相愛，那就無論怎樣老，怎樣窮，都不要緊，女子切不可爲金錢而嫁——」哀梅忽然想起了自己從前所說的話，立刻停住了不再往下說，

臉紅紅的，看着她的丈夫。她丈夫故意嘔她道：『自然不可，可是有時候很有見識的青年女子也竟會說她們結婚的目的，是在金錢。如果我沒有記錯，似乎我會親聽見你說過，你不能不嫁一個富有資產的人。也許就爲了這個緣故，你纔肯嫁給我這一無所長的人罷？』

哀梅着急道：『啊，我的至愛的愛人，快不要說這話。當我對你點頭說可以的時候，我並沒有想到你是怎樣富。即使你是一個身無半文錢的窮漢，我也願意嫁你。有時我實在願意你是一個窮人，那時就容易使你看我是怎樣真摯地愛你。你切不可想我真是個拜金主義的人。』

洛立道：『我同你說笑話罷了。我豈真是那樣一個不知好歹的畜生？我豈不知道你會爲了我拒絕過一個比我更富的人？我豈不知道你不肯讓我爲你多花一個錢？天下專以金錢爲選擇配偶的標準的女子很多，可是不是從你們這種家庭出來的人。我從前很代你耽憂，怕你被浮薄的世俗教壞，現在纔知道究竟受過你的母親的教育的人比衆不同。昨天我會把這話對你母親說過，她樂得比得了一百萬元的捐款還樂。啊，夫人，你不要聽嗎？』因爲他見哀梅兩眼雖注視在自己的臉上，心中彷彿在想什麼似的。

哀梅道：『我在聽哩，同時我也在賞覽你這和藹可親的臉。真的，我以爲你這個人比你所有的資

財更可貴多了。」洛立生平雖曾受過不少的稱讚，可是沒有一句頌詞比這更配他的胃口。他得意忘形，不禁挽着哀梅連吻了幾下。哀梅又遲疑了一會，纔柔聲問道：「我愛，我可以問你一句話麼？」

洛立道：「爲什麼不可以？」

哀梅道：「如果菊兒嫁了那人，你心裏覺得怎麼樣？」

洛立道：「原來你在想這個。現在我對她還能存別的心思嗎？我聽見她訂了婚，當比什麼人都快樂。夫人，你信不信？」

哀梅一望他的臉，知道他說的是真話，心中就很滿意。她對他的最後一絲疑念從此消滅盡絕，她請他原諒她的心胸狹窄。於是他們倆臂挽着臂在那長的客廳來回踱着，好像他們往日在玫瑰村的花園裏散步一樣。洛立道：「我們總得怎樣想法爲這人材出衆的老教授出幾分力。我們豈不能爲他假造一個富親戚，新近在德國死了，遺下小部分財產給他？」

哀梅道：「菊兒立刻就能察出這是我們幹的，那不是更糟嗎？他對於這個人很滿意的。她昨天還對我說貧窮是一種美德。」

洛立道：「天曉得的，等她有了十個以至二十個小裴教授要靠她穿衣吃飯時，她就不敢再說這話了。好，我們如今且不必去干涉，等機會來時再想法幫他們的忙罷。我的得能有今日，一半還是菊兒的力量。她會說過人必須能知恩報恩。那我將來的資助她就是報她一向對待我的好意，想必她也不好意思推辭了。」

哀梅道：「一個人能幫助別人是何等有趣的事。是不是？我以前常夢想有一天能隨我的心願資助人就好了。如今全虧了你，這幻夢居然能成爲事實了。」

洛立道：「我們可以做的好事真不少，不是？有一種苦人是我特別願意幫助的。俯伏在街路上的乞兒，不難得人的賙濟，獨有那些貧苦而清高的人最可憐。他們不肯開口向人家求乞，人家也不敢去賙濟他們。其實那裏真沒有方法幫助他們，祇是人們自己不注意罷了。據我看幫助那些上流的窮人還比較賙濟乞兒有意思，不知我這見解對不對？」

哀梅道：「這真是賢者的居心，比衆不同。」

洛立道：「深感你這樣推重我，可是我那裏敢當這種稱讚。不過我對你說，當我在國外浪遊的時候，遇到好多有志氣的青年，他們犧牲一切，受盡辛苦，要使他們的夢想能夠實現。他們中間有幾

個真是了不得的人物，一味的勇往直前，什麼都不怕。對着這些人我更覺得自己的可恥。我很想極力提拔他們，使他們中有天才的能盡量發展，就是沒有天才的也能成爲一個有用的人。」

哀梅道：「我很贊成你的主意。還有一種人也是不肯開口向人求乞，而獨自默默地在吃苦的。我頗知道這種人，因爲我從前也是其中的一個。志望高超的女子很苦，她們往往因爲不能得到幫助，坐着着很好的機會失去，就誤了青春，悶壞了身體。我現在是幸福極了，然而一見那些在和貧苦爭持的人，不免想到當時的自己。我常想能伸手去援助她們。」

洛立道：「好，你可以像一個天使那樣去援助她們。富人不應當坐在那裏自己享福，或是積聚錢財供子孫浪費。人與其死後留下遺產爲子孫製造罪孽，何如在生前散佈了這財產，爲他們廣種福田。我們兩人當將我們所有的和天下的貧苦人共享，你以爲如何？」

哀梅道：「很好，我們當努力進行。」於是兩人握了一握手以堅固這信約，他們的心中充滿着無上的快樂。

## 第二十二章 小天使

在這本書結束之先，我至少該用一章專叙那一對最寶貴最重要的小頑皮岱茜和岱密。這一對孩子的身體和智識都是發育得特別早，他們八個月就能走路，十二個月就能說話，說得很流利，到了兩足歲的時候他們已能很有規矩地和大人同桌吃飯。如今他們已有三歲多了，岱茜已向媽媽要一根針線，粗枝大葉的縫成一個小口袋。她每天把她的玩具收拾得有條不紊，見的人沒有一個不驚嘆她的治家天才。岱密已在從外公學字母。外公發明一種新式教授法，教他用兩臂和兩腿架成字母式，這樣一方面在學識字，一方面又在學體操。他是一個小製造家，每見一種機器他就想仿造。玩耍室中滿地亂散着他的繩索，小釘，線軸，等。他的媽常見了他繃眉，可是他的爸爸却是十分獎勵他。

這一對小兄妹雖是性情絕對不相同，却還算情投意合，一天至多不過衝突兩三次。自然岱密不免要役使岱茜，可是有人欺侮岱茜的時候他也奮勇保護她。岱茜極崇拜她的哥哥，甘心樂意聽他的使令。岱茜肥美而活潑，她彷彿是一道太陽光，能和暖每一個人的心，見她的人沒有一個不

願意抱她吻她。她雖然免不了許多童性的劣點，可是也有幾種成人所不可及的好處。在她心目中一年到頭都是好天氣。她每天早上從牀上跳起來，就爬上窗檻向外望。無論這一天是下雨，或晴天，她總高興地叫道：『美麗的天，美麗的天。』人人都是她的朋友，陌生人吻她她也並不拒絕。她是她已死的姑姑培德的縮影，她是家庭中的小天使，憂傷涕泣的人的安慰者。

倍密富於研究性，他每見一樣什麼就趕着問爲什麼這樣，爲什麼那樣。外公常誇獎他說這是一個小哲學家，沒事的時候就同他對坐閒談，解答他的疑問。可是有時他的問題太高深了，這博聞多知的老外公也會被他難倒。

有一天晚飯之後，這小哲學家默默的坐着想了一會，忽然問題：『外公，什麼東西使我的腿能移動？』

外公呆了一呆，正正經經地答道：『是你的腦筋。』

倍密道：『腦筋是什麼？』

外公道：『那是一種使你的身體可以活動的機關，和使鐘表上的輪子轉動的法條相似。』

倍密道：『把我揭開來，我要看是怎樣轉法的。』

外公道：「岱密，外公不能把你揭開。那是天父的工作。天父把你的機關開足了，他不叫你停時，你永遠不得停。」

岱密聽了這新奇的話，不禁圓睜着他那對棕色的大眼睛道：「真的嗎？我是像表那樣開足了機關的嗎？」

外公道：「是，我不能告訴你是怎樣開法，因為天父在我們看不見的時候替你弄的。」岱密摸摸自己的背，然後鄭重說道：「一定是在我睡覺的時候天父替我弄的。」

外公又細細替他解釋，他兩手放在膝上，仰起頭用心靜聽。外婆在旁邊聽得笑起來道：「哎喲，這點點小嬰孩叫他那裏能懂得這些，都是你專愛同他有講沒講的，引得他常向人問那些叫人不能回答的問題。」

外公道：「他既然知道問，自然也能明白我所說的。我並不是把這種思想裝入他的頭腦中，我是解除他心中的疑惑。現在的孩子不比我們小時候，他們的智識開得早。我敢信這孩子對於我所說的沒有一個字不明白。岱密，你的腦筋在什麼地方？」

岱密絕不遲疑地答道：「在我的肚子裏。」外公聽了這答案，不禁太尖所望，祇得搭訕着哈哈一



笑，總算結束了這一段玄妙的談話。

菊姑姑是這兩個孩子的參謀，也是重要玩伴。這三個八聚在一塊兒的時候，就得把那小鴿籠撥得翻過身來。自從裴教授來了之後，菊兒同這兩個小朋友就疏遠得多了，因為她的大部分時間都給裴教授佔了去。兩個孩子一旦失了這樣一個又有勢力又善出主意的玩伴。初時未免覺得惆悵，痛恨這生鬚髭的人可惡。幸虧裴教授極善釣得孩子們的心，不久兩個孩子都已上了他的鉤。他們對於他的來非特不討厭，而且十分歡迎了。

一天傍晚，裴教授進來，走到書房門前，不覺呆住在門檻上不敢進去，因為書房裏的景象實在叫人見了驚奇莫名。馬老先生直挺挺躺在地板上，兩條腿高叉在空中。岱密躺在他旁邊，也又開了兩腿在學他。兩個人都是專心在演那把戲，竟沒有知道外面有人在參觀。直到裴教授放聲笑了，菊兒不耐煩地叫道：「父親，父親，裴教授在這裏。」老先生纔把兩條腿放了下去，抬起上半身，安閒地說道：「裴教授，請略待片刻，我們即刻就要放課了。」又回頭對岱密道：「岱密，且說這是什麼字。」

岱密道：「我知道，我知道。」於是他把兩條小腿伸了幾伸，擺成一個張開的圓規形，欣然叫道：「

外公這是個V字，這是個V字，兩個人這纔站起身來，整了整衣服，重又和客人行相見禮。裴教授笑着把岱密抱在身上問道：「你今天可曾到什麼地方去？」

岱密道：「我到小美麗那裏去的。」

裴教授道：「你們在一塊兒常鬧架嗎？」

岱密道：「不鬧，我同她親嘴。」

裴教授道：「了不得，小小年紀就懂得這一路事。小美麗可說什麼？」這時岱密已從裴教授的衣袋裏搜出了一大包糖，塞了幾顆在嘴裏，含糊答道：「她很喜歡。她也親我，我也喜歡。小男孩子不是都愛小女孩子麼？」

菊兒笑着在他臉上彈了一下道：「你這早熟的小鬼，誰把這裝進你的腦袋裏去的？」

岱密道：「這不是在我的腦袋裏，是在我的嘴裏。」說着他就張開嘴叫她看，因為他以為她說的是糖，沒有知道她是說思想。

裴教授道：「你該留些給你的小朋友吃。香甜的食品請香甜的人。」說着他就把糖托過來請菊兒吃。兩個人相視一笑，不料這一笑又被這小靈鬼看見，彷彿把他的好問機括一撥，立刻發出一

個問句道：「先生，大男孩子也愛大女孩子嗎？」裴教授素來不慣打誑語，就據實告訴他大男孩子的感想。他這說話中含着無限言外之意，使馬老先生和菊兒聽了都起了一種新的感想。

## 二十三章 真摯的愛情

在這星期中菊兒每次黃昏時出去散步，總是無巧不巧的恰和那裏教授相遇。雖然到美格那裏去有兩條路可以走，她無論走那一條，總會遇到他或是正到那裏去，或是正從那裏回來。他走路總是很匆促，絕不會看見前面來的是誰。直到相距極近時，他纔似出其不意的認清了是她，站住了同她招呼。然後如果菊兒是正上美格那裏去，他一定是纔給那兩個孩子賣了些什麼，正要給他們送去。如果菊兒是回家去的，他就說因為沒有事情可以做，出來望望河上的晚景。本來想到府上去談談，祇是不知你們可討厭我來得太勤嗎？處於這地位，菊兒除了殷勤邀他回到家裏之外還有什麼別的方法。至於她心中究竟是歡迎或是厭惡，可不是局外人所能夠知道的了。

到了第二個星期，人人都已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可是沒有一個人敢說破他們。沒有人敢問菊兒爲什麼她近來的面色這樣鮮豔紅潤，爲什麼她在作事的時候口中常唱着歌，她爲什麼一天要理三次髮，雖是這樣，菊兒心中已覺得不安甯。她極想滅熄這火樣熱的感情，可是那裏能。她深怕四圍的人笑她。她會屢次決絕地宣佈她的獨身主義，如今忽又改節，豈不是應該被別人訕笑？

她最怕的是洛立，可是洛立這一次却是非常懂事。他絕不在人前趕着斐教授叫老頭兒，他也不打趣菊兒近來的好粧飾。他雖差不多天天晚上見斐教授的帽子掛在馬家的帽架上，也永不說什麼。他心中却私自慶祝，願他們得美滿的結果。

差不多有兩星期斐教授來得非常殷勤，後來有三天他忽然連影子都不見了，也沒有一個字條來通知爲什麼不能來。人人覺得這事很費猜疑。菊兒初時只是悶悶不樂，末了她恨恨的自語道：「一定是這裏玩膩了，就這樣不聲不響的逃了回去。自然這事並不與我相干，可是我想他至少也該來向我們說一聲再會。」於是她戴了新帽子，披上大衣到外面去走走，解除胸中的悶氣。她的母親道：「我兒，你得把那頂小雨傘帶去，這天看樣子像要下雨。」

菊兒道：「是母親，我要到城裏去買點紙，如果你要什麼我可以給你帶來。」

母親道：「我要幾顆揷鈕，一版九號針，兩碼狹的粉紅緞帶。我兒，你穿和暖了沒有，可曾穿上那雙厚的雨鞋？」

菊兒道：「穿和暖了。」

母親又道：「你如遇見斐教授可以請他來這裏用晚飯。」菊兒雖明明聽見母親說的是什麼，她並

不作聲，祇同母親親了嘴，就快快地走了。她心中雖覺煩悶，却不能不感激母親對於自己的關切。她想母親待我真好，那些在患難之中而沒有母親幫助的人纔苦哩。

東街上盡是銀行，批發處，和堆棧，並沒有一家雜貨店，菊兒不知爲什麼竟會跑到這裏來。她並不會辦成什麼事，她望望這櫥窗裏的雛形機器，瞧瞧那櫥窗裏的布匹樣本，像是在等什麼人。來來往往的人見了她都現出驚奇的神情，因爲這地方是女子難得到的。幾顆巨大的雨點打在她的面頰上，彷彿把她從睡夢中驚醒，她方纔記起因爲出來時匆促到底沒有帶雨傘。雨點却越來越密，她的新帽子怎麼得了！後悔又有什麼用呢？設法去借一頂傘罷。立刻她又厲聲責備自己道：『該啊！該叫你吃苦。你爲什麼穿了新衣服跑到這地方來？想躡到他嗎？菊兒，你羞也不羞！你不能上那裏去借雨傘，趁此向他的朋友探聽他的消息。去，快去。你得冒雨去幹你的事，就是因此死了也不爲太過，何況毀壞一頂帽子。』於是她不敢一切地衝過對街去，急忙中幾乎被一乘貨車碾死，急側身一避，恰撞在一個中年男子身上。那人很不高興地說道：『小姐，請原諒。』菊兒自覺羞愧難堪，再不敢向東西觀望，略整了一整衣服，取出一塊手帕蓋在帽子上，一意急急找回家去的路。忽然覺得有一頂雨傘罩在她的頭上，隨着她向左向右。她不禁抬起頭來一看，眼光恰和裴

教授的眼光相值。裴教授道：「我正在想這個不畏風雨在馬蹄下鑽出鑽進的女士，我彷彿有點面熟，原來正是你朋友，你到這裏來有什麼事？」

菊兒道：「我出來買東西。」

裴教授一望這兩旁盡是批發所和棧房，不禁暗暗好笑，他臉上却裝作很和氣很恭敬地問道：「你沒有帶雨傘，可否許我同去替你拿包裹？」

菊兒道：「好，感謝得很。」這時菊兒的臉已紅得像一張紅紙，她想裴教授不是要說我發癡嗎？然而一分鐘之後她把所有的煩悶不安都忘了，她和她的裴教授臂挽臂的在街上走，覺得全世界的人沒有一個比她更有幸福。她惟恐被裴教授識透她的心事，急遽地說道：「我們以為你已經走了。」

裴教授帶着責備的聲音道：「你們竟以為我是這樣沒有心肝的人嗎？你們待我這樣好，我竟會不別而行嗎？」

菊兒道：「不，我們決不想你是這樣。我知道你事情忙，祇是我們都很記念你。尤其是父親同母親。」裴教授道：「你呢？」

菊兒道：「我當然也歡喜你到我們那裏來。」她因爲不願使裴教授知道自己是怎樣愛他，未免把話說得淡漠了些。裴教授心上宛似中了一枝冷箭，微微嘆息道：「我動身之前總還要上你們那裏去一次。」

菊兒道：「然則你真快要走了嗎？」

裴教授道：「這裏已沒有我的事，我的事都已辦完了。」

菊兒見他說這話時含着悵然的神氣，趕緊問道：「你的事大概辦得很得意罷！」

裴教授道：「還不壞。總之我已經找到一條路，可以供給我自己的麵包和那兩個孩子的費用。」

菊兒欣然道：「好呀，請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我極願意知道關係……關係那又兩個孩子的事。」

裴教授道：「你真是熱心人，我也極願意叫你知道。我的朋友介紹我在某大學當教授，我的收入

當可以使甫倫和依美過得比較舒服，這豈不是我所應該感謝的嗎？」

菊兒道：「誠然應當感謝，這是何等可喜的事。從此你已稱了你的心願，我們又可以時常相見，而

孩子們……」

裴教授道：「相見嗎？我怕我們未必能時常相見，因爲那大學是在西部。」



菊兒悵然若失道：『這樣遠！』

裴教授雖是一個博學多能的學者，獨於婦女心理學一科還未能研究透澈。他見菊兒今天對於自己的態度時刻變化，弄的他驚疑不定。她初見我的時候好像是驚喜莫名，問她可想念我時答語又非常冷淡，聽見我交了好運就喜之不勝，幾乎將拍手歡呼，知道我將離此遠去又失望似地嘆道：『這樣遠！』然則她對於我的感情究竟是冷是熱，真叫人難於捉摸了。

這時菊兒忽說道：『我要上這店裏買點東西，你也進來何如？我大概不致耽擱得怎樣久。』

菊兒這時心亂如麻，買東西時鬧了不少笑話，不是翻了這個，就是掉了那個。向賣紙的地方去買緞帶，付錢的時候又把十元的鈔票誤當了一元用。裴教授站在一旁，看她那種面紅耳赤，神經錯亂的神氣，心中漸漸明白過來，他的希望心因此增高幾分。當他們從那店裏出來時，他手裏拿着包裹，笑嘻嘻地走路也越有精神。走到一家賣水菓兼賣花的店門前，他站住了問菊兒道：『我們給那兩個孩子買些吃的回去何如？我今天晚上來辭行時我們可以有一個臨別的歡會。』菊兒並沒有聽清他說的是什麼，祇隱約聽見他說要買些吃的給孩子們，就道：『買什麼呢？』

裴教授道：『他們能吃橘子和蘋果嗎？』

菊兒道：「能吃。他們什麼都能吃。」

裴教授道：「你可愛吃胡桃和杏仁？」

菊兒道：「愛吃。我吃這些像松鼠一樣利害。」

裴教授道：「再買幾磅葡萄，那是一定的。」

菊兒的意思以為未免買得太多，要他少買幾樣，他那裏肯聽。掏出自己的錢袋來，每樣買了幾磅，又買了一束鮮豔玫瑰。他把花交給菊兒拿了，自己的口袋中和兩脅下都裝滿了包裹，然後張起兩傘，兩人重又向前趕路。走了一程，裴教授道：「馬女士，我要求你一樁事情，可以不可以？」

菊兒道：「先生，可以。」她覺得她的心跳得振振有聲，幾乎別人都可以聽見。

裴教授道：「雖在這大雨之中，我也不得不冒昧懇求你了，因為我在這裏的時光已很有限。」

菊兒道：「可以，先生。」她的兩手微微發抖，身體搖搖頗覺不能自持。

裴教授道：「我想買一件衣衫給我的雪囡。我太蠢，不會選擇，可否請你幫我去選一件？」

菊兒道：「可以，先生。」她倒抽了一口氣，她的心好像浸在冰窖裏一樣的冷。

裴教授道：「也許再買一條圍巾給雪囡的娘。她太貧苦，又有病。她的丈夫太不成人，是一定買一

條和暖的圍巾給這可憐的婦人。」

菊兒道：「可以。裴教授，我極樂意替你去辦。」裴教授索性完全拜託了她，她替雪因選了一身合式的衣服，然後要他們把圍巾拿幾條出來看看。店中人拿了一條深灰色的披在菊兒身上道：「夫人，這條何如？質料優美，顏色也極時行。」

菊兒道：「裴教授，你說這條怎麼樣？中意不中意？」

裴教授道：「再好沒有，我們就買了這一條罷。」那人就把圍巾同衣服作一包包好，裴教授付過了錢，菊兒還站在櫃台前像是等什麼似的。裴教授道：「我們可以回去了嗎？」

菊兒道：「好，回去時候已不早，我也已不勝疲乏了。」她聲音中含着無限惆悵。裴教授即刻要別她而去了。茫茫前途，從此誰是指引她的明燈。她方始感覺到今天她走的路已是不少。她的腿也酸了，頭也痛了，然而她心中的酸痛比腿和頭更利害。唉！裴教授到底要離去她了。他原來祇看她是一個尋常的朋友。她完全誤會了他的意思。讓他去罷。去，去，愈快愈好。想到這裏她就願意立刻回到家裏，躲在牀上，盡情一哭。她見一乘街車駛來，就揮手招呼，要上去。裴教授一把拉住她道：「不是的，這是開往別處去的車。」

菊兒道：「請原諒，我沒有注意那上面的字。不要緊，我能走。我慣常在這種泥濘的路上走的。」她一陣心酸，不覺掉下幾顆眼淚。她急急把臉轉向他處，不要給裴教授看見，無奈裴教授早已看見。他心中似受了異常的感觸，立即俯身把臉貼近菊兒的臉，用極柔和的聲音問道：「我的心，你爲什麼哭？」

如果菊兒對於這種事是富有經驗的，她一定要說我沒有哭，略覺頭痛，灰塵吹入了眼睛等等的掩飾詞；可是她沒有那麼機變，她哽咽着說道：「因爲你就要離去這裏了。」

裴教授喜得幾乎要拋了兩脅下所挾的東西，拍手歡呼。他踴躍說道：「啊！天父，你是何等仁慈！菊兒，我什麼都沒有，祇有滿腔熱烈的愛，是我贈給你的禮物。我這次原是要來試試你對於我的感情。我要知道你看待我到底可比一個尋常的朋友勝幾分。菊兒，你可能在你的心中讓出一小塊地方給老弗利斯。」

菊兒用兩手抱着他的臂道：「啊！自然可以。」於是兩個人相視大笑。過路的人見了他們這種形狀，不禁竊竊私議，以爲這是一對瘋人。可是他們這時候又那有閒心緒去顧人家的議論。他們正在過着人生最快樂的一刻。兩人發了一陣痴，纔又挽着臂冒雨前進。菊兒道：「弗利斯，你爲什麼

不……」

裴教授歡呼道：「天啊，自從密娜（是他的姊姊！）死後這還是第一次有人這樣稱呼我。」

菊兒道：「我私下常在這樣稱你——今天我忘了——你若不喜歡我就不再這樣稱你了。」

裴教授道：「不喜歡嗎？你還不知道我聽你這樣稱我心中多麼舒服哩。」

菊兒紅着臉道：「那你爲什麼早不同我說？」

裴教授道：「菊兒，現在我可以把我心中的話完全說你給聽了。那天我在紐約同你分手的時候

本來想同你說的，後來我一想你大約已同那美少年訂婚，所以沒有說。如果那時我說了，你能應

允嗎？」

菊兒道：「我不知道，恐怕未必。因爲那時我還沒有這種心思。」

裴教授道：「啊！這個我可不信！你真的不會愛過別人嗎？我是第一個嗎？」

菊兒道：「不信由你。我的確不會愛過別人。你是第一個。洛立我祇當他是個小孩子，我對他祇有

友誼的交情。」

裴教授道：「好，這樣我真可稱爲全世界最有幸福的人了。」

菊兒道：「你這幾天爲什麼總不到我們那裏去？」

裴教授道：「這幾天可使我苦透了。我的心時刻想來，我的理智監督着我叫我不來。理智說：你看他們的家庭多少快樂！你這個人又老又窮，前途茫茫，毫無希望，你忍心叫她離了那快樂的家庭跟着你吃苦嗎？」

菊兒道：「窮就是你的可取處。我最怕嫁一個富家郎。你更不必以爲自己是太老了，須知你即使今年已經是七十歲我也依然愛你！」

裴教授深受感動，不禁掉下淚來。菊兒代他拭去了淚痕，默默不作一聲。裴教授柔聲道：「菊兒，我愛，你可有耐性等我。我必須要暫時離開這裏，獨自去工作。因爲我總要先安頓好了那兩個孩子，然後纔能爲自己打算。你可能原諒我，而安心等待嗎？」

菊兒道：「我自然能安心等待。我們既能互相敬愛，其餘什麼都不足怕了。我也有我的責任和工作，須料理妥當後纔能圖我自己的快樂，所以你殊不必急急。我們但能各自努力，天父自會替我們作主。」

裴教授道：「啊！你給了我無限希望和勇氣！我沒有什麼可以報答你，祇有這一片丹心和一雙空

手。』

這時他們已走到門口，菊兒把兩隻手一齊放在裴教授的手中道：『現在可不是空手了。』他們躲在雨傘下面接了一個很長的吻，然後菊兒推開門引裴教授進去，隨手把門關了。

## 第二十四章 美滿之果

光陰迅速，一轉眼又是一年了，在這一年之中，裴教授和菊兒因爲各有各的工作，不能時常見面，可是他們所寫的信每次足有十幾張長信箋。洛立常說紙價飛漲，一半應該歸咎于這兩個入。第二年的春天，姑婆猝然死了。馬家合家的人自然都爲她十分悲悼，可是過了幾時，他們的悲感稍殺，就覺得這件事未始不有可喜的原因。因爲姑婆把她那大宅子傳給了菊兒，從此她許多理想中的事可以一一實現了。

有一天他們正圍坐着討論這件事。洛立道：「那房子真不錯，很可以賣幾個錢。菊兒，想必你一定是要把牠賣了的？」

菊兒道：「不，我並不想賣。」

洛立道：「怎麼你想自己住麼？」

菊兒道：「是，正是這樣。」

洛立道：「可是，好姊姊，那房子非常大，收拾牠願不容易。單只那花園和菓子園也得用三四個



人去收拾，而且老裘也不慣弄這些。」

菊兒道：「但凡是我出的主意，他總肯試一試。」

洛立道：「你可是想靠那些出息過活？說說自然容易，實行起來你就知道不容易了。」

菊兒道：「我們所種的一定能十分得利。」

洛立道：「小姐，請問你究竟想種什麼？」

菊兒道：「男孩子老實同你說，我是想辦一個小學校，一個完美愉快的小學校。我當他們的保姆，

弗里斯當教習。」

洛立抬頭向四圍坐着的人一看道：「這真是非常的主意。祇有她纔想得。」

馬夫人道：「我極贊成。」

馬先生道：「我也贊成。」

美格撫摩着她兒子的頭道：「那樣菊兒不是太辛苦麼？」

勞老先生道：「菊兒能辦，而且一定覺得很有趣。菊兒快把你的計劃詳細告訴我。」

菊兒道：「先生，我知道你一定贊助我。哀梅也有這意思。雖然她並沒有說什麼，我從她

以看得出她是贊成的。現在親愛的諸君，我同你們說。這主意我不是今天纔想起來的，已經藏在我心中很久了。當我還沒有和弗利斯認識之先，我時常想等我有了錢，而且家中可以不再需我的時候，我將租一大宅房子，收集那些無家可歸的苦孩子，愛護他們，教導他們，使他們得享兒童應享的幸福，受少年時代應受的教育。我常見有許多人因為不能得相當的援引，漸漸入於下流。我最可憐這些人，我願意做他們的母親，凡事幫助他們。」

馬夫人點點頭，把右手提給菊兒。菊兒已經知道她的意思，緊緊握着那隻手，仍舊繼續說道：「我曾把我的計劃同弗利斯說過一次，他說這正和他的意見相吻合。他應允等有錢之後一定要試試這樣辦。其實他現在雖然不會有錢，却久已在幫助苦孩子了；而且他也決不能有十分有錢的時候，因為錢在他的袋裏決不能留得很久。如今虧了我那慈愛的姑婆，我居然富了。我們祇要能辦一個發達的學校，就靠這老宅子裏的出息也儘夠生活了。這房子極合用，房間又多，器具樸素耐用，園場很寬大。學生們可以幫助佈置花園同菓子園，這是有益於衛生的工作，不是？」教科歸弗利斯主管，父親做他的助手，我專司管理保護和撫慰之職，母親須做我的指導員。我常常得許許多多孩子，如今當可如願以償了，豈不是可喜可賀的事！」說完她手舞足蹈，不知怎樣纔好。

大家見她這樣，不禁鼓掌大笑，勞老先生幾乎笑得轉不過氣來。菊兒等他們笑完了之後，纔正色說道：「那有什麼可笑？我和弗利斯合力辦一個完善的學校，那不是極尋常的事嗎？」

洛立道：「好呀，竟擺起架子來了。可是我要問你，你這經費從什麼地方來？如果你所收的盡是衣破鞋穿的苦孩子，我怕你這負擔很不輕罷。」

菊兒道：「洛立，不要掃人家的興。我自然也收有錢人家的孩子。我初開辦時盡收有錢人家的孩子，及至把基礎立定，然後收一兩個苦孩子來換換口味。有錢人家的孩子也一樣需要適當的撫慰和教育。他們的性情頑劣大半由於管理不良所養成。我最同情於這一類的人，一心想能指引他們遠離迷途。我對於這種事已有過經驗。我曾教成一個少年，使他成爲一家一村的光榮。」

洛立道：「我可以作證人，證明你確曾費了不少心思。」

菊兒道：「我的成績之好，也遠出我預料之外。你看你不是竟成爲一個強壯幹練的商界聞人？不特如此，你又是見義勇爲，無善不作。你竟然是一年進步一年，叫人見了好不羨慕。我將來一定要指着，你對我的小學生說：看啊，這就是你們的模範！」

衆人聽了都向着洛立嘖嘖稱贊，弄得洛立羞愧難當，不知把臉藏在什麼地方好。他頓足道：「菊

兒，你說得太過了。你們待我的好處，我不能圖報萬一。我惟有努力自勉，不致使你們失望罷了。菊兒，你近來久已不照應我了；幸虧我還有兩個可以依靠的人，所以我近來的還能略有進步，你應該感謝這兩個個人。」說着他把一隻手輕輕撫摩祖父那白髮如銀的頭上，一隻手撫摩哀梅那黃金色的美髮。」

菊兒道：「我以爲家庭乃是全世界最可愛的東西。等我將來自己組織了家庭，我希望也能像這三個我所愛的人一樣有幸福。今天如果約翰和弗里斯也在這裏，那就真可稱爲塵世小天堂了。」那天晚上她回到自己房裏時心中充滿着快樂，可是一眼瞥見和自己的牀相對的那隻空牀，又不免想起妹妹培德，立即俯伏在那空床前爲培德作了一個誠懇的禱告。

今年的事好像發生得又快又美滿。菊兒在差不多自己還沒有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之前已經結了婚，住在那老宅子裏了。他那初辦時祇有六七個小孩子的學堂學生日見增加，大有蒸蒸日上之勢。學生中有貧有富。勞老先生不時領一個苦孩子來說，這孩子是怎樣可憐，懇求裴先生夫婦收留他，隨手又把一張支票放在菊兒手中說是求他們許他略捐一點補助費。這樣這狡猾的老人無非在暗暗幫助菊兒，成全他的初志。

自然這事初辦時頗不容易，菊兒有時也弄得走頭無路。幸虧有那聰明的教授在後面指點她，漸漸走上了平坦道路。就是那最頑劣的孩子，也終於被收服了。孩子們一下課就上園中去幫着澆花摘菜，打掃落葉。他們可以盡量吃樹上的菓子，他們在大樹背後捉迷藏，在空場上玩球。啊！他們何等快樂！洛立常稱這學校爲兒童的樂園。

這自然不是一個出風頭的學校，裴教授也不會借此賺了多少資產。這正如菊兒所希望的是一個快樂舒服的處所；是漂蕩無歸的孩子們的家。每一個房間都已住滿了，花園裏的花已各有了主人，畜牧場差不多成了動物園；因爲學生各自帶自己的心愛動物來飼養，是爲學校中所許可的。學生人數日益加多，其中未免有品性很不好的孩子，菊兒總不厭惡他們。他以為無論怎樣頑劣，倔強，狡猾的孩子，決沒有一個是不能受感化。果然那些孩子一入了這學校，受了裴教授和夫人的慈愛的待遇，懇切的勸告，一個一個的都改過遷善，與從前好像兩個人了。這些兒童都敬他如嚴師，愛他如慈母。菊兒這時候得意之極。

過了幾年，菊兒自己也有了兩個孩子。大的名叫羅勃，小的名叫坦迪。他們都有父親的和藹的性情，母親的活潑的精神。他們是父母的心肝寶貝，外公們的掌上明珠，學童們的小天使。學童們又

時來抱他們，吻他們，同他們玩耍。

在裴氏學校中放假日很多，最有興趣的就是那一年一度的採蘋菓期。在這一天馬家、勞倫斯家、勃羅克家和裴家的人全體都到，整天的歡笑快樂。且說那一天正是菊兒結婚後第五年的十月內，有一天天氣和暖，空氣中充滿着增人快感的香味，菓子園中嫩綠嬌紅，鮮豔非常，一陣陣的歌聲笑聲，隨風飄來，使走路的人爲之駐足不前。啊！原來這一天就是裴氏學校中的採蘋菓期。

馬先生和勞老先生在草地上緩步談天，裴教授率領着那些較大的孩子，手中各執着竹竿或帶鈎的杖，在蘋菓樹中竄出竄進，打下那些已熟的蘋菓，較小的孩子各提着竹籃，幫同檢拾，洛立專伴着那些還不會能幫忙的小孩子玩，馬夫人和美格坐在蘋菓堆中，把好的壞的分別堆放，梅選了一個最相宜的位置，在描寫這一隊一隊的人的各種不同的姿勢，菊兒最是忙碌，他把裙摺起來扣住在腰間，一隻手抱着他的小兒子，東奔西走，又要招呼這邊，又要叮嚀那邊，沒有一刻安靜。

到了四點鐘，號角聲一鳴，大家離去了工作的地方，把竿杖竹籃拋棄一旁，聚坐在草場上休息。那些摘蘋菓的好漢捲袖露臂，誇耀誰被扎傷得最利害。然後菊兒和美格招呼幾個年齡最大的孩

子把已經預備好的點心搬出來放在草地上。這在草地上吃點心是這一日中最有精彩的一幕，他們絕不必拘守禮節，所以有的爬着喝牛奶，有的仰臥着吃餅干，有的一壁跳一壁吃，有的捧着一大塊熱餅，像一隻鳥那樣坐在樹枝上吃。等到大家不能再吃的時候，裴教授高舉茶杯，站起來道：『願上帝祝福我們那慈愛的姑婆。』大家都滿滿的飲了一杯，因為他們覺得飲水思源，他們的得有今日，未始不是出於這位慈愛老太太之所賜。

裴教授又舉杯高呼道：『敬祝外婆的六十壽辰，願她福壽無疆。』大家轟然三呼萬歲，又滿滿的飲了一杯。這樣一個一個的祝過去，從勞老先生直到座中最年幼的孩子都祝過了，然後岱密被選為代表，把衆孩童所預備的禮物獻上給外婆。其中自然不少引人發笑的東西，可是沒有一樣不是由孩子們獨出心裁所製成，所以在外婆眼光中這些比什麼奇珍異寶還可貴。當岱密獻上禮物後，那些孩子都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外婆想向他們稱謝時，四顧竟找不到一個。正驚訝間，忽然裴教授唱起歌來，立刻從綠葉繁密的樹枝間有優美的聲音發出來接應。他們所唱的歌是菊兒撰的句，洛立譜的曲，裴教授擔任教練。歌辭盡是頌揚馬老夫人的意思。意義既新穎，曲調亦悠揚宛轉。這樣的除與真是異常別緻，馬夫人喜不自勝，和孩子們逐一握手道謝。

唱罷歌孩子們和那幾位男先生都四散去玩，祇剩馬夫人和他的幾個女兒坐在樹下。菊兒吻着她的小兒子坦迪道：『如今我再不必稱自己爲不幸的菊兒了，因爲我的最大的願望已經很美滿地成功。』

哀梅道：『可是你今日所處的地位，和你從前所希望的迥然不同。你可還記得我們從前所造的空中樓閣？』

菊兒道：『我怎麼不記得？可是我那時的思想未免大褊狹冷肅。對於著書的希望我仍舊沒有放棄，不過我並不性急，且待有閒暇的時候再說。』

美格道：『我今日所處的地位和我當時所造的空中樓閣最近似。我口中雖然說希望得怎樣華麗的住宅，闊綽的排場，其實我心中祇願能有一個安樂的家庭，能同約翰和幾個這樣可愛的孩子相廝守，我就很滿足。感謝上帝已經使我的希望完全實現，我真是全世界最有幸福的婦人了。』

哀梅道：『我的船雖不能循着我自己所劃的水道進行，可是所到的地方却遠勝於我從前所指定的目的地。我仍舊沒有完全屏絕我的美術嗜好。我一方面在幫助有藝術天才的青年，一方面在爲我的小寶貝塑一尊像。洛立說這是我所塑的像中最好的一尊，我自己看着也塑得不錯。過』



幾天我還想用白石替她雕一尊，這樣將來如有什麼意外，我至少能爲我這小天使留下一個形像。」說到這裏她的眼淚已如斷綫珍珠那樣點點滴滴掉在她懷抱中那孩子的黃金髮上。因爲他祇有這個寶貝女兒，身體又嬌弱多病，她和洛立常怕這孩子養不大，談起了就覺得悶悶不樂。馬夫人道：「她近來不是壯健多了麼？我兒，你切不可憂傷嗟歎。凡事樂觀，不要失望。」

哀梅道：「其實我也真不應該再憂傷嗟嘆了。我有你這樣慈愛的母親，有洛立這樣能體諒我的丈夫。除了這一個令人耽心的孩子外其餘的事沒有一件不稱心如意。所以我也不能不學着美格說感謝天父，我是一個幸福的婦人。」

菊兒望望他的丈夫，又回頭瞧瞧他那兩個在草地上打滾的兒子道：「我也不用說得，人家都已知道我是怎樣幸福了。」

馬夫人道：「是啊，菊兒，我預祝你的秋收一定很豐富。」

菊兒道：「至愛的母親，這都是你播的種。」

哀梅柔聲道：「我希望從今以後田中的佳禾日益多，稗子日益少。」

美格道：「至愛的母親，願上帝賜你福壽無疆，使你能常在這裏庇護這許多小綿羊。」

馬夫人心中非常感戴。他托開兩手，好像要把這一羣兒女外孫盡數擁入懷抱。她道：「兒啊，我願你們永遠能如今日的快樂。」

聖書卷五

第二十章

聖書之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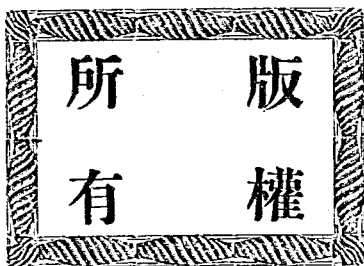
三三三

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出版

賢妻模範

每冊定價大洋五角

郵費零加



原著者

歐高德女士

譯述者

貝厚德女士  
沈駿英女士

刊行者

上海廣學會

發售者

北四川路一四三號  
上海廣學會

87

777802

65